

乡事春秋

王以太 著



环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事春秋/王以太著.-I 环球出版社,2019.6

ISBN 978-988-20158-1-4/1.A0233

I.乡… II.王… III.散文-中国-当代 IV.12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429656

乡事春秋 王以太 著

出版 香港环球出版社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142-146号金利商业大厦7楼7A室

开本 880×1230毫米 1/16

字数 445千字

印张 24.75

版次 2019年6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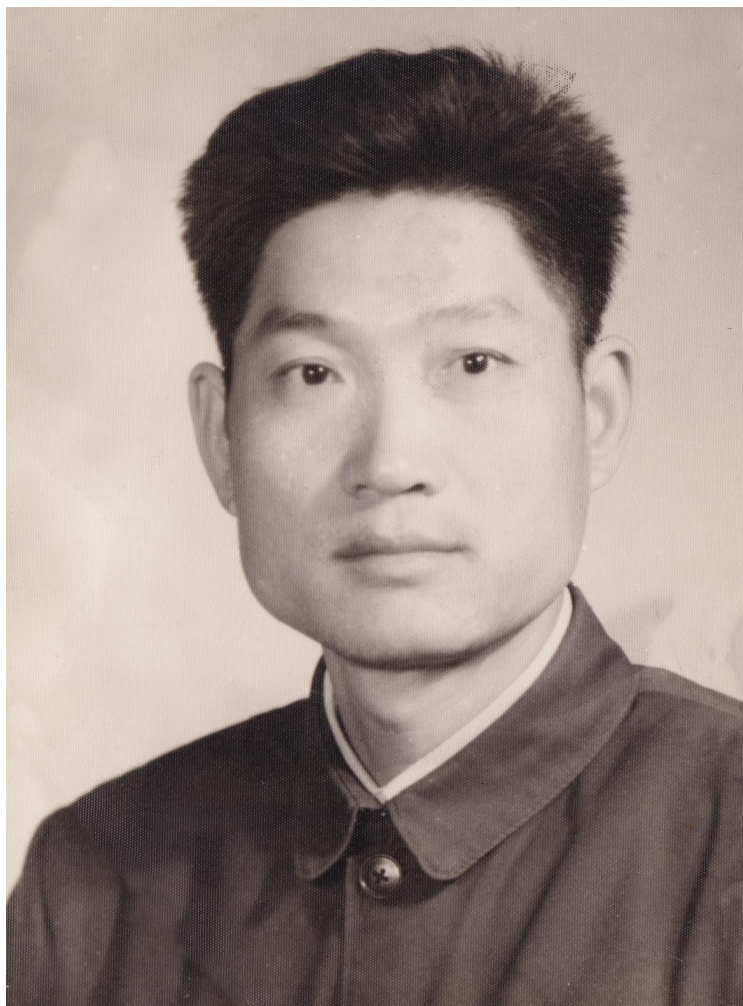
印次 2019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988-20158-1-4/1.A0233

印数 1—1000册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作者青年照



2005 年北京天安门留影



2009 年云南留影



2011 年新疆留影



2012 年 4 月台湾日月潭留影

序

一年前微信公众号“文化佳园”作者春节聚会，我曾对王以太先生夸下海口，说照他现在这样的写作势头发展下去，慢了两年，快了一年，就能出本书。

王先生当然不相信，因为他的写作才刚起步。出书，之前想也没敢想，现在听了我的话，有点敢想了，但那至少也要等上三五年。出书像是攀上云雾缭绕的峰顶，而他现在，还只是在山脚下徘徊。

但我有我的自信。这自信，正是建立在他的厚积薄发的写作优势与“老夫聊发少年狂”式的写作痴迷之上的。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样成功的例子并不少。

整整一年后，王先生拿着储存在手机里的书稿来我家，征求我的意见。书稿近二十万字，还不包括他的诗作。显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完成了一部文稿，而且诗歌也能单独结集。也就是说，我一年前夸下的海口一点也不“海”，甚至可以说，王先生的写作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海”！

这是一个凡事皆有可能的传奇时代，认定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去努力，就能实现梦想。王先生正是以他的不懈努力，创造了他的写作传奇。

又由此想到两年前，一位很熟的书画界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一位本家，写了一篇稿子，希望我能帮助发表。他还特别叮嘱，作者年龄大了，要多鼓励。我问多大，他说 76 岁，这是他头一次向本地媒体投稿。不久收到这位作者的电子稿，是关于邳州段运河航道史的。原来

这位作者曾任航道站长,写的是他最熟的本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运河故事,很有史料价值与可读性,特别是对于邳州段大运河文化的挖掘与研究,珍贵而难得。

文章很快在我主编的《邳州文化》杂志上刊发。此后又给他发表了几篇有关运河的文章,都别开生面,文笔也流畅,显见功底不俗。我当时以为他的写作,只是出于职业的专长与热爱,然而却一发不可收,并且写作路数大变。他先是写来几组吟诵邳州风光的诗歌,又不断有生活散文发来,而且是三两天一篇,源源不断,仿佛打开闸门的水。文思泉涌,涉笔成篇,情真意切,生动形象,平实感人,娓娓而谈,俨然一位文青,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一年后,介绍他发表文章的那位书画界朋友邀聚,王以太先生在座,于是文字神交经年而终得以谋面。他高大魁梧,温文尔雅,平易随和,有宽厚长者风,看着哪里像 77 岁老者,其精神气直逼中年人。

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推杯换盏,都喝了不少。酒罢一路同行,才知我们就住同一小区,相距不远,于是文友情又多了一份邻里情。越聊越近乎越热乎,不经意间,在巷口路灯下神侃了一两个小时。虽然他年长我许多,却以“老师”相称我,看得出是真心诚意讨教如何在写作道路上走得更远。一时在我醉眼里,老文青变成了初入道的文学小青年,于是滔滔不绝,大言不惭,分享几十年积累的编辑经验、读写心得以及网络写作套路,更有挡不住的热切鼓励与激励。那时我已办了微信公众号,又一次夸下海口:你写一篇我就马上给你发一篇。

那天晚上聊罢归家,意兴难平,为此发了一条微博:

2017 年 6 月 26 日

晚上一场文友好酒,谈兴浓,意兴足,上至年近八旬老者,都是文青做派。原航道站站长王以太先生系列邳州航道史,都是独家史料珍闻,哪里想到老来弄墨的他,1962 年就在《新华日报》发表过诗作呢?爱好文学是一种崇高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更像是一朵美丽的生命之花。与 77 岁王先生侃写作于街头,为他拍照,果然

是文学老来俏。

套用“人来疯”，王先生是“文来疯”。果然此后三两天就有一篇大作在微信上发给我，题材体裁不限，正应了那天晚上我说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总之，放开来写，就是最好！文章写得多了，自然就写得好了”。王先生渐入佳境，不仅很快在本地网友中以文得名，而且诗文还不断被报刊转载，王先生写作的兴致更浓了，这里不妨以我 2017 年 8 月 16 日写的一篇微博为证：

昨晚原邳州市航道站长王以太先生微信留言，说他的诗作经我微信公号《文化佳园》刊发后，被《邳州日报》副刊转载，很兴奋。文字发表的快乐之大我很理解，它远大于物质的满足而大到不可比。因为这不是索取，而是社会的奉献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快乐既无比大又无限长久。王先生阅历丰富文笔佳，坚持写，出本好书的时日不会太久。邳州有一大批老年文学爱好者笔耕不辍，成绩斐然，比年轻人更有朝气，是地方文化之大幸。

连篇累牍发于微刊，又时有文章见于报端，更加之网友即时好评如潮，极大激发了王先生的创作热情。王先生毫无争议地成了本地网络写作最高产的作者之一，而写作，也极大地打开了他的生活空间。他进入老年大学文学班学习，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又常深入生活搜集写作素材，还常旅游采风。每经一事，便有一文发表，真是乱花迷人眼，明珠落玉盘，读他的文，都有点应接不暇了。

一切都是水至渠成，于是我得以在夸下海口的一年后读他的书稿。

虽然王先生的文稿大都经我手而发，但合成一集时，还是大大震惊于书稿的厚重与丰富。“王庄风云”专辑是王先生为他的生于斯的家乡而歌，饱含浓烈感情的笔墨，抒写王庄可歌可泣革命史，为先烈英雄立传。百年风云，涌动笔下。秘闻轶事，广搜博集。不仅引得父老乡亲热读，也引发了广大读者对乡土红色文化开掘与弘扬的关注。“家事春秋”温馨而亲切，家庭生活点点滴滴流淌于笔端。长者慈祥仁

爱,稚子活泼聪明,年轻人有所作为,和谐而向上,诗书传家美,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形象标本。“醉美夕阳”展示老年生活的丰富多彩,老有所为更老有所乐,转化成文字的美好生活更醉人。“运河帆影”诸篇以第一手详实历史材料的独家披露见长,不仅是王先生职业生涯的总结,更是鲜为人知的邳州段运河历史文化大揭秘。“乡村记事”专辑中的童年故事犹为野趣撩人,而故乡人故乡事故乡景都在浓得化不开的乡情笔墨描绘下如民俗画鲜明惊艳。“翰墨情缘”以细腻传神笔触为小城文学爱好者塑造群像:切磋琢磨,相濡以沫,同声相求,携手精进。“四海萍踪”是游记文字,国内山山水水如诗如画,域外风情如梦如幻,真是看景不如听景,王先生笔下的大千世界,无不五彩斑斓,美不胜收。

一篇篇翻阅王先生的书稿,脑海中不时迸出“奇迹”两个字。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书写者,然而,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手机书写出一部书来的,还真的不多,何况这位书写者已是 78 岁高龄?是的,这就是奇迹,这是一个文学奇迹,也是一个生命奇迹,更是一个时代奇迹。

作为一个见证了王先生一篇篇大作面世的责任编辑,乐意为王先生的书作序,更期待他的下一部书稿早日面世!

徐景洲

2019年2月15日0时57

目 录

王庄风云

八义集镇王庄村革命战士英雄谱	3
重修烈士纪念碑	7
元宵佳节拜英雄	10
参观中共邳睢县委旧址王家大院	12
三访优抚科	14
百岁抗战英雄王荣之	16
长工新传	19
房亭河	21
一身正气两袖风,七品县令一品情	24
邳州八集镇王庄村无名烈士追记	27
王庄排房	30
我印象中的王永东	33
孙成德智送军火,伙夫头戏扮乡长	36

运河帆影

苏北大运河航标史话	41
运河卫士	44
苏北段大运河诗话	50

乡事春秋

一碗鸡蛋面	56
苏北大运河概貌及现代化管理	58
夕阳红挖泥船	62
陪台湾记者采访大运河	64
大运河测量	67
破冰骆马湖	70
畅游微山湖	72
运河浪花	75
西游散记	77
邳州航道站发展史话	80
运河渡口话春秋	89
邳县中运河沭口抢险打捞记	93
初进港务局	96

家事春秋

我们家有了第一个大学生	105
我的助学金	107
我的大学梦	110
我在运师读书的日子	113
在一一六医院的日子	117
自豪写过《公安部队之歌》《打下 U2 飞机》诗	123
搬家记	128
迟到的年味	130
南园	132
后汪	135
侄女大暖——不该凋谢的玫瑰	138

泪洒亲碑忆父母	140
误诊以后	143
金婚宴	147
八亩承包地	153
大姐	156
二姐	159
端粽飘香	163
买羽绒袄记	165
童影忆趣	167
杀猪过年	170
东北蘑菇	172
压岁钱	174
岁月不忘故乡路 冰雪难挡甥舅情	176
周岁之光	178
买猪头	180
包饺子	182
做豆腐	184

乡村记事

当年看病找二仙	189
过海漂洋走四方,八集羊肉汤最香	191
玩乡会	193
三购香樟面	195
我的启蒙教育	197
回忆母校顺集高小	200
八义集中学情结	203

乡事春秋

卢道平的传奇人生	207
石桥农具厂	210
石桥医院的变迁	212
石桥供销社的变迁	215
仙庄庙会	218
我的启蒙老师王爱廷	221
幸福院里度晚年	223
五叔洪杰	225
八集镇退休教师王以德二三事	227
杏坛春色——新城中学教师王响玲的故事	229
五叔探家	231
长友的友情	233
春雪的雅情	236
大姐的热情	238
从地摊走向小城第一	240
青松不老,英魂千古	244
沉沦的身影	246
二龙治腿	248
烙煎饼	251
王吉爱——八义集镇张新庄舍生取义井下救童英雄	253

醉美夕阳

老来偏爱太极拳	259
快乐环卫工王学明	262
温情母亲节	264
快活向阳人	266

三唤和她的小商店	268
霓虹灯下的金色童年	270
邮差 邮递 快递	272
沙沟湖看花展	274
我们的老班长史培云	276
课堂上的黄金 45 分钟——听老教师曹和昌谈教学	278

翰墨情缘

一场晚宴结文缘	283
味思佳里翰墨香	286
夕阳添彩 翰墨飘香	288
友缘菜馆结友缘	290
陌生的熟人	292
老年大学文学班结业照的故事	294
文缘	296
采风银杏湖	298
乐访文友醉闻书香	301
走进邳州速读站	304
打开汉语言文学之门	306
老骥征鞍	308
小鱼儿	310
万紫千红总是春——邳州市民活动中心即景	312
静若繁花	314
五朵金花	316
八仙过海——老年大学文学班侧记	319
校友 战友 文友	323

彩虹 325

四海萍踪

瞻仰周总理故居 329

春日三游 331

台湾游记 334

三到青岛 340

登寨山 343

黄山游记 345

再游银杏时光隧道记 348

天堂的魅力 350

天堂橘园 352

范公祠与严家花园 354

走进木渎镇 356

神游九华山 358

游吴哥王国遗址 360

拾元冲关记 362

导游小菜 364

洞里萨湖的水上人家 367

柬埔寨风情录 370

卡布伦寺的秘密 373

病友吴新贤 376

后记 378

王庄风云



八义集镇王庄村革命战士英雄谱

在古老的大运河支流，房亭河畔，在风景秀丽的黄山北麓，坐落着一个美丽而英雄的村庄——王庄村。在这个由大王庄小王庄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村子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王姓，但也有少数吴姓、马姓、孙姓、陈姓家族居住。在这个有着淳朴民风，和睦相处的村子里，一直流传着许多革命的传奇故事，在当代二十世纪大革命风暴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为民族牺牲，为国家奋斗的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人物。他们曾叱咤风云为人民幸福而奔走呼号，他们曾威武不屈为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他们曾战天斗地为国家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

当我们今天走进王庄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圩里圩外，是一排排惹人眼而整齐的排房和不时出现的漂亮小楼，房前房后，是一行行耸立云天的意杨，树下不时有一辆辆私家车停放。东庄西庄，一条条宽阔笔直的水泥路，越过一座座小桥流水通向四面八方；南湖北湖，一畦畦沉甸甸的麦穗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醉人的清香。

在这一派太平盛世的白云蓝天下，有谁还记得大革命时代的变幻风云呢？有谁还知道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英勇杀敌的战士呢？有谁还想着为革命为民族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呢？为了不忘过去珍惜现在，让我慢慢展开王庄村大革命时代那一幕幕沾着烽火硝烟的媚丽画卷，回忆起那一个个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英雄战士和那些为新中国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的光辉楷模吧。

王树璜，1901年出生是王庄村的革命先驱，是大革命时代的弄潮儿。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英勇顽强，功勋卓著，被委任为中国共产党邳县县委书记。他亲自组织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1930年6月发生的古邳暴动。为了发动和组织古邳暴动，作为县委书记的王树璜进行了十分认真和充分的准备工作。为此当时邳县县委先后召开了5次专门会议，皆由王树璜主持。第一次会议是在岨山峰阳小学开的，主要传达上级关于组织暴动的指示，由三个县委委员和四个武工队干部参加最后决议；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关于暴动的决定。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是做暴动前的准备工作。第四次是在岨山顶凤凰窝召开的，人员扩大到30多人，主要部署具体的暴动

方案。第五次会议也是暴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规定了暴动的时间,次日上午 10 点;具体的联络信号三声枪响,左手袖管上扎一根二指宽的红布条。第二天暴动开始后,王树璜亲临一线指挥,在攻打区公所的激烈战斗中,它的战友王子愚回忆说,“听到枪响后,王树璜书记急步赶到,他命令许文藻:“你带着五六个兄弟守住大门,我和子愚等同志去捉杜西山(区长),他说完跨前一步向区公所正房冲去……突然一梭子弹从正房内射出,王树璜同志摇了摇身子倒在了地上,我想上去扶他,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脚踝……”这是当时邳县县委书记王树璜同志留给我们最后的英雄形象,牺牲时才 30 岁。为全国人民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爱民,1912 年出生是王庄村圩里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世代勤耕农桑,自食其力。但是平静的田园生活被日本鬼子的一声炮响打破了,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也就在这年七月,被激怒了的王爱民毅然投入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1945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不怕流血牺牲,转战南北,后任睢宁县邢楼乡乡长,日本鬼子投降后,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又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白天隐藏在地窖里,夜里出来活动,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不幸于 1946 年 8 月在双沟被扑,壮烈牺牲。为了纪念他,解放后,把当时的顺河乡命名为爱民乡。

王以亭是我的大哥,1920 年出生,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家风严谨,勤劳淳朴,好学仗义,听老人讲,年轻时细高的个头,知书达理,文质彬彬,在学校勤学苦读,品学兼优,力求学好文化,成为国家有用人才。不料 1937 年日本野兽的铁蹄踏进了中华大地,他便再也无心学习,毅然于 1938 年投笔从戎,走进了炮声隆隆的抗日战场。1941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夏被派往伪铜山县伪保安大队吴文丙部,单枪匹马深入虎穴做对敌侦查策反工作,在险象环生的敌人内部,经过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仅用一年时间,就将该部策反成功,率该部一百余人枪起义,为人民立下了功劳。接着又被派往任务艰巨的睢七区任邳睢大队四连连长,进行武装斗争。1944 年 9 月 5 日,亲率全连官兵主动向八义集伪据点做政治攻势时,与敌遭遇,在八集南洪庄的激烈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 24 岁。牺牲时所属部队番号和职务是: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七团警卫连连长。

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七团是一个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王庄村不少有志青年就是在这个部队锻炼成长起来的,在长期与敌人血与火的斗争中,牺牲了不少优秀战士,仅王庄村就有多位,现在让我以崇敬的心情写下他们不朽的光辉名字和简历,他们是:

王宜汉,1919 年生,1939 年参加革命,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七团警卫连战士,1940 年在大王庄因公牺牲。

王进文,1920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七团警卫连排长,1942年2月在洪泽湖战斗中牺牲。

王兴国,1917年生,1939年8月参加革命,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七团警卫连战士,1940年在八义集被捕牺牲。

王以洪,1921年生,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华中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团警卫连班长,1945年12月在泗州因公牺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王庄村在其它武装部队牺牲的还有:

王兆吉,1919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淮北苏皖边区新四军分区战士,1941年在铜山县单集战斗中牺牲。

王洪青,1925年出生,1939年8月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大学学生,1942年洪泽湖战斗中牺牲。

王广照,1913年出生,1942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邳南大队一支队二连战士,1942年在大王庄战斗中牺牲。

王进元,1918年出生,1940年入党,曾任顺河乡民兵中队长,1946年9月在睢宁孙张圩区姚集被敌杀害。

王洪友,1925年出生,1947年参加革命,志愿军三军七师二十一团一营二连班长,1952年3月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

魏方义,1917年出生,淮北解放区路东军分区行政区战士,1941年2月在洪泽县被捕牺牲。他是我的紧壁东邻,有两个儿子,小名二珀、三长(恕我不知其大名)长我好几岁,小时候常跟着他们出去玩。后来迁居占城镇石匣村,再未见过面,据说三长以后在八集水泥厂工作。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已经牺牲的英雄,是王庄村的骄傲,是人民的功臣,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的英雄名字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

在回忆和颂扬已经光荣牺牲的英雄战士的时候,也不能忘记经过战火硝烟的洗礼,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王庄村的另一群英雄楷模,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长者。他们戎马一生都不愿谈自己的功劳,因此我只能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是机智勇敢、足智多谋、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王习之,在复杂传奇的地下工作中屡立战功,曾任邳县县委书记和睢邳铜地下工委副书记、书记,解放后一直活跃在经济建设的商业战线上。现已97岁高龄,住在淮安,今年元宵节从淮安专门来邳州儿女家中团圆,我有幸见到这位曾叱咤风云,仅名字就让敌人胆寒的可敬老人,他乐观开朗、精神矍铄,我向他敬酒时,他开心的笑着,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我忍不住在酒宴上即席赋诗一首,以表敬意。

喜回故里福满门，元宵佳节又逢春。
张灯结彩纳百喜，烹茶煮酒迎双亲。
战士不忘归沙场，英雄阔论新乾坤。
金杯美酒寄厚望，建功立业后来人。

另有一位威武不屈、英勇杀敌、屡建战功、忠孝两全的为家乡人民尊敬和称道的王荣之，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流血流汗，奋勇杀敌，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又为新中国的建设，为人民海军的强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尔后又转战工业战线，立下新的功劳，现已 98 岁高龄，住在邳州万兴市场南侧的二层楼上。今年春节后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他正坐在沙发上，就着窗前的夕阳、聚精会神的看着报纸，连花镜都没有戴，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敏捷，回忆往事仍条分缕析十分清楚且非常健谈。告别时，还站起来送我，仍恋恋不舍道：“以后常来玩。”看着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谁会知道，他就是当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英勇杀敌的英雄呢？回来后我当晚写下一首诗，颂扬这位可敬的老前辈。

拜访荣之大叔

冬日斜阳照晴窗，雅室促膝话馨香。
疆场驰骋斗日伪，热血喷洒涌河江。
百战英勇惊风雨，一生奋斗留芬芳。
烽火硝烟人未老，百岁华诞永健康。

还有一位解放前在敌军内部做侦查策反工作的对敌斗争的尖兵王剑一，原名王兴孟，在徐州敌军内部，与敌人斗智斗勇、九死一生，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收集材料待续写），解放后曾任公安部预审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任北京秦城监狱监狱长，长期的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加之公安工作的复杂繁复，积劳成疾，于 2007 年 7 月不幸逝世。

同时还有一位为部队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王爱梅，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的新中国的部队建设中，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先后在解放军 301 医院、长春某军事院校任职，级别正师。

以上所述这些英雄的光荣事迹，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书，拍一部电影，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仅限于乡亲们的传说，加之本人才疏学浅，笔力不支，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在此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雄文佳作出现。本文如有错讹之处，敬请谅解和指出，以便修改。我的朴实想法是对英雄不能忘记，对后代有个传承，让王庄村英雄的光辉照耀千秋，让王庄村的革命传统流芳万代。

重修烈士纪念碑

今年是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八十周年，我再次怀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胞兄王以亭大哥，他长眠于地下已七十三年了，每年的清明节，都是我们全家到他墓前悼念的日子。今年也不例外，而且更加隆重，为重点叙述、我想就从重修大哥墓前烈士纪念碑说起吧。

今年清明节那天，风清气爽，气候宜人。头天预报的一场大雨居然没下，只在黎明前落了一阵小雨便渐渐停止了，这使我大喜过望。因为我们计划在这一天全家四代人一同到八集镇石山烈士陵园给大哥扫墓并到王庄老家祭祖。因我大哥以亭 1944 年牺牲时，当时安葬在老家王庄村，后来父母亲逝世、二哥嫂去世也先后与大哥的墓安葬在一块地里。石山烈士陵园建好后，大哥的墓和解放后政府给竖的烈士碑并未迁去，只在烈士陵园内安有大哥的墓牌位。对此，家里人知道，但有部分人并未去祭扫过，所以趁着今年清明节的机会、我便提议全家人一起去石山烈士陵园祭奠大哥并在老家墓园瞻仰新修葺的大哥烈士碑，同时祭祖，借以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和优良家风的传扬。

上午十点多钟，天空出现了阳光，我早早来到墓园，家里人也陆续从邳州、徐州、北京、张家港等地先后赶来。雨后的墓园，空气凉爽清新，修葺一新的大哥烈士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黑色的衬底，白色的碑文和碑联上的花边纹饰和字体，犹如刚做好的新碑一样。望着青石新砌的墓室和庄严肃穆的墓碑，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

那时是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时候，1938 年正在读书的 18 岁的大哥再无心书斋，毅然弃笔从戎，走上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1941 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夏即被派往敌伪政权铜山县伪保安大队吴文丙部，单枪匹马深入虎穴做侦查策反工作，在险象环生的敌人内部，经过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仅用一年时间，就将该部策反成功，在我主力配合下，率该部一百余人枪武装起义，并全面击溃伪铜山县长蓝柏华部，为人民立下功勋。尔后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又先后被派往任务艰巨、形势危险的睢七区任邳睢大队四连连长，进行武装斗争。

1944 年 9 月 5 日夜亲率全连主动向八集的伪据点做政治攻势时，与敌遭

遇,在激烈的战斗中,为回救伤员王以洪同志而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4 岁,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我大哥才结婚没几年,大嫂悲痛欲绝,但仍然坚强的挺了过来,在我父母的关心照顾下,不离不弃,解放后政府也给予一些照顾和帮助,大嫂便带着独子德章艰苦度日,辛勤操持家务,抚养教育孩子。有德之人必有好报,到晚年当了婆婆,有了孙子孙女,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正在我思绪万千的时候,我大哥的儿子德章夫妇带着子女的车队自邳州而来,一行五辆小车缓缓来到墓园,他带领子女们把鲜花,纸钱放到墓前。此时我二哥家子女德文、王顺和我的三个儿子,王军、王雷、王平等都带着家人孩子过来,一时间,在烈士碑的周围摆满了鲜花。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由衷的感到高兴。我轻轻的告慰大哥,你的生前意志已得到继承,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九泉之下安息吧。

其实这次重修大哥的烈士碑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烈士碑是解放后的 1952 年由地方乡政府和群众给竖的。时间长了,风吹雨打已碑面陈旧,字迹模糊。1996 年已修了一次,今年是第二次。早在去年底,德章便给我提出想把烈士碑文重新修一下,并将墓园三座墓(即父母亲墓,大哥嫂墓,二哥嫂墓)用青石砌起来,以防添坟时弄坏周围群众的庄稼,我说这很好,你们商量着办吧。德章便和二哥长子德文和我的长子王军一起商量并来到老家王庄找工匠,编预算,找材料,跑现场,到清明节前十天全部竣工,并在微信上将照片发给我看,我听后感到十分满意,当即写了一首诗表示纪念和赞许。

重修烈士碑

雨洗风蚀碑旧残,清明重修再仰瞻。
重温月黑风高史,再现金戈铁马篇。
英气豪情传子女,家国忠孝慰椿萱。
春风十里杏花雨,绿水青山丽日天。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麦苗青绿。山花烂漫。一向冷清的墓园一下子热闹起来。一大家 40 多口人在墓地献花依次拜祭。而我面对父母墓碑墓室,泪眼模糊,双膝跪拜。看着大哥嫂的墓室和烈士碑,我思绪万千,大哥牺牲时我才三四岁,我是大嫂看着长大的,人说老嫂比母,情感上却亦如此,我也恭敬的作了祭拜……一大家人分别向着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的寝墓行了礼、尽了孝。

事前大哥的侄孙子,王子祥把烈士碑碑文抄写打印,装订成册,当天便由大哥的孙子,王雪峰把印有烈士事迹的碑文小册子发到大家手里,以让全家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大哥的不朽事迹,更好的发扬革命精神。

时近中午,阳光灿烂。全家一行 40 多人的车队又来到石山烈士陵园,来到大哥的墓牌位前,列队依次向亲人献花,行礼祭奠。看着陵园里那一排排整齐的墓牌,犹如一队队威武的战士等待着亲人的到来。陵园守门的老人惊叫道:“你们一家人来的真多啊。”我说这是应该的,亲人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幸福,我们不仅要怀念他们,而且要继续他们的事业,传承他们的精神。我们之所以重修烈士碑,不也是这种情怀的体现吗?是的,我们不仅要让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而且要让散发着革命精神的烈士纪念碑永远耸立在我们心中。



元宵佳节拜英雄

元宵佳节传佳话，家国情怀壮人生。

新年春节刚过，又迎来了元宵佳节，在喜庆佳节到来之际，却难以忘怀去年元宵节在邳州银河湾“满江红”酒店拜见抗战英雄 97 岁高龄的席之二叔的激动心情和幸福时刻。席之二叔是我老家仅隔几户人家的近邻，从孩提时代起就久仰他老人家的的大名，听说他的传奇故事，崇拜他的革命精神。他是八义集镇王庄村继大革命时期领导著名古邳暴动的邳县县委书记王树璜之后的又一位邳县县委书记、以后又先后任睢邳铜工委副书记、书记。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战士，是领导睢邳铜敌后斗争的功臣，建国后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安，元宵佳节是专门来邳州儿女家中团圆的。以正（二叔次子）弟专门通知了我，我心里十分高兴，能在元宵佳节见到英雄二叔也是我们作晚辈的福气。

元宵节上午，我早早来到“满江红”酒店，二叔的车子尚未来到。我和以伟（二叔长子）弟坐在雅致的包间里闲聊敬候，谈论并回忆着二叔的不凡的人生和英雄故事。同时今天我还想亲耳听听二叔讲他是如何坚持地下斗争、发动人民群众的，如何夜越高墙、威震敌猷的，如何身受电刑而威武不屈的，如何舌战汉奸、怒斥日伪暴行的，如何躲进堡垒户新房屋而安全脱险的，如何赤脚一步跨过三个山芋埂而逃脱敌人追击的……这些流传在人民群众中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口口相传、代代相传，时时激励着我们，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今天能有机会见到二叔，再睹英雄风采，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窗外阳光灿烂，乍暖还寒的春风仍有几分凉意，正此其时，二叔的车子到了，一位魁梧高大的身影在二婶的陪伴下向酒店走来，子英（二叔儿媳）前后忙碌着，我们忙出门迎接，簇拥着二叔二婶到包间，稍作寒暄，便请二叔二婶并肩坐在上席，我们晚辈则依序环坐左右，顿时酒店生辉、亲情满满。值得一说的是二婶陈九芝也是一位老革命，曾和二叔一起并肩战斗，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他（她）们原来是战友，以后是夫妻，现在是幸福伉俪，今天在儿女、晚辈陪伴下欢度元宵佳节显得十分开心，弥足珍贵，更加感到心情愉快和幸福美满。

宴席上我们轮流向英雄伉俪敬酒，二老来者不拒，满脸微笑着，洋溢着欢乐

和慈祥。此时此刻,我们被亲情陶醉了,我们被幸福融化了。激动之余,我即席赋诗一首献给英雄和亲人。

喜回故里福满门,元宵佳节又逢春。
张灯结彩纳百福,烹茶煮酒迎双亲。
战士不忘旧沙场,英雄阔论新乾坤。
金杯美酒寄厚望,建功立业后来人。

二叔二婶老公俩高兴的听着,满意的笑着,当我再试图询问二叔的英雄事迹时,二老则顾左右而言他,闭口不提功劳,闭口不说过去。我们崇拜英雄,英雄却不谈英雄,这就是英雄的本色,这就是高洁的品格,这就是革命精神。不谈过去就说现在吧,谈国家的发展,谈邳州的变化,谈他的老战友、老兄长,另一位 98 岁高龄的抗战英雄荣之大叔,也是同样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一样的儿女满堂、生活幸福。两位革命老人一生革命、两袖清风,真是革命精神永在,英雄青春不老。在喜庆欢乐的氛围中,二叔二婶也适时勉励我们要珍惜今天、不忘过去,好好地工作和生活。是的,在英雄面前,我们表示要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保卫红色江山不变色,开拓崭新未来新天地。

门外鞭炮声声。午宴结束后,我们簇拥着英雄二叔、二婶走出“满江红”酒店,酒店的大门两侧挂起了大红灯笼,摆满了鲜花,这不仅仅是在庆祝元宵佳节,也是在向英雄二叔致敬。



参观中共邳睢县委旧址王家大院

去邳州土山镇旅游，首选关帝庙已成惯例，殊不知土山街里的王家大院也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红色旅游景点，更值得一看。

今天上午是我第二次前往土山游玩，而且专程去王家大院，十点抵古镇，出六路公交终点站，熟门熟路，沿着宽敞的铺有青石板的忠义街向西走，跨过长长的云长桥，穿过古色古香的“灵山厚土”牌楼不远，往北一拐进入悬挂着红灯笼的小巷，便来到了王家大院的门前。

抬头一看，门楣上“王家大院”四个遒劲的隶书闪着金光，一侧挂着“中共邳睢县委办公旧址”长牌，前后两进式的四合小院，朱门黛瓦、两廊相对。院小但紧凑，屋低却醒目。是典型的民国时期前店后宅式民居。当年土山集市繁茂，从山东来的王姓客商在此经营烟草、中药材、南北杂货，集批发、另售、储运为一体搞得十分红火。解放初期，王家大院曾是中共邳睢县委机关所在地，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因此王家大院也打上红色印记，承载着红色的沧桑历史，被永久载入革命史册。

进入大门，寂然肃穆，令人肃然起敬。又好像进入了激烈的战场，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面前旌旗猎猎，耳畔枪炮齐鸣。11个展区井然有序的紧密排列在各个房间。现在让我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当年的战场风云，因为每件实物都将胜过我千言万语的描写。

第一展区是概要介绍，嵌有革命群雕像照片。

第二展区，王家大院的历史溯源。

第三展区，全面介绍邳州红色革命史，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四展区，邳睢县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

第五展区，邳睢县县委的设立，1939年2月在中共徐东南工委领导下第一次成立，由于斗争残酷，尔后有多次更迭。

第六展区，1948年支前情况。

第七展区，淮海战役、碾庄战斗情况。

第八展区，建国后邳睢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罗运来简介。

第九展区,邳睢县委办公地情况,即王家大院后院二楼上,也是时任书记的罗运来工作生活的地方。

第十展区,支前运动,邳睢县成立了武装民兵支前总队。

第十一展区,革命战士和先烈们的事迹和照片。自 1926 年建立邳睢县委以来,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仁人志士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李超时、宋绮云、娄梦侠、戴蔚侠、王树璜等著名的革命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第一任邳睢县县委书记罗运来同志(任期 1949.4—1950.12)当年就工作生活在王家大院的二楼上,那里既是县委办公室,也是罗运来的起居室。北边小间是卧室,单人架子木床上挂着蓝印花布帐子,南头一间是办公室,方桌上摆着电话机、纸墨砚台、马灯等,中间一大间就是开会、活动的地方了,几条粗木长板凳,大方桌,桌上有茶壶,茶碗,墙上挂着蓑衣、斗笠,看来他们是经常下去、深入人民群众的,绝对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抽烟的。看到这里不禁感慨,这就是当年的县委书记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指挥着全县的斗争、工作,关心着人民的生活,没有轿车,恐怕连自行车都没有,有的是那些和人民群众一样的斗笠和蓑衣,就是这蓑衣、这斗笠、这粗木长凳,把党和人民群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特别让我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是在邳睢县革命斗争年代先后任邳睢县委书记的 14 人中,有两位是我们同村同族里出来的。一位是王树璜,八集镇王庄村人,其实他的真名叫王维邦,弟弟叫王维汉,王树璜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是我的爷爷辈。他在任邳睢县委书记时兼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指挥了著名的古邳暴动,不幸在暴动中牺牲。另一位是王席之同志,八义集镇王庄村人,他是我家的近邻,尊他二叔。解放后一直在淮安工作,现已 99 岁高龄,去年他从淮安来邳州过元宵节时,我有幸见到了他老人家。虽年届耄耋,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乐观开朗。

我在前后两个院子的 11 个展区里留连忘返,反复观看,生怕漏掉什么,在这方面手机帮了我的大忙,在关键的拍照中,给我储存了许多红色宝贵记忆。当我走出展室时,已是中午时分,两旁的廊檐厦阴里,清爽宜人,游人已不多,远处传来谁家办喜事的喜乐声,院子里洒满了金色的阳光。

三访优抚科

优抚科是邳州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个普通科室,三次造访优抚科,是为了八义集镇张庄村因见义勇为而牺牲的王吉爱申报烈士事宜而赴约的。

王吉爱是 2015 年 7 月 8 日为救落井儿童而光荣献身的,他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称赞和颂扬。邳州市委市政府也迅速做出决定:大力宣传英雄,教育人民群众,发扬革命精神,创建文明城市。并不失时机的为王吉爱申报烈士称号,这个申报任务便落到了民政局优抚科身上。

2017 年开春,为了解申报烈士的进展情况,我受王吉爱父亲王德珍电话委托,第二天一早,便乘 30 路公交车来到了市政府南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闻名已久的位于沙沟湖畔的新邳州市行政中心。经过看门特警的一番严格审查,终于进了市政府大门,抬头一看,“为人民服务”一行大字醒目的镶嵌在一段长长的粉墙上,因急着办事,无心也没有时间再欣赏后面的烟柳寒水了。进大门往西拐,再走五分钟就是民政局的 5 号楼了。上到二楼东头就是优抚科。徐科长出差不在家,年轻的小王同志接待了我。

小王热情好客,朴素大方。我说明来意后,她请我坐下,递上一杯热水,然后亲切热情的告诉我:“王吉爱的英雄事迹很感人,精神伟大。他的事迹材料是我亲手整理的,文稿是我给撰写的,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因此我整理的非常认真细致,打印成文后,一式 17 份报给了徐州市。”听后我说你辛苦了,我代表王吉爱的亲属表示感谢。她忙摆摆手继续说:“材料是报出了,但必须最后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因此请你转告家人不要急,一旦批下来,我们会立即告诉的。”小王虽年轻,也许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话说的温暖、体贴、到位,诚恳的待人态度,熟练的工作语言,可佩的敬业精神,由不得你不折服、不信任。我满意的走出了优抚科,楼外虽然仍春风料峭,但我的心里是暖暖的。

第二次去优抚科已是当年的秋天了。一天吉爱父亲电话告诉他正在徐州开中国好人表彰会,听说吉爱的申报材料尚未报到徐州,怎么回事呢?第三天我陪着吉爱父亲来到民政局优抚科,正好徐科长在家。一见面徐科长就像老熟人似的拉着 80 多岁吉爱父亲的手,扶他坐好,问明来意后,徐科长坦诚的说,材料是报了,由于工作不细,程序上出了点小瑕疵,现已纠正。因为这是重要报告,不

能像一般报告那样程序处理,必须以市政府的名义,且要有市政府领导签字,对口报给徐州市政府,再由徐州市政府报给省政府才行,现材料已重新弄好,领导签了字,并以邳市 2017〔42〕号文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发出,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老实说那材料都是我亲自调查得出的结论,很过硬,现只等省政府最后批准就行了。徐科长的一番解释和表白使我们如释重负,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疑问消除了,问题解决了,心里亮堂了。徐科长这种不回避矛盾的坦诚,待百姓如亲人的态度令人感动。特别是不推诿、不诉苦,不埋怨人,而是说自己的工作不细,这种敢担当的精神,这种博大的胸怀,当局长都够了。他起身把我们送出办公室,又送到楼梯口,在我们的一再劝阻下才止步,但依然目送我们下了楼。

年底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王吉爱为烈士,稍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名义,颁发了烈士证书。国家、省、市各级政府都相应的给予抚恤和奖励。但平时具体的一些优抚项目内容尚不清楚,烈士父母都已 80 多岁了,想问个明白。于是我又陪着烈士的父亲、五叔和儿子再次来到优抚科。

昨天上午我们一进办公室,巧得很,徐科长和小王都在,不用介绍,都是老熟人了。落座后,小王热情的送上茶水。听说想了解一下正常优抚的项目和内容标准,徐科长一边叫小王取来有关材料读给我们听,然后概括的告诉我们说:“总体分两大块,一块是交通补助,按邳州情况,70 岁以上老人乘坐公交免费,你在农村没有公交,这个为数不多的几十元钱的补助一并打到你的每季度固定的抚恤金卡里去了,不再另外发放。另一块是生病补助,除正常的新农合报销外,剩余部分的百分之七十由民政救济金来解决,如果还有缺口,则由人寿保险来补上。当然自费药物除外。在具体操作上也不要你费心,会在医院结账时,只要报上你的身份证号,就会自动处理好这些补助项目的。至于节日慰问,按国家标准节日市里每人慰问 600 元,镇村按各自情况定,无硬性指标。”徐科长一口气说完,条分缕析,熟悉而清晰,看来党的方针政策,他早已烂熟于心了,他的话犹如春风拂面、热茶暖心。他最后还关心的提醒说:“你们再考虑一下烈士墓的问题,如想迁到烈士陵园可就近迁入,但要在明年清明节提前两个月告诉我,我好给安排墓位、墓碑,如不迁就不预留墓位了。”我们没想到的他都给想好了,并有了预案。最后还出乎意料的检讨说:“这些事我本打算下个月去你们家看看并落实一下,不该叫你们这么远又跑一趟。”说的多好啊,他处处想着人民,事事想着百姓,徐科长是人民的好科长,是党的好干部,是群众的贴心人,如果所有的公务员都能像徐科长和小王这样就好了,那才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呢……我们怀着满意而感激心情走出办公室,一缕阳光从窗口洒了下来,照在门外的走廊里,优抚科的牌子在阳光里闪闪发光。

访百岁抗战英雄王荣之

过了年,荣之大叔已是百岁老人了。人活百岁不容易啊!何况是受过苦、受过难、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抗日老战士呢。因此,他的百岁寿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前还听说他的一个老部下还要专门给他庆祝百年大寿呢。

大叔是个老革命,自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打游击、入虎穴、拉队伍、上战场,斗智斗勇,九死一生。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又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倾尽了心血,作出了贡献,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历经百年风云的抗战老英雄现在怎么样了呢?这是很多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其实他就住在邳州市万兴市场南侧不远的一个小区东头,生活在二楼的一间套房里,去年春节后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借着窗外冬阳投进来的阳光和温暖,聚精会神的看报纸、晒太阳呢,连花镜都未戴。身上穿的干干净净,屋里摆得整整齐齐,见我来了,非常高兴。拿出许多小点心叫我们尝尝,还把我们当成小孩子呢。他忽然问我:“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呢?”说着找出一个小本子给我看,我在小本里记的不多的几个电话中,很快查到我的号码,一看错了一个字,可能是写错的。我说:“你记错了一个字,所以打不通。”他又叫我重新把号码记上去。我问大叔:“你找我有事吗?”他说:“看你上次骑的三轮车很好,不知你在那里买的。”他说的是有一次大叔在街上回来时走累了,坐在机关幼儿园旁边休息,我正好路过那里,问明情况,便把大权送回家去。他还没忘,并还想要买这样的三轮车,以后出行方便呢。我们爷俩家长里短的想到那就说到那,接着他又特别询问了家乡的一些人和事,某某怎么样了,某某名字叫什么来?某某家还有后人吗?……等等不一而足,他的头脑中仍闪现着家乡的情景,他的赤心里仍想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说着说着,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谈兴仍浓。我不想耽误他休息,便想告辞,他仍恋恋不舍的嘱我以后常来。并起身执意送我到门边。

时间很快又过去一年多了,今年春天,我又来到了老英雄的家里。见大叔坐在一张靠西墙的长沙发里,几个靠背摞在一头。见我来了,亲热的一把拉着我和

他坐在一起。正好我这回来一是看望他老人家,同时也给他带来最近一期的杂志和报纸。在最近一期的《邳州文化》上,登有我撰写的《王庄村革命战士英雄谱》一文,其中也有他的事迹,对书中所提到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他都熟悉。因此也想借此求证一下文中所述是否有出入或讹错。我提了几个重点,他略沉思一下,果然出言不凡:“那时的斗争残酷,环境恶劣,能坚持走过来实在不容易,我经过、见过的太多了,今天确实来之不易。应当好好珍惜。”当我问到我大哥以亭打入土匪内部做策反工作的情况时,他一下来了精神,说出了我从来不知道的新情况。他说:“当年党的政策是联匪抗日,只要你抗日就是朋友,搞统一战线嘛。为了争取铜山单集一带以吴文丙为首的土匪武装,党组织选派我和你大哥以亭及你兆吉哥(我的叔伯大哥)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借着亲戚等关系,打进了土匪内部,在险象环生的敌人内部,经过几个月对土匪头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斗智斗勇,终于把这支 100 多人枪的土匪武装拉了过来。后来我和你大哥就同在一个连里工作,任正副连长,就是新四军三师九旅某部警卫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这一事件比较完整的叙述。接着我也告诉他,经查找档案显示,大叔所说的土匪头子吴文丙确有其人,抗战胜利后,吴文丙曾任邳睢县武装委员会副主任(1945.10.—1946.9),当时县长是钱佐,魏振亚是邳睢县各界联合会主任(1946.7.—1946.9.)从这件事证明,党的把土匪武装收编改造成人民武装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爷俩拉了一个多小时的呱,仍谈兴不减,保姆过来送水,大叔高兴的叫切西瓜吃,我说太凉了,喝点水就行了,大叔执意不肯,保姆兆芬果然端来一盘西瓜,各人吃了一块,大叔方才满意。保姆王兆芬,是大叔本家族的一位孙女,都是一家人,人很勤快,干净利落,把大叔照顾的很好。她还夸大叔家的儿女孙子都很孝顺,虽各有工作也经常来看望老人。老人也体恤孩子们忙,每次想叫孩子们办事时,总先问他们有没有空,孩子们就说:“你别问我们有没有空,只要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有空,随叫随到。”多好的回答,多好的儿孙啊!其实这也是大叔家“百善孝为先”的家风。大叔就是一个忠孝两全的模范,在家乡颇有声望。当年从部队回家探亲时,我从顺集上小学回来经过他家门口,见他正在粪坑里向外起粪呢,我很震惊,一个大军官怎能干这活呢?因此记在我幼小的心里一直未忘。后来大叔转业到地方,我也曾亲见大叔当时回家看望 97 岁老父亲的情景,一天晚上我去他家玩,见他正吃力的扶着老父亲在院子里走……同时大叔对婚姻严肃认真,在当年的离婚潮中,他始终忠贞不二,顶住了诱惑,这一点特别被乡亲们看重和推崇。

现在大叔所住的万兴市场附近,也算市中心,生活方便。逢年过节政府部门

也常来慰问老英雄。晚年的英雄老人,儿孙孝顺,亲友关心,政府关怀,人民热爱,给大叔的健康长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使老人身心愉悦,长春不老。在行文将要结束时,特在此衷心敬祝英雄老人永远健康。当天回到家里,仍激动不已,特成诗一首,作为向英雄大叔百岁华诞的献礼。

拜访荣之大叔

冬日斜阳照晴窗,雅室促膝话馨香。
疆场驰骋斗日伪,热血喷洒涌河江。
百战英雄惊风雨,一生奋斗留芬芳。
烽火硝烟人未老,百年华诞永健康。



长工新传

——记八义集镇王庄村革命战士聂兰启

众所周知,在大革命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硝烟里,八集镇王庄村以参加革命的人数多闻名、以牺牲的烈士多著称,一个村仅烈士就有 13 位。在这众多的革命战士中基本都是出自王姓家族,唯一的例外就是聂兰启同志,他是地主家的一名长工(也叫大领),后来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聂兰启原是聂阁村人,旧社会使他在家里生活不下去了,万般无奈,只好投奔到家住王庄村的外婆家,外婆也是穷苦人家,也养活不了,便托人介绍给本村地主王元喜家做长工,以混碗饭吃。地主也正好缺少个能干农活的人,自此聂兰启成了地主家的长工。那时的他正值盛年,血气方刚,有的是力气,又懂农业生产,农活上的权把扫帚扬场掀,碌碡廊子使牛鞭,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个个皆熟,春耕夏管、秋收冬藏都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因此深得地主家喜欢,也受到亲邻的称赞。他勤快的起五更睡半夜,没白没黑的拼命干,几年下来,肥了地主,却瘦了自己,得到的只是残汤剩羹,全家仍在饥寒交迫中苟延残喘的挣扎着。恰在这时,王庄村的浓厚的革命氛围深深的感染了他,革命先驱王树璜和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王席之的英雄形象,革命先烈们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使这个贫雇农出身的地主家的长工渐渐醒悟过来,逐步明白了道理,看到寄人篱下的长工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像王席之等革命志士那样,不怕流血牺牲起来干革命,推翻旧社会,打倒地主老财,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时的王庄村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王树璜的叱咤风云,王席之的奔走呼号,王荣之的战场拼杀,王爱民的挺身而出,王以亭的投笔从戎,王兆吉的深入匪穴,王剑一的徐州亮剑,王爱梅的战场决斗,王迎之的火线入党,王爱联的率部迎敌,王以洪的血流房亭,王宜汉的地下斗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烈火吓得敌人胆战心惊,鬼子汉奸不敢靠近王庄村一步,顽伪势力更谈王庄而色变,望王庄而却步,地主老财只好挟起了尾巴,不敢作声。聂兰启也行动了起来,在王席之等革命党人的影响带动下,晚上悄悄的跑出来,参加各种地下活动,站岗放哨,散发传单,发动群众,宣传革命。他的革命活动虽被地主发现,但也对他无

可奈何、无能为力了，王庄村燃烧着的革命烈火，势不可挡的淹没埋葬了一切反动势力。王席之是党的睢邳铜地区工委书记，正在开辟新地区，聂兰启成了好帮手，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干脆走了出来，到睢宁铜山等地活动，并接受党组织的指派，随同王荣之王以亭组成党小组潜入铜山常备大队蓝柏华部做策反内应工作，并取得成功，拉出了这支队伍，加入了革命武装，为开辟新地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劳。刚解放时被任命为铜山县房村区区长。我那时刚上小学，学校就在地主王元喜家的房子里。他一回来，我们就去看新奇，因为在我们孩子们的心里，区长就是一个很大的官。

我见过并认识的他的妻子刘振侠，高挑的个头，开朗泼辣，吃苦耐劳，善良能干，为人正直，一庄的好人缘，她积极参加村里的革命活动，是群众眼里的积极分子、模范人物，受到村民的赞扬和尊重。她不愿离开王庄，女儿就嫁给圩里王姓本村人，晚年她一直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且福寿双全。写到这里，侄子德文恰来我处，见我正在写这篇文章，他关心的补充说，刘振侠还健在，都说是个好人。真是好人有好报呵，祝她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我也认识他的大儿子聂恒远，解放后我们一起在王庄小学上学，他聪明活泼，诚实憨厚，与人为善，是个很随和的同学，听说中学毕业后在商业部门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我从土山镇经过，恰巧在街上碰到他，一眼认出，十分热情，他告诉我他就在土山供销社工作，那时供销社正红火，见他也正忙着，便谢绝挽留，匆匆告别，一晃又几十年过去了，听说他又搬回到他的老家聂阁去了。

1976年我在徐州双楼港帮助港口疏浚施工时，邻边是紫庄公社。心中一喜，听说聂兰启就在这里任公社书记，工作调动没调动呢？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去拜访，他已退休，可巧他一人正在家中休息，一见面互不认识，说明来意，知是老家来人，顿时显得异常兴奋和热情，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他也知道我大哥以亭牺牲的事，特向我讲了许多有关事情，并关心的寻问我家中情况，以及庄上乡亲们的近况，他那慈祥的面庞时时现出喜色，他的心里仍然装着家乡群众。天色已晚，我谢绝了老人家的热情挽留，走出了他的家门，他把我送到门前路边，我推上自行车，不时回头，见他那高大的身影仍站在门前张望，我的心头一热，这就是当年地主家的长工，这就是铜山县房村区区长，这就是紫庄公社书记，这就是八义集镇王庄村的一位不怕流血牺牲的老革命，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王庄村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房 亭 河

房亭河由小房亭河与大房亭河组成。两条兄弟河流分别从上游方向不远数百里蜿蜒而来,到我的家乡八义集镇王庄村附近又合成一处,结为一体,像只人字形大鸟,展开双翅向东方飞去,呈“龙翔凤翥”之势。丰沛的水源,千百年来浇灌着肥沃的土地,给家乡人民带来了殷实的农业丰收和美好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家乡的母亲河。

在大、小房亭两河交汇处,土地肥沃,环境优美,用风水先生的话说叫凤凰双展翅的龙脉宝地。王庄村三槐堂一支王氏家族的祖墓就安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确实出了不少风云人物,成了大革命时代的英雄、国家栋梁及坚强的革命战士。而守墓人的后代,繁衍生息,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王林,我们儿时习惯的称之为小北庄,那附近的房亭河畔,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天堂。一到夏天,我们一群小孩几乎天天往那里跑,在那里薅草、玩闹、游泳、逮鱼。岸上有一颗歪脖子大柳树,我们在树上爬上爬下,争做猴王,一次不小心,突然从树上掉了下来,好在没有受伤,只是虚惊一场。

房亭河也是一条红色革命的河流,它流淌着革命英雄战士的鲜血,见证了惩处汉奸顽匪的英雄壮举。在大革命时代里,在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战争时期,房亭河两岸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红色风暴,开辟了抗日战场,涌起了解放风云。以王庄村为例,继王树璜同志为邳县县委书记,领导组织参加古邳暴动后,又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儿女,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和解放战争中去,与敌人展开了血与火的殊死战斗,赢得了又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王庄村牺牲的革命战士就 13 位。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在以王席之、魏振亚为正副书记的邳睢铜地下工委领导下,沿岸人民以王庄村为中心,以房亭河为屏障,有效地阻止了八集地区以刘广斋为头子的日伪维持会的南侵、破坏和烧杀抢掠,形成了“北维南王”的拉锯形势(维即维持会,王即王庄村)。为了清除拔掉八集维持会的日伪据点,1944年9月5日,新四军三师九旅27团警卫连连长王以亭率部分官兵,前往八集周围村庄,做先期宣传发动工作、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时,不期与敌人遭遇,在激烈

的战斗中,事先准备参战的后方民兵,因送信人失误,未能通知到位,失去了增援力量,部队不得不后撤到房亭河北岸的洪庄,在激烈的枪战中,班长王以洪中弹负伤倒下,在危急关头,连长王以亭身先士卒,毫不犹豫地跃出阵地,再次向前冲去,拼死把王以洪抢了出来,而他却陷入了重围,在与敌人最后的搏斗中,壮烈牺牲,时年 24 岁,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虽然事后送信人受到组织处理,但那已于事无补了。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沿岸人民对敌人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有一个顽保长,出于剥削阶级本性,长期与人民为敌,我地下党虽多方争取让他做白皮红心的两面保长,即表面应付敌人、暗里为我服务,但他阳奉阴违,在革命低潮时,不仅扑杀我地下党员,还逮捕我革命家属,把他们的妻儿父母送进监狱,关押起来,罪恶滔天,引起众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我他下党就要受损失。于是我邳睢铜地下工委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立即斩而除之,任务交给了胆大心细的曹克勇同志。曹克勇同志立场坚定、行事果断,随即带领 10 名武装队员,化装成敌铜山县常备队,全副武装,大摇大摆走进了顽保长家里,谎称是来抓共党头子的,顽保长一听,大喜过望,高兴的说:“你们可来了,我带你们去抓。”顽保长头前带路,到那里自然是人去屋空。返回来后,顽保长端茶拿烟殷勤招待,又欲杀鸡摆酒款留,曹克勇为恐露出破绽,坏了大事,把手一摆,对顽保长说:“不必了,兄弟公务在身,必须立即回县复命。为搞好下一步行动,你也和我们一起到县里共同商量,也好为你请功。”顽保长一听,喜的合不拢嘴,忙换上出门衣裳,收拾一下,欢天喜地的跟着曹克勇一队人马走出村子,跨过小房亭河,来到河套的一处僻静地方,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一片树林旁边,曹克勇停下脚步,手一挥,我们几个武装队员立即动手,拿下了顽保长,该斯尚未清醒,连问:“怎么回事,别误会。”曹克勇大义凛然:“没误会!你和敌人狼狈为奸,欺压人民,残害我革命战士,关押我革命家属,无恶不作,十恶不赦,我代表人民对你执行枪决,叫你死也死个明白。”一个眼色,早被我武装队员手起刀落,结束了他的狗命,将尸体推入早已挖好的坑中,掩埋完毕,行动队员立即分散撤离,潜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漂亮的完成了任务,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护了房亭河沿岸人民的安全。

去年,清明节前夕,在房亭河畔,在我父母亲的墓园里,全家重修了我父母亲的墓室墓碑,同时我大哥以亭的墓室墓碑和我二哥以纯的墓室也由他们的子孙予以重修。自大哥以亭牺牲后就一直安葬在这里,刚解放时,当地政府和人民就给他竖碑表彰,房亭河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去年清明节前在全家修墓和重新修碑期间,有一天我走向近在咫尺的房亭河,想看看有什么变化,近前一

看,真是旧貌换新颜了,长长的大堤被绿化覆盖,清清的河水泛着涟漪,不远处是一处水上养殖场,一群群白鹅麻鸭嘎嘎鸣叫,王林庄里粉墙红瓦随处可见,几栋小楼拔地而起,河套里的几座古墓上的枯草,似乎仍在向人们诉说历史的沧桑,讲述革命的故事,颂扬人民的英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一身正气两袖风，七品县令一品情 ——有感于邳县老县长王洪太先生九十华诞

俗话说：“人过七十古来稀”。到了人生的八十、九十岁无疑是大庆，是应该好好庆祝一番的。但是含辛茹苦、奋斗一生、当过邳县副县长的王洪太大叔却在八十寿辰时，力排了祝寿的众议。在过九十大寿时又平淡无奇，仍同其平时做事那样低调，没有庆祝、没有拜寿、没有任何声张——就是同常在身边的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不同的只是多了一盒生日蛋糕——简朴到了不能再简朴的程度。机缘巧合，我却有幸赶上参加了。

九月十日上午，邳州老年大学开学。下课后，因有事请教，匆匆来到大叔家里。一进大门，见大婶正在厨房炒菜；堂屋客厅里，大叔、四叔老弟俩正拉呱。我忙上前向大叔汇报有关事宜，话说完，我便起身告辞。大叔要我吃过饭再走，我找理由说家中有事，必须回去。刚走出客厅，大叔又把我拉了回来。长辈殷殷挽留，我只好从命。

刚坐下，永东下班回来了，从腋下拿出一条烟，放在后墙柜子上。他是大叔的小儿子，市中医院副院长，于是我们说了一通医院的事。这时小姑推门走了进来，紧跟着慧玲也来到了客厅，又听到树英在院子里说话。见在城里的几位家人都来了，我暗想：大叔老公俩刚从新疆回来，可能约好来看看，中午在一起吃顿饭，也算小聚。

人到齐了，我们便向餐厅走去，在院子里树英要加我的微信，正互加间，餐厅里传来一阵笑声。循声望去，只见大叔头顶已戴上了福寿皇冠，前面的蛋糕上插上了九根燃烧着火苗的红烛——满室烛光盈盈、喜气洋洋。大叔端坐上首，喜笑颜开，短袖白衬衫映衬着红润润的脸庞，显得特有精神；大婶一旁忙着给整理衣冠，笑的合不拢嘴。四叔、小姑紧挨两边落座；树英、慧玲忙里忙外。

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原来今天是大叔九十华诞，家人在给过九十大寿呢。只见永东搬出一尊古色古香、我从未见过的、外绘龙凤的青花瓷坛。打开坛口，香气四溢，酒醇味甘，他给每人满上一大杯。满桌佳肴，色香味俱全。九十大寿，满

堂儿女,美酒佳肴气氛热烈,在此烛光华诞之时,不可无照。于是永东、慧玲不失时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片、录视频,记录下这难得的欢乐、喜庆、祥和的美好时刻,留下了难能可贵、举家欢庆的可喜场面。温馨的烛光里,也似乎再现了九十年风云变幻的非凡历程,浮现了九十年酸甜苦辣的不朽人生……

大叔出生在邳州八集镇有革命传统的王庄村的一个革命大家庭里。其父亲秀岩大老百岁长寿,对革命多有贡献,多次掩护我地下工作者。如邳睢铜工委书记王席之曾被掩护在其家中脱险,是当年坚强的堡垒户,老人家在地方很有威望。在严格的革命家风熏陶下,洪太大叔兄妹六人,人人成才,个个都为国家、人民做出了可喜的贡献。大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为解放事业立过功劳,为新中国建设出力流汗,做出了贡献,从普通一兵到国家领导干部,一步一个脚印,“抓石有印,踏铁留痕”,像老黄牛一样,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

在巩固新中国人民政府的斗争中,有他年轻的身影;在农业战线上,留下了滚烫的汗水;在导沂治淮的战斗中,奋勇当先;在万顷棉田里,他实干、巧干,技术上高人一筹;在边疆慰问邳州籍民工时,他踏冰冒雪,把邳县政府的温暖关爱送进大小工棚;在数万人的河工工地上,凭着他的能力和威望,成功的化解和调处了许多争吵和纠纷;在做基层乡镇领导时,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了广大干部群众;在任副县长后,常是夙兴夜寐,唯恐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老人家在副县长位子上干了一千多年,没有为自己和家庭谋一点利益——四个子女都是凭着上学、当兵而走上工作岗位;现在住着的一套住房还是当年政府分配、房改后成为自己的唯一房产,室内没有高档装修,银行没有大额存款。他的勤政、廉政是大家公认的,他是人民忠实的公仆,是党的好干部。他默默地苦干一辈子,虽然没有炸碉堡、堵抢眼的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金子般的光辉。“真金无处不闪光”,这正好映在了大叔的身上。离休后,他不是无官一身轻,而是不忘初心,继续为政府分忧解难,为人民传温送暖,为国家增辉添彩,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余热,让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加蒸蒸日上,与日月同辉,同天地共秩。

我正在思忖之间,大家一同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祝寿歌,老寿星吹灭了烛光,大家分享了充满福寿喜气的蛋糕。

我忽然想起应该做点什么,客厅中一副贺寿书法作品提醒了我。那是大叔的侄孙、《陇海书画》社总编、书法家王景照先生和邳州作家周保忠先生共同献给大叔九十华诞的礼物,是书法家闫志安的墨宝,弥足珍贵。

由此我有了灵感,回家当晚,感动之余,挥笔成诗,权作是我对洪太大叔九十华诞的贺礼吧——

恭贺洪太大叔九十华诞

鹤发童颜耄耋公，一身正气两袖风。
百岁华诞千秋月，七品县令一品情。
风云变化展鸿翥，山河沉浮砺精英。
三槐堂里增典范，青山巍巍气若虹。



邳州八集镇王庄村无名烈士追记

众所周知,八义集镇王庄村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为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英雄村庄。早在大革命时代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无畏的革命英雄战士,他们在枪林弹雨里拼杀,在烽火硝烟中前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出两位县委书记即王树璜、王习之;同时也有 13 位勇士光荣献身、英勇赴义,他们是:王树璜、王爱民、王以亭、王宜汉、王兴国、王以洪、王兆吉、王洪青、王广兆、王进元、王洪友、魏方义、王进文;更有一批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成为共和国栋梁的王荣之、王习之、王剑一、王爱梅、王爱联、王迎之、聂兰启、王洪太、王爱局、马德贤等,同时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涌现了大批才俊和新秀,如劳动模范王树勤、王立运,三八红旗手高桂珍,科学家王西之,大学教授、音乐家王立明,医学教授、儿科专家王军,工程师王以灿,企业家王洪昌、王爱权、王晓云,陇海书画报总编、书法家王景照、印章书法家王以伟等,他们都为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写下了不朽篇章,当然这只是王庄村先进模范的一部分,还有许多活跃政坛、服役军营、拼搏商圈、坚守杏坛的精英及有功家乡的成功之士,也是应大书特书的,此处不再专列,拟另文撰述,好在王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决心继承王庄的光荣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发掘整理王庄村的革命英雄事迹,举全村之力,用革命精神和红色村史家风建设一个富裕美好的新王庄。

与此同时,在我们回忆王庄村光荣历史、发扬革命精神、描绘王庄新蓝图的时候,还有一位应该提及的革命烈士,他虽不是王庄村人,但我们却不能忘记,那就是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在王庄村后的一位无名烈士。

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 1948 年底打响,碾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我那时年幼刚刚记事,只见解放军每天源源不断的从我家门前的一条路上向东北方向碾庄圩开去,那时我们叫“过队伍”,每天晚上,我们村里各家各户都住满了解放军,天天如此,他们把麦草往地上一铺,就变成了通铺,头天晚上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开拔上了前线,接着晚上又来一批,又在原铺睡下,铺草跟本不要更换,一连多日,我们天天和解放军在一起,我特别羡慕那些小号兵,十来岁的样子,那

天,他们 10 多名小号兵,在圩里楼院前的场边休息,身上背着小洋号,背包上挂着毛巾、小洋瓷碗,活泼神气,当时心想我要能当个小号兵那该多好;与此同时也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那是一辆大货车,停在一个路口的歪柳树下,散发出浓浓的汽油味,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显得特别新鲜,真是大开了眼界。有一位住在我家的饲养员吧?叫老蔡,山东人,负责喂几匹战马,老蔡人墩实厚道,每到吃午饭,他就到部队食堂里打来饭菜,叫我和他一起围在我家院子中的磨盘上一起吃,我若不好意思去,他便盛一碗送来,那也是我第一次吃到大米饭,新鲜着呢,老蔡走后还来看过我们,手里仍捧着他的小烟袋。这些儿时零碎的记忆,从侧面也反映了碾庄战斗的激烈程度。我家距碾庄 10 多里路,特别不能忘的是一连几天晚上,我们就站在我家屋后观看碾庄方向激烈的战斗场景,只见照明弹一个接一个的升起,照得天空一片明亮,持续不久又消失了,紧接着又升起几颗,此灭彼起,从不间断。那暴风雨般的枪炮声,更不绝于耳,“哒哒哒”,刮风般的机枪声,“叭沟、叭沟”,步枪在点射,还有“轰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可以想象,当时碾庄战场那是何等的血雨腥风!若是白天还能看到敌人的小红头飞机,在天上低空盘旋侦察,在王庄村后牺牲的无名烈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天午后,从碾庄方向又下来一批伤员,民工抬着担架走到了我们村后的圩河边上,敌人的小红头飞机跟踪而至,反复盘旋、紧紧盯着担架队的目标不放,甚至能看到飞行员的模样,担架队一看不好,立即就近躲藏在路旁几棵大柳树下,敌机仍不罢休,对着大柳树俯冲下来,随即撂下一颗罪恶的炸弹,“轰”的一声巨响,天崩地裂,一名伤员当场被炸死。那天我在家中屋内听到雷鸣般爆炸声,我家是草屋,屋顶秫秸杷上的泥土被震的“哗哗”往下撒,我吓的不知所以,接着就听说一位伤员被炸死了。伤员牺牲后,抬担架的民工便到村民家中找来铁锨,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将牺牲伤员遗体就地安葬在村北圩河东北角的一个高岗上,但烈士姓名、家乡住址无人知道,民工也不清楚,从此这便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迷。青山处处埋忠骨,从此这位出生入死的异乡无名烈士,便一直长眠在王庄村后长满芦苇的圩河岸畔。每年清明节,有着革命传统的王庄村民们,自发来到圩河边的墓前,给无名烈士添土扫墓,王庄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也来到烈士墓前祭奠,老师给学生们讲述烈士的故事,讲王庄村革命战士英雄们的斗争事迹,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得到革命精神熏陶,他们年年坚持,岁岁不断。无名烈士也就在王庄人民的陪伴下在此长眠了 70 年,无形之中,这里也就成为无名烈士的家乡了。

值得一提的是:王庄村附近的石山烈士陵园已建园几年了,许多零散的烈士墓都集中到陵园内,以便统一管理和祭奠,但长眠在王庄村的无名烈士却无

人提起,看来王庄人民已把这位异乡的无名烈士,当成本村的一个成员了,那样的话,王庄村的革命烈士就不是 13 位,而是 14 位了。其实附近既然有了烈士陵园,让烈士归队,和他昔日的战友团聚一起,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不管是长眠在王庄村美丽的圩河岸畔,还是迁墓石山烈士陵园、归队建制,一样都是在革命大家庭里,他也将永远活在王庄村和全国人民的心里。

无名烈士英魂不死,千古留芳。



王庄排房

“王庄排房”这个名牌，直到现在仍在闪光。30多年前，它就是家乡农村空间治理的典范，也开创了建设新农村的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提起八义集镇王庄村的排房建设，那是出了名的，社员没有不说好的，四邻八乡没有不夸的，大拇指一竖：“看人家王庄村的排房，谁能比得上？”这是大实话，走进王庄村你不由得眼前一亮：圩里圩外，东庄西庄，屋无论新旧，姓不分陈王，房顶一般高，屋门朝南向，东西一排排，南北一行行，整齐化一，穷富一样。这样美丽庞大的乡村工程建设，你以为是北京设计院、邳州规划室设计的？否！这就是当年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即后来的劳动模范、人大代表王立运的大手笔。

王立运是谁？土生土长的王庄村人，根正苗红，是在王庄村革命传统教育下，在王庄红色家风熏陶里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青年时期曾为家乡教书育人，而后又进入工矿企业，但在家乡最需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放下来之不易的拿工资的铁饭碗，回到生他养他的王庄大队，担起了王庄大队支部书记的重任。铁肩担道义，赤胆献诚忠。他决心要把王庄村搞好，再展王庄村当年的革命雄风。他在村小学操场上召开的全村村民大会上高调宣布：“一定要发扬我们村的光荣革命传统，过去老一辈流血牺牲打江山，今天我们要出力流汗搞建设，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的新王庄。”大方向有了，从何处入手呢？他有办法，就从群众最关心的建房开始。

盖房子对老百姓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也是最容易产生矛盾纠纷的事。80年代刚开始富裕的农民都想建新房，过去盖房都是自选一块地方，想盖什么样就盖什么样。问题来了：你的屋脊比我高了，你的屋前墙比我向前突出了，我的门冲你的墙拐角了，这都是一些不好解决的扯皮麻烦事，事虽不大但影响深远，房子又不是画眉笼子，想提哪里就提哪里。有了问题和矛盾，就不利于安定团结、社会和谐。为解决这些长期困扰农村的疑难杂症，村支部把解决问题的关口前移：将全村住房统一规划盖排房。

盖排房，这可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思路、新鲜事，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于是全村统一规划，按村当时的地形地貌划定排房位置，统一确定

宅基地和建房面积,凡建房者必须在划定好的排房蓝图内建设,再由大队派人现场丈量画线,打上灰槓,要求所建新房高度、宽度标准相同,以求达到整齐划一,谁也不能特别(楼房高度不限)从而解决了老大难问题。当然具体推动时仍会遇到阻力,但他不怕,他有的是办法,打铁要靠自身硬,首先以身作则。

王庄村的地势有个特点,特别是圩里,过去沿圩河一带的地势较高,南门里边更明显,可能是当年开挖圩河时的土,垫起来形成了一些高台子,当时的先人们便在台子上建房盖屋。而现在要统一盖排房,必须高低一致,地势也自然要一样高,王立运支书的家就住在南门里的高台子上,同样要把原来高的台子拉平,以达到排房的要求,这就要付出不少额外的劳动和成本,他二话不说,从我做起。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其它人更无活可说了,自此排房建设走上了正轨,在统一规划好的宅基地上各就其位,地势高的自动铲平,地势低的取土垫高。有些“粘裹头”为一己私利想兴风作浪,但在正气凛然的王支书面前谁也兴不了风,更作不起浪,只好灰溜溜的自找其辱而偃旗息鼓,最后还得乖乖地按照全村排房规化办事。几年后效果出来了,再也没有人因无宅基地而发愁,也没有因地边纠纷而动怒,更没有因房屋高低不平、门冲墙拐的麻烦事发生,全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盖成的排房高低一致,横竖成排,崭崭四齐,成为一景。从此全村邻里和睦,人心向上,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祥和的新气象。

更值得一提和令后人借鉴的是,王庄排房建设从观念上讲是大破大立,改了几千年的老规矩;但从形式上说没有大破大立,没有“腾笼换鸟”般的另辟一块新地,甚至不惜占用农田再盖排房,如果那样做自然省事省力出新快,政绩好,但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要毁坏多少农田?没有农田,农民何以为立!所以当年王庄村党支部高瞻远瞩,排房的建设是在原村庄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重新规化,充分利用村庄里的空间,合情合理安排,按户需要确定宅基地,凡盖房者就到指定的位置去盖,一时不能盖,位置还是你的,不强求马上拆迁,盖不盖房,什么时候盖房,完全由个人跟据自家的情况和财力来决定,村里绝不干涉,只要你按规定盖就行了。而后慢慢建起来的房屋就自然连成排了,这既节约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保留了令人难忘的乡愁,是件一举多得的顺民心、得民意的天大好事。实践证明:有了这件好的村规民约,几十年来,全村虽人口增长,但没向外扩张侵占农田,而村庄里的空闲地倒是全部利用了。真是令人庆幸的好事。

另外,别以为这是一项冷冰冰的死规定,它还充满了浓浓人情味的人文关怀呢。为长治久安,凡男孩均给一块宅基地,女孩按风俗是要出嫁走人的,所以不预留宅基地,但若家中只有女孩,且是坐家招夫以继香火者也分给相应宅基地,但不能事先预留,到时再酌情予以安排。更令人感动的是凡本村全家在外

者,也给预留一块宅基地,这充分体现了家乡对游子的关爱,是为漂泊异乡的游子留下的一块有形的根基,乡亲们也全力支持,没有反对的,游子们也无不为之动容:“我的家乡没有忘记我,我也要为家乡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王庄排房”这个明牌仍闪闪发光,“王庄村”这块革命的金字招牌也正焕发出新时代的青春,王庄村的干部群众们不仅正保持和擦亮这些宝贵的传统明牌,并且更努力的挖掘和全力创建新的明牌,让王庄村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新贡献。



我印象中的王永东

邳州八义集镇王庄村,在革命斗争烽火连天的年代里英雄辈出,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日子里也人才济济,先后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等等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批批先进模范人物,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譬如在医疗卫生战线上,不仅有在第一线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如王军、王永东、王志、王香之、王岩、王茹、王迎春、王秋雅、孙玉玲等,他们日夜战斗在救死扶伤的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顽强拚搏,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王庄村争得了新的荣耀。这其中还有教授级的专家学者如王军、王永东等,他们更是王庄村的骄傲。王军是徐二院教授、儿科专家、江苏省十佳医生,还有许多职衔和事迹,且容以后再表,先说说身边的、先后在邳州市医院、中医院工作的王永东吧。

我认识王永东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不过直到他在县医院当医生的时候才有了接触。因为我熟悉洪太大叔,所以后来就认识了永东和他的两个哥哥树伟、树声。同时因为这里还有一层老的亲戚关系鲜为人知,就是洪太大叔的奶奶是我母亲的娘家亲姑,我则尊称为姑姥姥,她娘俩的共同娘家是八集镇李瓦村的许府家。洪太大叔他们老弟兄几个还喊我母亲为二姑呢。所以大叔有时对我说:“按老亲讲,咱们是二辈表兄弟,按家族讲,咱们就是叔侄关系了。”大叔的话不错,只有千年的本家,没有千年的亲戚。到我这一辈,就完全按自己本族人称呼了,因此我和永东自然为弟兄了。听起来有点绕,实则顺得很,几十年来,我们两家靠着这双层关系,相处甚好,在风风雨雨中互相帮助,在春风阳光里共同前进。

话扯远了点,书归正传。真正和永东认识和熟悉,都还是在医院,早就知道他在县医院工作,但却接触不多。平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忙,每次聚会,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饭店,他大都是最后一个才到,大家都在等他,电话一催,总是回答:“马上到”、“正在路上”,然后过不多时就匆匆忙忙、风风火火的有时或挟着条烟姗姗来迟。因工作忙而迟到,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你想他能不忙吗?他的门诊室前挂着专家牌子,病人往往要排队等候,他总不能丢下病人扬长而去吧;手术

室里,刀剪针钳,观察诊断,缝合拆线,不能有丝毫马虎,他能放下手术刀转身就走吗?耽误吃饭、耽误休息那更是家常便饭,有时还有专家会诊,外出学习等等,后来升任院长了,业务、工作、学习、生活林林总总等全院的医疗行政管理,他都要心到手到,做好这些都是要付出无数的精力和时间的,以至他连自己家的许多事都顾不过来了,但他要顾大家、顾患者,病人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叫公而忘私。所以每每在他聚会迟到后,大家就善意的要他迟到罚酒,他也不讲理由,举杯就饮,全场皆乐。

他看病很准、很细、很神,有一年我脚上得了痛风,这种病过去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开始时脚部肿痛,没有当回事,只来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医院治疗,小医院便给吃药打针挂水消炎,两天后不仅炎没消,反而伸得更厉害了,小医院说:“可能药的剂量不够吧,再加大点。”我想青霉素这么厉害的消炎药无效,肯定是不对症。为了确诊,我便来到市医院找他,他打眼一看,立即不容置疑肯定的说:“是痛风。”“痛风?”第一次听到痛风的名词,心里很害怕,又忙问:“要住院吗?”“不要。”他很肯定。”我又退而求其次:“那就挂水吧。”他仍摇头说:“也不要。”我愕然了,这么重的又肿又涨又疼的病,不住院不挂水怎么能好呢?我有点担心,但他心里有数,只给我开了几盒药片,嘱我按时服用,但自此不能吃豆制品,不能喝啤酒,不能吃海鲜等食品,回来后按医嘱服药,果然一周后渐渐好转,真是神了。

他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他的同学遍天下,徐州、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各大医院都有他的同学专家,那里的医疗条件好。由于病情需要,他会热情的帮助患者寻求外地专家帮助,及时准确的确诊治疗,如有的患者患有罕见的脊椎侧弯这样的疑难病症,为解除患者痛苦,他多次积极联系上海长征医院他的专家同学,及时有效的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他也曾和上海大医院联系,定时在邳州开展专家门诊,使邳州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大上海的专家诊断治疗,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痛苦,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前年我体检时无意查出甲状腺小结节,为慎重起见,他马上推荐联系到徐二院专家,让我前去检查确诊,去后专家面视初检,嘱我立即拍片,第二天他坐门诊,再带片诊断。第二天一进入门诊部,人山人海,护士按排队顺序严防死守,关键问题是就是排到你,她也不会按你的意愿看医生,而是随机把你分到一个不相干的医生那里。当时我明知昨晚预约的专家就在里面,但把门护士就是不让见,说预约好也不行,也不给你通报,还推责任说:“除非该医生点名叫你,才能进去。”怎么能让医生主动叫我呢?情急之下,拨通了永东的电话,叫他再和该专家通话联系,请专家主动约我。还好,过不多久,把门护士主动叫我进去了,看来永东的电话起了作用。进门

见了专家如见亲人,因头天他已面视看过,此时专家接过片子,仔细看了又看,然后又认真指压反复探摸了患处,最后诊断说:“问题不大,也无须吃药,以后只要心情平和,不再吃加碘的食盐就行了。”就这短短的诊断,当时若不再次动用永东他同学专家的关系,恐怕那天到下班也看不上,就是看了,还不知分检护士把你打发到哪个医生那里去呢。

永东给人看病的人和事太多,随便一提就能说上一大摞,但对医学业务外行的我,对医学知识的见解,我是写不清楚、道不明白、说不准确的,表述的也只是点皮毛现象。特别是他那骨科专家的技术我不懂,对他所从事的浩瀚的医学大海,我只有望洋兴叹。因此本文也只能是走马观花的写些枝枝叶叶的东西,难免挂一漏万,以点概全,不过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滴水可以映出一个太阳,我这篇文稿就算是一斑或一滴水吧。



孙成德智送军火，伙夫头戏扮乡长

邳州八义集镇王庄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地处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高，阶级斗争立场坚定，有着浓烈的革命情感。全村人姓无论王吴孙马，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和拥护革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期间也发生了许多英雄事迹，留下了不少革命故事和红色历史佳话。孙成德智送军火、伙夫头戏扮乡长的事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口口相传的历史新闻故事。

王庄村虽属老区，但在当时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里，周边敌顽势力仍不可小觑，盘踞各地的日伪顽匪沆瀣一气，与人民为敌。他们各据一方，占山为王，所占地盘与解放区犬牙交错，各解放区之间往来行动常常受阻，为了互通情报和物资交流，就必须开辟地下通道，孙成德就是我党培养出来的地下交通人员。

孙成德出生在王庄村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是在王庄村革命气氛的熏陶里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对革命忠心耿耿，机智勇敢的地完成了许多组织上交的各项地下交通任务，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有一次组织派他去送一份重要的紧急情报，情报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接到任务后，他立即做好准备，马上出发。他是一个农民，把情报放在何处保险是要认真考虑的，放在身上，恐怕敌人搜身不安全，放在包里更明显，哪有农民提个包的？正犹豫间忽然看到自家门口的粪箕子，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即喜上眉梢：“有了！这不现成的吗？”真是神来之笔，他马上将粪箕子提起，朝自家屋山北头走去。他的家住在大门朝东的村庄尽北头，再向北隔条路就是没有人烟的湖野地了，屋山北头支一口喂牲口的石槽，他来到石槽后，捡了半粪箕子驴粪，驴粪就是一个个驴屎蛋，他要在这驴屎蛋里做文章，他将其中的一个驴屎蛋掰开，把情报纸条叠好揉成一团藏到里边，用手再把驴屎蛋团好，重新放在粪箕子的驴粪蛋里，上面又盖上一些更臭的大粪，挎上屎粪箕子，把粪扒子往胳膊窝里一挟，抵住肩上的粪箕子，就急匆匆的向目的地出发了，看上去他就是在农村里常见的一个拾粪人。一路上无人问津，当快走到哨卡时，他把粪箕子放下，用粪扒子扒了扒盖在上面的大粪，叫一股臭气重新冒出来，然后就大模大样的向哨卡走去，哨兵见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拾粪的老百姓，还挎着个臭烘烘的粪箕子，也未在意，谁知当走

到跟前,孙成德有意将屎粪箕子朝哨兵脸前凑凑,一股恶臭气直向哨兵扑去,弄得哨兵直捂鼻子,连眼皮也未翻,问也未问就将他放了过去。就这样他大摇大摆走出卡点,胜利的完成了任务。后来人们赞曰:

成德真英雄,机智主意生。

驴屎藏秘密,臭气熏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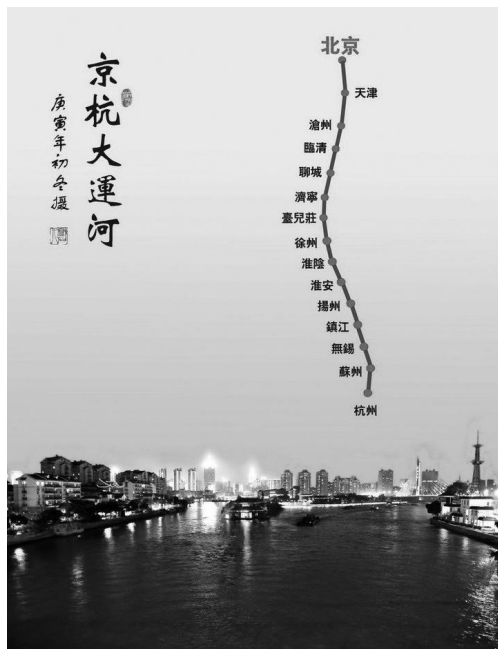
又有一次,组织派他送 2 排 10 发子弹,交给游击队,子弹是军火,不是一般物品,怕受潮,也是敌人的重点检查目标,弄不好不仅完不成任务,自己也性命难保,必须慎之又慎,看来“驴屎藏秘”的计不能用了,必须找一个万全办法。正苦思冥想间,一个要饭的女人从门口经过,脏兮兮的,蓬头垢面闪了过去,他见状忽然来了精神,一拍大腿:“好,就这样。”他这一咋呼,一旁的老伴烦了:“精神病,好什么好?连饭都吃不饱还好!”他更乐了:“吃不上,我去要。”老伴以为他说的是气话没在意。没想到他真的失踪了,几天不见他,地下工作有纪律,干什么不能外露,包括自己的亲人,所以老伴急的到处找,她哪里知道丈夫已去执行任务了。这时的孙成德已变成一个乞丐,一顶破线帽,一身褴褛衣,手捧缺边碗,挟着打狗棍,一条缺边开缝的烂棉裤,脚穿没沿的破毛窝,左胳膊上挎着一个五升远子(盛东西的篮子),一脸乱糟糟的胡须上沾着鼻涕眼屎,可能是绞尽脑汁几夜没睡好吧,眼睛红红的怪吓人,一步三晃蹒跚着向封锁线走去,快到检查站了,哨兵注意的看着他走过来,也许近来风声紧,检查特别严,哨兵厉声吆喝:“干什么的!把东西放到地上检查。”孙成德喻声喻气、有气无力的说:“还能干什么,要饭呗。”哨兵不敢马虎,两眼死死瞅着他放在地上的远子,想像着里面是否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好借机捞一把,近前一看,挎的远子里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干煎饼,半拉子窝窝头,菜团子,山芋胡萝卜,没有值钱货。哨兵一看没油水,也许没捞到什么好处,一脚把篮子踢倒,食物撒了一地,山芋胡萝卜乱滚,孙成德一惊,说时迟那时快,他猛的扒在食物上,还故意的在嘴里不依不扰的嘟囔着:“这都是我填肚子的,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理,我家里还有老娘孩子呢。”哨兵见状哈哈大笑,还不忘奚落一句:“个死臭要饭花子,谁不讲理?滚滚滚!”孙成德忙欠身起来,用身体挡着哨兵,双手捧起地上的食物,重又放在破五升远子里,在上面盖了又盖,爬起来弯腰挎上篮子,放在胸前,像抱着自己的孩子,蹒跚着一步步颤颤巍巍的走了过去。待来到一个水沟坡边,他迅速蹲下身来,扒拉着仔细检查远子里的子弹,黄澄澄的一颗不少,这才放下心来。原来他把两排子弹取下分开,一颗颗分别藏在窝窝头里,干煎饼里,和乱七八糟的食物堆放在一起,以便好蒙混过关。当时如果敌哨兵再踏上一脚,恐怕就要露馅了,所以才有孙成德见状猛的扑上去的动作,这才化险为夷。最后终于靠着他的机智完成了任务,把子

弹如数按时送到游击队员手里。

孙成德的机智勇敢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和常识，为锻炼重用他，不久派他到一个乡去当乡长，他接受了新任务，一到任就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没想到在准备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却卡了壳。他头天晚上就犯愁，要在这么多人大会上讲话可是老和尚娶媳妇头一回，拿不出来脸呀。急得他一夜没睡好觉，直到天明也没想出个道道来。他在心里乱打鼓：心想就是事先想的再好，到场上人多一紧张，肯定会把词忘掉；叫人写好念吧，自己又不识字，那更不行。何况那时开会，都是往台上一站，手一摆，就嗷嗷的讲开了，哪有像现在这样念稿子的？想着想着天亮了，这时临时找来办饭的伙夫来了，问他早晨有多少人吃饭，因要开大会，得早作准备，伙夫头是本街人，街坊头人大都嘴管，能说会道。孙成德看到他来，像得了救星，一把拉过伙夫头认真的说：“今天你得帮我一个忙。”伙夫摸一下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能帮你什么忙？”孙成德不好意思的说：“没别的，就是等一会开会时，你到会场台上替我讲讲话，说些让大家好好干的话就行了，反正我才来，人家也不认识我。”炊事员一听也犯了难，看你平时讲话怪能，真到大会上讲还真的不好说。伙夫哪里敢应承，正在互相推让时，上级区里来参会的人到了，这才解决了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问题。



运河帆影



苏北大运河航标史话

当我们乘坐游艇或沿着大堤饱览大运河风光的时候，你会发现沿航道两侧，不时会出现一座座耸立的红色或白色塔座，塔顶会间隙有序的闪烁着红色或绿色、白色的光芒。夜间更是穿过夜空照向远方。这就是大运河航道上的现代化航标灯。它夜以继日的指引着船舶快速有序的奔向目的港，把工农业所需的物资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送到四面八方。人们常说大运河是穿越祖国南北的大动脉，而航标灯就是保卫大动脉不可或缺的哨岗。

面对今天大运河的辉煌，也许还有人并不知道它昔日的沧桑。本文姑且先从航标说起吧。顾名思义，航标就是江河湖海中识别航道的标志。古代船舶航行中多借助天然景物或高大建筑识别航向方位，我国最早人工设置的航标始于元至大四年（公元 1311 年），船户苏显等人在太仓浏河外暗沙处设船，并于船上竖立旗帜指引装运漕粮的船只避开沙滩。此后京杭运河苏北段包括邳州段也先后在湖河交汇处由当地有关机构在河口立一高杆，夜悬油灯指示船舶航行，时名“天灯”。在航道中遇有暗桩、暗坝、沉船等障碍物则插一竹竿，上系布条为简易标志，以警示过往船只，此为运河线上早期的“岸标”与“浮标”。

为便于航行，按航道所处的位置特点需设置不同的航标。按分类大概有侧面标、专用标、示位标、左右航道标、岸标、风讯标、横流标、泛滥标、桥涵标、过河标等，大运河邳州段设置的主要是侧面标、左右通航标、桥涵标及泛滥标。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航道条件不断改善，航标设置从有利航行出发也在不断的调整和改进。自 1955 年大运河改设一级航标后，进入 60 年代，木质三角浮标被铁质浮鼓航标取代，70 年代又大量使用了 3 米双体灯船，4 米双体灯船和 1800 型浮鼓，80 年代层叠式的灯桩已在运河全线使用。航标灯的光源开始时为煤油，60 年代以干电池或空气湿电池为光源代替了煤油灯，并采用半导体闪光仪。90 年代后开始全面推广使用太阳能为电源的集成电路闪光仪新型航标灯能源。1993 年后陆续改用上海航标厂生产的新型 TS—2—155 型自动灯器，其性能更稳定，视距达 3 公里以上。

邳州段的航道随着大型工程实施导致航道改变，航标设置也作了相应的调

整。如从邳州港口至张庄附近航道裁弯曲直后,增设了新的航标。徐塘闸在南水北调工程后成为废闸,每到汛期,闸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被船民称为“老虎口”。建闸以来至 86 年,先后沉船 106 艘。因拦在河中,难以拆除,1987 年在右岸开一条新航道长 3.5 公里,底宽 60 米避开了障碍物,航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船舶航行于新航道安全得到了保证,避免了船民的损失。

在邳州段运河沿线航标设置完善的基础上,管理维护也花费了很大精力。建国初期大运河苏北段包括邳州段仅有少量航标,无专业维护组织和维修人员。航标则由附近农民或渔民代管,时称“群管”。直到 1957 年运河线上建立了第一个航标管理组。即邵伯航标管理组,1959 年后淮阴、邳县也相继建立了航标管理机构,负责航标管理。1976 年运河实行统管,建立江苏省运河闸管理处,后改为苏北航务管理处,大运河苏北段的航标即由其下属的徐州、邳州、宝应、邵伯四个航道站管理维护。邳州辖区上至台儿庄闸下,下到刘老涧船闸上,计 104.5 公里,管理维护 18 座大型航标。其设置位置是:皂河 1 号闸上,侧面标,绿;皂河 1 号闸下,侧面标,绿;皂河 2 号闸下侧面标,绿;宿迁闸上,侧面标,红;宿迁闸下,侧面标,红;宿迁大桥上,侧面标,绿;刘老涧闸上,侧面标,绿;皂河闸上分隔堤,左右通航标,绿;黄口侧面标,红;下双槽左右通航标,绿;水上乡,侧面标,红;新河道,侧面标,绿;马集,侧面标,绿;房亭河口侧面标,红;徐塘闸上侧面标,白,徐塘闸下,侧面标,绿。此外还有大王庙至台儿庄闸下中运河段 13.5 公里航道设置了不发光的泛滥标若干个。八九十年代时,运河老公路大桥曾设有桥涵标,后改建成高架公路桥,该桥涵标即废除。



为了维护管理好这些航标,邳州航道站干部职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达到了规范化管理,给每座航标建立台账,做到一标一档,一档一卡,并积极开发微机应用,使各航标资料与上级机关微机数据库一致。在日常管理上,航道站配有专用航标航政艇和专业人员,每月四次出航全面检查维护,另加每月一次夜航检查航标发光情况。站长和技术人员每月 1—2 次参加检查。以保证航标不移位,灯光要明亮。在航标光源还是使用干电池组时,我经常随航标船全程参加检查维护。航标船每到一航标前,由两位专业航标员棹一小划子,一人把桨棹船顶住航标,另一人则半蹲半

靠在灯桩或浮鼓上,先用扳手把浮鼓盖子上的螺丝拧开,掀开盖子,从浮鼓的大肚子里拿出原来的旧电池组,再换上一组(3节或5节捆在一起串联或并联)新的电池组,把电池组与灯具之间的电线接好,再检查灯光是否明亮,闪光的频率是否合乎要求,如果不正常则要反复调试,直到达到要求为止,最后盖好密封的浮鼓盖子,拧紧螺丝,至此才算完成这只航标的检查维护,然后棹回小划子,回到航标船上再向下一座航标开去。在航行途中,在船舱里再组结好新的电池组,以备下一航标使用。当人蹲在船头上检查维护操作时,如遇风浪,小划子很难靠近航标,弄不好还会掉到河里。一年四季寒冬暑夏,航标工人周而复始,出色的完成了航标维护任务,始终保持正位率百分之百,发光率百分之百。而且灯光明亮,周期准确,色泽鲜艳。

除正常的航标维护外,还要和天灾人祸作斗争。1989年1990年遇洪水大运河波涛汹涌,浪大流急,骆马湖上游宽阔的河面上许多航标被洪水冲走移位,有的灯光熄灭,整个航道淹没在一片汪洋中,对航行造成极大威胁。面对如此险情,航道站职工干部挺身而出冒雨抢险,努力奋战在瞬息万变的急流险滩中,硬是将冲走移位的航标一个个准确复位,将熄灭的灯光重新换上新的电池组,以保证正常发光从而保证了航道畅通。受到了船员的交口称赞。

除和大自然作斗争外,也要和人为破坏作斗争。航标都设置在远离人群的河道里,航标中的干电池组经常被偷,甚至整个浮鼓被盗走,影响航道安全。为此航标工人便到附近村庄,进行走访调查,与当地村组干部联系,进行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利害关系和严重后果,有力的震慑了不法份子的破坏活动,保证了航标安全和航道畅通。

我热爱大运河,热爱为之工作和奋斗数十年的大运河航道事业,大运河也锻炼和丰富了我的人生。退休后曾想写一点东西,只是羞于才疏学浅,未敢妄动。后来承蒙周伯之老师的鼓励和启发,才斗胆试笔,虽不得心应手,但也勉强为之,错讹难免,乞请方家指正。属稿既竟,星斗满天。夜风料峭,未觉衣寒。大运河的波涛在胸中翻滚,航标灯的光芒在脑海烁闪,信手翻阅过去大运河有关笔记。资料和诗稿,感慨万千,请允我在诗稿中择其一首列后,权作本文的结语吧!

航标灯

横流湍急滩礁险,红白绿色标灯悬。
披甲戴盔送远水,栉风沐雨迎楼船。
巨舰朦瞳渔火暖,叶舟浮槎鹭鸟寒。
南船北马成古训,西子微山一水连。

运河卫士

美丽而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它成功的申报并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更给大运河增添了新的光彩和辉煌。这个光彩和辉煌是来之不易的。它是祖国强大的象征,是与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奋斗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和直接建设、管理、服务于千里大运河几代人的钢铁队伍分不开的,这支久经考验的铁军,大运河航道管理队伍是可歌可敬的大运河卫士,他们以对祖国的无限忠心,以大无畏的愚公移山精神,世代传承,日夜守候在大运河身旁,让大运河焕发了青春,使大运河倍加辉煌。对这支钢铁的航道大军我是深有体会和认识的。因此,他们也是我几十年来为大运河勤奋工作并为之奋斗不息的学习榜样。

那是 1968 年底北风正冷的隆冬岁月,我因病脱下了军装,来到了从没听说过的邳州航道站,加入了这支蔚为壮观的航道大军。由于刚到邳州站,当时那简陋不能再简陋的工作生活环境,曾经让我一度心灰意冷。两间办公室和几间宿舍是临时借港务局的,生产工具就是一条航标艇,仅有的财产就是建在张庄的几间仓库和部分航标器材。面对此况,这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我嘴里不说,心里却想在这里能有什么作为呢?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好在事实很快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上班后在邳州站不多的工作人员中,我慢慢熟悉了老职工路修文同志,他是航标船上的机舱老柜,见他工作认真,谈吐不俗,我便有意无意的说:“咱们站就这么几个人能干什么呢?”他马上纠正并骄傲的说:“那干的可多啦,航道建设,航标管理,航政检查,去年还由省交通厅调去昆山作了大运河航道测量,同时还要管刘山船闸、解台船闸的事情(当时刘山,解台两船闸由邳州航道站管),上从微山湖、下到骆马湖间的航道都属我们管理,因此工作是干不完的。整个大运河管理工作更是多的不得了。”他说起来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一套一套的,很是自豪。真没想到我们大运河航道工作还有这么多内容,这么大意义。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便彻底颠覆了我原认为“没有多大作为”的想法。职工干部们的一言一行给我上了一课又一课,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前进的动力。请允我在此略举几人几事,便可见一斑。

路修文、河南原阳人，海军退役后在武汉长航局工作，为了支援京杭运河苏北段的开发建设，服从分配，二话没说便和朱家万、蒯世清等一批人从大武汉来到了邳州。数十年如一日不讲条件，只知奉献，这本身就是无穷的榜样力量。他一家人住在张庄仓库的一个简陋平房里，距工作地点七、八里路，风雨无阻，从不迟到早退。我曾和他同在航标船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善于学习、坚持正义、是非清楚、公私分明。正确的事情坚持到底，错的马上纠正，给人一个正直敢言的形象。对国家大事、个人小事、他都能分析透彻，说的明白，令人信服，所以受人尊重。大概是 1970 年吧，站里评选出席邳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县里给了一个名额。经全站职工干部评选，朱家万和我得了相同的最高票。谁做代表呢？老路同志说这两个人都很优秀，最好向县里再要一个名额，选两名代表就好了。他的票是投给朱家万同志的，他说这话也是出自内心。要两个名额县里不会同意的。虽然最后驻站工宣队定了我，但我却认为路修文同志的票投给朱家万是合适的。朱家万同志是从武汉只身调来邳州的老职工，为了大运河的事业，一个人背井离乡来邳州已 10 多年了，工作一贯很好，而我才到航道站时间很短，又没有什么突出成绩，所以说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他虽没投我的票，但他当面坚持自己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1987 年邳州航道站恢复的时候，人员不足、技术人员更缺。那时他已退休在家、但身体很好，鉴于他过去的工作能力，我便聘请他重回航标船做机舱工作，他愉快的答应下来，而且一干又是几年。最后考虑到年龄大了，在船上工作有人身安全问题，便叫他离开航标船。随后又到新建站办公楼传达室工作几年。他同样乐于接受、从不挑剔，只要是为大运河航道服务，他都是勇于奉献，不讲价钱。

我刚来邳州站不久的 1969 年初，天寒地冻，我对全站人员尚不熟悉。一天早晨，北风呼啸，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水桶从院子里的水井中打水往伙房送，一桶一桶不停的打上来，再向食堂送过去。棉袄袖子上戴着一块白袖章，非常刺目。我问别人他是谁，有人回答说：“刘衍庆。”怕我不了解，接着又补充道：“站里技术员，地主成分。”噢，明白了，那时正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刘在接受劳动改造。只见他一声不吭，直到把食堂的水缸打满才默然离去。望着他的背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 1969 年的春天吧，站领导叫我随刘衍庆技术员一起去刘山、解台两船闸执行一件船闸维修的前期准备工作，叫我去大概是想叫我熟悉一下航道工作。我是什么技术都不懂，只见一向不太说话的他熟练的向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具体的方案，详实的数字，扎实的措施，存在的问题，一桩桩，一件件，侃侃而谈，滴水不漏。我的眼睛一亮，这不是个人才吗？是的，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他是大连某水产专科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毕业

后分到长江航运局工作在武汉,后为支援大运河建设来到邳州,是技术骨干,业务尖子,为邳州段运河航道的开发、维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戴上白袖章,接受改造。但一谈到工作,立即精神焕发,神情关注,在以后的船闸维修和大运河护坡工作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 1972—1974 年刘山—解台船闸之间大运河两岸块石护坡中调动千军万马,邳州、铜山、数万人参加的大护坡,具体方案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制定的,而且从头到尾参与了全线护坡的组织领导工作。为大运河不牢河段的基础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赏识和赞扬。护坡结束后,他随之被调到省交通厅工作,为江苏省的航道事业发展贡献了新的力量。后来有一次我到省交通厅办事,他还热情的邀我到他家做客。他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临别时还硬要把一箱酒送我带回,我说:“礼太重,路又远,我是爱莫能带了。”说的大家都笑起来了。

时间到了 1977 年左右吧,站里调来了于敬亭书记,主持全站工作。听说他是老革命,曾担任过邳县副县长,以后先后在徐塘、胡圩等公社当过书记,是个讲原则的工农老干部。来邳州站后,果然名不虚传。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针对航道站情况,狠抓基础工作,整顿职工队伍,打击歪风邪气,建立规章制度。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当时航道站的人事在地方县里,由于他在县里的知名度,和能干精神,县里临时决定抽他搞中心工作,去新集公社支农蹲点。我有幸和汪文田两人随他前往,亲眼目睹了他那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老八路作风。我们具体的蹲点地方是在新集公社,农科站(王圩、赵庄),住在赵子玲同志家里。他要求我们要像八路军那样执行群众纪律,和社员群众搞好关系,除正常的下队工作外,回住家户后要打扫卫生,扫院子,挑水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时我们看到住户赵大娘做饭很忙,就想帮一下;赵大娘不让我们干,从锅屋里把我们撵出来说:“做饭不是你们这些劳力干的,快歇着吧。”说的你心里热乎乎的。于书记曾在该地当过公社书记,人头熟,更受当地群众的欢迎,见到他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问长问短。我在一旁很受感染,心想于书记真不愧是党的好干部,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敬重。那时他已 70 多岁了,由于日夜操劳,病重难医,不幸殉职在工作岗位上。他虽然在邳州站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革命好作风。

还有一事更为感人,我来邳县站才刚几个月的时候,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门外进来一个 40 多岁模样的中年人,一口的南京口音,不认识。他看我穿一身部队回来的军装,马上说:“你就是才回来的退伍军人吧?”航道站今年要三个退伍军人他是知道的。我说:“是的,我才来,已来的两个人是张玉成和刘清忠,我是最后到的。”他说“我是省厅的,到这里办点事。”说话很和蔼,没有一点架子。

而且从邳县火车站步行到站办公室有几里路,办完事后又自己回到街里自行住到旅馆,并自己在街上饭店吃饭,站里没有任何招待和迎送,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江苏省交通厅工程局的沈洪生科长。

20年后的1988年邳县航道站恢复后的第一个夏天,中运河遭遇了沭口大沉船事件。65艘沉船一夜间死死堵住了中运河航道,一下子惊动了县里,惊动了省里,省交通厅立即派人员下来处理,来的就是沈洪生局长,他此时已是省交通厅航道局副局长了,我们这次见面已都认识了。我们说起往事,仍恍若昨天。这次沭口沉船大打捞,影响大、动作大、全省调集6艘打捞船,在沈局长的坐阵指挥下,很快处理好了这件大事,恢复了大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他还是老作风,和打捞工人们始终吃住在工地,夜里就住在打捞船上。我也只给他买了些必要的洗漱用品,他别的什么也不要,这种朴实无华、廉洁自律的革命传统作风对我震动很大,影响很深。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人生一课。有这样的干部职工,我们的运河航道怎能管不好呢?

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薛连坤处长。还是在他当航闸处航道科长的时候,有过一次接触。那时我在邳县港务局。为了解决和安置前航道站一位领导子女的工作问题,特去航闸处寻求帮助,当时唯一听说的就是薛科长。我和路修文同志一起结伴前往。薛科长住在闸口,好容易找到他家。住处很扁窄,我们把来意一说,他知是原已撤销的航道站的老人,且有事相求,非常热情,耐心的听完叙述,表示理解和同情,并说要积极向上级反应,再设法解决。虽没有结果,但这种真诚的态度使我们心里暖暖的。

在恢复邳州航道站的过程中,他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建议站址仍设在邳州,理由一是邳州航道条件复杂,二是原来航道站就在邳州,人们的心里归属感。省厅采纳了他的建议。他那时已是省航闸处副主任,后任苏北航务处副处长,分管苏北大运河航道。我后来也回到了邳州航道站,自然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耳濡目染,更给我留下许多深刻难忘的印象。他工作严谨,以身作则,一次我们去中运河检查,返回时本可轻松在船上休息,但他抓住时机,要对中运河航道作水深测量。当时那种测深仪我们都不懂,他便亲自安装操作,当场示范,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做。一路测下来,得到了完整的中运河航道水深资料,也教会了我们测量办法,真是一举两得。平时来站检查航标时,他不仅听汇报,还要亲自随船上航检查;他不仅看航标灯是否发光,还要看灯光是否明亮,闪光率是否准确,他亲卡秒表,一秒不让,直到完全达标为止。在一次航标理论测验中,我因事来晚了,不准备考了,但他不同意,站长也不能例外,坚持让我一个人考,直到交完考卷,他才离开。这让我深受震动,在以后的工作中,谁也不敢马虎。特别是在沭口沉

船打捞中,他代表省航闸处统一指挥调度打捞工作。他和省厅沈局长吃住在工地的打捞船上,一线指挥,及时处理和解决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全省调集的6艘打捞船协同一致,在很短时间内,打捞出65艘沉船,总吨位3699吨,扫除了中运河航道障碍,保证了大运河黄金水道的畅通。受到了省市县及广大船民的赞扬。也给我们新恢复的邳州站和运河全线航道职工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他的模范带领下,苏北处历任航道科长于干、陈如洋、金坚良个个都是好样的。于干老科长身体不好,仍常下基层,而且对各航道站工作都胸有成竹,他一来邳州站,不听汇报,也能准确的指出你站最近要做的几项工作,这不能不叫你佩服。陈如洋更是年轻有为,思路敏捷,着眼当前,规划长远。若你对某问题不理解时,他能耐心说服,理论结合实际,最后叫你心悦诚服去努力完成目标任务。他志存高远,在自我努力下报考交通部招考的公务员,全国只收三人,他被录取。身在交通部,仍想着大运河航道。他促使我们由薛处长带队去长江航道局学习,学习长江航道维护经验。薛处长带领我们基层航道站站长一路学习考察,很少去参观景点,有时接待单位主动安排,也被婉拒,唯恐辜负了这次难得的学习考察机会。

金坚良还是在任处测量队长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他带测量队到徐州站辖区测量。我们正吃午饭,他们未打招呼就来到食堂。我一看便想安排他们先休息,再叫食堂做几个菜招待他们一下。那时还时兴招待,他们远道而来,又是为我们测量的,不表示一下似乎过意不去。谁知他一听说,立即拒绝,径直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便饭,这使我们很受感动。而后当了航道科长,当了副处长仍没有架子。1996年徐州站召开安全生产一千天庆祝大会,已是副处长的他前来参加,他的年轻和质朴,使与会系统外的临近单位领导感到羡慕和佩服。我退休后有一次到处里办事遇到他,他仍那样热情,叫我晚上别走,再叙叙旧,我因要随车返邳,便谢绝了,至今再未见过面。

陈柱同志是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航政科时,业务精通,到航道科后,经学习,很快能独当一面,特别对航道标志,更是了如指掌,为大运河航道标志的维护管理,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多次参加全国和国际上的航标专业会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为我们特别技术人员树立了榜样。

在大运河航道管理中,还有一批中生代力量也是应大书特书的。宝应站航道的于洋同志是航标维修管理的专家,不时有创造性的发明,是当年大运河航标管理的一面旗子,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还有从各交通学校毕业的学生加入到航道队伍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埋头苦干,不讲价钱,任劳任怨的杨舟成,他有一种老黄牛的精神,远离家乡,扎根邳

州,不讲条件,只知奉献,为大运河建设奉献了全部青春。陈朴毕业后来到邳州站,一切以搞好航道工作为目标,扎实上进,连年取得佳绩。邳州站恢复初期,为充实技术骨干,从外单位引进的吴元启同志,一上打捞船立即起到舵手作用,为此后的航道打捞奠定了基础。韩召鹏同志是一个唯工作是从的倔强人,对工作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是个叫人放心又省心的好职工,他对机舱工作一丝不苟,使用、保养、维护处处到位,时时保证机器完好,而且还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一批从地方招工投入到航道事业中来的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如陈海波,张淑娟等同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管在船闸还是在航道站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都在关键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就是当年的临时工也是好样的,如王振勇同志在邳州站刚恢复时就在航标船上工作,老老实实,脏活重活抢着干,拿的是临时工的钱,干的是正式工的活,从不喊苦叫累,更不怨天尤人。他的家在宿迁刘老涧闸附近,远离家乡,但他仍安心工作,从不因家远而影响工作。是人所共知的实干家。当然具有老黄牛精神的实干家还有很多,在航道系统可以说比比皆是,像谭立新、甄长征、丁伟志、曹坤等。因篇幅所限不再细述。

近几年来,从大专院校招聘来的大学生更是有一支有生力量,朝气蓬勃。后生可畏。他们年轻,他们健壮,他们热情,他们纯洁,他们正在或将要挑起大运河航道管理的大梁,他们是大运河的未来和希望。千里大运河航道管理的队伍,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是久经考验拖不跨,打不烂的队伍,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队伍,是维护世界文化遗产,担负历史重任的队伍,是一支创造历史,开创未来的队伍。

苏北段大运河诗话

美丽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她与万里长城齐名，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象征，是我们祖先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2014年6月22日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众望所归。她的璀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是有目共睹，无人能比的。那怕举世闻名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也只能望其项背。特别是京杭运河苏北段从微山湖二级坝至扬州六圩口461公里内，其中淮安至扬州段即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故道，是京杭大运河的发祥地，是我国古代国家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曾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它开凿时间早，所处地域城镇密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自古就是文化繁盛之区，一直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遗存著称于世，它沿线的文化风物，特别是直接关系运河兴衰治理的诗词、文章、碑记、文物、胜迹和有关轶闻极其丰繁，景观风物令我们目不暇接。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将苏北段运河大量存留的诗词作一简要记述，旨在窥豹一斑，更意在抛砖引玉。请方家雅正并作更好的论述，为大运河增光添彩。

说到有关大运河的诗词，我想还是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邳州开始。桃花岛公园虽才新建几年，但它的文化品味很高，不仅有林木花草绿地、小桥流水人家，而且能纵观历史长河，描述古代邳州，如园内塑有邳州历史名人雕像，且在古风高雅的六保塔下、一湾绿溪旁，颇具慧眼的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诗廊，这座诗廊不仅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且也是人们休闲观景的好去处。使人们既饱览了美景，也受到了文化的熏陶。我曾携带友人在夏天的晚上来此乘凉聊天，在秋日的傍晚在此观景赏枫。愉悦心情，品味诗词的魅力和馨香，深厚友朋情感，放飞美丽的梦想。看着那琳琅满目的诗篇，像满天星斗照耀着桃花岛，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这些诗篇不仅描写了邳州，而且也是大运河灿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页。如像直接描写邳州段大运河清乾隆帝艾新觉罗·弘历的诗

《旧邳州》曰：

艾阳迁建圣恩留，患自羊山初改流。

一片白波浮古垒，士人犹说旧邳州。

这是乾隆沿运河下江南途径邳州,看到一起小水利工程,便诗兴大发,且把功劳记在他的身上,还要人们记住他的圣恩,当然客观上也给大运河和邳州留下了一片风景。更直接描写邳州大运河的要数诗人季运隆的《邳州八景》。

沂武交流泗水通, 峒峰独秀耸长空。
圪桥三进泥中履, 羊山遥闻夜后钟。
地上虹霓千丈翠, 渔艇晚照一江红。
陵台夜月依然在, 惟有官湖景不同。

还有一首写晚上在河中洗澡捉渔的小诗,很有生活情趣。诗人晚上划着小船、唱着歌来到运河的一个地方,一边洗澡、一边捉鱼,且把鱼拿去换酒回来喝,喝着小酒,就着鱼肴,那种闲适恬静的渔猎生活跃然纸上,是多么惬意。诗曰:

绿波春水棹歌来, 浴罢捉鱼换酒回。
讶道疏是浮习上, 却看渔火照城隈。

最著名的是大诗人李白经古邳州时在大运河畔留下的一首千古名诗《经下邳圪桥怀张子房》。他以壮阔的胸怀,怀念着为国家奋斗的张良,歌颂视死如归的英勇无畏的椎秦博浪沙的壮士,同时对黄石公的失去感到惋惜和失望。全诗如下:

子房未虎啸, 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 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 天下皆震动。
潜匿游下邳, 岂曰非智勇。
我来圪桥上, 怀古钦英风。
唯见碧流水, 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 萧条徐泗空。

宋代大词人苏轼任徐州知府时曾留百步洪诗二首,现录一首以飨读者。百步洪是大运河畔铜山的一个地方。洪内乱石峭立。流水迅急,凡百余步,故名。

百步洪

长洪斗落生跳波, 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鳧雁起, 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兔走鹰隼落, 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 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平, 但见流珠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 何异水伯夸秋河。
我生成化日夜逝, 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窝。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挟如吾何。
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哓哓师所呵。

一句“古来篙眼如蜂窝”，神来之笔，把百步洪乱石林立、水流湍急写得惟妙惟肖，不愧大师手笔。

我们在邳州、徐州的大运河畔留连忘返，欣赏多彩美丽的诗篇。再让我们挂上运河风帆，一路南下，来到清江浦，也就是今天的淮安。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是新四军纵横驰骋的战场，人杰地灵，文运昌盛，特别是大运河贯穿其全境，更留下了许多媚丽的诗篇。一代革命家、军事家陈毅元帅曾在此留下名诗：

扁舟飞跃趁晴空，斜抹湖天夕阳红。
夜渡浅沙惊宿鸟，晓行柳岸雪花骢。

清代诗人吴伟业描写当年的清江闸一诗。可看到当时运河上船舶过闸的惊险场景。老清江闸位于现在的淮阴市区的里运河上。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清代维修四次，当时闸下水流湍急，过闸艰险，是无法和现在的淮阴船闸相比的。

清江闸 吴伟业（清）

岸束穿流怒，帆迟几日程。
石高三板浸，鼓急万夫争。
善事监河吏，愁逢横海兵。
我非名利客，岁晚肃宵征。

清帝爱新觉罗·玄烨的《自宿迁解缆一日夜达山东境》，写的是李化龙治理咖啡，南来漕船由淮阴入黄河北上。由直河口入山东咖口至夏镇，穿微山湖抵济宁，避开黄河风险，一日夕可至鲁境。诗曰：

千里南程几日回，轻舟直下溯濠洄。
东风更假帆樯便，一夕山东境上来。

明朝进士钱溥的《夜入淮安》写的是诗人乘船公务，从淮安出发，经过邳州峰阳时有心留下与朋友叙叙旧，但因公务在身不能遂愿，只好继续开船走。

夜入淮安 钱溥（明）

滔滔河汴逐淮流，雄据东南第一州。
杨子江分吴地断，峰阳山挟楚云浮。
入城舟楫潮返浦，近水人家日满楼。
欲觅故友寻旧迹，王程有限不堪留。

在有关大运河的诗词中,描写最多的地方是瓜州。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过去,主要靠水路运输。扬州、镇江、瓜州是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堪称水上交通枢纽。那时的许多文官武将、文人墨客许多都在此留下了墨迹,如宋代名相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离开了政治中心,但仍想念着他曾经奋斗过的全陵,因此在他路过瓜州时想起了他的金陵。且发出了不甘失败的感慨,仍期待着东山再起。

泊船瓜州 王安石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瓜州也有留诗。

出真州 文天祥

瓜州相望隔山椒,烟村光中扬子桥。
夜行衔枝莫轻语,草间维恐有鸱鸦。

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戏剧活动家田汉也曾留诗瓜州曰:

瓜 州

两三渔火一桅舟,待渡瓜州古渡头。
南国故人应记取,当年风雪上扬州。

南国二句即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作者曾组织南国社,在江浙一带作过短期公演。并到过扬州。

当代著名诗人、佛学家赵朴初于 1979 年 11 月 15 日到扬州时写过一首《访隋炀帝墓》:

荒阡断碣认雷塘,终取芜城作帝乡。
欲觅暮鸦无一点,可能四面种垂杨。

清秀才于树滋有一首写漕运粮船盛景的诗《瓜州伊娄河棹歌》(原诗 120 首选一首)

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帜照水滨。
稳渡中流入瓜口,飞章驰驿奏枫宸。

当代文学家茅盾也有写扬州的诗《题扬州诗(选一)》

万福闸边气象雄,运河新辟舰艨艟。
春风十里扬州路,从此年年庆岁丰。

清百日维新主将康有为多次到扬州,留诗:《再游扬州感赋》

崇墉仡仡是扬州,千载繁华梦不收。
芳草远侵隋苑道,芜城空认蜀冈头。
名园销尽负明月,文物凋零思远楼。

四十年来旧游处，邗沟漫漫水南流。

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有诗写到瓜州，且有感而发，留下了千古名句。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月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宋词人秦观的《秋日》更有生活气息，抄录如下：

秋 日

霜落邗沟积水清，寒星无数傍船明。

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明代王磐的一首散曲令人印象深刻。明正统年间，宦官专权，太监刘瑾横行不法，官船从运河至高邮，辄吹喇叭，征丁役，搜刮民财，沿河军民不堪其扰。词云：

朝天子·咏喇叭(散曲)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

还有一首诗？更有意思，诗人把当时(明)大运河沿途地名用诗的形式串起来，使人一目了然。其中提到我们附近的钟吾、下邳、新安和彭城。现抄如下：

水驿捷要歌 程春宇(明)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程？

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

从此龙江大江下，龙潭送过仪真坝。

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平安近淮阴。

一出黄河是清口，桃园才过古城临。

钟吾直河连下邳，新安防村彭城期。

夹沟泗亭沙河驿，鲁桥城南夫马齐。

长沟四十到开河，安山水驿近章丘。

崇武北送清阳去，清源水顺卫河流。

渡口相连夹马营，梁家居住安德行。

良店连窝新桥到，砖河驿过又乾宁。

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

河西和合归璐河,只隔京师四十路。

逐一编歌记驿名,行人识此无差误。

最后再录当代著名史学家、曾任北大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的一首七律来欣赏。

纪念史可法诞辰三百六十周年 翦伯赞

幽冀烽烟百日冥,楼船鼓角汉家营。

当朝马玩争钩党,诸将徐淮各阻兵。

半壁东南犹在望,千重铁甲已围城。

英雄死去江山改,从此王朝换姓名。

大运河文化长廊像绚丽多姿的彩霞绽放在世界的东方,散落在大运河畔的诗词像满天星斗,璀璨夺目,她的光芒照耀着全中国,照耀着全世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这里所辑录的大运河诗词仅限于我们的家乡苏北地区,又因篇幅所限,只是运河诗词的一部分,更因能力不济,难以达到精中求精,好上加好的意愿,也可能会有错讹之处,敬请指教,以臻完善。



一碗鸡蛋面

为了工作的需要,调动工作单位那是常有的事。特别像航闸系统的闸与闸之间、站与站之间,闸与站之间或机关与站闸之间的干部调配,职工调动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1994年也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徐州站工作过。

徐州航道管理站是苏北航务处所辖的四个航道站之一,驻地孟家沟组坐落在徐州北郊大运河畔。那里林立的厂矿与田园风光并存,徐州港的龙门大吊、煤山煤海,大运河的橹声帆影、碧波浪花,秦虹桥的车水马龙、飞机雕塑,孟家沟的麦海稻浪、公交站台,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光阴荏苒,随着时间的消失,储存在我脑海里的陈年旧景也渐行渐远了,但唯有一碗鸡蛋面的印象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上而久久不能忘怀,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情景如昨。

徐州站是后建单位,基础不如老站好。我是1994年临近春节时去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想到新单位好好抓一下,能有点新起色。刚开始还顺风顺水、信心满满,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半年不到掉了链子,突然发生了一起船毁人亡的大事故,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技校毕业生被船挤伤落水身亡。原因是站里一名老职工晚上下班后,私开航政船带一名水手到对岸一工地上和老同事相聚,晚上自然多喝几杯。水上工作的同志都喜欢喝一口,老同事相会多喝点也难免,返回来再开船胆子就太大了,胆子大了,速度也快了,到码头靠舶时与临船猛力撞击,致使随去的水手经验不足,虽力图用手推开,咣当一声,水手力不从心,身体被挤压而落水。这位酒后开船的老职工仍浑然不知,第二天上班找不到水手,才感到出了大事,几经周折,尸体终于打捞出水,两手仍前伸作推船状,到此时才真相大白。

真是当头一棒,我被弄懵了。因为死人是大事且是责任事故,善后处理更是难上加难。除向外里汇报外,便立即作善后工作,公安险尸调查,尸体移送殡仪馆,通知家属前来,组织人员接待,一时弄得焦头烂额,团团乱转。我一时急火攻心,第三天口中频频吐血,医生见状叫我住院检查。哪里住得下呢!只能上午挂水,下午仍回单位处理善后事宜,安排全站工作。当时我刚到徐州不久,单身独处,中午在食堂吃,晚上回城里职工宿舍自己胡乱弄点吃,又不会做饭,搞得十



分狼狈。特别在处理事故的日子里,更是疲于应付。一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锅冷灶凉,躺在床上不想动,回想今天办事的情况,考虑明天的工作安排,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必须叫彭明同志明天早起去办。彭明是航政人员,老同志,业务熟练精通,能力强。那时没有手机这么方便,只好强打精神,来到三楼他的家中,他和李枫两人正在客厅看电视,我说明来意后,他爽快的答应了下来。看我一身没精打彩的样子,很是同情,便关心的问我晚饭吃了没有,我说这就回去弄。他立即说这到什么时候了,都八点多了,自己又不会弄,就在我这里吃点算了,我执意不肯。李枫在一旁说:“别犟了。我们已吃过了,就给你下碗面吧,省得你回去也弄不好。”李枫转身进了厨房,我不再坚持,只觉心头一热,泪湿眼眸。李枫也是本站职工,负责会计和劳资工作,心地善良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从没出过差错。她进厨房后,我和彭明聊一些人善后的一些事情。不多时李枫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鸡蛋面,翠绿的葱花,雪白的面条,鼓鼓的荷包蛋散发的清香扑面而来。我精神一振,食欲大增,李枫微笑着说:“吃吧,别客气,都是自己人,锅里还有。”真是雪里送炭,我又饥又渴又累,一碗面很快被我吃完了,顿觉一身轻松,疲劳全消。回到宿舍,立即进入了梦乡。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像做梦那样回想着这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它不仅消除了我那当时的饥渴,也温暖了我艰难求助的心,它给了我信心,也给了我力量,这是至今我吃过的最有营养、最有热量、最有味道也最有意义的一碗面。大概是 2010 年左右吧,彭明李枫的女儿结婚时,我应邀远赴徐州,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在隆重的婚礼上,宴席丰盛,场面热烈。觥筹交错之中,我似乎又看到了那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品味着那碗面的清香,顿时迷糊了面前的盛宴,直到彭明、李枫前来敬酒,我才回过神来,他(她)们仍像当年那样,站在我的旁边,亲切的微笑着……

苏北大运河概貌及现代化管理

纵贯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的京杭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五段：北京至天津为通惠河、北运河；天津至黄河为南运河；黄河以南至台儿庄为鲁南运河；苏鲁交界至扬州六圩口为苏北运河。

今日之苏北运河，包括西线航道、不老河、中运河、里运河全长 461 公里。

西线航道，自苏鲁交界的大沙河口至徐州蔺家坝，长 71.35 公里，底宽 20—30 米，水深 1.2—2.9 米，其间大沙河口处因泥沙淤积，底宽仅 14 米，水深 1.2 米，为全线最浅段。自从山东省于南四湖建二级坝后，运河改从二级坝南下至蔺家坝全长 56.5 公里。

不老河，自徐州蔺家坝经大王庙汇入中运河，建有蔺家坝、解台、刘山三座船闸。

徐州北扼齐鲁，南临江淮，五省通衢要冲，交通四通八达，是江苏省的能源基地。穿越徐州市境内的不牢河，系 1958 年京杭大运河第一期扩建工程中新辟的河段，因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调正下马，未按标准做足。1983 年京杭运河续建工程中又进行了人工疏浚，现已达二级航道标准。

中运河，自台儿庄南行 6 公里达苏鲁边界的江苏一边的黄道桥，进入江苏省境（此段于 1994—1996 年整治，已达三级航道标准。）又南至大王庙，西纳不老河，经滩上集达邳州城。

邳州位于京杭运河与陇海铁路交汇处，陇海铁路横贯东西，京杭大运河纵穿南北，有金银十字架之称。并有著名港口——邳州港，水陆交通便利。

由邳州东南行至窑湾，东是骆马湖，西为黄墩湖，再循骆马湖西岸至皂河镇。建有皂河一线、复线及三线船闸，自皂河南下，经宿迁、泗阳，建有宿迁、刘老涧、泗阳三座船闸，再东南行至淮阴船闸，与里运河相接。

中运河自邳州大王庙起，至淮阴船闸，全长 163 公里。经 1958 年、1984 年两次整治，基本达国家级二级航道标准。

里运河，古称邗沟、漕河、楚扬运河，隋唐宋时期是西经开封、洛阳至涿郡的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是联络济宁临清北至北京的京杭大运河重

要河段。

里运河北端的淮阴,其西南隅清口,今码头镇至杨庄一带,古为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区,漕船出入的咽喉要地,因黄河为害,运舟常阻滞于此。清代于此开河、筑坝、建闸,“施工之勤,费帑之巨”,无有甚于此者。漕船在淮阴畅阻与否,事至关“天庾正供”。故自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将河道管理按“东河”、“南河”分治。江南河道总督驻节于此。现京杭运河苏北航务管理处(简称苏北航务处)亦设於淮阴。

里运河自淮阴东南行,今分两道至淮安,一自淮阴船闸东行,穿过淮阴市区,折而南行,经板闸、河下镇达淮安,此为淮阴古运河,一经淮阴南郊 1959 年新开辟的河段,穿越苏北灌溉总渠达淮安。

淮安,明清时期曾在这里设立漕运总督衙门,统管漕运,其热闹繁华俨如省会。

自淮安而南,入宝应县境后,西傍宝应、高邮、邵伯诸湖,经汜水、界首、高邮至邵伯镇。诸湖相互贯通,汪洋一片,其湖面远高于运河之东地面,号称“悬湖”。运河之东乃一马平川的里下河地区,有“锅底”之称,里运河夹于“悬湖”与“锅底”之间,系由东、西两道大堤夹筑而成的地上河。“高屋建瓴”形势十分险峻。邵伯位于邵伯湖的东南端,是京杭运河线上的文化古镇。扼邵伯湖口门,建有一线、复线及三线船闸,名为邵伯船闸。运河穿湖区为淮河入江水道,过湖即达扬州东北的湾头镇。河分二支,一支西流入扬州古运河,穿过扬州市区,南经杨子桥至瓜洲出江,另一支自湾头镇直南,循新开运河,经扬州东郊,再南过施桥船闸,至六圩出江。

苏北运河的长度,若从苏鲁交界的大沙河口岸算起,经南四湖、二级坝,沿微山湖西肺县于蔺家坝入不老河,经徐州、邳州直至扬州江都六圩口入长江为 461 公里。如从蔺家坝算起,经徐州、邳州至扬州六圩口入江为 404.5 公里。该段航道经两次整治,基本达到国家二级航道标准。全线分 11 个梯级,即蔺家坝、解台、刘山、皂河、宿迁、刘老涧、泗阳、淮阴、淮安、邵伯、施桥,均建有船闸和节制闸。目前由苏北航务处管理的十座船闸(蔺家坝船闸除外)除解台、刘山为一线和复线闸外,其余八座船闸皆为一线、复线及三线船闸。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京杭大运河黄金水道的地位日益突显,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这一浩大工程无一不是通过大运河来完成的,自改革开放以来,货运量急骤增加,船舶吨位由小变大,由小木船到挂桨机、大船队、直至 1000 吨级、2000 吨级大顶推,无不畅行无阻,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输液送氧,为工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带来了活力。

为适应迅猛发展的水上交通运输新形势,江苏省交通厅特于 1988.10.在淮安市(原淮阴)设立了苏北航务管理处(县处级),由省交通厅直接管理苏北大运河,以确保大运河航道安全畅通。

京杭运河苏北航务管理处下辖徐州、邳州、宝应、邵伯四个航道站和解台、刘山、皂河、宿迁、刘老涧、泗阳、淮阴、淮安、邵伯、施桥 10 座船闸。(科级)

苏北大运河自 1988 年由省统管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统筹多措,标本兼治,一改过去管理被动落后的局面,而想方设法闯出新路子,主动出击,解决了航道上多年存在的问题,开创了苏北运河航道新局面,而且逐步使用新技术,更添新设备,实现了苏北大运河的现代管理。邳州航道站副站长陈朴是交通专科学校毕业,毕业后一直在邳州航道站工作,业务熟练,技术专业,他告诉我许多航道方面新知识、新发展,在航标、航政、船闸管理诸方面摒弃了过去落后的管理方法,逐步采取了先进的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如利用电脑控制、微机管理,既减轻了航道工人的劳动强度,也方便了广大船民,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他说:“拿航标管理来说吧,由原始的煤油灯到干电池,再到太阳能蓄电瓶,由原来的定点人工检查到今天的手机遥测检视,在辖区里众多的航标中,要想知道哪个航标的具体情况,只要打开手机,输入该航标的数据,手机屏幕上便立即显现出该航标的充电存量、放电电流、电压和闪光频率等数据,根据掌握的数据,就能确定该航标是否正常或存在什么问题,据此再采取相应措施。对于浮标还可以获取该标的座标位置、水文情况,来判断该标是否移位,这样就提高了航标的检查维护效率,也就达到了不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全天候管理维护,保证了航标的发光率、正位率,更好的保证了大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在船闸的现代管理上,也上了一层楼。当然没有了古代的隶堰和以后的斗门,逐步演变为船闸的形式。苏北最早的船闸是邵伯船闸,其余大都是民国后期到解放后逐步建造的大型船闸,其管理模式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皂河船闸管理所陈海波所长曾先后在船闸—航道站—船闸工作过,业务熟悉,工作认真,他自豪而满意的告诉我:今非昔比了。他说:“2005 年全省航道系统实现了联网收费。即船闸收费、过闸等各个环节实现了计算机管理,告别了手工和人为管理。随着 GPS、ETC 的应用,船员实现了一票通,即一次交费,全程通过苏北运河。同时 2017 年 10 月 16 日苏北运河开通了‘船讯通’,彻底实现了船员不上岸,在船上用手机就办理了登记、交费、过闸等一切手续。体现了节能、减排、绿色、环保,成为智慧航道。”

大运河航道的现代化管理内容丰富,措施多样,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几例而已,如有讹错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古老的大运河欣逢盛世,焕发了时代的青春,继 2014.年 6 月 22 日被世界科教文组织批准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外,国家级的大运河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也已呼之欲出。

我为大运河的辉煌历史感到骄傲自豪;
我更为大运河的美好未来而欢欣鼓舞。



夕阳红挖泥船

大运河里的船舶主要以货运船为主：船队、顶推、单放、驳船等居多，杂以渔船、沙船、快艇之类。还有一些是不多见的工程船即挖泥船、打捞船之类。王兴州的“夕阳红”挖泥船就属这类小型工程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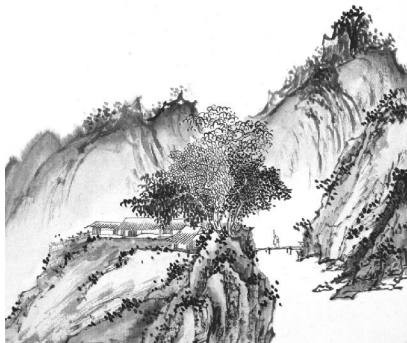
王兴州是邳州航道管理站的一名退休人员，曾在单位打捞船、挖泥船上工作多年，又是潜水员出身，对水下作业十分熟悉。退休后仍不忘大运河航道事业，退而不休，还有要继续为大运河航道服务。他看到运河沿线的大型水上工地都有单位大型工程船舶上，而一些小码头、小港口的零星疏浚却是个空白，瞅准这个机会，他果断到淮阴同行老蔡手里买了一艘二手的小型挖泥船和一只泥驳，稍加整理，即派上了用场。随即开往小码头工地，立即大显身手，机动灵活的穿梭于各个小码头和小港口之间，从而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起到了对航道工程拾遗补缺的作用，颇受各小码头、小港口的欢迎。王兴州也如鱼得水的发挥着他的潜能，挥发着晚年夕阳的余热。

他的“夕阳红”挖泥船，虽小船但效率高，由一艘液压抓斗式挖泥船和一只漏斗式泥驳组成，灵活轻便，说走就走，主要活动在中运河的咖口、山头、台儿庄一线，那里运河水位低，航道易搁浅，小码头多，是他的用武之地，有时也去马集、猫窝、骆马湖一带，最远到过泗洪、泗阳。只要一个电话，他的“夕阳红”即可随时到达。别看船小，一抓斗下去，一方泥土就上来了，随即放进随船的泥驳里，一泥驳可装 50—60 方一百多吨呢，待泥驳装满后即开到深水放泥区，打开泥驳上的漏斗开关，“哗”的一声，分分钟就把烂泥泄光了，然后关上漏斗门，复回原地再挖再装，一天下来如果顺利的话，挖个几百方泥是轻而易举的事。一个小码头，几天功夫就可完成任务。积淤清除了，水位提高了，连接航道的通道打开了，算起来费用也不高，所以受到沿线小码头、小港口的欢迎，加上他过去一直在单位工程船上工作，航道熟悉、码头熟悉、人员熟悉，大家信得过，这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因此接的活也多，特别在枯水季节，很少见他呆在家里，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在大运河里跑，人前人后的在小码头上转。有人说：“老王，退休了，都过六奔七的人了，也该在家抱孙子享福了，何必再去拼命。”他笑着说：

“只要能干动,就闲不下来。”大家调侃:“你是越老骨头越硬,越老夕阳越红。”“夕阳红”挖泥船的呢称就这样叫开了。

“夕阳红”挖泥船不仅受到小码头、小港口的欢迎,而且也能为航道主管部门分忧解难。运河航道上每年春秋两季的航道扫床是雷打不动的任务,有时单位忙不过来,就把这项任务委托他来完成,他二话不说,带上他的“夕阳红”船组,带上他两个儿子,找上两个临工,租上两个小划子,一个航道扫床队就诞生了。从邳州开始,上到微山湖蔺家坝、台儿庄,下至宿迁、刘老涧船闸,近 200 公里航道,像梳头洗脸那样梳理一次,将水下障碍细细清理一遍,将航道里废船遗物一一打捞上来,以确保大远河航道安全畅通,因此他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是大运河上的清道夫,沿线小码头的掘进工。

我和他同住一栋楼,这几天又没见到他,也未见到他的老婆孩子,听别人说又到大王庙那边干活了。“亲兄弟,明算账。”王兴州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带儿子干活,也按月发工资,也要明算账,他说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儿子的积极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再加上家属沙兆兰每次出去也上阵助威,买菜做饭,在船上当起了炊事员,让大家吃上可口的饭菜。一家子在岸上欢欢喜喜,到船上也其乐融融。有付出就有收获,经过十年的拼搏努力,终于有了丰厚的回报,先后给两个儿子买了房,购了车,孙子已高考结束,上大学的钱都准备好了,据说不取工资都用不完。工资卡里的钱都快发霉了,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踏踏实实。这正是:夕阳无限好,温馨又从容。人老心不老,永当航道兵。



陪台湾记者采访大运河

美丽的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灿烂的运河文化世人瞩目。几千年来讴歌大运河的诗词歌赋、书画章篇枚不胜举,灿若星河。文人雅士、风流墨客在此流连忘返,各路作家记者也趋之若鹜,采访它、宣传它、讴歌它,连欧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也不远万里派记者来到邳州,采集了一整套《运河船工号子》,即启锚号子、撑篙号子、摇橹号子、拉纤号子、绞关号子等,船工们发自肺腑的呼喊,时而激越雄浑、时而低沉昂扬,奏出了时代的强音,可惜现在只能在碟片中听到了,成了奢侈品。台湾记者更不例外,早在上世纪两岸开放交流后,便有一批批记者来大陆采访,其中采访大运河者也不乏其人,1995年我就接待过一组台湾来访记者。

近日翻阅我过去的工作日记,发现了一条接待记录,可惜当时记得很简单:“1995年12月1日,星期五,上午陪同省、市电视台及台湾中视台记者组拍摄、采访大运河并接受台湾中视台记者采访。”寥寥几行工作日记,只是记下了这件事,没有更详细的内容,几天来凭着我的记忆,参阅当时拍摄的多幅照片,使我逐步清晰的回忆起了当时的采访场景,大家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我在京杭运河江苏省苏北航务处徐州航道管理站工作,有一天,徐州市电视台赵永杰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有一组台湾记者要来采访大运河,请我们单位做好接待工作。那时两岸交流还不太多,对此各方都很重视,我随即向京杭运河苏北航务处作了汇报。

12月1日上午刚上班,徐州电视台赵永杰主任和省电视台一人,陪同台湾记者组来到我们单位。

台湾中视台女记者李XX递给我一张名片,随即放在桌子上,名字早忘了。她的要求是:听取介绍,实地观察。我们便按她的要求进行安排。我想台湾记者肯定熟悉大运河的历史,不须太多着墨,主要还是介绍徐州段运河的形成和当前情况。她赞成我的意见。于是随即在徐州港务局孟家沟作业区的码头上架起摄像机的三角架,两名机组人员操作摄影机,李记者则手握话筒,伸到我的面前,让我对着镜头,接受她的采访,介绍大运河。我对大运河的概况一笔带过,重点谈徐州段大运河的形成、作用和现状。“现在的徐州段大运河主要是由不老河

改造而成,不老河自微山湖蔺家坝起,经青山头、孟家沟、荆山、塔山、大闸口、纪家渡到大王庙,汇入中运河,计 75 公里,其间穿越了茅夹铁路桥、津浦铁路桥及秦虹、西朱公路桥,设有徐州港、秦虹港、双楼、李楼等大小港口,建有蔺家坝、解台、刘山三座大型船闸、节制闸。徐州北扼齐鲁,南临江淮,五省通衢要冲,交通发达,是江苏省的能源基地。这段徐州境内的运河是在原不老河的基础上,经 1958 年京杭运河第一期扩建工程中新辟的河段,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调整下马,未按标准做足,1983 年京杭大运河续建工程中又进行了人工疏浚,现已达到国家二级航道标准。”接着我又把这段运河逐年增长的货运量作了介绍,身后背景中大运河里繁忙的大批运输船队,码头上高大的龙门吊,正好诠释了我的介绍内容。摄像机默默的记录着我的介绍,李记者的表情也时而惊异,时而微笑,她没有什么插话,倒是我们市台的赵主任提醒我一次,在一段对比中,我用了解放前后一词,他也许怕人家听不明白,便让我改成了过去和现在。采访结束后,一行就乘坐我们单位白色航政船逆流而上,向着大运河的上游驶去。

十二月的天气已经寒冷,溜河风一吹,更显凉意,两名摄像人员早已穿上肥大的红黑相配的带帽防寒羽绒服,李记者着一身厚厚的带有亮光的皮夹克上装,戴上乳白色的窄檐礼帽,颈上是一条又厚又长的大红围巾,采访我时,连手套都带上了,我们也都穿上了厚重的棉制服。

雪白的航政船浮游在一河碧波中,欢快的向上游驶去,李记者等人站在前后甲板上,贪婪的享受着大运河风光,过了青山头,航船转向北方,进入了徐州港务局万寨港作业区,但见港区煤山如海,火车轰鸣,皮带机源源不断的把乌金黑煤传送进机楼下方待装的大铁驳里,锚地停满了待装的船队,装满货的船队则拉响两声长鸣的气笛,在船头的牵引下,摇头晃脑的驶向下游远方,电厂的煤炭,城乡的物资,都从这里起运。李记者等人仔细的张望着,不时发出啊啊的惊叹声。出了万寨港,航政船继续向着北方,穿过茅夹铁路桥,向微山湖驶去。朔风逆流,寒气凛冽,过了铜山渡口,河面宽阔,两岸虽没有绿树青坡,但那无际的青灰林带仍焕发着勃勃生机,几只白色的水鸟不时从船的上方掠过,记者们看得出神,忘记了寒冷,为安全起见,我还是提醒她们到船仓休息暖和一下,透过窗口一样看风景。李记者似乎意识到还有什么东西要问,便和我一起进入船仓,坐在沙发上,脱掉手套,解开围巾,让我坐在他身边,拿出笔记本,又寻问起徐州港的具体情况,我把徐州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一一作了介绍,她满意的说:“想不到古战场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水运港口。”说话间船抵蔺家坝船闸,过了闸就是山东微山湖了,闸上游航道窄小,没有通航,航程便到此结束。

在蔺家坝闸区短暂的停留中,摄影师对闸室内一只待闸的小渔船发生了兴

趣,在巨大的闸门衬托下,渔船像一只野渡无人的叶片,漂泊着、晃动着,渔人也松开棹把,半卧浅仓,悠闲的吸着烟。也许摄影师正扑捉到这一迷人的瞬间吧,你看他那专注的神情,唯恐这一景象消失,全神贯注的把镜头对准了小渔船。

返回走在闸区的便道上,李记者向我提了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说李登辉搞两国论,你怎么看?”明显是在试探我的态度,我也不管她是蓝是绿什么背景,立即直言相告:“李登辉就是在搞两国论。”“证据呢?”她在考我。我自信的说:“铁证如山,他接受日本作家司马僚太郎谈话中说的很清楚,把台湾称为一个国家,这不是两国论吗?”她见我拿出证据,便微笑着点头称是。但她又说:“你们现在的生活仍没有台湾的好。”我说:“好坏都是相对的,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很满足,现在改革开放了,将来会更好,甚至将超过台湾。”她最后终于说:“你说的有道理,凡事都是相对的。今天认识你很高兴,欢迎以后去台湾,我给你接风。”我当时只是听听而已,想都不敢想,那里有这样的机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到30年,2012年春天,我居然真的到台湾旅游去了,但联系李记者是没希望的了,她给我的名片早丢到爪哇国了。不过我还清楚记得她在采访结束后,在办公楼门前合影留念,又在我们单位食堂为她饯行时的情景,我对她说:“今天为你饯行喝的都是大运河的水。”她也心领神会,幽默的说:“怪不得这么好喝。今天能在运河上认识诸位,特别高兴。”我说:“今天在座的有南京的、台湾的、徐州的,是大运河把我们联在了一起,为了大运河干杯。”“干杯!”干杯声,欢笑声久久的飘荡在运河边上的这个小食堂里。



陪台湾记者采访大运河

大运河测量

1974年的春天到了,大地春光明媚,天下万物复苏,江苏省邳州航道站接到了上级交给的一项新任务:测量大运河。没想到的是站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马斗寅书记在和我谈话中,既说明了大运河测量的重要性、也一一拨回了我的不懂技术、业务生疏、能力不够而不能去的理由。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测量大运河的任务是江苏省交通厅下达的,我站曾参加过省交通厅组织的一次昆山段运河的测量,这次测量的是邳州—蔺家坝段 89.5 公里的运河航道任务,以适应大运河航运事业的发展。

搞测量必须先要有技术人员,单位里虽然技术力量雄厚,技术员刘衍庆、彭柏青,助理技术员涂晏莘、胡天明、王立年都是有用之材,但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任务,几经考虑,最后把助技胡天明了定了下来,作为测量的技术骨干力量,但人员远远不够,初步算了一下,以两个测量小组为例,每组看镜读数、标绘图纸、抱杆跑点须 3—4 人,两组须 8 人,加上软事员及为测量服务的航标船上人员约须 15 人左右,除站里现有一个技术人员和船员能抽出来外,其他缺额一律从社会上招聘。经过一番筹备,四月份进入了测量工地。

测量从邳州铁路桥向上开始,测量的基准面以废黄河零点为准,两个小组同时进行。胡天明负责两个组技术层面上的工作,各组搭配好人员,再找出该段的水准基点,以此点方位、标高为准,用水准仪、经纬仪测出该段航道的宽度及该段港口、码头、桥梁、过河管线等临河建筑物的位置、标高、距离等,逐一标在图上。为了准确无误,这里最辛苦的是抱杆跑点的人员,他们必须东奔西跑,爬高上低,不停地移动标尺,把标尺竖直、竖准、竖稳。那标尺又长又笨又重,一天下来,跑断腿、流尽汗,确实够呛。但他们都是小伙子,大都是农村招来的临时工,也有城里暂无工作的知识青年,他们确实是一群能吃苦耐劳的好青年,多少年了,有的我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朱蔚荣、刘平、苗加波、苗加武、吕德学、王德中、吴 XX 等,这些年青人,踏实能干,任劳任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在这期间,他们不仅掌握了测量技术,上了迈入社会的第一课,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提高了适应能力,后来从这里也走出了不少技术骨干和国

家干部。如朱蔚荣后来经过努力,凭着聪明才智,当上了邳州市副市长,我曾到他的办公室玩过。苗加波也成了建筑工程师,记得1990年评职称时,他还来找我以航道站的名义写了一份曾在此做过测量工作的证明。可以说这也是这次运河测量工作带来的又一个收获吧。

测量工作最美妙的时刻是两组测量最后标图时,能在结合点上重合,名曰闭合。能闭合就说明两组测量无误,如果不能闭合,则说明有误,不算成功,这是最令人沮丧的时候,大家跑了一天,结果前功尽弃,必须推倒重来,真是无奈到了极点。我记得在塔山段测量时,就发生过一次。两组的接合点怎么也对不起,当时天色已晚,正准备着收工回去,人们又累又饿,这里却出了问题,胡天明也觉得不好意思,叫大家白白跑了一天,我也很着急,于是点到为止的说了老胡几句:“你们看镜读数的人,每一句话、标在图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在记录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你若在这里失之毫厘,到那边就是差之千里,千万马虎不得,今天就算买教训吧。”老胡自此步步小心,此后再未出现这种现象。

测量的另一个难点是清除视距中的障碍物,夏天河床长满了荒草树木,有的是成片的树林,挡住了视线,早期叶子小,影响不大,后来枝叶繁密茂盛,两点的视线就不通了,没有办法,只能人工清除,砍去遮挡视线的树枝蒿草,为此,就增加了人力和精力,有时还要处理树木主人来找后账的问题,懂理的,解释一下就过去了,个别胡搅蛮缠的还要几经周折才能摆平。这样也影响了一定的进度。因此,除了阴雨天停下来,其它时间都是开足马力,争取在冬天来临前结束外业。

测量队独自在外工作,就是一个小社会,业务技术、测量进度、外界联系、后勤供应、上传下达、人际关系,这一切既要面面俱到,又要统筹兼顾,做好穿针引线工作,在单位可以推给领导,在外面工地,只有自己想方设法解决,因此我这个跑龙套的也不轻松,天天忙地团团转。没有假期,没有星期天,从春天到年底,在河套里跑了九个月,从邳州开始到蔺家坝,中间搬了三次家,每一段测量结束了,再进入下一段,先后在刘山船闸、塔山小学(暑期放假)、解台船闸驻扎,炊事员老郭50多岁,朴实能干,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买菜做饭,变着法子把伙食搞好,为这次测量出了力、流了汗,结束时真想把他留在单位食堂当炊事员,可惜事有所变,难以如愿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

每次驻地转移都要大费周折,人员行李,专做的十几套行军单人床,锅碗瓢盆等炊事工具和大大小小的测量器材,满满装了一船,送到下一个驻地,平时上下班,也是坐船到上次测量的接头,一天结束后再坐船返回,若没有航标船跟随那是寸步难行的。同时好在我们每到一个新住地,都能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在刘山船闸和解台船闸期间,由于都是一家人,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和支持,尤其在生活方面,船闸食堂为我们代购新鲜蔬菜和肉食品,大大改善了我们的伙食。当我们在蔺家坝测下最后一个点,标好最后一张图时,心里如释重负,高兴极了,大家愉快的折好标尺,卸下经纬仪、水准仪,收好图具,高兴的说笑着,忘记了九个月的疲劳,在解台船闸的西南楼的住地进行了会餐庆祝。是晚,月明星稀,那时解台船闸过闸船只很少,(我记得 1970 年时,一年的闸费收入也不过一万多元,)我们请吕所长、石启增参加了我们的会餐,以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1992 年 3 月由江苏省交通厅交通材料委员会航运教材组编绘的《京杭运河苏北段航行参考图·蔺家坝——六圩》,从图面看,其中收入了我们的测量成果,对此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的苦没有白吃,我们的汗没有白流,能为大运河做出一点贡献,感到无尚光荣。



破冰骆马湖

那年的冬天似乎来的太早,几场雨雪过后,天气就进入了严冬季节,忽然又下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只见千里白雪皑皑,万物银装素裹,大运河顿失滔滔,骆马湖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正在该湖作业的邳州航道站一艘打捞船被冻在湖里,陷入了困境。

十天前接到山东一个船队的求救,该船队在骆马湖北部沉了三条货船,请求尽快打捞,以减少损失。骆马湖地处窑湾地区,湖面宽阔,水下地形复杂,其间有新、老两条航道。新航道长约7公里,底宽60米,两边分布大片浅滩和暗埂,曹甸以下航道弯曲多汊,左侧就是骆马湖。老航道则由窑湾向左侧弯曲进入骆马湖,沿80曲度线右转至曹甸附近,再与新航道汇合进入皂河地区。因此如若对这里情况不熟悉的话很容易出事故。老航道以滩多、弯多著称,只有客轮通过,装货船队多走新航道,山东这个船队可能对航道不熟或什么原因,在经过捻头附近时误入骆马湖北部,沉没了三条驳船。在烟波浩淼的湖水里,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为了尽快解救困境中的船队,站里派出了徐州地区唯一的一艘大型打捞船,及时赶到了沉船现场。

沉船现场一片狼籍,船主焦急的等待救助,好在没有人员伤亡。水面上隐约露出三个倾斜的船楼,船身整体沉没,打捞难度较大。急船民所急,想船民所想,难度再大也要打捞。于是打捞船迅速靠上最近的一条沉船,并立即展开打捞作业,员工们各就各位,顿时机器轰鸣,一片忙碌,老大殷茂球、吴元启熟练的操作舵盘,把吊杆高高竖了起来,潜水组抬出了潜水装备和工具,张金龙坐在一把木椅上,穿上笨重的重型号潜水服,别人帮助套上沉重的铅铜鞋,再给戴上密封的双层铜头盔,然后吃力的站了起来,慢慢的从船弦铁梯下去潜入水中,蒋兴洲赶忙接通水下电话,收集水下情报,王兴州见机行事,适时准确稳妥的拉拽皮笼,以保证水下潜水作业的安全。老柜张延超注视着轰鸣的机器上的仪表,以保证油路水路的畅通。全体员工操作熟练,有条不紊,紧张有序的进行着打捞工作。

当时正值元旦过后,宽阔的湖面上,老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湖水滔滔,浊浪滚滚,风急浪大,寒气逼人,刀子似的寒风刮到脸上,似刀割一般,疼痛难忍,手

脚也硬僵得似乎不听使唤，仓面上虽然寒冷，但船员们任务在肩，心有沉船，大家克服种种困难，齐心协力，经过两天的奋战，终于捞起了第一艘沉船，这更增强了大家战胜寒冷、完成任务的信心。谁知刚刚有了好的开始，不料风云突变，天气预报寒潮将至，气温将急骤下降 10 度左右。翌日晨起，但见天空阴云密布，水面已有冰花，溜河风嗖嗖作响，缆绳冻的像铁条，面对如此窘境，大家仍坚持作业，争取早点完成任务。

人算不如天算，不料夜里大雪又悄然而至，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湖面上的冰越来越多，给打捞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人们顶风冒雪，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又把第二艘沉船打捞上来。待准备打捞第三艘沉船时，一夜北风起，雪上又加霜，湖上的冰又厚了许多，为安全起见，潜水员已不能下水了，打捞船只好原地停靠，等待时机。风越刮越大，天越来越冷，冰越结越厚，剩下的一条沉船被牢牢的冻在湖水中，大家无可奈何，只能望湖兴叹。

看着恶劣的天气变化，站领导焦急万分。若天气好的话，在打劳上来第二艘沉船的同时，接着就能完成打劳第三艘沉船的任务。当时既无手机，又无通讯设备，正不知如何处置时，打捞船组从窑湾镇打来了电话：缺粮、缺菜、缺御寒衣服，且湖面冰厚无法返航，等待救援。接报后站里立即行动起来。购买新鲜蔬菜，牛羊肉食品，防寒棉衣，家属们有的拿来厚绒棉衣物捎给亲人，站里同时购来部分草袋以作防滑使用。一切准备停当，航标船也早备足油料，带上驰援物资，紧急出航。一声长鸣，驶离了邳州码头，向骆马湖进发。

也许有人不解，航标船能去救援，打捞船为什么不能返航呢？问题在于船型结构不同，打捞船船体宽大，是齐头，在厚冰的阻力下无法前进。航标船是尖头铁壳，有一定的破冰能力，但是阻力也不小，你看尖尖的铁船头插进冰层，只听咔嚓作响，船身才能缓缓前进，若迂到厚一点的冰，千万不能急性硬闯，必须慢慢推进，若硬闯就会伤及本身，所以只能开足马力，一点点向前挤压，甚至有时还须水手持篙砸破冰层，找出突破口，再奋力前行，特别是到了骆马湖一带，冰层加厚，更是困难重重，经过几个小时的顽强拚搏，终于拐进了窑湾老航道，过了埝头汉河口，进入了骆马湖偏北的沉船地区，看到了打捞船的庞大身躯，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打捞船上的人已欣喜的站在甲板上向我们招手。航标船慢慢靠近，水手王振勇等人一前一后把缆绳抛向了打捞船，老大刘召辉停下舵机，把船停稳，大家七手八脚把物资搬到打捞船上，我向大家表示了慰问。几天不见，大家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在打捞船宽大的会议室里，打闹着，说笑着。

外面的风还在刮，半空又飘起了雪花，在冷冰冰的甲板上，在光溜溜的骆马湖里肆虐着、咆哮着。

畅游微山湖

又到了暑气逼人的三伏盛夏,在觅凉消暑的意识里,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年畅游微山湖的情景。

好像是在搞一项什么活动吧,记不太清了,我们一行数人趁着早晨的清凉,乘一白色小艇向微山湖进发。一路风光一路歌,十里荷花十里香。其实心里想看的就是名闻遐迩的微山湖荷花,

小艇穿过窄浅的湖西航道,行不多时,一望无际的微山湖荷莲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触景生情,情生万景,宋代杨万里的名诗一下子就跳了出来: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杨万里游的是西湖,而我们游的是微山湖。湖虽不同,荷花却没有两样,说不定还和西湖同一品种呢,你看那红花是一样一样的、那绿叶也是一样一样的,不信?让我们进去看看吧。碧绿的湖面上,硕大的荷叶拥挤着,像一块块巨型的翡翠飘浮在水面上,数不清的荷花摇头晃脑,在湖光山色中舞蹈,又像镶嵌在绿毯中斑驳陆离的锦绣。清风徐来,荷香扑鼻。在这辽阔的湖面上,骄阳也似乎失去了它的威严,我们惬意的徜徉在碧水清风中,为行动方便更换了湖中特有的轻舟,缓缓向前划去。没有航线、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野渡无人舟自横”。任由小船在莲花丛中飘来荡去,任由荷风在我们的身边游戏徜徉,任由太阳偷走我们的宝贵时光,无牵无挂,无纷无争,闲云野鹤,自由自在;掬一捧清水敷面,摘一朵红荷亲吻,剥一粒莲米香嘴,擎一枝绿叶遮阳。嬉戏的水滴洒在张开的荷叶上,顿时银珠滚动,在宽大的叶



1996年微山湖留影

面上笑得前张后仰。几只水鸟惊起，噗愣愣的飞向远方，嘎嘎的鸣叫声打破了湖面上的宁静。“鱼，快看这么多鱼。”谁喊了一声，循声望去，只见一群群扁长青灰色的小鱼队伍，向前方巡弋，它们旁若无人，像一队队士兵；左冲右突，像一簇簇利箭，勇敢的向前进击，那整齐的步伐，那一致的方向，没有指挥，没有号角，是一支潜行的、训练有素的兵团，勿东勿西的在执行作战任务。对了，当年的铁道游击队英雄健儿不就出没在这美丽的微山湖里吗？他们打鬼子，缴钢枪，它们弹着土琵琶，唱起动人的歌谣。难怪这里的鱼群也如此勇敢、如此威武，它们早就种下了红色基因，早就有了当年铁道游击队的八路精神。

小船上的艄公，花白的头发，穿着圆领汗衫，时而把棹，时而持一支竹篙，忽左忽右，一篙一篙的把我们引向莲荷深处，在拥挤的荷丛里，看他那娴熟的动作，不觉心痒起来，也想试它几下，须知我也曾是一名合格的水手呢，竹篙、缆绳、划桨、摇橹都难不着我，我叫艄公休息一下，互相调换了一下位置。这小舟是双棹，我站到船尾，双手握住棹把，拢向胸前，长长的桨叶伸进前方水中，再双手将棹把随着身子前倾顺势推向前方，船就会随着桨叶的划动向前飘去，不多时，我们来到了又一处叶茂花繁的地方，“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另一只同来的小舟就在不远处，但听人笑声，不见舟船影。在这荷丛深处，如入丛林之中，一叶障目，不知周围世界，不远处自然也能听到我们的欢声笑语呢，不管这么多了，开心就好。正当我沉浸在秦观《秋日》意境里的时候，忽见荷花密处，几支莲蓬惹眼的挺了出来，大家一片叫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我循声单桨轻棹一下，便接近了莲蓬，将船交给艄公稳住，便欣喜的转了过来，李枫内行的摘下一朵莲蓬，瓣开一看，露出了一粒粒嫩嫩的肉米来，吃在嘴里，甜丝丝的，嫩滑滑的，鲜美极了。王静上中学的儿子也学着弯腰去摘，我不失时机的掏出相机，咔嚓几声，留下了这美好的场景，至今我相册里还保存着这里的几张照片。可惜没有人会唱动听的《采莲曲》，不然会美到天上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时已中午，大家正玩的兴高采烈，饥渴却悄悄袭来，左顾右盼，前面已快到二级坝了，想着那上面烟熏火燎的饭店，倒不如船上自带的食品清爽和卫生，便恋恋不舍的向后方撤离，荷叶却屡屡拦住我们的去路，和我们热情的握手告别，莲花也频频点头，向着我们钟情不舍的说再见。我们一边撤离，一边留恋，大家也纷纷留影纪念，留住这美好时光，我和谭立新在船头合影，又和甄长征在船尾留念。有几个人手擎一支支大大的荷叶倒扣在头上，是遮阳，是嬉戏，也要留影。最后我们回到大船，在前甲板上集体合影，赵玉俊站在后面的最高处，兴奋的朝向远方，似乎还在想着远去的荷湖。

李枫王静站在前排，像两朵盛开的荷花，左右绽放。谭立新、吕立武分站中

间左右,似仍陶醉在荷丛中没有回来。照片里怎么没有冯伯友、小丁呢?噢,他们正在驾驶室开船,他们在值班。在一望无际的莲荷背景映衬下,你看他们一个个洋溢着欣喜的表情,脸上仍绽放着莲花的红晕,心里仍荡漾着荷风的清香。就连他们带回的一包用荷叶包着的莲米,回来顺手送给商店里的小李时,小李也高兴的拿在手中,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手舞足蹈后悔没有去,当她吃上清新的莲仔,品着鲜美的味道,脸上更是笑的像弥陀佛,心里喜的如一朵花。



运河浪花

“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这是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著名长诗《放声歌唱》中的首句,也是名句。如果把它套用在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上,一点也不逊色。风雨千年的大运河到底发生了多少故事,谁也说不清;蜿蜒千里的大运河涌起了多少浪花,只有日夜生活战斗在大运河上的运河人知道。千万朵浪花,千万个故事,书写着大运河的沧桑,描绘着大运河的风采,谱写着大运河的乐章。今天让我掬起千万朵浪花中的一朵,献给光荣伟大的运河事业。

几天前的一个电话惊醒了我,邳州港务局的几位老同事电话寻问吴延祥书记家属的信息,意在向他的亲人问候一声,普通一个电话,却让人十分感动。吴书记已经作古,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们的心里,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仍激励着我们前行,他的待人以诚的高尚品格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放下电话,一股激情在我胸中澎湃。往事如烟,但却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1982年的秋天,邳州港务局经过省交通厅以施恩副厅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半年多的整顿,终于告以结束,宣布了邳州港务局领导班子的组成名单,其中吴延祥同志由省运河航运公司空降,任邳州港务局局长。年轻的吴局长首次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在全局中层干部和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吴局长登上新舞台,面对新情况,发表了慷慨激昂、热情奔放的施政讲话,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面向、四项措施、五点注意的发言,提纲挈领,抓住要害,高瞻远瞩,上承宗旨,下接地气,受到了与会人员的欢迎和赞叹,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生来乍到、异地生活的吴局长,没有坐在办公室里,而是骑上自行车,跑货场、下车间、上码头、进调度,了解生产、熟悉情况,很快和全局职工干部打成了一片,掌握了生产主动权,对全局生产情况了然于胸。使港口吞吐量大增,生产井然有序,进港的煤列不断、出港的船队长鸣,人们欢欣鼓舞,生产热气腾腾,开创了邳州港生产建设新局面。

吴局长家在淮阴,一人在邳州生活,远离亲人,独立伙食,是够难为他的,天和这些单身职工一样,吃食堂,大锅菜。自己是这样,家中来人招待也如

此,从不假公济私,不搞特殊。有一次他在运河公司时的部下同事刘昌纪同志随船队到了邳州港,来到他的办公室叙旧,交谈中知我是他的老战友,吃饭时把我也叫了去。我以为他要去饭店,因刘昌纪也是为船队运输上的事来到邳州港的,从业务上讲,招待一下也应该。机关门口就是局里开的颐园饭店,叫局办安排一下就行了,但吴局长并没有这样做,他却要在办公室里招待客人,并认真对我说:“来找我就是私人关系,不能用公款招待,这个原则不能破。”我看桌子上已摆好了几个菜,从商店买来了一瓶“洋河”,看到此情,我便又到食堂弄了两个菜,买了几个出名的港务局食堂大馒头。坐在局长办公室里,三个人一瓶酒,就着大锅菜,吃的别有风味,这也是我今生难忘的带有深情厚谊、闪着亮点的饭局。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大运河航道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1978年被撤消的邳州航道站,根据航运发展行势的需要,于1987年又恢复了编制,站领导班子的配备,决定在同属省交通的邳州港务局中层干部中挑选,正好由吴局长负责。我原先是从撤消时的航道站到港务局的,对航道业务自然了解,仍想回航道站工作,在我的说明和要求下,吴局长知人善任,很快批准了我的要求,我又回到了我所熟悉的航道岗位。此时的航道站非彼时的航道站,业务量大增,新的情况不断出现,一开始在处理一件过河电缆问题时,一时疏忽,被对方钻了空子,使另一方处于被动,对此吴局长批评了我,此时吴局长已调回省运河航运公司任经理兼书记,航道站仍属他领导,我虽被批评,但对他这种为了事业,不为自己的老部下循私情的胸怀和品质,使我心悦诚服,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对我今后的工作开展,更显得弥足珍贵。

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吴局长又从省运河航运公司调入省苏北航务处工作。我已退休了,我的儿子在航道上工作,有一天回来告诉我,吴书记向你向好。我这才知道吴局长已调入苏北处任书记。他是在基层调研时,见到并知道他是我儿子后叫他转告我的,我听后很感动,老领导还没有忘记我。说来也巧,见面的机会终于来了,2006年苏北航务处组织各基层单位和处机关科室已退休的原主要负责人,外出赴南通、苏州参观尚未通车的苏通大桥和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在参观学习后返回来的晚上,苏北处招待了我们,已经退休的吴书记听说我们到来,虽然天色已晚,但仍从家里专门赶到处里看望我们,多年不见的吴书记仍是那样的亲切热情,虽然脸上已显出岁月的沧桑,但仍精神矍铄,风采依旧,晚宴上谈笑风生,锐气不减当年。他那亲切的话语,他那慈祥的目光,给我们的感觉是像领导、似长者、又如兄弟,像大运河上永不消逝的浪花。

西游散记

随着时代的变迁,用词造句也在不断的变化。现在领导人深入基层,部门单位、异地之间的交流来往都时髦的美其名曰:考察。而上世纪则统统谦虚的叫做参观学习。这是行业部门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经验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我也曾有幸参加过这样的团队外出参观学习半个多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苏北航务处的航道事业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但仍不满足,要更上一层楼,于是就有目光向外、向先进学习的打算,首选目标自然是国内内河水上航运的龙头老大单位——长航局。长航局是部属单位,单位大、资历老、经验多,是全国内河上的一面红旗,是航道单位的先进榜样,苏北处曾先后几次组团前往参观学习,我是随薛连坤处长率领的一行五人航道团组出行的。

这次外出,主要是学习长航局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先进管理经验,战斗生活作风。薛处长本来就是个工作作风严谨、要求严格、行事果断的领导,这次带领我们徐州、邳州、宝应、邵伯四个基层航道站站长赴长航学习,更是处处小心、事事谨慎,而且以学习对象的精神要求我们,经过半个多月的现场参观、实地考察、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可贵真经,收到了不少心得,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不辱使命,为今后航道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心得和体会,在回来后的总结报告中已作详细阐述,此不赘言。

本文只想说点沿途见闻,随团感受,作为参观学习的“边角碎料”收集起来,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而已,也可成为今后出行的一点警示

十月十六日,作为出行的第一站是要乘飞机前往的,头天便住进了南京的一个离机场不远的旅馆。对我来说,头一次坐飞机,新奇而又紧张,听说坐飞机要身份证,头天晚上睡觉前先是把身份证放进保险的旅行箱里,后怕取拿不方便,又从箱子里拿出来装在身上。

一次隆重的外出,总不能像在家里天天制服领章吧,临行前在百货大楼急购了剩下的唯一一套西装,好在还合身。当时身份证就顺手装进了西装的外面口袋里,又恐怕外面口袋不保险,又换到了西装内里的口袋,调来换去已至深

夜,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天亮饭毕准备上机场(市内机场),薛处长临行前再次提醒我们带好身份证,我又将身份证掏出来看看,想证实一下我没忘带,放下又看看零用钱装好没有,此时同房间的赵先荣站长催促说:“喊上车了,快走吧。”提起箱子就胡乱跑了出去。

到机场换了登机牌,准备安检,关键时刻,突然找不到身份证了,西装内口袋里没有,外口袋里没有,手提包里没有,旅行箱里也没有,我急、大家急,处长更急,五个人急得团团转。还是处长有经验,忙问是不是丢在旅社里了?一下子提醒了我们,立即叫送我们来的处里司机徐秀玲带我开车返回旅社。

说来也巧,本来登机时间已到,谁知突然天降团团浓雾,机场茫茫一片,天地不分,登机时间推迟了。更巧的是,我们开车来到房间一看,小小而显眼的身份证还躺在床边的被子上,一声不响的似乎在埋怨我走时,怎么把它丢了!那是临走时忙乱,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我立即如获至宝的拿起来回到机场,此时云开雾散,恰好赶上安检。这时才觉得内衣湿湿的、凉凉的,但心里却是热热的。

到机上一想,如果没有突来的雾锁机场,命运可就惨了,只能打道回府,错失良机。能成此行者,天助我也。

这还没完,在参观长航局重庆段时,故技重演,我又一次出了洋相。当时利用参观学习的空闲时间,我们去了一趟八路军红岩办事处瞻仰,那是圣地,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在瞻仰周总理办公室时,屏息静气,小心翼翼,走走看看,留恋不舍。在一个拐角处的木凳上,我放下手提包,拿出相机拍照,照了一张又一张,办事处很大,我聚精会神的观看着,拍照着,结束时发现手提包不见了,原路找回没有,问办事处人员,他们说无人上交,立时又出一身冷汗,没身份证寸步难行呵。我急中生智,室内没有,我便跑到停车场一车车的找,大海捞针碰碰运气,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盐城的一辆大型旅游车的驾驶台上发现了我那熟悉的小提包。登车一问,说是检来的,我说出了包内的物品无误,终于拿回了包。

第三次丢包比较简单,在武汉黄鹤楼参观后,来到北面的一个小广场休息,临走时放在石凳上的包又忘了,好在没走几步,就被赵站长发现,才没有失落。薛处长知道后笑着说:“如果再丢了,你自己坐船回去吧,我们可要坐飞机走了。”因无身份证是不能买机票的,那时购车票船票不要身份证。

三次丢失,三次失而复得,是命运好,也是路不拾遗的机缘好。如果在南京的旅社里,服务员打扫卫生当废物丢掉,就完了;如果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被拾者藏匿起来,也完了;如果在黄鹤楼后广场丢失不被赵站长看到,更完了,人间有情,天不灭我,才助我完成了这趟宝贵的参观学习。有了这次经历,算是长了见识,得了教训,有了记性,也可以说是收获吧。至于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

第一次坐上全国第一条成渝高速公路的体验,现在已成平常事,不必说了。

在参观学习长航过程中,幸有赵先荣站长的引导,少走了不少冤枉路是应该感谢的。赵先荣站长原是长航局人,1959年为支援大运河来到邳州航道站任技术员,而后调邵伯航道站任站长。所以对长航比较熟,在参观学习过程中,为我们讲解了许多长航局的历史,为了解过去、对比现在、面向未来大有裨益。

在此期间,我们也顺路领略了万里长江的秀丽风光,三峡的险峻奇丽,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怀,“小三峡”的激流险滩,两岸高岩上的隐隐栈道、古老悬棺,登高跳低的岩羊古猿,白帝城的魅力,张飞庙的神奇,丰都的鬼城,现代化的船闸,这些都被无数的文人雅士、诗词大家反复描绘吟诵过,要我写,我是没有勇气的,我手中的枯笔更难以胜任,但又想把这件事记下来,于是只好写点我一路上的失误和洋相,供大家一笑。希望接受我的教训,外出时要遇事不慌、谨慎应对,方能一路顺风、心想事成。



邳州航道站发展史话

“邳州航道管理站,半个世纪几变迁。从无到有到无到有,酸甜苦辣终于甜。”吟罢四句打油小诗,引出一段运河佳话。

成 立

大运河管理的历史可上溯到秦,自秦以后,历代均设置河道与航道管理机构。其航道管理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实行河道与水运管理的王朝,而且还提高到了法律高度,揭开了我国古代河道与航道管理的首页。新中国成立后,京杭运河苏北段由沿河各专区市县交通与水利部门分别管理。70年代交通部门建立了大运河统一的管理机构来管理航道船闸,运河两侧的有关堤防、节制闸、补水设施等则由水利部门管理。

1958年京杭运河苏北段扩建工程期间,中央交通部曾考虑京杭运河的统管工作。1959年3月,京杭运河航运局徐州统备处于徐州成立。此时,首次成立了邳县航标站。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11月,京杭运河航运局徐州筹备处下马,苏北运河划归江苏省交通厅管理。1962年2月,为适应新的管理体制,全省成立镇江、淮阴、盐城、扬州、南通、苏州、无锡7个航道养护段,6月建立邳县航道站,直属省厅工程局管理,请注意由航标站改名为航道站,说明它的管理范围扩大了,任务也重了。

刚成立时的邳县航道站,没有站房、没有宿舍,临时设在邳县港务局内,借用邳县港务局二区食堂旁的三间平房作为办公室。站长、会计、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一屋办公,6张办公桌,6把椅子,两个文件橱,办公吃饭开会三合一,办公桌也是会议桌,也是餐桌。港务局又借给6间宿舍作为外地职工住所,生产工具仅一条航标船“徐航一号”,作为邳县境内上至徐州下至皂河船闸及大王庙——台儿庄之间大运河航道管理维护使用。唯一的固定资产就是当时建在运河岸边张庄的一个器材仓库,大家习惯叫“张庄仓库”。计有6间库房,6间平房,组成一个小院落,院前是一个球场,场边打一口水井。库房里堆放的主要物资是大量的航道器材、灯头、闪光仪、标志牌、扞道板,还有一些测量器材、船上用品等生产设备。平房里则住有3户职工家属,分别是陆修文、王振亚、陈宝光(拥军模范庄

印芳的丈夫)。一条航标船停靠在水利局仓库码头边的驳岸旁。

我是1968年底在部队因病退伍到地方后安置到航道站工作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航道站是做什么工作的，县安置办告诉我：按规定，你是运师毕业，应该去教育口工作，由于你身体不好，照顾你去航道站，那里有一条小白船(航标船)在河里跑，比较清闲，对你身体也有好处，正因如此，我不仅服从了分配，也非常感谢安置办有关领导。从此，我与大运河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从这点看，可见当时航道站的萧条及艰难处境，我去后所见所闻也证明了这一点。

1972年时任邳县港务局书记的王军同志看到航道站的困难，且长期住在港务局内也不是办法，便主动联系将原轮船公司(当时撤销)在县二招门前的一块闲置地皮划拨给了邳县航道站建设新站房。有了土地，便积极筹备，当时为了省钱，节约经费，站里技术员闫四华自己设计图纸，自己浇注水泥棒、水泥板作为房梁和楼板，几经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成了一栋八开间二层小平楼，另建三间大仓库，在那时看来，已经是很阔气的了，颇受路人羡慕。但好景不长，到1978年底，邳县航道站被省交通厅下文撤销了，一夜之间，邳县航道站难以置信的没有了，办公楼、房产交给了地方，只剩下无人问津的张庄仓库还在那里孤零零的守望着，职工干部也是多处分流，各有所归。

撤 销

1978年底邳县航道站的撤销，虽然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归纳起来，无非就是管理不顺、冗员拥塞、政令不畅。进入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山头林立、派性不绝，相互攻击、不问生产。当时，业务由省交通厅管理，人事归地方，生产任务难以落实、职工人员严重超编，加上个别人私欲膨胀、派性发作、秩序混乱、政令不畅、天怒人怨。我记得当时省厅下放一条长期在镇江施工的大型吸式挖泥船“汉江号”，挂靠邳县航道站代管。这条船的职工从镇江来到邳县，很不安心，一心想回南方，由此衍生出的问题层出不穷。该船组书记徐怀林也是没有办法，经常来站里诉苦，到徐州交通局白秀武(局长)处诉苦，甚至跑到省交通厅求助，但毫无结果，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徐怀林书记是个老实且有责任心的好同志，领导虽然知道他的苦衷，但在当时的环境里，也没有什么良策可施，只有好言劝慰，以待时机而已。

70年代中期，航道站由原来的一艘航标船“徐航一号”又调来一艘“徐航2号”，并调配抓斗式和吸式两条挖泥船。据说省厅准备调这两条挖泥船到一个大型工地施工，但船组却以这样那样的问题加以刁难，不予配合，最终没有成行，影响很坏。站机关更是闲散人员繁杂、派性斗争不断。当时老书记于敬亭也难以开展工作，看到在站里难有作为，1978年初便借县里抽调人员到基层蹲点支农

的机会下了基层,离开了办公室。临走前还拉了我一把说:“你跟我到下面蹲点去吧,在这里能干什么?”就这样我便跟着老书记来到了新集公社农科站(王圩大队)蹲点一年。到1978年底蹲点快结束的时候,传来了撤销邳县航道站的消息。

撤销命令由江苏省运河航运公司实施,政治部主任杜义带领工作组来到邳县执行。单位撤销关键是人员安排,按要求,人员由运河公司统管分配,但邳县籍无人愿去淮阴(运河公司及船闸处均在淮阴),于是大家便各找门路,自行解决。当时杜义组长曾想叫我留下负责设一个点,我未答应,便和最后剩下的九个人安排去了同属省厅管理的邳县港务局,在港务局一干又是十年,1987年又传来了邳县航道站恢复的消息。

在航道站撤销人员南调过程中,部分在邳工作家在淮阴的同志顺便搭车回到了淮阴,在航闸处工作,以后都成了省航闸处的骨干。如蒋政治同志后任航闸处机务科科长,王奇同志后任处工程总队主任,主管全处从徐州到扬州大运河上10座船闸的维修养护工任务。

恢 复

邳县航道站的恢复成立是在1987年9月,距1978年邳县航道站的撤销过去了10个年头。十年来,大运河邳州段乃至上至徐州及大王庙至台儿庄中运河段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管理,大运河的通航条件受到了很大影响,甚至被破坏。航标维护、航政管理、清障打捞、疏浚测量等生产业务都是欠账的,特别是航政管理方面情况更为突出。80年代初开始,正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春风东渐,百花齐放,人心向上,百业兴旺,水上交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单放船、挂机船、小船队、大拖轮,百吨载千吨装,向来冷清的河面一下子热闹起来。紧接着便是大运河沿河港口、码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特别是小码头单位建、乡镇建、村里建、个人建,遍地开花,比比皆是。大的港口还知道找有关部门批准再建,小码头则完全没有审批的意识,因此未批先建、未批乱建的现象十分普遍,问题非常突出,这就给大运河航道安全畅通带来了很大问题。如果不扭转这个局面,作为国家二级航道的大运河,作为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作为我国唯一南北水上交通的大动脉就会受到极大影响,自然就会影响沿岸的工农业生产 and 国家的经济建设。因此,管理好邳县段大运河,保证黄金水道的安全畅通,促进工农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恢复原来行之有效的大运河航道专门管理机构,便顺理成章的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87年6月,江苏省交通厅终于发出了恢复成立京杭运河江苏省邳县航道站的文件。

对于邳县航道站站址的选定,省交通厅开始曾想建在皂河,因邳县段辖区上到台儿庄,下到刘老涧闸 104.5 公里航道,皂河较适中。但了解熟悉该段航道情况的薛连坤处长认为建在邳县较为合适,虽然地理位置稍偏北一点,但邳县上下航运发达,航道条件特殊复杂,应是重点。加上原来站就建在邳县,人的心理上也有归属感,对航道管理也有利,因此建议航道站仍设在邳县有利,省厅遂采纳了薛处长的建议,站址设在邳县便定了下来。

那时我还在邳县港务局工作,建站的文件由省航运公司执行落实。时任邳县港务局局长的吴延祥同志是运河航运公司调来任职的,因此,选调邳县航道站领导的任务便交给了吴局长。吴局长是外地人,豁达大度、清廉开朗、有魄力、有办法。有一件小事至今不忘,值得一提。大约 1983 年秋,运河公司一船队指导员,刘昌季随船队来到邳县找吴局长玩,刘也是我的战友。那时吴局长家在淮阴,我家在乡下,都是单身汉,吃食堂。吴局长便把我叫去和刘昌季一起吃顿饭。作为港务局一局之长的他没有动用一分钱的招待费,也未去饭店,自己到门口小商店买了瓶白酒,我则到食堂弄了几个大锅菜,,下班后在办公室吃了起来。吴局长说:“今天无外码,都是自己人,随便吃。这顿饭吃的特温馨,有正能量,这个正能量直到现在还存在。

书接上回,话再说回来,吴延祥局长接了恢复筹建邳县航道站任务后,雷厉风行,立即在邳县港务局干部中选调出三名中层干部到邳县航道站拟任站长和书记。后来事有所变,三人中另二人因故未来,因我曾在航道站工作过,情况比较了解,业务还算熟悉,最后我一人来到了邳县航道站任站长兼书记。由于是一个人,特别忙,压力也大。从上下联络,选配人员、开展业务、组织生产,忙的焦头烂额,不亦乐乎。记得 1989 年一次去淮阴处里开会,回来途中在新沂遇车祸,腰部受伤,几个月不能行走,因忙又不能住院,只好在站里边治疗边工作,有时会议就在床前开。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在人员不足、生产工具不全的情况下,1988 年 7 月下旬,突然又发生了中运河沭口沉船大抢险事件。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打捞抢险中,惊动了县里,惊动了省里,更是对刚恢复的邳县航道站的考验,由于多方努力,最终圆满的完成了抢险任务,受到了省厅的表扬(详情将另文细述,此不赘言。)

经过风风雨雨的锻炼,特备是打捞抢险斗争的考验,邳县航道站不仅站稳了脚跟,也在恢复中不断发展壮大,也迎来了航道事业大发展的春天。

发 展

京杭运河江苏省邳县航道站从刚恢复成立时的一无所有到现在四层办公大楼的洋洋大观,以及各股室的设置和全套生产工具的配置,是在各级领导关

怀支持和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就从办公室和宿舍地址的选择和建设说起吧。刚恢复时,我一人拎包出来到邳县轮船客运站租了一间房,称作临时落脚点。接着省船闸处拨款 10 万元买下了运河大桥边沙东升的三开间两层私人小楼作为临时办公室。外面自制铁栅栏,圈上一个小院子。楼上挂了个航道站的牌子,算是临时办公地点。接着又拨给了一条航标船开到邳县,停靠在办公室门前的临时码头上。船上的工人都是在原航道站撤销时随船去淮阴的老船员。离别十年之久,一朝回来,自是皆大欢喜,十分满意,非常珍惜十年一遇的大好机会。因此,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包括家属都非常支持站里各项工作的开展。我也以此作为教育职工的一个支点,告诫大家要珍惜机会,好好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此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住宿方面,上级拨款在运河派出所南侧购买了刚开发的十四套商品房,解决了职工的住房困难,进一步稳定了职工情绪。

为了彻底解决站房问题,省交通厅在 1990 年拨款买下了运河镇向阳村靠近排灌站下边的一个大汪塘子,作为两个航道站建办公室的用地,两站即京杭运河江苏省邳县航道站(专管京杭大运河)和江苏省邳县航道站(专管邳县内支线航道),到省厅则是一个“婆婆”。当时两个站都没有办公地址,所以省厅一次性解决了两个站的站房建设用地问题。一个汪塘一分为二,两家各占一半。1992—1993 年两站便先后建起了办公大楼和各种附属设施。

生产工具也逐渐配齐,从一条航标船又先后配置了航政船、打捞船、汽车等,所用设施一应俱全,又建造了靠船用的专用码头,为邳州段的大运河航道管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举例如下:

航标管理,从原来的简易浮标到灯塔坐标,航标能源上,从煤油灯到干电池组再到太阳能电池,有了飞跃的发展,而且开创了微机管理。因已在《大运河航标史话》中详表,此不赘述。

航政管理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过去的私搭乱建,未批先建做到了规范化管理,所有临河设施,有申请、有批文、有验收,程序一个都不能少。凡未经批准私搭乱建的一律拆除。不够二级航道标准的全部整改。对所有跨河电线、过河电缆、地涵、桥梁、栈桥、码头进行了大检查。大清理。而且对所有临河设施全部建立台账,做到有档可查,一目了然,心中有数,有力的制止了一哄而起的混乱局面,有效的保证了大运河邳县站辖区航道的安全畅通,受到了船民的称赞和上级的嘉奖和表扬。

几年来为了适应和促进大运河水上交通的快速发展的需要,航道站的机构设置也与时俱进的做了相应的调整。把原来的股室改为三个办公室,除机关办

公室外,设有计划财务办公室,航道航政办公室,在管理重在一线的思想指导下,航道航政办公室下施三个管理大队,即邳县航道航政大队(驻邳县),宿豫航道航政大队(驻皂河)宿迁航道航政大队(驻宿迁),三个大队之间一年一轮换,既能让每个管理人员全面熟悉航道情况,也做到了航道航政全天候、全覆盖的无缝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上级的奖励,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

丰 碑

看着当前大运河航道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大好形势的取得是与省交通厅、苏北航务处及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在中运河沭口抢险打捞中,邳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给予了各方面大力支持和帮助,在筹建办公楼时也给予了多方关怀。如建办公楼用的图纸是南方外地设计的,按当时规定,外地图纸必须得到地方规划部门认可批准。为此,邳县规划办从速给予了审查放行,时任县长晁念胜,县委副书记花怀柏亲自过问,予以签字批准。使办公楼终于按时开工建设。在开展航道管理各项工作中,也得到了县交通局、水利局、港监所(海事)水上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交通局徐树香、副局长,刘同庆、李刚有时亲自出马,共同解决问题。李刚副局长曾和我一起乘船检查洪水灾情,研究确保运河畅通问题。刘同庆副局长曾冒雨和我一起去航道检查解决有关问题。刘同庆局长是个实干家、能吃苦,特实在,后调任徐州市交通局局长。水利局副局长陈素敏(后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在苏北运河整治中曾任邳县总指挥,在疏通邳县段大运河航道中给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港监杨井岩所长、水上派出所的同志都是有求必应、积极配合、大力协调,解决了不少航道上棘手的问题。

省苏北航务处薛连坤处长,毕业于航道专科学校,科班出身,技术熟练,领导有方,对邳县站的恢复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关键的支持和帮助,特别对航标管理要求严格,如对航标灯闪光的频率要求之高、检查之严,至今记忆犹深。他现场亲卡秒表,亲手示范,一秒都不能差。这种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就是在退休后还常来基层,看望职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

苏北处航道科科长于千和接任的陈如洋两位科长也对邳县航道站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对邳州段航道了如指掌,且给予了及时的帮助和指导。陈如洋科长年轻有为,好学向上。1995年交通部在全国交通口仅招录2名部级公务员,他在工作之余,经艰苦自学,如愿考上,随即调部工作。人虽去了北京,但仍不忘大运河。1996年他在交通部还牵线搭桥介绍苏北处有关航道人员去航道

事业发达的外地去学习考察。于是,分管航道的薛处长带领我们邳县、宝应、邵伯三个站的站长到长江航运局重庆、四川、武汉等航道部门参观学习,受益匪浅。现任副处长金坚良同志是邳县站建设发展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从他当测量队长、航道科长,直到副处长。金处长对邳县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陈柱同志当时是航道科最年轻的工作人员,聪明能干,善于学习,自学成才,是个航标专家,多次参加国家及国际航标会议。他勤走基层,多次到邳县站来检查调研,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对邳县段大运河航标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记得 1992 年,邳县撤县建市,这年正值汛期,他来站调研,我陪他乘航标船去上游查看,不料由于洪水太大,在徐塘闸附近航标船被突发横流打沉,他临危不惧,帮助大家脱离险境,没有造成人员损伤,至今记忆犹新。

在邳县航道站建设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历任邳县站领导也都是尽心尽力,无私奉献,勇于担当。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功劳、他们的精神,大运河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是:第一次航道站成立历任领导有:江国庆、宋进才、陈化一、马斗寅、王向东、周厚钦、王成功、于敬亭、崔传馨,第二次恢复邳州航道站历任领导是:王以太、钱金陵、杨自州、甄长征、彭雷、张跃、武加文。

在广大职工干部中,更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模范人物。为邳州段航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他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他们热情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他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有了这样一个奋发向上的群体,何愁邳州航道事业搞不好,让我在大运河的朵朵浪花中,撷摘几朵来欣赏吧。

保证大运河航道通畅,首先离不开航道技术人员。刘衍庆、彭柏青、涂晏萍他们都是站里的技术骨干,技术上的顶梁柱。刘衍庆、涂晏萍家庭成分高一些,文化革命中受到冲击,戴白袖章,但在接受批斗之余,仍坚持工作,不计得失,无怨无悔,用他们掌握的技术,以实际行动默默无闻的为保障大运河畅通工作着,后来,刘衍庆、涂晏萍均调省交通厅工作,为江苏航道事业作出了贡献。

老职工米家万,蒯世清,他们的家分别在武汉、芜湖,只身在邳。是 1959 年建站时他们响应支援大运河的号召,从长江航道局(武汉)不远千里背井离乡来到邳州的,一干就是二十年,每年仅有一个月的探亲假,但他们兢兢业业工作,任劳任怨,为邳州大运河航道贡献了青春。老书记于敬亭(曾担任过邳州副县长)陈化一在航道站工作期间,那种一心为公,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了广大干部职工,也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最后均积劳成疾,殉职在为大运河航道事业奋斗的岗位上。老书记马斗寅 1973 年从八路公社党委书记调任航道站书记,短短几年

颇有建树,后调任县政协,稍后任政协副主席。

老职工路修文,郭彦松都是普通工人,郭彦松文化不高,但能吃苦,不管是在刘山船闸还是在航道站工作都是工作第一,没有私念。家住运河南大堰外郭庄,离单位 10 里之遥,又不会骑自行车,每天步行上班,夏天一腿泥,冬天一身雪,从不旷工迟到,中午带几张煎饼,吃咸菜算作午餐,人们誉称“老黄牛”。路修文河南原阳人。有文化海军退役,在机舱工作,技术熟练,也是 1959 年建站时从武汉长江航运局支援苏北大运河来到邳州的老同志,可以说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大运河航道事业,平时他关心国家大事,对有关问题的见解都是为人称道的,人称有“两下子”。2015 年去世时,邳州航道站在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领导、职工代表都参加了告别仪式,我也参加了悼念。其子路海通、路江通、路运通都劝我说:“王叔,你年纪大了,别到戴庄去了。”我说:“老同事去了,再送一程吧。”回来后我写了一首悼念的诗,现抄出来算作怀念吧。

悼念路修文同志

惊悉老友驾鹤游,长河呜咽悲泪流。
风雨同舟辅玉道,朝夕共力襄金瓯。
大江伏波寒暑近,运水踏浪丹心留。
雨露风霜凝丰碑,大运河水铭春秋。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只是全站职工干部的代表是这个光荣集体的缩影,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闪烁着运河的光辉,记录了不凡的人生,歌颂了社会进步。

颂 歌

写到这里,我越发觉得能为大运河工作服务一辈子,感到骄傲,能为大运河尽一些绵薄之力感到自豪。京杭大运河是世界奇迹,是中国的骄傲,是东方明珠,是民族瑰宝。我们要记录它的雄奇。宣扬它的灵魂,歌颂它的伟大,传承它的精神。在这方面,我们欣喜的看到邳州的名片,《大运河文化研究》、和《邳州文化》等报刊都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并正向深度、广度挖掘。原市政协副主席刘彤在他办公室和我一次闲话时说:“邳州有许多历史遗存和历史故事、要挖掘,要抢救,别让它消失在我们手里。”他的《李超时和红十四年》就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杨光正老师主编的《大运河的传说》和《弘扬运河文化拥抱运河时代》及《京杭运河千里行》系列顾钦雍先生的《大运河号子》,张玉迎先生的《运河西岸话春秋》系列,都热情洋溢的记录,赞美了大运河的风采及精神。重视历史发掘,善于朝花夕拾的周伯之老师,徐景洲老师都写出了许多附有历史传奇,文化底蕴和浓郁生活气息的回忆文章,他们唤起了许多历史遗忘,收集遍地宝藏,这

是难能可贵的善举。词赋家刘汉超先生的妙笔也许正在撰写酝酿一篇“洪福郁郁,运水泱泱”的新的运河赋吧。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来把大运河写好,宣传好。让这颗明珠更加璀璨,让这块瑰宝更加辉煌,让大运河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历代文人墨客对大运河也是赞誉有加。李白的《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賁》曰:“齐工凿运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生人即人民,唐代讳民故曰生人)几句话道出了大运河的功绩和不朽。唐文学家皮日休《汴河怀古》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清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沿运河南巡经邳诗曰:“艾阳迁建圣恩留,患自羊山初改流。一片白波浮古垒,士人犹道归邳州。”此外还有许多艺文、杂记不一而足。仅此,足以例证大运河在历史上的风采多姿。在华夏腾飞的今天,我们不应该更加施以浓墨重彩去吗?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邳州航道站经过风雨洗礼,坎珂前行。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从有到无,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从无到有。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它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进,有诗为证:

邳州航道曲

大运河水波浪宽,航道管理几变迁。
黑云摧城刊沟浅,红旗开天运水连。
审时度势需上下,依规循律可北南。
畅通京杭大运河,喜迎平安万里船。

书接上回,且说京杭大运河浩浩荡荡来到邳州,在港务局处稍作调整,别了一个弯,便又一路南下向骆马湖进发,一路上但听哗哗水声在不停传叙着在邳州看到的、听到的发生在邳州的邳州故事。这正是“大运河水邳州过,知道邳州故事多”。各位看客,欲知还有哪些故事,且看下回分解。

运河渡口话春秋

大运河沿线星罗棋布的渡口像一颗颗漂浮在大运河里的璀璨明珠,像一处处点缀在运河岸畔的亮丽风景,仅在邳县境内大大小小就有近百处之多。如猫窝、马集、房亭河口、大榆树、龚渡口、徐塘、索家、合家、大王庙、泃口等。本文所写的则是运河大桥下约百米处,现在航运公司对面现已不存在的运河渡口,过去历史上叫大榆树渡口。要了解这个渡口的历史,必须找曾经在该渡口工作过的人和有关资料。几经周折找到了曾在海事工作负责水上船舶管理的姬传珍同志,巧的很她就曾经在渡口工作多年,真是喜出望外。向我道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并热情带我走访当年曾在渡口工作过的老船工。不幸的是由于岁月久远,有的老船工已经作古。有的卧床不起,有的记忆不清。幸运的是在运河大堰南侧张庄东头找到了原来的老船工黄俊启师傅。

黄师傅已经八十多岁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古铜色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沧桑。说明来意之后,他非常高兴,也非常健谈。他告诉我前年就有徐州的人来到他家采访,并做了录像,也是询问当年渡口情况的,看来上级是很重视的。黄师傅声音洪亮,语速很快,思路敏捷,渡口的件件往事,如数家珍。和老同事姬传珍互相回忆着,印证着,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交谈当年运河渡口的风云画面便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运河渡口形成的初始年份已无从考察。只知道解放前在大榆树街附近只是一个很小的私人渡口。有一个名叫李俊一的人,自家有一条三吨左右的小渡船,撑篙划桨,接人摆货,风里来雨里去独自经营,维持着家庭生计,同时也结识了许多四邻八乡的亲邻和朋友,由于乐善好施,人缘极好受到了大家的称赞。谁家有困难都来找他帮助拿主意。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出手相助。后来有一年,大概是解放前后吧。有姓孙的一家人,家中发生变故,生活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孙成喜、孙成玉、孙茂长便先后找到了李俊一,请他帮助度过难关。李俊一二话没说,便叫他们家几个人也在渡口上做起了摆渡生意,以维护家庭用度。孙家人也知恩图报,协助李家共同把渡口经营好,两家人如同一家人,使运河渡口形成了一个小的规模。

1948年邳县解放后,人民生活逐步有了改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稍后邳县县政府也从邳城迁到了运河镇,顿时大榆树街也迅速扩大,人流量、物流量也迅速增加。原来由私人经营的小渡口已不能满足当时南来北往途经大运河的需要,为适应形势发展,更好的保证大运河水上交通的安全,全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邳县县政府于1955年5月做出决定,责成当时的县交通科将大榆树渡口收归国有。由政府经营,这就是以后人们约定俗成的大名鼎鼎的运河渡口。从此以后,运河渡口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促进了邳县的工农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55年5月县政府交通科接管运河渡口时,那时渡口只有一条30多吨左右的渡船,当时接收过来的人员有,黄俊启、张保友、沈家全、刘立全、金长付、胡庆喜等人。那时船无机械全靠体力、分班作业。一班七人左右、全是人工摇橹撑篙。当渡船人上满后,先有水手在两舷撑篙离岸,调好方向,待到深水时,再支起大橹几人合力推动橹把,随着橹把的转动,桨片则在水下反复划水前进,既是动力,也作舵用。摇橹是个力气活,也不能急躁,多人奋力推动,循环往复才可使渡船缓缓前进。将到彼岸时工人便弃橹拿篙,将船头对准岸坡、固定缆绳,旅客方可上岸。

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8月运河渡口由原木船社转交给隶属交通局的航管站,当时的航管站由周保松负责,同属交通局,类如以后的港监、海事。

1969年在人流、物流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保证人员安全,运河渡口又建造了一条60多吨的大渡船,人员也发展到18名职工。这样大的渡船不仅装人装货还能装汽车,一般可装4-8辆汽车。由于载重量增大、靠人工摇橹是不行了。对此县里非常重视,时任县军管会主任的常占铎团长亲自过问,从水利局划拨给运河渡口一个轮船头。作为拖带大渡船的动力,从此给运河渡口插上了翅膀,解放了船工们繁重的体力劳动,也给渡口带来了大发展的春天。那时没有公路桥,运河渡口是邳县南北交通的唯一大通道。记得1971年9月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许世友上将来邳县视察,临走时原准备经运河渡口过河南去睢宁、淮阴、渡口也进行了认真准备,打扫卫生,警备戒严,最后因故改走307,即现在的310国道去了徐州,由此可见当年运河渡口的重要地位。

也是70年代的一天,时任邳县县长李华从邳南考察回县政府,在运河渡口乘渡船过河时,汽车轮子被卡在一个夹缝里不能动弹,船到北岸汽车开不上去,李华县长只好弃车步行回县政府。船工找来吊车,才把汽车吊了上来,为此李华县长颇为感动,专给船工们送来了一条牡丹香烟感谢,一时传为佳话。

运河渡口的南岸是徐州地区交通局建设的一个小汽车站，接发一天仅有 4 班的从邳县到睢宁、淮阴的班车。建有 5 间平房，既是售票室也是候车室，渡口售票也在这里，站里设有一间小商店，站东侧是个牛棚，旁边还散落着几户人家。北岸是一个大坡道，坡道西侧是个简易的售票小房子。当时南岸的售票员是姬传珍、常树民；北岸的售票员是陆敬侠、吴克俊。可别小看渡口两岸的这几处不起眼的简易设施，它不仅对渡口至关重要，就是过河的群众对他也是很有感情的。他们大老远的来到渡口，就像看到了希望，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如船在当岸，他们会立即登上渡船，似乎已有到达目的地一样的高兴；如渡船尚在对岸，旅客则在这里歇歇脚说说话，咨询有关事情，渡口工作人员有问必答，使过往客人十分愉快，倍感温馨。有一天下午，南岸来了一位产妇，打算去医院接生，谁知一路颠簸，来到渡口时已经要临产了。产妇痛苦的呻吟着，这时渡船还在北岸，眼看就要分娩，已经等不及了，陪同家属急的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正在值班售票的姬传珍和亲属一起把产妇扶进了售票室，找来了麦草柴禾生火取暖，并且当起了接生婆。这些女同志当时还是个大姑娘，哪懂得什么接生但是人命关天不能耽误。好在产妇是自然分娩，顺利产下婴儿，由于没有经验，婴儿的脐带没敢剪，而是扎好送到县医院才作处理。后来产妇家人专程来渡口感谢，还送来了喜糖和红鸡蛋。

我家住在邳西南，在县城工作。那时也是运河渡口的常客，一年四季常来往。渡口的繁忙，船工的艰辛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节假日后上班的首日，渡口更是拥挤不堪。记得有一年春节后正月初六回单位上班，来到渡口，只见渡口前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人群不停的往前拥，焦急等待过河。那天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一直等到中午 12 点多才过得了河。劳累疲惫，饥寒交加至今记忆犹深。

渡口北岸的大陡坡是一个极易发生事故的地方，有一天上午，一个拉板车的从岸上下来沿陡坡上船去，由于坡陡车重。他一个人在车前顶着慢慢往下溜放，因为一人力气小，车速由慢变快人力不支逐渐失去了控制，眼看就要出事，正在售票的姬传珍一看不好，立即从窗户跳了出来，迎头顶住车把用肩膀死死的扛着车子才使板车慢慢停了下来，在众人合力帮助下，终于化险为夷避免一场车毁人伤的事故。

众所周知，运河渡口是全天候露天作业，船工们工作艰难生活艰苦。一年四季寒冬夏暑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坚守在渡口迎来送往，默默的工作着，无私的奉献着。而报酬是微薄的。解放前后还属私人渡口时，来往过河的人不多，大都是附近村庄的乡邻，有的过河收种庄稼，有的会亲访友，平时过河不收费等到麦秋二季时，才下乡一家一户的收点粮食，一家或一升、或两升不等，不种地的街上

人也是一年一次性酌情给点费用。这就算是一年过河的资费。船工们也就是靠着这些收入来过日子。

1955年收归国有后，开始使用货币交费。所收船费的分配按全部收入的15%比例上交县交通科。剩余则留给渡口使用，包括人员工资，工属具的配置维修。那时的过河船票价格也不高，但在当时也是可观的。60年代时，一张过河船票价是每人5分，自行车7分，平板车轻车1角，重车1角5。再到后来人车逐渐增到一人一角，板车2—3角，汽车根据大小也只有1.5元—2元钱。旅客过河都是凭票上船，船上满员后，船工撑篙离岸，其他船工则开始验票、凡没有买票的，现场付款再统一放进设在船上的票箱里，晚上统一结账。

美丽的大运河匆匆来到邳县，似乎对千年古邑特别留恋，在流经港务局处时又犹豫地拐了一个弯转头向东而来。稍作徘徊后才又挥师南下。古老的运河渡口就坐落在犹豫徘徊时开辟的宽阔河面处。繁忙的渡口不仅沟通了南北交通，也给邳县人民增添了一个观赏大运河的平台和机会。在这里大运河的美景尽收眼底。春沐晨晖薄雾，秋赏夕阳晚照，东望千里冰雪，夏眺万丈波涛。远河渡口的船工们无论是在数九寒冬，还是三伏暑夏，日夜奋战在渡口上，他们不辞辛劳，冬天破冰前行，夏天奋战洪水，特别指出的是在拍河两岸的洪流里摆渡，那可是个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活。渡船既不能顺流漂泊，也不能顶流蛮干。而是要巧借流速流向达到横流穿越，安全达到彼岸难度可想而知。郭沫若词云：“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们的运河渡口的船工们就是在这样复杂甚至险象环生的环境里工作着，战斗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栉风沐雨，奋战寒暑。为邳县人民建立了卓著功勋，树立了英雄形象，写下了不朽篇章，有诗为证：

运河渡口

大运河水波浪宽，渡口春秋暖人间。
寒暑无异万人渡，风雨同舟千里缘。
酸甜苦辣东流水，悲欢离合前行船。
欣望前途红花景，迎来彼岸丽日天。

1971年底运河公路桥造成通车，运河渡口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渡口虽然消失了，但它的形象仍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乘车经过大桥的人，往往还忍不住向外张望，寻找着昔日渡口的身影。渡工们也没有散去，而是开辟新的战场，一改往日的送往迎来，另辟蹊径，组建起北上南下的船队，沿着美丽古老的大运河长驱直入奔向新的远方，描绘新的蓝图，播种新的希望，收获新的辉煌。

邳县中运河泇口抢险打捞记

日前，由上海打捞局中标打捞的韩国岁越号客轮打出水的震撼画面、使我想起了中运河邳县泇口段沉船打捞的宏大场景。

那是1988年7月下旬，邳县大王庙至山东台儿庄的中运河，因连续干旱，航道水浅有600多艘运输船滞留于泇口段航道中。7月22—23日，鲁南地区连降暴雨，24日上游水位超过警戒水位0.41米，在未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洪水咆哮而来，致导邳县泇口段运河中65艘船舶翻沉，总吨位3697吨，直接经济损失350多万元。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险情，当时邳县政府立即如实上报。因为千里大运河，一丈不通，万丈不通，哪怕航道堵塞一天，主管部门也会立即做出反应。何况中运河主航道同时一次沉了这么多船，且彻底堵塞了航道，所以，江苏省交通厅马上做出决定，立即布置从扬州、淮阴地区和省运河航闸管理处等部门调来6艘打捞船，开赴邳县泇口进行抢险打捞，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奋战，终于将全部沉船打捞出水，清除了航道中的障碍，保证了大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打捞沉船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水上作业，一般沉船在岸上使绞关机用土办法即可打捞上岸，但对较大型的沉船就必须使用专业打捞船。在沉船处的水面上，依靠打捞船上的潜水、吊机等专业设备和方法才能将沉船打捞上来。中运河泇口段的沉船大都是百吨以上的较大沉船，在邳县当地难以解决，所以省交通厅才会紧急从全省各地集中调来6艘打捞船，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打捞中。7月底各地打捞船先后陆续抵达邳县泇口沉船处。对此邳县政府及泇口地方都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和配合。省交通厅航道局沈洪生副局长亲临现场、坐阵督办，省航闸处薛连坤副主任任第一线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航闸处宝应航道站60吨的打捞船上，两位领导吃住在打捞现场。运筹调度、随时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6条打捞船统一组织调配、在沉船处次第排开，连续作业，日夜奋战。各船组白天打捞，晚上则作第二天的准备工作，了解下一艘沉船的情况和制定适当的打捞方案。那时邳县航道站刚恢复成立不久，人员不齐、设备不足。但仍积极参加抢险，他们不仅投入一艘40吨级的打捞船，而且全站职工以战斗姿态承担起上下联络，后勤保障的重任。确保了泇口抢险打捞顺利进行。

在沭口沉船现场、绵延数里的河道两岸，支援和观看打捞的人川流不息。有沉船主焦急的奔波，有帮助打捞的地方人员现场助阵，也有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看热闹的地方群众。6条打捞船按需求，分别开到沉船处，各船组相互协调，各自为战。根据沉船状况，或一艘船单打独斗，或两条船联合作战。机器轰鸣、吊杆起落，有条不紊的工作着。打捞船上的老大稳坐驾驶室，神情自若，指挥若定，用手势和哨音指挥着起降吊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每一艘打捞船组就是一个小战场。机舱老柜则时刻不离机房，或察看仪表，或检查水油电路，不让机器有丝毫闪失，以保证全船组的动力供应。潜水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打捞沉船，潜水作业是打捞环节的焦点，是打捞成功与否的关键。所以潜水作业是一个集协调性、危险性较大、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活。潜水一般分轻潜和重潜，轻潜是在水清、水温高的夏天，潜水员身穿轻潜服，背上氧气瓶，在水下作业40分钟左右待氧气耗尽，须立即上来。重潜则是2—3名潜水员一组，由一名潜水员身着12型重潜服（大运河适用12型重潜服）下水，另一名潜水员手持水下电话，和下水的潜水员保持联系，传递水下沉船信息，为制定打捞沉船方案提供依据。第三名潜水员负责拉拽链接水上水下的皮龙，只有这样的密切配合，才能进行水下打捞作业。大运河适用一般。所以这次沭口打捞抢险中使用的是一般重潜。潜水员下水后，先摸清沉船方位，水下状况，船体结构再酌情顺势将缆绳穿插，捆绑船体，打好结扣后，再电话通知水面上。这时船老大指挥启动吊机，各水手占位守岗。吊机巧借水的浮力，将沉船缓缓吊出水面，露出水面后，必须停下，待沉船中的水自然留空后，再将沉船移到岸上或潜水安全的地方，这时沉船主即可上船清理舱内物品。至此，一条沉船才算打捞结束。打捞船再向下艘沉船驶去。遇到大的沉船，则是两艘打捞船合作，从沉船的两头吊起、合力将沉船捞出。8月初有一天在两船共同打捞一条沉船时，差点出了大问题。那时在沭口沉船处靠上游的地方，有一条大吨位的沉船，由宝应站60吨打捞船和泰州15吨打捞船合作打捞，开始一切顺利，待沉船将出水时，捆绑沉船的钢丝绳突然断裂，这时沉船刚出水，失去了浮力，重量突然加大，缆绳不支便轰然又沉了下去，连同泰州15吨位的打捞船也一同闪了下去，沉到水底。好在人员撤得快，没有伤人。这时只好停止打捞，又设法把沉掉的打捞船打捞上来。再重新开始作业。事后我曾为此事作联会友，上联：打捞船打捞打捞船，征求下联。不久同事陈海波便对了下联：审计局审计审计局。全联为：打捞船打捞打捞船，审计局审计审计局。一时传为笑谈。

中运河沭口段抢险打捞算是一次突击性的较大规模的打捞行动。及时清除航道中的障碍物，确保大运河安全畅通则是航道养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每

天都在进行,不仅要及时发现及时清除航道中的障碍,同时必须每年定期对航道全程扫床,清除隐藏在水下的障碍物。邳县航道站每年在枯水季节的春天和秋天都要对全辖区航道进行一次或两次全面彻底的扫床。扫床的传统做法是:用一条钢丝绳横穿河床底部,由两条机动小划子牵拉钢丝绳两头,拖拽着缆绳贴河床底部前行,遇有障碍物就马上打捞清除,直至辖区内航道全部扫完。才算完成本年度的扫床任务。年复一年,不得有误。遇有大型碍航物,更不能迁就,也要设法清除。如邳县辖区内的陇海铁路桥,改造于1959年,其在运河航道中的建航孔净宽55米,桥的通航孔下游8米处有两根废桥桩,水小时漏出水面、两废桥桩净宽40米,严重碍航,为保畅通于1987年用炸药爆炸清除。

1972年邳县为枯水期蓄水供徐塘电厂用水及农田灌溉,经批准建设徐塘节制闸计16孔。中间两孔净宽20米,余14孔净宽6米,并在左岸滩地建船闸1座(15×210米)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该闸已成废闸,每到汛期,闸孔水流湍急,险象环生。自建闸以来至1986年已先后沉船106艘,1986年9月一次就撞沉撞毁8艘运输船。因拦在运河航道中的徐塘闸难以拆除,1987年在其右岸开了一条新航道计长3.5公里,底宽60米来往船舶经新航道通行才避开了这一障碍物。

邳县大运河航道障碍物清除了,紧张的沭口打捞抢险也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但它的教训和启迪是深刻的,在千里大运河航线上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各自为政,唯有像长江航运局那样全航线统管,才能更好的发挥大运河的整体效益,为国家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47公里,苏北段404公里,其中邳县辖区104.5公里,经过多年的整治养护,焕发出了新的青春,它不仅成功的申报并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将又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期。据权威人士称,它将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运河经济带,自然创造大运河文化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大运河的事业大有可为,大运河的文章要大做特做,让我们为大运河经济文化带的建设,添砖加瓦。增添新的正能量。

初进港务局

闻名遐迩的邳县港是美丽的大运河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邳县人的骄傲。它那响亮的名字、不凡的身世、传奇的色彩广为人们所熟悉和传颂。

走进邳县港的码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云集的船队，起伏的煤山，耸立的吊机和长长的栈桥。进港的煤车、出港的船队，车水马龙，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图。皮带机的轰鸣、列车的笛声、汽车的喇叭、广播的音响，阵阵时代的强音，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欢乐交响曲。在这里天天发生奇迹，月月创造辉煌。正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个让人羡慕和实现理想的地方。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虽为时不长，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79年春节刚过，春寒料峭。我怀着愉快而又激动的心情来到邳县港务局报到。我是1978年底邳县航道站撤消后调入港务局的，直到春节后才来报到上班。过去在航道站工作时，曾借住在邳县港务局二区宿舍并在此办公过一段时间，所以对邳县港并不陌生。但那毕竟是旁观者，真正进入港务局工作，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邳县港务局是国营大单位，我去时全局1200多名员工。福利好、名声高、影响大，能到这里工作自然高兴。春节刚过我就从老家骑着自行车，迎着凛冽的东北风，踏着一路残雪，度过运河渡口，一路来到了港务局劳资科，刘同吉科长又一纸调令把我送到了港务局工会。李士华主任在工会办公室接待了我。我们互不认识，但望着李主任那慈祥的面庞、和蔼的态度、友善的眼神，给了我一个温暖的信任感。他亲切的微笑着问我：“局里领导叫你来做什么工作的？”一听这话，我立即意识到李主任其实是想问你擅长做什么工作。出于礼貌没有直接问而是随口改成了“领导叫你做什么工作的”。我便诚实的说“由工会领导安排，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坦然的笑了，未置可否。是的，李主任不好多说，一是他并不了解我，二是当时还有李文秀、朱士荃两位副主任，起码要和两位副职商量一下才好做决定。那时工会人才济济，能写会画的，能歌善舞的大有人在。学习开会时，办公室联椅上坐了长长一排，我生来乍到，只好敬陪末座。

两天后，朱士荃副主任交给了我一个任务，约我晚上随他一起去参加局里

举办的一个有关业务培训的会议,要求我会后写一篇会议报道,会后我连夜加班写出了报道稿子,第二天早上修改誉抄后,上班时交给了朱副主任,他看后表示满意,随即由局广播室播了出来。

过了一周,朱副主任又交给我第二个任务,更换一区办公室门前的大专栏。专栏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以后便成了学习园地,定期更换。我到现场一看,是个大型的墙报专栏,得用几十张大纸才能填满。过去我搞过黑板报,这么大型的没搞过。不过我想虽大小不同,但原则一样。便量了尺寸,回来准备稿子,大部分是摘抄报纸,用稿量很大,抄写任务也重,且必须用毛笔行书书写,这可是个细活,我正踌躇时,朱副主任说:“你先弄好稿子,抄写由大家动手一起来。你把稿子分给大家、提出要求一起写。”工会里都是文化人,大学毕业生就有两人。大家还算给面子,我把稿子分给大家,并讲明稿子应占的篇幅,稿子的内容多少以篇幅的大小为准,删繁就简,须恰到好处。如此这般总算完成了任务。李文秀副主任和我一起用自行车把稿纸带到一区专栏前,按先设计的图样,用浆糊一张张贴上去,最后合拢。李副主任高兴的说:“不多不少,正好贴满。”这个任务完成的也算顺利。

当年春天,局机关进行整顿,也许是因机关庞大、人员臃肿所致吧。刚搬进不久的四层办公大楼仅科室就有十几个,再加上附楼里的图书馆、招待所等塞得满满的,多余人员随处可见。庞大的生产调度室、卫生所都在一区,还不在这里,若都放在办公楼,根本盛不了。正如我的一位在港务局工作多年的老表见到我后说:这里都满满的了,你来能做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里都安排停当,哪还有什么位子呢?其实我跟本没考虑这么多,鉴于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能有工作、能给报医药费就可以了。所以我很满足。再说局机关一番动员调整后,其它科室不说,工会人员大减,有的去了生产科,有的去了保卫科,有的去了调度室,由原来的十七、八个人减少到不足十人。我被留了下来,担任内勤。我们的李士华主任趁机又增添了一些办公设施。当时的工会有一个图书阅览室,一间仓库,三间办公室,其中一间没有办公桌,仅放了张乒乓球台子,我刚来时写东西就趴在这球台上写。李主任很体贴人,当时做了五张办公桌,为各办公室进行添置和更换。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当时条件很差,设施简陋,我住在四楼的单身职工宿舍里,房间里仅有床铺,没有桌椅。一天晚上我趴在床上赶写稿子,恰巧被检查宿舍的行政科老董同志看到了,他是管理宿舍和物资的。第二天便给我宿舍送来了一张单人桌和一把椅子,我非常感谢。同时能在办公室和宿舍里拥有桌椅的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了。老实说我对工作也是很认真的,从不浪费时间。工会的内勤特别是宣传报道工作,事情多的做不完。记得在一个周

五的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赶写材料,夏明智副局长突然推门而入,他说满机关就看你这里有灯亮,特来看看。那时也是才提副局长不久,干劲正高,所以晚上也常到机关走走。他见我写材料,大概感到意外,便关心的说:“你才来不久,好好干,在这能做出成绩的。”闲聊一会,他又说一区有一件事很典型,你去看看写个材料,宣传一下,对全局也是个促进。我便当真,周末也未回家(当时一周只休息一天),用一个周日便采访整理好了材料,写成报道由广播室播了出来。

广播室是港务局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由局工会统一管理。它掌握全局一天的作息时间安排、上下午两次的定时广播和上午工间操的播音。大家也都习惯地按照广播时间的安排工作和休息。天天播送时政新闻、港口的好人好事及文艺节目。广播一响,音量很大,一区、二区、机关装有多个喇叭,整个西城区都能听到,所以很有影响。因此,它也是工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播音室设在三楼东头朝阳的一个房间,陈景侠、王蕾提任播音员,她们很有天赋,普通话说说的特别好,和县广播站的播音员的播音没有什么区别,常被他们借去省运河航运公司帮助播音工作。特别陈景侠同志真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她的播音,特有魅力,声音的高低、音节的掌握、语速的控制,恰到好处,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能给原稿增色不少。有一次在盐城召开的江苏省海员工会会议结束的晚会上,我临时写的一首赞扬会议的朗诵诗,经她声情并茂的朗诵,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称赞。她的这些能力和成就是和她的天赋和个人努力分不开的。她父亲是港务局资深老干部,她自幼生活成长在港务局,年轻时就参加港务局文艺宣传队,能歌善舞,被部队文工团吸收入伍,在部队文工团历练多年,退役后仍回港务局工作,是局文艺宣传队的顶梁柱,以后就一直在局播音室工作。退休后又到邳州老年大学工作,担任民族舞蹈老师,颇受学员欢迎。金子在哪里都闪光,她到哪里都把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她在局播音室任播音员期间,把港务局广播工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是港务局广播宣传最兴盛的时期之一。我那时在工会主要是采访、写稿、编辑供播音室使用,配合全局生产任务、中心工作的要求。如在八月疏港的时候,在公审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在庆祝党代会的时候,在欢呼卫星上天、火箭发射的时候,都是一马当先,积极配合。特别要经常宣传生产中的好人好事,先进模范人物,包括工会电影放映,联成一个整体,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电影放映也由工会管理,统一每周放映一次,顾德超、李永利是放映员,很负责任,特别是顾德超,吃苦能干,任劳任怨,工作第一,不讲价钱,是一个德才兼备、不可多得的好同志。电影放映他是主力,为电影放映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坚守和利用电影放映这块阵地,我把港口的好人好事,生产任务,中心工作编成一条条新闻,每周一期,排序为“港口新闻一号、二号……”,连续不断制成幻灯片,在电

影放映前宣传。好的典型稿件则送到县广播站进行全县广播。可以说广播和电影是工会宣传工作的两个拳头。为培养宣传人才,由各作业区、车间、机关选派有写作能力的同志,由工会统一组织学习新闻报道业务,并请县广播站派人来辅导,提高报道员的业务水平,更好的收集和宣扬港务局的好人好事,从那时起,在港务局的车间码头始终活跃着年轻的通讯报道人员的身影,如陆洪启、毛杰等人都是很有才华的一代人,为邳县港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篮球队也是港务局的一个亮点,更是港务局向外展示的一个窗口。邳县港务局的篮球队是颇负盛名的,且很有渊源。从最早的臧伟、佟辉、汤可达、谭洪祥、到后来的庄雨生、李强、周玉华、高爱平、宋建军等都是篮球队的主力 and 精英。攻守兼备、能征善战。整个球队就是一支威震一方、声名远扬铁军劲旅。人们提起来都是首屈一指的。在邳县身手不凡,到外地也是屡建奇功。我有幸曾随队出征过两次,见证了他们强悍的作风和精湛的球技。先说东征连云港吧。那年春天,受连云港港务局的邀请,臧伟书记临时有事,抽不开身,便叫我带队前往。千把人的邳县港的球队和一个有几万人连云港球队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我们的球队没有畏惧,如约而至。在比赛过程中,我们球队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娴熟精湛的球艺受到了友队的高度赞扬,虽战绩平平,但亦虽败犹荣,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经验。连云港港务局领导都亲自观战并在送别晚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也作了向友队学习了经验且倍受鼓舞的誉谢词。

第二次随队是在当年的秋天。我们回访来到了徐州南的马庄煤矿,和马庄矿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这次比赛三战三胜,打出了水平。其实我对篮球是门外汉,过去只是看热闹,这次亲自带队观看,就怀有另一番心情了。因为坐在场边观看,输赢关乎脸面呀,所以看得认真而又用心,而且还逐渐看出了点门道。矿队中有一位高个球员姓魏,是矿队的主力,满场跑动,屡屡得分,且三分球投的特别好,一度威胁到我队的胜败,令人印象深刻。休息时经交谈知其是碾庄人、亦农工,我的心里一亮,突然有一种让他为我队所用的想法。经商量若能在港务局给安排相应的工作,离家又近,自然愿意到港务局工作。回来后我便向局领导作了汇报,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很快便给小魏办理了有关手续,从此邳县港务局球队又增添了一员骁将。这也是这次马庄矿之行的又一个收获。不过这事也惊动了马庄矿的刘书记,他当时很生气,但这是小魏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也没有办法。但为了两家关系,最后臧伟书记和佟辉局长专程去马庄矿作了沟通,才算完事。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宣传队和篮球队是单位的招牌,谁都想招揽好的人才,把自己单位招牌擦得亮亮的。

大概是 1980 年吧,我到港务局的第二年,局里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情,临时借调到省交通厅远洋运输公司帮助工作的夏明智副局长突然在香港去世,噩耗传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才提升副局长两年多的夏明智同志是港务局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前途无量,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怎么说就没了呢?不久得到通知,夏副局长殉职的省远洋公司的“雨花轮”将从香港开往青岛御货,要求我局及逝者家属前往青岛接洽,处理有关后事。李俊凡书记立即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处理比事。第三天,由李书记亲自领队,夏副局长夫人郭宪芳及陪同人员李桂英、高医生和我,由庄雨生、吴德敏二人开面包车一行七人驱车前往青岛。李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是:注意搜集整理有关死亡情况并写出一个全面详实的报告。当晚抵达青岛,第二天来到停泊在青岛港锚地的“雨花轮”上,船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餐就是在“雨花轮”上吃的。在一整天的时间里,船长向我们详细汇报了夏明智局长在该公司的工作及殉职前后的情况,并领我们察看,夏副局长生前所住的房间。他的住处是船上的一个单人房间,不大但整洁,单人铺上,行李简单,一身漂亮的海员服装挂在衣架上,领口的领花和袖子上的横条纹饰给我们一种亲切而又陌生的感觉。我们一行人默默注视良久,才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离去,谁也没有说话,心里酸楚而又茫然。

“雨花轮”是江苏省交通厅远洋公司的一艘三千多吨级的货轮,常去世界各地、主要是东南亚各地。这次去香港装货因船上政委休假,夏副局长是以该船政委的身份随船前往的。在香港港口锚地停靠等待装货时,头一天一切正常,晚上还在房间里擦拭自卫的手枪,晚饭时还一起用餐,和人打招呼。睡前还有人看到他还在自己的房间里活动,第二天便不见起床,直到早饭时才发现已经去世。一切毫无征兆,船上也是百口难辩,说不出理由,一无病、二无伤,就这么没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夏和船上人员的关系很好,相处和睦,人在船上,又没到香港市区,根本没和外人接触,唯一的可能就是因疲劳过度而猝死。我把船长的汇报及了解到和看到的情况,全面如实的写成一个书面材料,交给了李书记。夏副局长的夫人郭宪芳同志是个有水平、明事理的好同志,面对残酷的现实,除悲伤痛苦外,通情达理,理性对待,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随行人员也是颇受感动,一路上我们悉心照料,也未发生什么意外。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仍思念着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由于时间过长,全凭记忆,如有错讹之处,还请指出和谅解。

我在邳县港务局工作的时间不长,仅几年的时间。但就在这几年日新月异的火热的工作生活中,使我感慨不已,使我终生难忘。它曾令我奋进,它曾促我成长。它抖起了我的精神,它给了我前进的力量,更给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热爱邳州港,那里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天地,那里是“倒海翻江卷巨

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战场。那里有英雄的用武之地,那里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新世纪翻开了邳州港新的篇章。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更给邳州港带来新的希望和辉煌。面对陇海高铁的修建,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崛起的邳州港又将搬迁到另一个腾飞的新起点,更好的施展它的拳脚,发出更大的能量,让广阔的淮海大平原上的金银十字中的运河明珠——邳州港,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家事春秋



我们家有了第一个大学生

秋高气爽,万里湛蓝。八月九日。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家。顿时孙女王子悦考上大学的消息给全家带来了无限惊喜。

能不惊喜吗?她可是我们家第一个考上的大学生。多年来我以运师毕业作为家里的最高学历位居榜首,现在悦悦考上了大学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能不高兴吗?再说悦悦从小就身体单薄,加之又贪长,给学习造成了压力,但小小年纪既知道艰苦努力,又自强自立,寒冬暑夏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今天考上大学完全是她拼搏的结果,是意志的胜利。我们能不为此而惊喜吗?作为一个考取生的家庭就有这么多惊喜、那么全国呢?可想而知、全国已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书接上回,这一盼望已久的喜讯立即在我孙子王子祥建的《幸福王家》的家庭微信群里传开了。下午四点半,一张由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签发的“恭喜你已经被录取”的通知首先在群里公布出来,立即恭贺声,询问声接踵而来,小小的群里微信的铃声响个不停,像一个热烈的庆祝集会,虽然听不到鞭炮锣鼓,但大家的惊喜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大娘张宝石首先恭贺悦悦被大学录取,并关心的询问上学还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东西,告诉大娘给你买。

我看录取通知上有江苏字样,便插嘴问学校是在南京吗?回答是在淮安,我说在淮安好,熟人多离家也近,来去方便。我一激动便把淮安写成了淮北,好在大家也心知肚明、那是笔误。她的已参加工作的哥哥王子祥也高兴的说:“在淮安好,我和二叔经常去淮安出差,常能见面,回家也方便。”并询问开学时间和有关军训事宜。在他们兄妹对话中,还不时打出一些卡通图片,以丰富谈话内容,我虽然看不懂,也知道那都是些喜庆的东西。后来听说当天下午,悦悦高兴地带着小弟到超市给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临近晚上,她打牌的奶奶回来了,我向她通报了悦悦考上大学的情况。她高兴的一下拿起手机,立即电话核实情况实际是借以分享全家的喜悦。忙又转过身来和我说:“今年我们家的时运不错,悦悦考上大学,这是一喜;祥和秋雅结婚这是二喜。”不由神秘地说,“年底就要抱重孙了,这是三喜。”我说“如果是这

样,那就是四喜了。”“怎么四喜?”她问。我说:“抱重孙子不就是四世同堂了吗,不是四喜吗?”她才恍然大悟,忙说:今晚不吃剩饭了,我去街里买点好吃的庆祝一下。

她一走,我细细一想,今年全家过的确实很顺,就像今年春节时我在一首诗中预示的那样。春节时,景照给我发了一副贺年图片,很新颖,我便在其后写诗作答曰:

新年新春新气象,日月增辉天地煌。
陈年春酒别样醇,经霜秋菊分外香。
东隅常怀春秋志,桑榆情浓王家庄。
春风长绿房亭水,吉星高照三槐堂。

我们老家王庄就在房亭河畔,我们真的是吉星高照了。这时,夕阳已经收起了余晖,一弯新月悄悄浮在门前玉兰树的梢头上微笑,繁盛的枝叶中的玉兰花正含苞待放,片片绿叶在晚风中沙沙作响,那是在奏一曲美妙的乐章。



我的助学金

新的学年开始了,学子们又开始走进了熟悉的课堂,一头扎进了浩瀚的知识海洋,像蜜蜂那样辛勤的撷取花蕊中的精华,为人类储存幸福的蜜糖。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则怀揣着亲友、国家、社会馈赠的助学金走上了新的学习征途。学校也为个别囊中羞涩的学生制定了资助计划。这是一道美丽的人生风景线,这幅迷人的风景画图不仅仅是锦上添花,对于贫困学生来说那是雪中送炭。对有钱人来说,这区区几张票子也许不屑一顾,但对困难的人来说,那可是天大的喜事、胜造七级浮屠啊。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本文姑且从我的助学金开始说起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八义集中学上初中,我家在农村,除了种地以外,别无经济来源,对于资助一个中学生来讲,家里是有困难的,只能勉强为之。首先是吃饭问题,无钱在校搭伙,缴纳不起每月的吃饭钱,只好每个星期日回家带够吃一个星期的煎饼,再带上一壶咸菜或盐豆,便是一周的伙食。一周六天,每天按5张半煎饼算,须带33张(早餐1.5张、中·晚各两张)有时多带一张作为机动。每到吃饭时,就把煎饼和咸菜摆到课桌上,值日生从伙房抬来一大木桶开水放在教室走廊里,学生们各人盛上一碗开水,吃着煎饼,就着咸菜,喝着开水,吃的有滋有味。也有的同学从家中带来生米或者山芋在学校食堂笼里蒸熟了吃,学校服务的也很周到。吃饭问题解决了,但学费、书本费与日用花销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开支,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也有了不小的困难。记得我曾经想买一支五分钱的铅笔,却因无钱买而作罢,至今仍记在脑海里,那种难以言状的无奈和伤感是有钱人体会不到的。

作为学校当然也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不久学校开始了评选助学金的活动。评选的形式是自报、互评、校定。全额助学金是8元,分四个等级,级差2元。也许是向贫困生倾斜吧。享受最低的是全额助学金的四分之一是2.75元,四分之二是4.5元,四分之三是6.25元,四分之四全额是8元。我评上的是四分之二即4.5元,每个月有4.5元的助学金收入,解决了我的日常花销的大问题,心里是暖暖的,学习也无后顾之忧了。但到后来的连年自然灾害,

使经济困难加重了,家里最后连煎饼也带不起了,当时社会上又刮起了共产风,生产队吃大食堂,农村里一片萧条,饭都吃不饱,哪还有煎饼可带。最后只好把户口,粮油关系转到学校,那时转户口很简单,到公社写一张介绍信就行了,从此我有了城市户口,在学校开伙,靠着4.5元的助学金解决了吃饭问题,帮我度过了难关。但我的家庭仍然是困难重重,生产队吃大食堂,又吃不饱,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吃上饭了,但仍想着家中的父母,于是我开始省着吃,减少饭量,一天攒下一个小玉米窝窝头,一星期可积攒6个,在周末带回家,可叫父母亲改善一下伙食,也算尽了我的一点孝心吧。真没想到这点助学金也惠及到我父母身上。

1959年初中毕业,班主任李文治老师劝我说:“根据你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还是考高中吧。”我说:“高中是上不起了,只有上不要学费,又管饭吃的专科学校才能继续学业。”李老师也知道我的难处,便不再坚持。

我便报了四所专科学校,最后被运师录取。对于上运师,开始我是不看好的,用我大姐的话说:“教书没有多大出息。”没出息也得上,因为运师不收学费还管饭呢。开学来到学校后也并非那么乐观,运师虽然管饭,但数量少,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根本吃不饱。经济好的同学,可以买些副食品补充,经济差的就听天由命了,有的甚至带炒了的糊盐,饿了泡水喝。我是一无所有,学习又紧张,面黄肌瘦。有一次父亲来学校看我,带来了一点他在家耕地时捡回的烂山芋磨成糊子烙的煎饼,厚厚的黑黑的,但那时吃起来是香香的甜甜的,我留着当点心吃,算是吃了几天饱饭。

上运师是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心里老是想家,星期天想回家但又无钱坐车。期中的一天,又到周六,看着回家的同学,实在想家,却又无钱购车票,就一个人过了运河,又不知道路,只是朝着家的方向,一路走过去,议堂、土山、薛集、石桥、王庄,好在秋天湖里有人看庄稼,还能问路,直到半夜多了才回到家。当时月在中天,感到家乡真好。

正在这种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运师适时地传出了评选助学金的好消息,那确实是对贫困生的及时雨,我动心了,但也七上八下,能评上吗?懂事不多的我只好无奈中等待,也许是同学们和班主任米振荣老师看我确实困难,看到我省吃俭用的窘态,看到我天气寒冷还未穿棉袄的困境,看到我那瘦弱的身体,最后给了我最高额的助学金,每月1.5元。别小看这不多的1.5元,但在那时是派上了大用场的,可以用来理发,买牙刷牙膏,毛巾肥皂,学习用品等。从此可以安心学习,也改善了我们学习环境,从而使我的学习质量得到了提高。

我毫不夸张的说是八义集中学和运河师范挽救了我的学习命运，是八中，是运师铸造和完善了我的革命人生观。我永远忘不了八义集中学，忘不了运河师范，忘不了那救人于危难的助学金。助学金，它是帮我登高望远的阶梯，它是助我飞向梦想的翅膀。没有助学金，也许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的大学梦

大学生、天之骄子，学子的桂冠，上大学那是人生的梦想。从孩子呀呀学语起。家长就幻想着孩子有出息，上中学、上大学、出国留学。现在的人们也确实基本实现了这个梦想，很大一部分人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大学校门。不管是名牌的、普通的、专科的，但都是大学，都是可以学到知识，提高修养。不过在不久前的过去，大学生那可是凤毛麟角的稀罕物，哪个村子里出个大学生，可是大新闻，大喜事。亲亲邻邻更感到脸上有光，心里骄傲，我的大学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里没有幼儿园，我的童年就是在家玩，有时挎个粪箕子薅草喂牲口。我常去玩的地方就是到后庄我大娘家，那里近房多，玩的开心。有一次又去大娘家时，看到门口树下聚了不少人，只见一个下乡算命利用黄雀叨卦的游艺女人，正夸说黄雀叨卦如何灵验。我大娘家门口有一颗大槐树，中午歇晌时，大家都在树下休息拉呱。听算命女艺人一说，都信以为真，纷纷围着女艺人询长问短，看着笼子里的黄雀活蹦乱跳，大家的命运就好像寄托在它身上，于是都纷纷要求算命，结果一圈算下来，都各有所得，有的将要得利发财的，有的将会生子添孙的，有的故留悬念说将会有灾，但最后经艺人破解也能得到贵人相助而转运的。当然钱是要多给一点，最后算者皆有礼，人人都欢喜。我的大娘一时高兴，把正在看热闹的我一把拽到她面前，指着我对女艺人说：“给这小孩也算一卦。”女艺人问：“多大啦？”“7岁，”大娘说。那时还未解放，村子里也无学校，我还未上学呢。只见女艺人手拿灵签，向黄雀“嘘”了一声，小鸟顿时活跃起来，在笼中窜上蹦下，来回跳动，女艺人将手中的薄竹片签在手中散开成扇形，凑到鸟笼的缝隙里，黄雀以为喂好吃的，便呼的飞下伸出小尖嘴把薄竹片签子叨下一片，艺人便将竹片签拿在手中看了一下，又把我打量一番，就念念有词道：“这个小孩真不瓢，大学毕业比人强。”谁也不知道签上写了什么，也无人验签，因为都不识字，任凭算命人乱说。以后我想那签上肯定写的都是吉利话，只是看人下菜碟，对号入座罢了。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听到好的结果，人们便欣喜的纷纷掏钱送银子，我大娘给人家多少酬钱，我并不知道，但我的大学梦

便从那时就开始做了,至今也未忘记。更未忘记我大娘,是她给了我首次认识大学的机会,大娘很疼爱我,小时候特想去她家玩,到吃饭时也不想走,总能找个理由留下来。大娘和二哥心里明白,便说别走了,在这吃吧,我一听自然高兴趁机留下,等我娘喊我吃饭时,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解放后,进入村里新开的小学校学习。接近大学梦则是我在八义集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八义集中学是个老学校,在八集街北门外往西不远处,再往西北不远便是八集火车站,学校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教学质量一流,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在当时的邳县可是响当当的。文学老师焦成统、周唯一、王一平、李文治、理科金以太,音乐陈孝义,美术尹荣定,我二年级的班主任彭滕华老师,都是名人。名师出高徒,学生的成绩也是全县数一数二的,邳县学生运动会多次在八中开。可惜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穷民也穷,吃不上饭。三年级毕业时,班主任李文治老师听说我未报考高中,便专门找我谈话:“根据你的成绩和表现,你应该报考高中,才有上大学的机会,可要把握住时机啊。”我说:“李老师,谢谢你的关心,我也想考高中,但上不起啊,家在农村,又无什么经济来源,初中好不容易才上完,再上高中,那是无能为力了。”李老师无奈的摇了摇头,爱莫能助啊。我也深深的陷入了深思,记得在上初中过程中,家里实在困难,曾想辍学找活干,帮助家里,减轻家中经济负担。当时正在大队任会记的以林哥听说后便关心道:“听说你不想上学了?还是应该上,将来才能有发展。”和我一起考上初中的英之姑听说后也劝我要继续上学,随后我才打消了辍学的念头。艰难的度过了初中,现在再考高中,按照家里的情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考高中意味着将与大学失之交臂,也辜负了老师的期望。考吧,即使考上也上不起,家人都在队里吃大锅饭,带不起煎饼,更何况还有学费等一堆开支,使人望而生畏,我只好忍痛放弃考高中。最后报了四个上学不要钱又管饭吃的专科学校,什么运师,建筑邮电等,结果被运师录取,从而走进了运河师范的校门。

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现在名叫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是国家名校,当时校长范季同是教育家、是学者、治学严谨、校风优良,学术气氛特别浓,给同学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极高,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毕业后大都当了人民教师,也有的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我记得大约1960年吧,徐荣街、岳明阜、李克银等五位同学被保送进入徐州师范学院深造,此事对大家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震动;上师范不是没出息,而是大有可为。从此大家的学习劲头更大了,我也曾跃跃欲试,憧憬着未来的大学梦。

说来也巧,正当我在运师将要毕业的前夕,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了,时局一时紧张起来。那年夏天,运师突然开始征兵。据说在运师征兵只是在抗美援朝时征

过一次兵,这是第二次。当兵是朝思暮想的好事,我踊跃地报了名,经过严格的体检,我们六二(3)班有 20 多人报名,结果只验上四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和张振德同学分到了公安部队就是现在的武警部队,贾书明、图克怀去了解放军。高兴呵、立即整装待发、在大家的羡慕眼光中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进入了另一个大学校。

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后。在上世纪 80 年代有了电大,但都是在周六、周日上课,我家在农村,又有承包地,周末必须回家种地,也无暇上电大,只好放弃。那是一次很难得的实现大学梦的机会,因客观条件限制也就无缘了,只能放弃。

退休后有了闲暇时间,经济上也逐步有了好转,便准备实现另一个梦想,游历大好河山,过去只有在课本上、地图上看到的山川河流,我要亲眼看一看。于是提起行装,跟着旅游团,饱览了祖国的壮丽山河,领略了美丽的边疆风情。北上广、港澳台、祖国的东西南北、甚至国外,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一游八年,告一段落,不想跑了,便又转入了一个才知道不久的邳州老年大学。这才真正实现了我的大学梦。

邳州老年大学是个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坐落在邳州市民广场活动中心东侧的四层大楼里,老师队伍齐全,34 个班级的学生近 2000 人,都是中老年人。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再给插上科学知识的翅膀、将会能更好的发挥余热。既学到了知识,也有利于身心健康。就我所在的文学班来说吧,大家都喜欢文学,但真要写点什么就困难了。眼高手低,说的容易,做的难。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也都能学着写了点东西,虽不得心应手,但也勉强为之,好多学生甚至在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有好几个老学员如吕道森、高锡球、胡霞等都已将自己的作品集出书了。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也从基本功学起,学理论、学方法、不断积累知识。比如写诗词特别是格律诗要有韵、有对仗、有平仄。尤其是平仄,过去从未听说过,学了好一阵子才算勉强掌握,虽不熟练。但可以学着写一些了,而且也陆续在报刊、杂志、网络上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诗作和文章。虽然肤浅,但对我来说可是进步啊,有了成就感。虽然不是“江草红花”也不至于完全“废料”。当然有此提高和收获应当感谢邳州老年大学,感谢周浮五老师、陈百楼老师的悉心教学,感谢文学班吕道森等老学员的热情帮助,他们终于成就了我学习文学诗词的理想,实现了我曾经追求过的大学梦。

我在运师读书的日子

我每天到运师附小接送孙子上学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的凝视着校园里宽阔笔直的大道和尽头新落成的漂亮的办公大楼以及大门西侧挂着的“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的校牌。校牌上那潇洒豪放的行书,大气、凝重而又不失儒雅,这也就应该是运师校风的缩影,而且也只有运师毕业的著名书法家尉天池才能写出这块具有运师韵味的校牌。众所周知,运师出了许多像尉天池那样的人才,当然也出了一些像我这样的庸才,对于学长的字只有欣赏的份。

我是 1959 年暑假开学时进的运师,那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从火车站走过来,穿过空荡荡的大街和块块空地,来到运师的北门,门不大,东侧是两间低矮的传达室,经过一段狭窄的南北便道,便是学校最高级的两层办公楼。我被分到办公楼东侧的一(3)班,同排往东是一(2)班、一(1)班,前排是一(4)班,三年级五个班在后排。二年级和初师班则在办公楼西侧。宿舍在东边两进院子的后西屋。据说,那院子是原庄姓地主家的院子的旧屋。前院是医务室和澡堂,校园的最西侧是鱼池和建在一旁的大礼堂,既是会场也是饭堂。

别看校舍简朴,设施简陋,但整个校园却是热气腾腾,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教师队伍人才济济。范季同校长是这个学校的灵魂和核心,花白的头发,平易近人,常和同学一起交谈、拉家常,慈眉善目又儒雅风趣,一派学者风度、大家风范。大会讲话时从不按稿子念,而是在台上轻步移动、不紧不慢地向大家侃侃而谈。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但却使全校师生心悦诚服,向他投去敬重佩服的眼光。老师们也是文武兼备,各有所长,且教学有方。

我的班主任米振荣老师,身材高大,空军出身穿一件只有飞行员才有的那种束腰夹克,说话风趣,待人宽厚。一次打扫卫生,因扫帚不佳,扫过的地面漏有污痕,他便笑着批评道:“这是老爷刮胡子呀!”惹得一阵大笑,大家便愉快的再扫一遍,直到地面干净。他既是班主任同时又兼我们的代数课,教学很有办法,收效很好。有一次我因看小说耽误了学习,代数小测验时,考了个 59 分,不及格。米老师没有发脾气,而是在班里不点名的批评道:“有的同学一向成绩很好,这次为什么没有考好?要好好找下原因。”我知道这是说我的,心里很愧疚,便暗

下决心,一定要把面子挣回来。结果在下一次的考试中得了 99 分,因错了一个正负号,扣了一分。米老师家在西安,退休后来过三次,我每次都参加了接待,谈起往事,大家都乐的美滋滋的。

我的语文老师,在一年级时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胡玉芬老师,到二年级则是张远芬老师,张老师年轻潇洒,学贯中西,风趣儒雅,有大家风范,讲起课来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引人入胜,使你无形中就提高了学习兴趣。他精于观察个人所长,善于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和积极因素,因材施教。我本来喜爱文学,在他的教导下,又得到了提高。他也适时的鼓励,常拿我的作文在班上作范文讲。记得有一次写春天假期回家修房的作文,他当范文讲时说:你看作者不仅写修房,而且借修房站在屋顶登高望远,写了更多春天的景色。他启发大家写作文要从各个角度观察事物,才能发现更多的东西。他借此再次阐述他的教学理念,不得不让人佩服。多年后,我从部队回到邳州,一次在路上遇到他,他还热情的说:“都长这么高了。”上学时,我是又黑又瘦。听说张远芬老师后来升任徐州教育学院院长,再未见过,但从未忘记。

副校长李觉民、王民都是老革命,又是教育专家,以范校长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学校领导班子,为推动运师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有利的领导和多才多艺的老师们共同努力下,让学生们德智体美教育得到良性的循环发展。学校出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除了正常的教学课程外,各班学生还自愿组织各种课外兴趣活动,如读报和一些专题讲座。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习诗词,特别是毛泽东诗词学习研读小组,每周开展活动 1-2 次,主要是学习欣赏毛主席诗词及古代名家诗词作品,受益匪浅。虽然似懂非懂,但也描龙画凤的学着写,登在班级黑板报上,也很欣慰,有成就感。

学校大礼堂常有大型报告,开拓学生视野,增长学生知识。其中有两次记忆很深,1960 年有一天邀请“铁道游击队”政委刘洪作报告。刘洪名叫刘金山,时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由省里组织来邳县检查民兵工作,学校借此机会请他给学生做一次报告,当天大礼堂里座无虚席,窗外也挤满了人,他以亲身经历报告了当年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情况,并当场回答了学生们对书中感兴趣的问题,如问他和芳林嫂的关系,他笑着说,那是作者的艺术创作。他的报告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还有一次请到了《红岩》中的“疯子”华子良同志给大家作报告,他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革命志士对敌斗争的故事,引起了轰动效应。这对学好知识为人民,当好灵魂工程师的主题教育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学校图书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里有大量的图书,有许多报刊杂志,

有毛主席著作,有鲁迅文章,课余时间,我大都泡在那里,发现课本之外还有这么多知识,学校之外还有这么大的天地,我革命的基本人生观也是在这里形成的,在一片茫然中似乎看到了光明,认清了方向,看到了希望。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注重课本知识学习的同时,运师很重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宗旨教育。作为一个中师生。不仅要学高中的全部文化课,还要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同时更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此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勤工俭学,二是支援农业。

先说勤工俭学,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搞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如发动学生捡拾废品,收集废旧报纸、刊物,既能废物利用,又能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收入还能支援国家建设,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我记得我曾在当时的作文中写道:这仅仅是一些无用的废纸吗?不!你看那上面分明写满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可喜数字。这就是一个学生眼中对勤工俭学的认识。更有意思的是组织学生到港务局码头货场参加体力劳动,这是向社会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重要一课,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那一次是抬钢筋,把钢筋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当时年纪小,稚嫩的肩膀从没承受过这么重的压力。一根钢筋大约有4-5米长,两个人抬一根,扛在肩上,两手擎着,走起来晃晃悠悠,非常吃力,干一个下午,觉得很累,肩膀也疼,不过也给了一点报酬。好像是抬一根给一毛钱吧,记不清了,反正一下午也挣了好几毛呢。

从学校北门进来的路东侧,是一块师生们种的菜地,种的萝卜又大又白,秋天收获时,一个有斤把二斤重,雪白的萝卜配上翠绿的缨子,美极了。生吃起来,又脆又甜。校西侧的鱼塘里长年养鱼,岸柳依依,鱼虾满塘,到年底捞出鲜美的鱼虾,送进食堂,改善了师生们的伙食。

再说支农活动。有一次是去张楼帮拔稻秧子,那时水稻尚未普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水稻。我们的任务是把秧苗从苗圃中拔出来,扎好把子供应给大田栽插。活不重,但必须双脚泡在水里,坐在小凳子上,弯腰低头,双手拔秧,还要提防蚂蟥的叮咬,有时传来一声惊叫那肯定是有被蚂蟥叮上了。一天干下来也是头昏脑涨,腰酸腿痛。也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辛劳。

支农活动中最难忘的是在邳北岐山大队帮助拉犁耕地。七八个人拉一张犁,开始还挺新鲜也有劲,但后来就没力气了。又吃不饱,确实很累,人都是要面子的,谁也不说累。米振荣老师为鼓舞士气,用英语喊出一、二、三、四的号子,叫我们跟着学,大家齐声喊起来,果然劲头上来了,可惜只是不能时间过长。

支农活动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进行,大家都是积极参加的,只有一次我没

有去。当时学校搞文艺创作活动,分配各班都要拿出作品,时间很紧,为此班里把我留下来,专门搞创作。和同时留下来的郝允珍同学共同努力,顺利完成了班里交给的任务。因此事未去支农,我们两人似乎还有点遗憾,还认为缺了社会实践这一课,是一大损失。可见当时运师学生也是非常重视课本知识和生产相结合这个社会实践活动的,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这样的美丽校园里,在这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为国家和人民培养出有用的人才那是指日可待的。而在当时就出现了不少的尖子。如三年级学生徐荣街在学校时就不时有文章诗词在报刊上登载,他的《龙飞凤舞》一文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后,轰动了校园。毕业时他和另外四人被保送到徐州师范学院继续深造,最后留师院当了老师,成了教授、作家、诗人。本文开头讲的尉天池也是在运师毕业,成了闻名遐迩的书法家,运师的校名牌、和邳州的许多字号他写了不少。当时校门口的传达室前的小黑板上常有告示:XXX 前来领取报刊寄来的稿酬单子。我们班的李洪俊同学,才貌双全,普通话又标准,未毕业就内定去县广播站工作。毕业后的学生分配到四面八方,当教师的,做主任的,任校长的比比皆是,成为基层教育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哪个学校分到的运师学生多都感到骄傲。在党、政、军、企事业中工作的也大有人在,都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

在去年一次六二(3)班部分同学在“食为先”酒店聚会时,我曾写诗纪念。

锦绣年华五秩秋,豪情英气一并收。

风云叱咤过五关,桃李芬芳香九州。

欣忆东窗冰心美,更喜夕阳雅各留。

酸甜苦辣“食为先”,一杯浊酒润歌喉。

正当我凝视运师大院,欣赏校牌的时候,附小放学了,一队队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门,那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就是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和希望,那带领孩子的老师就是一颗颗辛勤的园丁,那老师也许就是运河师范毕业的吧,也未可知。

在一一六医院的日子

前天无事,我随手打开厚厚的相册,漫不经心的浏览着往日照片的时候,忽然一张不起眼的旧照跃入我的眼帘。这张泛着黄色、显得有些陈旧模糊的照片使我眼前一亮,随之一股暖流涌入了我的心里。这是1966年春天我在116医院住院期间,与肺一科全体板报宣传组人员的合影。九个成员蹲坐在草坪上,背景是新出的两块黑板报和病房大楼,照片上的画面虽然模糊,但仍然依稀可辨,它再现了我们50年前的风华正茂,它记录了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和火热的战友情,病友情,也再次把我带回到了当年难忘的火热的生活之中,更令我想起了一一六医院那些可爱可敬的人们。

一一六医院是南京军区下属的肺结核专科医院,它坐落在安徽省安庆市郊区,距市区不远,专门接收南京军区广大官兵中肺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和疗养,是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的一环。我曾因患肺结核病在此住院一年多。在此期间,116医院不仅治好了我的病,也让我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懂得了人生的许多道理,应该说是收获不小。

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1966年3月我在地方医院检查出肺结核,这对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入伍以来,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我入伍的公安部队(武警)主要任务是警卫和看押,我被编在二中队三排,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和军事训练。一个多月后即被调入中队部当通讯员,再一年做该中队文书,又过了二年时间,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生病前不久,张副中队长告诉我:“小王、好好干,最近要来对你作提干考核,注意搞好团结。”心里正暗自高兴,不料却被检查出了肺结核。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一是病情需要控制,二是不能传染别人。心情沮丧之极。但也毫无办法,只好面对现实。去哪里治疗呢?最后确定去南京军区专治肺结核病的一一六专科医院住院。

三月中旬,我赶到南京江苏公安总队,找到了宋长瑞老领导,他曾是我入伍后的指导员、入党介绍人,刚调入总队不久,他帮我办好了一切转院手续、我便连夜乘“东方红4号”客轮,从南京逆流而上,第二天中午在安庆码头下船,恰巧遇到也刚下船的116医院郭护士,听说我是去她所在的医院住院的,便热情把

我带到了医院。

肺结核专科医院,名不虚传,我是中午抵达医院的,看到病房门口一个个病恹恹医治的病人,心想可别叫我进到这里呀。谁知却偏偏把我分到了这个肺一科。医院设有肺一科、肺二科、肝科、外科、门诊等科室。接诊我的医生是叶年鼎军医。

叶军医是个有老资格的军医,正值中年,待人和气,技术好,首次接诊便带几个年轻的医护人员现场教学,对照我的片子指点说这是浸润性肺结核,所谓浸润性肺结核就是正在发展,指着我脖子上的一串疙瘩说这是淋巴结核,俗称老鼠疮,由肺结核引起。几个学员听的津津有味,我却听的心里发怵。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呢,叶医生随即叫我到外科,取出我脖子上一串疙瘩中的几颗,分别送到安庆地区医院和南京军区八一总院进行活检,他怀疑我是淋巴结癌,为慎重起见,所以同时送到两个权威医院检查,以防错漏。过了一个多星期,好消息传来了,属淋巴结核,排除癌变,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叶医生在查房时正式通知我说:“你放下思想包袱吧,没有癌变,是正常的结核病,这种病,不像过去那样可怕,现在有药可治,而且能够治好。你现在的任务是配合治疗,吃好、休息好就行了。”从此,一年多的一一六医院的住院生活开始了。

治疗肺结核和淋巴结核,针对我的处方是服用异烟肼,吃小纽扣样的黑色皮S和中成药,打链霉素挂水。链霉素是周日歇一天,其他药需天天吃。对病是一月一检查(透视),三个月一疗程复查(拍片),经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第一季度查,病灶边缘由模糊到清晰,说明病情得到了控制;第二季度查,病灶开始收缩;第三季度查病灶开始缩小了。但却在这个时候吐血了。我一看咯血,心中一惊,怎么越来越重了呢?叶军医检查后诊断说:“这与大局无关,是你左肺病灶的部分毛细血管破裂,如果能一起把病灶中的脏东西全排出来,再长出新肉来,那是最好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复发的。现在干脆从外部加热,设法让你的右肺病灶里的脏物也能排出来,那就更好了,如果排不出来,也就说明经得住考验了,病灶将由硬结而后钙化,也就痊愈了。”叶军医的话有理有据,显示他高超的医术,实践证明也是这样:从医院出来的50多年时间里,我的病再也没有犯过,只是右肺病灶脏污没有排出,只是硬结,而后遇到劳累时会感到不适,左肺则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叶军医的妙手回春吧。叶军医现在大概有八十多岁了,真想再见到他,向他表示感谢。

在长期的住院期间,治疗所占的时间很少,除上午两个多小时外,其余时间都是清闲无事。为不浪费时间,我便自学,除看书看报外:练习书法,找了本学习书法的字帖,买来笔墨,在废报纸上练习隶书,我看报纸上常有文章的标题用隶

书写,简洁明了,儒雅生动,便按帖上要求,一笔一划练,什么蚕头,什么波划,慢慢写来,逐渐有了点形象,更树立了信心。又开始学写美术字,每天练习不辍,到后来居然也使用上了。

说到这里,又遇到了一个促进我学习的机缘。部队医院重视宣传教育工作,我所在的肺一科是个大科,仅病号就有 100 多人,加上医生护士、护工等,两层楼,满满的。科里提出要组建板报宣传组,从休养员(病号)和医护人员中各抽 1 人搭建班子,然后再扩大。医护人员中抽出的是年轻有为、有文采而又能力过人的王秀英护士。但休养员中没有着落,无人报名。病人来自各个部队,都不熟悉,我也才来不久,也无心这些事。忽然有一天,科里委派的负责休养员管理的老洪(他也是休养员,可惜忘了他的名字)找到我,要我出来负责搞宣传工作。我说:“我不会呀。”老洪在休养员中有威望,很和气,他笑着说:“我们调查了,你是文书,能不能写东西吗?就别推辞了。”我看他态度诚恳,言之有理,便服从了安排,一直干到出院,从没有离开这个工作。

板报宣传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很复杂,不仅每周要出板报,还要搞专题广播,做好专题宣传,各科室互相搞评比,看谁搞得好,这更加激发了大家积极性。那时年轻气盛,谁也不愿落后。我和王秀英商量,先组队伍,再分配工作。由于王秀英护士工作忙具体工作都是我来跑。工作人员中抽出方于有医生和方兴翠护士,休养员中抽出老朱、老李、小蔡等共九人组成小组,有负责写稿的,有负责书写的,我则跑龙套,联络、协调,当时我们九人曾在新出的两块大黑板报前合影,至今保留着,今特把它作为本文的题图,从照片来看,虽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出当年的情景,犹如昨天一样。

两块黑板报和广播用稿量很大,除摘抄报纸外,还要亲自写稿,动员大家写稿。当时学写的隶书和美术字也派上了用场。照片里黑板报上的大标题美术字就是我写的,已经看不清了。有一次医院党委召开全院党代会,各科办的黑板报整齐的摆在大礼堂会场两侧路边,一排看过去,百花齐放,炫目耀彩,很是气派,给院党代会凭添了无限风景。

广播室也是我们争取的一个阵地,各科都想争第一名,谁先进到播音室,能第一个搞专题广播,就说明谁的本事大。遇到重大新闻,如氢弹试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等重大新闻,都是早上一听到广播,就会一跃而起,立即写出简短祝贺稿件,再迅速组织几篇便立即跑到院广播室,待中央台新闻一结束,我们的专题就开始了,真是争分夺秒,完全沉浸在工作的喜悦中,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病人。忙时连吃药打针都忘了,有时护士跑来找回去服药、打针。

在宣传工作中,王秀英护士除自己的工作外,也全身心投入到宣传工作中。

她是安徽阜南人，工作责任心强，能力强，许多关键问题都是她出面解决，我们配合的很好，为了工作她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对我的病情和生活都很关心，有一次赶任务，连夜加班写东西，她不放心，便在一旁陪同。怕我身体吃不消，劝我明天再写，我说明天来不及了，必须今天干好。她二话不说，一直陪我到半夜，直到写完才离开。我也很感动，没有她的协同，宣传工作是干不好的。为了购买宣传材料，她利用休班时间，带我在安庆市跑了半天，才把材料弄齐，回来后马上又去上班。

由于我们工作上配合的好，肺一科的板报宣传工作在全院是数一数二的，科领导非常满意。王秀英护士为此也很高兴，对我的治疗和生活也很关心，缺什么马上到街上给买来。我二哥从老家来医院看我，她知道后，怕我有困难，立即给我送来钱和粮票。我说钱不需要，粮票我收下了。那时吃饭必须要有粮票。接着又有工作人员给我送钱物，我一概不收，我说二哥一人能吃多少，不需要了。我出院那天，去南京的客轮时间是下半夜，正好王秀英护士值小夜班，她下小夜班后亲自把我送到安庆客轮码头，送上船。一晃 50 年过去了。听说她退役以后到海南发展，在某医院当科长。真诚的祝她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真想再见一面。安庆市是历史名城，有丰厚的文化积淀，江边有一座宝塔，名叫迎江塔，我曾登上去过，塔不大，但登顶一望，大江滚滚，市井繁茂，很有气势。一一六医院离市区很近，是一个大院子，在病房区的西半部分的北边有一大块空地，西北角上有一小亭子，亭子下埋有老和尚的瓮缸，空地的南边有一口池塘，那里清静宜人，我常一人在池边树下看书，写日记，犹如世外桃源。那块空地，我们戏称为“北大荒”，是早晚散步的好去处。早上起床后，护工送来热豆浆，给每人床头柜上倒上一杯，自己如想喝甜的，再自加一点糖。喝豆浆一是营养人，二是能帮助排痰，对肺结核患者特别有利。起床后喝上一杯热豆浆，就去“北大荒”散步。回来后又是丰盛的早餐。病人的饭菜一个星期不重复日新顿异，且有一周食谱公布，以便监督。通常都是稀饭、面条、馒头、包子、花卷、蛋炒饭、饺子等，花样繁多，应有尽有，出乎意料的丰富。每天还要发水果，橘子、苹果、香蕉、常吃常新。还给病号统一配发蓝条衬衣裤，每周洗澡时，再统一换发一次，对病人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病人康复得也很快，不断有人出院，再接收新病人，周转率很高。有的刚混熟不久，又得恋恋不舍的分开。病友情、战友情、是一样的，而且又多了一层共同战胜疾病的意义，是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的病友吴新贤，苏南人，很年轻，在南京军区空军航模组服役，他的病不重，来医院我们相处的情同手足，相见恨晚，他活泼、热情、风趣，又同属江苏，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和爱好，因病轻，他很快就出院了，出院后即参加对越自卫反击

作战,回来后部队驻在无锡,他写信告诉我一切平安。我出院后曾到无锡找过他,在一起玩了一天,并在吴锡荣巷合影留念,还把他与爱人的合影送我一张。可惜当时未留家乡地址,再也无法联系。真是一大遗憾,我还期待着哪一天能见上一面。

还有一个小病友许 X 礼,安徽涡阳人,人小机灵,不大说话,和我特别好,我把他当小弟弟看待,他很听话,虽处时间不长,但从未忘记,只是没留下他的家乡住址中断了联系。

还有家住天津的范秉勋,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以后改为华东工程学院)的大学生,我们住院期间关系特好,我们以后在南京见过面,也有合影,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在工作人员中,由于认识相处时间长,都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有心直口快的科领导王教导员,快人快语,认真负责,在给我出院的鉴定上有一段这样写道:“你真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像一粒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成长,为科里的宣传工作作出了贡献。”因我的预备党员是在一一六医院转的正,在宣传工作中使他满意,他才有感而发的吧。还有吴保礼军医,最年轻,一有献血任务,他都率先行动,积极性特高。还有苏善堂军医,金自重军医,都是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陈护士长做事认真,为人低调,语言不多,人缘极好,深受医护人员和广大休养员的爱戴。曹主任便是稳重儒雅,技术高超,受到全科人员的敬重。护士队伍也是人才济济。

彭芝兰,安徽滁州人,退役后在滁州第二医院麻醉科工作,人很热情,年轻活泼,曾是肺一科文娱组的负责人,工作积极,很有人缘。1995年我曾有一次去南京开会途中路过滁州,顺便拜访了她,她马上认出了我,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她仍然那样的飒爽英姿,热情奔放。可惜由于时间紧,有人等我,见面说话后便匆匆离开,以后再未见过。徐小多护士工作出色,据说以后调八八医院工作。1996年我曾到八八医院询问过,但无结果。方兴翠是板报组成员,对病人热情认真,对宣传板报工作是热心人。

白日追年,往事如烟。五十一年过去,弹指挥手间。

人生如梦,风云变幻。生老病死难测算,终点亦起点。

是的,一场大病,住进了一一六医院,看似我事业的终点,殊不知经过一段磨炼,却又到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后来的人生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一一六医院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那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思念。

那里是我人生的转向标,那里有我生命的闪光点。

在广场上,在全院职工,休养员大会上,我曾代表全体休养员讲话;

在大礼堂里,在院党代会上,我曾代表休养员中的全体党员在大会上发言;
在病房中,我曾密切配合治疗,和病魔决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播音室的话筒前,我曾慷慨激昂的向旧秩序宣战,满腔热情的歌颂祖国
美好的明天

在宣传栏里,我曾顽强的坚守阵地,颂扬医护人员呕血沥血的天使精神,歌唱休养员顽强拼搏的生命火焰。

在即将离开一一六医院的时候,真不想和日夜并肩向病魔宣战的战友病友
分别,但也不想说:“医院再见。”

滚滚大江水永远沸腾在我的心里,
巍巍迎江塔终生耸立在我的面前。



自豪写过《公安部队之歌》《打下 U2 飞机》诗

每当我走在小城繁华的街道上,看着两旁的高楼大厦,道路上的车水马龙,禁不住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特别是走到青年路和建设路的十字路口时,更令人心情激动。这个当年邳县的新街口,早已旧貌换新颜了,但我的思绪仍然不自觉的,顽固的定格在五十多年前的这块平凡而有意义的地方。

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一个暑气逼人的夏天,一队走向军营的刚入伍的年轻新兵,正精神焕发的经过这里,很荣幸我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这队刚刚走出县武装部大门的新兵,兵役局贺局长的励志讲话犹言在耳,又在市民夹道欢送的锣鼓鞭炮声中穿过市区,向着将走向远方的火车站进发,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光荣感、使命感交织在心里,无法不叫你热血沸腾。当绿皮火车缓缓启动的时候,澎湃的心潮更达到了顶点,新兵们挤趴在车窗上面,向亲人告别,亲友们则恋恋不舍的挥手相送,我父亲也站在这欢送的人群中遥遥相望,那场景虽然没有“车鳞鳞,马潇潇”的悲壮,但也把人们的热血燃到了沸点。

我们的新兵队伍在徐州作了短暂停留后,绿皮火车又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大海不远的驻扎军队的农场,从此开始了我的梦寐以求的军营生活。

我入伍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即现在的武装警察部队。部队所驻扎的农场,是一个监督劳动改造的场所。我们的任务除正常紧张的军事训练外,就是看押好这些正在服刑的劳动改造犯人,实战性特强,来不得半点马虎。虽然听不到枪炮声,但必须提高警惕,和劳改犯斗智斗勇,才能圆满完成看押任务。

我被分在三排一班,王排长是山东人,特别的纯朴,可亲可敬。副排长孙贵祥,邳县老乡,机智、灵活,军事技术好。我们的军事训练大都由他来带,责任心特强。有一次他感冒发烧,我们以为今天的训练可能取消或调换别人,谁知到场一看,仍是孙副排长,叫我们很感动。那次训练是走正步很吃力,对新兵来说更难。但他带病亲做示范,在他的严格训练和影响下,大家不敢怠慢,一板一眼,动作完全到位,他也很满意。

我的班长鲁振祥,丰县人,和蔼可亲,严厉又关心人,但也要求高,在学习射击动作时,对立姿、跪姿、卧姿动作,一着不让、动作必须到位,三点一线的瞄准

要求,把手教你。手榴弹训练进行实弹投掷时,他就站在你的身旁,一是鼓励,二是安慰,三是保护,让你放心投掷,去掉后顾之忧,才能取得好成绩。我和另两位新兵翟运典、刘昌纪都很佩服和感动。他后来转业到邳县卫生部门工作,住在镇北一路。我回地方后,他还专门叫我到他家做客,现仍住在解放路万兴市场附近。

在紧张的军事训练同时,还要完成繁重的看押任务。当时我们的看押条件极差,因是平原农场,一排排监舍四周只有一道铁丝网和壕沟,大门也极其简陋,是一个随手可以推开,关上的栅栏,曾有犯人在夜间突然强行从大门冲出逃跑,后来费好大的力气才追捕回来。因此,提高警惕不仅是说在口头上,还要牢记在心里,更要落实在行动上。班里、排里、中队逢会必讲、真正达到了面命耳提的程度。对于新兵更是重要的一课。新兵上岗,先跟着老兵见习,跟班现学,然后才能“放飞”单独执勤上岗。我第一次“单飞”,是在一个无月的夜里。那晚在睡意朦胧中,我被代班的副班长叫醒,他悄悄告诉我“准备”,我便一跃而起,迅速穿好衣服,手持带有刺刀的步骑枪,一路来到监舍后边的哨位上,在带班员面前,监督子弹上膛,持枪站到哨位上,下岗的同志则在带班员的监督下退出枪中子弹,再回到宿舍休息。当我第一次一个人独自站在茫茫黑夜里的时,嘴里说不怕,但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看着面前监舍窗口的灯光,心里警告自己:面前就是“老虎”,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此时此刻也体会到了我为人民来站岗的真实意义。不过两个小时的站岗时间,理论上很短,实际觉得很长。日复一日的训练、站岗、放哨,时间长了,就觉得有些单调。在偏僻的农场军营里,又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报纸以外,最大的享受就是每个月上级机关派人来放一次电影,每当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像办喜事一样高兴,下面执勤点的班排官兵要跑几里路到中队部来才能看到,看完后再跑回去。这种近乎枯燥的生活,也曾使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新兵慢慢产生一种虽说不是失望,但也有些茫然的感觉。对此我当时写过一篇“是大材小用吗?”的文章,是针对高中生当兵有点屈才的思想而写的议论文。观点是:我们虽不是文盲,但却是地道的武盲,在军营里有学不完的知识,如军事训练、观察敌情、做好看押,哪点都够我们学一辈子的。文章很快被《人民公安报》采用发表,还给我寄来了三元钱的稿费。心里很激动,支队政治处干事还专门来到我所在的班排召开新兵座谈会,让我当场发言,其他新兵也各自作了表态,提高了大家的认识觉悟。

在紧张的训练执勤生活刚刚起步的时候,大约入伍一个多月后,我被调到中队部做通讯员。中队下设四个班排执勤点,距部队都有几里路。通讯员的任务就是给各执勤班排传达中队通知、命令、送有关材料,随中队首长下各班排检查

工作,平时则负责队部的勤杂工作。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排去送一份材料,指导员于西均同志命令到:“小王,骑我的车子把材料送到X排去。”我说:“好。”但立即意识到我不会骑自行车,便说:“我走着去吧,我不会骑自行车。”于指导员一惊,好像很奇怪的问道:“怎么还不会骑自行车?小董,你来教小王学自行车,不会骑车怎么执行任务?”小董,就是将要离任通讯员岗位的董永丰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将另有任用。于是在他走前亲手教会了我骑自行车,当然我也是将学骑自行车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他还告诉我以后怎么做好通讯员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是丰县人,可惜以后再未见过。

中队长(连长)郭宝才,山东人,瘦高个,微黑的脸庞,透着威严和慈祥,一身戎装,宽厚的武装带斜挎着盒子枪,对训练特严,对战士也很亲,和战士有许多共同语言,闲时常给我们这些后勤兵讲一些战斗故事。他的爱人孙明珠,徐州人,很热情,常给我们后勤上的小青年做些针线活,缝洗被子等。郭队长的工作很忙,有一次上级来检查工作,方式很特别,先让郭队长在大操场上集合好队伍后,上级领导当场叫他从队列的排头到排尾挨个把战士名字点名报出来。郭队长虽感意外,但凭着他对战士的熟悉,毫不含糊,一百多名官兵,从头至尾,一个不漏,一个不错的全部叫了出来,这种扎实的硬功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退伍后我曾去看过他,他还是那样的热情。

在我被调到中队部做通讯员一年多后,又被任命为中队文书。整天和文字打交道,写报告,写总结,作计划。一开始写的不尽如人意,后来在先后两任指导员的帮助下,才逐渐有了进步。他们都是搞文字出身,对我也很关心,每写一份材料,都给指出要点和注意事项,慢慢的才走上正轨。而后连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小结报告也让我写,支部对党员的鉴定,转正报告都交给我做,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

周洪凌指导员,睢宁人,曾当过中队文书,温文尔雅,能说能写,有才干。开始在叫我写材料时,他先写给我看,教我怎么写,并指出不能像写文艺作品那样夸张,写报告必须有事实,要概括,多分析,讲逻辑,然后尽可能的有文采,这使我受益匪浅。他的爱人,姓黄,邳州老乡,淳朴贤惠,他们退休后住在沭阳县城,我曾在去淮安苏北处开会路过沭阳时去看过他们,听邻居讲他们去连云港女儿家中去了,尚未回来。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宋长瑞同志是我的第二任指导员,也是我入党介绍人,文质彬彬,很有思想和学问。他让我当团支部书记并教我如何做好共青团的工作,如何主持团支部大会,开始时我不敢在中队全体团员大会上讲话,在他的鼓励下,后来也能召开团员大会,并上好团课。

在中队部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中，一方面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我的胆量。入伍前我的胆子特小，不敢走黑路。偏偏在这里必须常走黑路，单独执行任务。如我当通讯员时，中队部搬迁到一个新地方。两排新平房里，除家具办公用品外空无一人，郭队长叫我一人前往看守，当夜我虽有点怕，但也不能说，硬着头皮去，带上手枪来到新的办公室，门口乱七八糟，还有几块未捡走的烂棺材板，我在床上躺下睡不着，把手枪子弹推上膛枕在枕头底下，准备一有动静立即掏枪射击。也许劳累吧，一觉睡到天明，并未有任何事情发生。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有一次回家探亲，半夜从八集火车站下车回家，路过传说常有鬼怪出没的单桥时，虽然紧张，但也不怕。第二天家里人听说后都吃惊的说：“你胆子真大，我们也不敢走啊。”

由于中队驻地，远离领导机关，相对独立，为保证中队工作的正常开展，后勤工作必须面面俱到，八大员一个都不少。文书、上士、卫生员、炊事员、通讯员、军械员、饲养员、司号员，10多名后勤人员原则上由文书负责管理。因此我的任务除文字工作外，再加上后勤人员的管理，显得十分繁忙，但也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卫生员曹召会退休后，专门来邳县看我，通讯员申春和泰兴人，忠厚老实，工作认真负责是个好同志。军械员乔兆强，铜山徐庄人，工作精细，有独到的见解。饲养员王昭达，赣榆人，热爱本职工作，他喂的鸡肯下蛋，但从不乱吃乱送，都是凭队部条子发放。炊事员张怀刚原是四排副班长调队部食堂当炊事员毫不怨言，且炊事工作做的很出色。

部队很注重宣传工作，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部队大比武、学雷锋，宣传毛泽东思想成时尚，各部队都有自己的宣传机构。1963年10月左右，支队从下属各中队、县队、哨所抽调人员，成立了支队文艺宣传队，我有幸参加，和我在学校同班同时入伍的张振德也从一中队调来，最后到支队报到的计划有10多个人。

我们的任务就是编排节目、准备到基层连队巡回演出，宣传大比武，宣传学雷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主要负责节目创作，我先后写了五个节目，还记得有快板书《红》，集体朗诵诗《公安部战士之歌》还有一个歌颂好八连的数来宝，名字忘记了。张振德也写了歌颂人民公社的小歌剧。这些节目都被采用且到基层中队、沿海驻军等单位演出，收到了很好效果，最后进京参加了公安部队司令部的调演。我因不会表演，完成节目创作后又回到二中队，先任一排班长不久复调回任二中队文书，战友们开玩笑说：“你这是二进宫。”

我创作的节目《公安部队之歌》等集体朗诵诗，也被地方市文化馆采用。我对创作比较感兴趣，自“人民公安报”刊登我的议论文后，很受鼓舞，先后又写了些作品，成了地方刊物上的小“豆腐块”。那时写作不懂技巧，一时兴起，随手就

来,如有一首写打 U2 飞机的新诗,当时听到广播后,心里激动,连呼好好,提笔便写:

好好,捷报!
捷报,好好。
美制蒋机 U2 飞贼,
又被咱们敲掉了。
万里高空捷报传,
全民皆呼“打得好。”

毫无修饰,一气呵成。后边还有几段,已记不清了。当时不知深浅,把稿子寄给了新华日报,一周后新华日报副刊便给登了出来。张振德同志也很会写东西,退伍后曾在邳县文化馆工作,他创作的《双上门》歌剧在邳县人民剧场公演时引起轰动,他邀我一起观看了演出。我向他连声道贺,他后来调邳县四户中学工作,那里是他的老家。

紧张的生活和长期的文字工作,又不注重锻炼,使我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有时感到疲乏无力,而且日渐消瘦,但也不在意。那是个讲政治的年代,凡是都要政治挂帅,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入党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张副队长向我透露上级将要对我的提干进行考核时,更倍加小心,有时累了,还自我责备政治意志衰退,更不敢向外吐露。卫生员曹照会看我身体不好,经他悉心治疗,仍无起色,多次劝我去医院检查,我一直认为没多大问题,能挺过去。结果终未挺过去,最后不得不去地方县医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诊断是:两上肺浸润性肺结核。真是晴天霹雳,对我打击太大了,当时我的心一沉,惊呼“完了。”那时对肺结核的认识就是现在的癌症,是很难治好的,更不要说什么人生前途了。但事已至此,只好面对现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保住身体要紧。中队领导也十分关心,把我专门送到了南京军区最好的治疗肺结核的专科医院一一六医院接受治疗。尔后又转到济南军区一四二肺结核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经过两次历时两年多的专业治疗和疗养,终于治好了我的病,随之我也从医院退役回到了邳州。进入了人生的又一个拐点。今天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望着青年路上的人流,随着建设路上的车队,在夕阳的余辉里,我的思绪又奔向了新的远方。

搬家记

搬家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买了新房子要搬家,孩子结婚了,要搬家,哪怕是租房住也要搬家。家就像一只鸟笼子,今天提到这里,明天又放到那里,真是轻而易举,潇洒而又时尚,与我曾经搬过的一次家回然不同。

那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我一直在县城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也一个个从老家来到县城里学习和工作,无形之中家的重心已向小城倾斜,为方便和有利于工作学习,便经常算计着将家搬到城里来,但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一直犹豫不定,难以决断,故土难移呵。直到年底拿到准迁证、办好粮油转移手续才不得不采取行动。

头天晚上联系好车辆(那时还没有搬家公司之类的机构),收拾完东西,屋内空空荡荡,院子里显得特别寂静,在明亮的月光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显得那么熟悉和亲切,这里虽然只是农村普通而又简陋的两个小院落,但那可是我们家的全部心血啊。应该说是白手起家吧,从荒芜平地到盖起房子,从一个院子到两个院子,经过了多少苦累冷热,流下了多少辛酸汗水,这是不经手的人难以想象的。靠着在队里挣工分,靠着每月区区三、四十元的工资,历数年之久的精打细算,求亲拜友,苦心经营,才慢慢有了点起色。盖房时为了省钱,当时在县木材公司工作的立云哥帮我在该公司买了计划外的廉价木棒和房屋权梁,托朋友用煤炭从窑上换来了中等的砖瓦,乡亲邻里帮我从山上用平板车拉来了块石,同事旧给我免费送来了黄沙,亲戚也免费送来了白灰,又托建筑界的亲戚看面子请来了要价低廉的工程队,在建房的紧急时候,我无暇顾及地里成熟的麦子,近房亲人不声不响地帮我收割运到家里……当时还赊欠了一批水泥板等建材,直到一年后才还清欠款。总之历尽波折,终于先后建起了两处房屋,最后拉起了院墙。心想从此可以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将来也可以在此安度晚年、终老一生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才过几年,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孩子长大了,生活改善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家庭的重心不得不作一次转移,将家搬进城里。离开老家故土,而且要离开我亲手经营的两个院落,那是很难割舍的。所

以临别时怎能没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

天亮了，望一眼准备搬走的家具，衣柜、饭厨、桌椅板凳、锅碗缸盆、被褥行李等，这都是必须带走的日常生活用品。不像现在搬家，条件好的，新房子早已装璜、家具一应俱全，拎包就住。我那时是穷搬家，买不起新家具，只好带走手底下经常使用的家什，留作以后过日子用。

上午，事先向李树民经理借的货车开到了家门口。这时我胞兄弟二哥来了，叔兄弟二哥也来了，众人七手八脚装好了车。中午自家做了几个菜，兄弟爷几个围了一桌，显得特别温馨，在我来说是临时告别，对兄长来说就是送行了吧。一壶老酒，几位亲人，虽然明知是临时告别，但总难掩饰心中的离情别意，大家虽然说说笑笑，但心里还是有点酸楚的。二哥说你们放心走吧，家前园后我会给看好的，不要有什么顾虑。我自然也放心托付给他们。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除了几间房子外，都是一些平常杂物林木而已。院子西南角角落里的手压井静静的蹲在那里一声不响。屋后我亲手垒的猪圈空空如也，再也听不到大黑猪的哼哼声，圈后汪塘寒水泐泐，几丛芦苇的毛缨和枯叶在风中摇曳。岸边的几棵泡桐树虽已枝叶光秃，但那粗壮的树干却显得一派兴旺，那可是几棵精心栽培、曾指望能卖不少钱的摇钱树。不成想几年后二哥真的把卖树的钱专来县城送到我家，留下一段佳话。

“王叔走吧”，司机小李到我身旁附耳轻言。天已傍晚，我们走出了家门，西院邻居家表婶过来了，热情的打着招呼，正亲切交谈时，兆凤哥也过来了，他是我的堂兄弟，一生勤俭，七、八十岁了，走动背着个粪箕子，不忘拾粪壮地。他有眼疾，见风流泪，但他耿直厚道，不善言语，对人都是真心实意，不要小心眼，见他踉踉过来，我忙敬上一枝烟，他把粪箕子放在一边，接过烟点上火，吸了几口，望着将要发动的汽车，嘴噤着想说什么，半天才红着眼睛慢慢问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会经常回来，咱弟俩还会常见面的。

孩子们早已雀跃着上了车，他们在想往着新的生活。他妈则磨磨蹭蹭的拿出大门铁锁，将要去锁大门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情感，泪水夺眶而出，抖动的手挂不上门锁，二哥见状立即要过铁锁，催促道：“快走吧，天不早了，我来给锁门，不要回头。”汽车终于缓缓启动，慢慢离开家门，悄悄捌过村头的小学校，消失在茫茫的原野里。

迟到的年味

逢年过节总是与平时过日子不同,所谓不同就是节日的含义不同、饮食文化不同,说到底就是吃什么才能烘托这个节的气氛,才能品味这个节的味道。比如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元宵节吃汤圆、春节吃饺子等。如果到哪个节不吃这些有节日代表性的食品,就好像没有过节似的没味道、没气氛。譬如春节,尽管平时常吃饺子,但到春节那天饺子仍是必备品,其它都不重要,吃了饺子才算过年、才算过的圆满,不管是素馅的、荤馅的、海鲜馅的,内容可以不同,但形式必须是饺子,只要是饺子,那就是上品、佳品,就是过年的最高礼品。不吃饺子好像仍留在年那头没过来。无怪中国几千年来一到春节,千家万户都摆饺子宴,就是春晚和电视节目里也常拿饺子来大做文章,因为它是北方人过春节的标志啊。

现在说起过年吃饺子,稀松平常。常听有人说:现在是天天过年,饺子已是家常便饭了。但如果你要对他说:过去有时连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他也许还不信呢。反正我信,而且还亲身经历过。那味道不好受,所以几十年过去了仍难以忘怀,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年我懵懵懂懂刚记事,才几岁吧,春节前几天,天天查着指头,倒计时算计着过年的日子,盼着那天吃饺子。谁知那年却失望了。

那年一直没有下雪,除夕天是个白眼天,太阳阴死不活的在天上晃悠,我在外玩了一圈回家后,看到娘一声不响的坐在门口。“娘,还没做饭?”我不知好歹的问,心里想着好吃的呢。“噢,就做。”接着便喊两个嫂子去做饭。当时家里一共七、八口人,(大哥牺牲)娘端出一龟盖(高粱挺子编的小菜筐)洗好的萝卜,嫂子就把萝卜纵横切成片片状,又把父亲前天从八集买来的有斤把重的一块猪肉切好,放进锅里一起炖,一锅萝卜片,只有不多的几片肉,但也是有肉的菜了,算是解了馋。一想到明天早上就能吃上饺子了,心里还是暗暗高兴的。那时农村没有电灯,天黑不久就睡了,小孩子睡得快,慢慢进入梦乡,忽然南天门开了,天老爷站在门口向下撒下了漫天白面,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到了屋顶,落上了磨盘,落满了地面,我们一群孩子欣喜的用一双双小手去争接白面,留作明天包饺

子吃。突然一串雷响，一双双小手迅速缩回来，接到手上的不是温暖的白面，而是冰凉的雪花，猛的一惊，醒了过来，身上的被子掉到一边，村里村外断断续续的响起了迎春鞭炮。我被从失望的梦中惊醒。娘也醒了，给我掖了掖被子，看天亮了便起床去了，我又沉沉的睡去。待娘把我叫起、穿上衣服出来一看，饭桌上没有饺子，仍是昨天的萝卜炖粉条剩菜，豆腐豆芽，咸菜盐豆，稀饭煎饼，虽没饺子，但比平时丰盛多了，又在贴着新春联的大门口放了三个爆竹，算是过年了。

年过去了，但没有闻到年味。正月初六我二姐回来走娘家，且带来了一小菜罐饺子。一看到饺子，对一个孩子来说，真是欣喜若狂。二姐婆家人口少，家境较殷实，日子好过些。二姐知道娘家人口多，日子过的紧巴，可能吃不上饺子，才把饺子作为礼品带到娘家来的。这真是雪里送炭，女儿情真啊。

我眼巴巴的望着那一小罐宝贝饺子，娘也高兴起来，但又发愁，不够一家吃的呵，不过娘有办法，她叫嫂子把凉饺子重新放到锅里添水煮，温热后，每人都能吃上几个，不饱再用饺子汤泡煎饼，连吃带喝足够了，且也吃到了年味。娘不愧为娘，还未雨绸缪的说：“今天吃了饺子记着味吧，以后好好种地，明年自己包饺子。”多励志。

呵，明年，明年是何年？



南园

南园是我家门口路南旁的一块菜地，是全家人一年到头的蔬菜供应地。春天的韭菜，夏天的黄瓜，秋天的辣椒茄子，冬天的萝卜白菜，哪怕一棵葱一头蒜，都出在这里。很少到集市上购买，这也省去了不少家用开支，不过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我当时八、九岁的样子，南园就是我的乐园和圣地，常能看见母亲在园里劳作的身影。

为了减少家用开支，母亲就在园里种菜，不同季节种不同的蔬菜，总之每个季节都会有时令菜吃。春天到了，韭菜发芽了、长高了，地边的香椿也冒出了赤褐色的嫩芽，不几天就可以摘吃了。夏天辣椒茄子疯长，椒趟上的汤白菜也正好食用。秋天里白菜抱心了，辣椒红了，茄子紫了，园里红红绿绿紫紫，加上韭菜开的白花煞是好看。临近冬天了，到了收获储藏的季节，就把萝卜窖起来，白菜储起来，辣椒红的穿起来，一串串挂在屋檐下，把蒜起出来，辫成长长的蒜辫子，一条一条挂在墙上凉晒，随时可以食用，拔棵的辣椒个小但辣，一时吃不完就晒干或趁鲜用盐淹起来，够吃一冬天。总之，一个南园基本解决了全家人一年的吃青菜问题。

母亲很喜欢、也很会种菜，开春时先到园里规划好这里种什么菜，那里栽什么葱、什么蒜，做到心里有数后，便首先种青菜，先把地挖起来，耨平整，趁着鲜土潮湿，便把青菜种子撒下去，撒菜种有讲究，那么小小一包菜种怎么才能撒均匀？娘的办法是先把种子和适量的散土掺和在一起，拌匀后将土和种子一起撒到地里，这样既好撒也能撒的均匀，将来出苗也齐整，疏密间距恰到好处。撒好种子后还要将土踩实，踩地时必须两脚呈八字形张开、先后一脚一脚的向前挪动，或两脚一前一后挨着往左或往右移动排着踩，才能将鲜土全覆盖的踩好，目的是让鲜土保潮湿，种子出芽快。娘是小脚，大人身子重，一踩脚印陷得太深，着地面积也小，进度慢、效果不好。这时娘就喊我过去，叫我照她的样子学着踩，我人小脚不小，身子也轻，正合适。我也乐于学习和帮忙，成了娘的小助手。

辣椒，茄子、青菜长起来了，害虫也随之而来。大些的，娘就用手去捉，我也帮助捉，有一种大绿虫，状如成蚕，粗而胖、肚子下长着两排像锯齿状无数的腿，

怪吓人的,为了练胆,我会自我鼓励自言自语道: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便硬着头皮用手把它拿下,实际心里还是有点怵的,不过捉住后会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如果遇到连阴天,虫子就会多起来,没有阳光,虫子繁殖很快,枝头菜叶都蔫了,用手捉是不行了,又没有农药,娘就用烧锅的草木灰,撒在有虫的地方,很有效果,几天后小虫就全死了。总之是不用化肥、不施农药,全是绿色食品。

南园的南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沟,不长也不宽,水很浅,据说父亲是为了在风水上挡住南边一个南北长的汪塘而专门开挖的,作挡箭避邪用。沟涯上是沿沟边种的一块长方形的苜蓿地,到夏天绿油油的苜蓿开着蓝、白、红等各色小花,蝴蝶翩翩起舞,蜜蜂嗡嗡飞来飞去,非常好看。苜蓿是多年生植物,且能一茬一茬的收割,主要是喂牲口用的。割完一茬,接着又长了出来,这样周而复始就解决了牲口的青饲料问题

沟的西头是两棵品种叫面包的梨树,一大一小,结的梨又大又甜又脆。从梨树开花的时候,我就关注着它,花尽了,结出小毛妞,看着它一天天长大。等到有鸡蛋大的时候,有些忍不住了,见到它就嘴里酸酸的,再大一点,沉不住气了,天天有事无事地走在树下,眼里馋馋的望着它,又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晚上,来到树下,碰到有几个随枝垂到面前的梨,圆圆的在月色下闪着亮光,忍不住就对到嘴边的树上的梨啃了一口尝尝,看是否熟了,可惜仍是涩涩的不甜。只好望梨兴叹。等到终于成熟了,看上去圆润而有光泽,甚至泛着一点微黄色,就天天泡在树下,见哪个好就摘哪个吃,下面的摘完了,就爬到高处摘,人小身轻胆大,猴子似的爬到顶端,有的边远枝上的梨够不着,就用长杆在顶端绑一个网兜子,先套住梨,再左右一拧,然后往下一拽一个准,梨掉到兜子里还不能摔坏。园的西面是一排南北长的由花条树组成的篱笆,将园与外界隔开。花条树下是一块蚕豆地,初夏时节,蚕豆花开,花条树上也花开朵朵,点缀着南园里芳华的世界,来到蚕豆地,但见蝶飞蜂舞,直觉香气四溢,沁人肺腑,到得晚上,月光如水,蛩虫长吟,花条树外的一户李姓人家,影影绰绰,模糊的游离在朦胧的月色里,陶醉了我的童年。

南园虽好,也有我大意失荆州的地方,一个夏天雨后的早晨,我一如既往的挎着粪箕子去薅草,刚到南园西北角,见一溪新水流来,便认为有水定会有鱼,于是童兴大发,便用粪箕子在水中堵起鱼来,薅草的事早忘到脑勺后了,结果一个早上一条鱼也没见到,一棵草也没薅到,被我父亲看到了,一气之下,照我屁股就是两脚,并勒令薅满一粪箕草才给饭吃,我哭泣着也没用,为时已晚。母亲心疼我,一边数落着我,一边拉着我到南园菜地里找到草长得多的地方,帮我很快薅满了一粪箕子草回家才吃上早饭。母亲这样做,一是给父亲台阶下,同时也

是叫我长个记性,得到教训,真是用心良苦,母爱伟大。

几十年过去了,沧海桑田,风云变换,过去的南园现在早已短墙纵横、房舍排排。没有了蝉鸣花香,剩下的只有夕阳和沧桑。



后汪

汪,是水塘。后汪,就是我家屋后不远处的一片不规则长方形的水塘。来源无考,可能是祖辈在长期居住中挖土垫宅子、踩墙盖屋(过去都是泥土墙)而逐步形成的。后汪虽较长但参差不齐的宽度不一,像一只宝葫芦倒卧地上,底部在西,顶部朝东,面积不大,却水清物茂、气象万千:春风微澜,鱼虾潜藏。芦苇丛生,水鸟低翔。波映日月,岸植榆桑。蝉鸣柳阴,芦喳欢唱。苇叶叠舟、莆棒粗长。冬冰夏泳,胜似天堂。

后汪给周围居民也带来许多方便,妇女浣衣濯物,男人淘草喂牛。旱天里挑水浇地,夏秋天在水中泓沔麻,男汉子也会在夏天晚上到后汪洗澡,去除一天的疲劳,是大人们不可或缺的好地方。同时那里也是我童年时的水上世界,是小伙伴们欢乐的天堂。

退休后我曾去过香港,那里水上大世界也不过如此,几只海豚在水中戏耍,比不上我们后汪中的乐趣。那时后汪水清如许,波光粼粼。小伙伴们常在夏天结伴到水中游泳,冬天则在后汪滑冰。开始我不会游泳,也无人教,只是无目的在水里胡乱扒水,慢慢体会到头默在水中,两臂扒水能前进,头若出水,就往下沉。以后反复练习,才能头出水而不往下沉,且能往前游去。经验是头昂、手扒、双腿上下翻动,趁着双腿的翻动,身体猛向前耸就能不沉而前进,双脚如桨似舵的推动向前进,这可能就叫蛙泳吧。后来又学会仰泳和潜泳。仰泳是脸朝上躺在水面上,手脚则在水下摆动,悠然自得得很惬意。潜泳像跳水,先揪片荷叶揉成两个团子塞在耳中,防止进水,后便从水边一跃钻进水下,在水底滑行,谁能在水下游的时间长,游的远,谁就本事大。还有踩水,技术含量高,人站在水中不沉底,还能左右?动,两手高举着衣物向左右前进。以上这四种游法都是偷着学来的。若家里大人知道,是不会叫你冒险的。大人只会在天热的时候,到中午时才会叫你到后汪洗澡。为了能去后汪水里玩,我的办法是先造舆论,半晌时就在娘面前嘀咕“今天真热”,连说几次,娘知道我想出去洗澡玩了,只好说:“找人一块去,洗洗就上来。”我便一边“噢”的大声答应着,一边飞一般向后汪涯跑去。1972年发大水,在拍击两岸的大运河洪流中,我从北岸只身游到南岸,顷刻又从南岸返游

到北岸，能在激流中连续两渡大运河，足见儿时练就的水上功夫。

游泳有乐趣，更高兴的是在游泳后到芦苇丛里找鸟窝、掏鸟蛋。鸟窝藏在苇丛深处，搭在几根芦苇交叉处，很难想像小鸟是如何用杂草废料把苇杆缠结在一起，又一点点垒起来的，窝外层是粗草径编织，里面是柔软的细草或树叶羽毛，软乎乎的很漂亮，这就是水鸟芦喳子温暖的家。窝里有时是空的，有时有蛋，三五个不等，褐色有许多斑点，偶尔能看到窝里有未出飞的幼鸟，幼鸟我们不会喂就不动，只把蛋拿回家来煮了吃。现在想起来，很残酷，太不应该了。可惜那时还小、不懂事。

逮鱼摸虾也是一乐。天热时大人们有时趁着午间休息，不约而同的去后汪逮鱼，俗称“翻汪”，大家各出奇招，各显身手。撒网的、抡罩的、手模的、脚踩的、合伙的、单干的、用粪箕的、端龟盖的（高粱秸编的小筐），小孩子在汪涯上跑来跑去给大人拾鱼，很热闹。最后多少都有所得，皆大欢喜。有一次我家逮了一条8斤多沉的鱼，甚是高兴。受其感染，我也效仿，上小学时，有时在星期天，找一个扒钩子（渔具），就去后汪扒鱼，忙活半天也能扒到大半碗小虾和小鱼，娘再给打上两个鸡蛋，混炖上一碗，美味无比。

后汪涯边生长的各种树木也是我们施展才华的对象。如桑树，木质坚硬，叶子可喂蚕，我们的兴趣是树上结的桑葚子。去年我去学校接孙子，在附小门口看到一个卖桑葚的，八块钱一斤，真贵。想起儿时爬到桑树上摘，一嘟噜、一嘟噜满树都是，黑油油的，又大又甜，吃的满嘴乌黑，像长了胡子。

后汪涯上大小柳树最多，柳树喜潮，不怕水。但木质松软汁多，所以是金蝉的安乐窝，蝉在柳树上喝风长鸣，它把后屁股上的尖针插入松软的柳枝中下籽，以延后代。这给我们捉蝉提供了好机会。一到晚上，便去后汪涯各树下巡视，姐龟（蝉蛹）这时都往树上爬，正好被我们捉到，第二天早上也可在树上或附近树条子、草棵上寻找白姐儿（刚出壳的幼蝉），拿回家择净或用盐稍淹一下，经油煎炸，香酥可口很好吃。（现在市场卖的很贵，当稀罕物）。姐龟壳（蝉脱）也是宝物，中药材，一个暑假能拾斤把，可卖块把钱，在当时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此外，汪涯边还有洋槐，春天里吐出清香乳白色的花穗，榆树枝上挂满一串串绿色榆钱。秋天的楝树结出许多翠珠般的楝豆，成熟时又变成黄白色的金银豆了。夏天的金针菜开出黄色、红色的喇叭花，招来蜂飞蝶舞。冬天的跃榆、椿树等高大的树枝上悬着黑色的鸟窝，乌鸦、喜鹊常在窝边盘旋、鸣叫，是在唱歌还是在警示，无人知晓。

后汪虽好，也有危险的时候，一次翻汪逮鱼，当时还不会游泳的我，便趁热

闹也跟着下了水,一不小心掉到了深水里,身子不由自主地漂了起来,想站又站不起来,人们都忙着逮鱼,谁注意一个孩子,还以为你在那里玩呢。心里恐惧极了,连喝了几口水,正在无助时,恰有一大人经过身边,顺便把我扶了起来,当时人多,也不熟悉、故无法记住是谁,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小灾小难时有发生,一次在水里的蒲草丛边戏水,总觉腿上痒痒的,往下一看,腿上鲜血直流,几只黑红色的蚂蝗正贪婪的钉在腿上吸血,吓的我魂不附体,“噢”的一声蹿上涯来,好在被人几巴掌把蚂蝗打了下来,至今见到蚂蝗还心有余悸。一年冬天汪里上了冻(结冰),我好奇的试着想到冰上玩,突然冰裂滑了下去,冰没溜成,还湿了一身衣、挨了一顿嚷、惊了一次心,以后再也不敢去跑冻(溜冰)了。

往事如烟,今天再见后汪,早已物是面非,水面小而发黑,芦蒲荡然无存,芦喳杳无踪影。汪涯上荒草没径,豚圈错落,失去了儿时的乐趣。芦蒲生向何处?芦喳飞向何方?已不得而知。



侄女大暖——不该凋谢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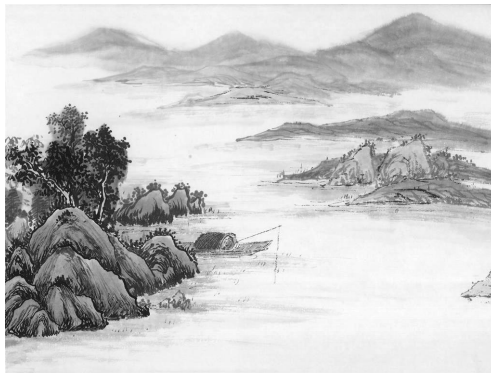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千真万确，可谓至理名言。人在顺境中很难想象灾祸突然降临时的滋味，那种感受是悲伤、是痛苦、是愤怒、是无助、是绝望而又无可奈何。人算不如天算，我曾就有过这样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对此，我曾几欲成文，又惧忆往事而心伤，几经犹豫，更愈溢在内心发酵，痛苦不堪，不如干脆倾诉出来，清除郁积，也许方能心安，并全史记。

那是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刚放过寒假，高高兴兴回到家的第三天，我二哥的女儿、我的侄女大暖突然病逝，这个突然降临的残酷现实，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我放假回来的时候还见她活蹦活跳，围着我小叔长小叔短的喊叫，着实讨人喜爱，平时二哥嫂把她当成宝贝，更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像一朵花一样开放在如她名字般的温暖家庭里，不成想却在一夜间突然凋谢了。

那是个三九严寒的冬季，上午艳阳高照，是冬天里少有的好天气，大暖偎依在她娘和奶奶身边晒太阳，懒洋洋的不吭声，我见状便想带她出去玩，她说头有点痛不想动。冬天头痛是常有的事，伤风感冒都会头痛，没人重视，大人也不会当回事，只认为可能受了寒凉，至多发发汗就好了。那时缺医少药，头疼脑热没有去医院的习惯。记得有一次我头疼了，浑身难受不舒服，娘知道后便叫我扒在烧锅后的锅门上趁热烘烤，再喝上一碗热汤，然后例卧在灶前的柴禾堆里，盖上棉被，人闷在被里，再加上肚子里热汤发热，内外夹攻，不久头上身上便冒出了汗，头痛立即减轻，浑身也渐舒展，尔后再稍加注意，感冒也就好了。大暖当时喊头痛也是被当作伤风感冒了，才疏忽而酿成大祸，更没想到后来会这么快。当天夜里病情发作时，孩子几次哭闹，在那寒冷的冬天夜里，没有引起重视，仍认为是感冒，想撑到天亮再说，二哥也答应天明就带去看。二哥平时对孩子管教严厉，暖丫头听这话便也不再作声了，其实那无声的痛苦，对一个孩子来说，更是难以想象的，直到事后才知道那是急性脑膜炎，这个病发展很快，第二天就已宣告不治。天亮的时候见没动静，还以为孩子夜里吵闹现在睡着了。待吃早饭时再去喊已经不省人事了，二哥见状立即飞身向离家三里地的闫集跑去找高医生，那时没有自行车，徒步跑到闫集再把高医生请来诊断，已经回天无力了。高医生

是当地的名医,高个、和善,见人不笑不说话,他的儿子高惠钦子承父业,上世纪70年代曾在我们王庄村当过的赤脚医生,后来又先后到石桥公社、李集公社卫生院当医生,这是后话。当时我们全家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德高望重、医术高明的高医生身上,自他进到家门的那时起,大家似乎看到了救星。但当他从屋里出来,凝重的脸上却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只见他沉重的摇了摇头,低声的说:不行了。顿时全家炸开了锅,二嫂呼天抢地的大哭,二哥捶胸顿足的长叹,后悔夜里为何不起床带去就诊,娘和大嫂悲痛的抹着眼泪,父亲蹲在门前长吁短叹,我则愤怒的抱怨惹祸的冬天里的寒冷。天已半晌了,送走了高先生,做好的早饭无人去吃,全家仍沉浸在无限的悲痛里。

昏沉的冬阳,懒洋洋的在空中浮动,低矮的天空毫无生气,数丝云翳像几片花瓣,有意无意的拼结成一朵玫瑰花,向着远方的天堂,缓缓飘去。



泪洒亲碑忆父母

2000年是个千禧年，是人生难得一遇的好年头，是人们心目中大吉大利、欢乐喜庆的好时辰，商场兴业、店铺立市、基建破土、婚庆大典都想选择在这良辰吉日里进行。因此，我也琢磨着在这一年能给父母亲树碑，以了却多年心愿，算是尽一点孝心吧。过了春节，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我的树碑建议取得了共识，我便立即密锣紧鼓的准备起来。找碑匠、选碑材、拟碑文、定碑型、跑现场，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的把墓碑做好，并订在2000年清明节前夕树碑。树碑前的头天晚上，一切准备就绪，静下心来，觉得能亲自为父母亲树碑而感到高兴，但一想到父母亲艰难困苦的一生又觉得心酸，大孩子王军甚至泪流满面，他是他爷爷一手带大的，今天能参予给爷爷奶奶树碑，不难理解心里是激动的，也是幸福的。而我的心酸则是想到父母亲的过去，特别是母亲的早逝给我带来的巨大冲击，那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当时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运河师范学校上学，记得寒假后刚开学不久，一天早饭时间，班主任米振荣老师来到饭厅，亲手交给我一纸电报：“母病重速回。”并安排我立即回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开学来时娘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重病了呢？我随即跑出饭厅，向火车站奔去。八集站下车后，又专门到八集医院转了一圈，幻想能在医院里看到前来看病的母亲，结果落空了，直到走进庄里才知母亲已经去世。当即嚎啕大哭，跑回家中，当一眼看到灵床上的母亲，更是悲情难抑，几次扑向母亲，皆被家人拉住，在家徒四壁的两间草房里，有人提醒我最后再看一眼娘吧，我泪眼模糊的看到娘无声的躺在灵床上，花白的头发顶着她经常戴的青色旧头巾，瘦弱的脸颊上似有泪痕，看似双目紧闭，其实我看到仍微微闪开一线缝隙，母子心灵相通，定是娘在等待并想再看一眼她常挂念的不放心的小儿子吧。也肯定是无钱买衣服，身上仍穿着她长年穿的带大衿的旧粗布蓝褂子，我攥着娘的枯瘦如柴的冰凉的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再也听不到娘亲切的声音，看不到娘慈祥的面容了。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笔来，擦一下满面的泪水，平静一下滚滚的心潮，再慢慢回忆一下母亲的音容笑貌。

我的母亲一生勤俭，朴素善良。日夜劳作操持着家务，靠着勤俭，日子也还

过得去。只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弄得一贫如洗,母亲一时难以适应,天天愁容满面,又心无良策,加之家庭变故更是雪上加霜,大哥早年牺牲,二哥重病住院关外,二姐逃荒东北,我正年幼上学,前途未卜,在困难面前,她看不到希望,茫茫苦海,何时是个尽头?自己又无办法,从此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在郁闷中,为了生计常寻问别人是怎么吃的、怎么过的,自然没有答案,在重重压力下,再也无力支撑,便想一了百了,虽有父亲多方开导,总是说不到她心里去,在一阵迷茫中误进了天国。

我在悲痛中慢慢回过神来,看来回天无力,只好面对残酷的现实,处理好母亲的后事。一个穷学生无钱无权无势,只有靠父亲一人支撑。由于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准备,无钱购买棺木,只好砍伐家后的树木,找木工做了一付不足二四的柳木棺材,无钱买寿衣,仍是平常衣着。出殡那天,只雇了一吹一打两个人的响手,由于饭食太差,响手还抱怨没吃饱。好在有亲房近业一齐帮忙,抬着薄薄的棺木,在夕阳残照里,安葬在北湖大哥的坟墓的上首,就只有大哥来陪侍左右了。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给娘送葬的只有大姐和我姐弟俩,更使我内心悲苦,面对已经失去的母亲,更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挣钱,来实现自己对母亲的一个小小心愿,还是在我刚上运师时,看到娘的衣衫褴褛,曾不止一次的想过,在我毕业当老师能挣钱时,首先给娘买一块红布料,做一件新棉袄,买一条新头巾,也好叫娘穿的好一些,此时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过娘是如何休息的,所见到的都是娘的忙碌的身影,烧火做饭、翻地种菜、针线洗碗、织布纺线、割麦打场、除草拾棉,从没见她老人家清闲过。别的不多讲,就拿我上学来说吧,是娘领着我到圩里楼院子去上小学,是娘天不亮烧好萝卜汤,让我吃上热乎乎的早饭去顺集上高小,是娘每星期给我烙好一包煎饼,带着去八集上初中,是娘一针一线给我套的棉袄,让我走进了运师的校门。而我却寸恩未报而枉辜母爱啊……好在后来我终于工作了,才有机会向父亲作了力所能及的回报。记得 70 年代初,工作几年后,工资一月仅三十多元,生活仍不宽裕,但看到父亲年老体衰,便设法挤出生活费,用一个半月的工资,花 48 元在徐州百货大楼给父亲买了一件羊皮袄,回来再做上袄面子,看到父亲穿在身上,心里才好受些。

父亲也是一生辛劳,耕田耙地,春种秋收,风里来雨里去,一身蓑衣一腿泥。到老干不动了,还在生产队棉花屋里看棉花,没有清闲过一天,一辈子干了多少活,谁也数不清。八十多岁临终时,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知道父亲身体不好,周六中午我提前下班从运河赶回了家(那时无双休日),到家一看父亲已在

弥留之中，昏迷不语，我给喂了一点水，就又清醒一些，怔怔的看着我，我喊一声：大，他再次瞧瞧我，便慢慢闭上眼睛走了。家人告诉我，一天都是这样迷糊着，可能就等你回来看一眼才走的吧，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儿子无能为力了，九泉之下安息吧。”遗憾的是，为了不火化，后事连殡也没送，夜里偷偷的到墓地安葬，没有惊动任何人。

忽然一阵电话铃声警醒了我，是德文询问明天竖碑时现场如何安排。我的想法是自己家的私事，不宜惊动更多的人，只须本家及至亲和近房几家参加，请母亲娘家来人，并请德高望重的明文叔主持。第二天事情办的很顺利，早起将碑从县城请到老家北湖墓地，也许是苍天有眼，父母护佑，在众人努力下，很顺利地竖好了墓碑，披上了红子，明文叔主持并作了简短介绍，在鞭炮声中，亲人依序行礼毕。参加仪式的人，除本家及家族近房外，还有母亲娘家人本林二哥和本义四哥之子文言。



属稿既竞，清明将至。仅以此文祭奠父亲母亲，“娘、大，九泉之下安息吧。”我是流着泪写完这篇文稿的，这泪是悲泪，是想起母亲一生苦难又早逝的痛苦泪，是想起父亲一辈子劳累又坎坷的辛酸泪。但这泪里也含有喜泪，可以告慰父母的是，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今天我们有饭吃了，而且有了好饭吃，今天我们有钱花了，而且有了余钱。对此我们不会忘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不会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墓前竖碑，只是尽儿孙们的一点孝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父母亲的大恩大德。

父爱无言，母爱伟大。泪洒亲碑，难以报答。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们的哀痛和思念，最后谨以一首小诗来表达我的一片心声吧。

清 明

寒食素衣过清明，祭祖莹前情悲生。
扶幼育儿父母爱，精忠尽孝子孙情。
墓前痛洒亲碑泪，身后再垂报国功。
忠孝传家薪火旺，耕读立世万年兴。

误诊以后

看到 X 光拍片单上写有“肺部阴影,诊断:肺 CA”字样,特别是“肺 CA”几个字,像钢刀刺心、银针点穴,我一下子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理解的“CA”,不就是用字母掩饰的癌吗?我渴望着医生能有别的解释。医生反复看过 X 光片和报告单,然后看看我,又瞧瞧病人——我的老伴士兰,漫不经心的没轻没重的当面说:“有点问题,但不大,有办法。”搪塞几句过去,最后和我单独说:“是肺癌,要再检查确诊早治疗。”五雷轰顶!医生给了我重重一击,我彻底懵了。

要确诊,去哪查呢?这里已是邳州最好的医院了,目标只有去徐州,首选徐州地区医院即现在的四院。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四院门诊部,希望在这里能改变命运。可惜重新拍摄的 X 光片和支气管镜检查,再次击碎了我们的幻想,一位老医生不无怜悯的告诉我:“必须手术,这可要花大钱了。先作准备吧,回来再办住院手续。”士兰也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没告诉她,但我的凝重的表情是瞒不过人的。正在无助时,士兰忽然想起她的娘家三姨在徐州三院工作。找熟人,在一片黑暗中又似乎看到一丝光明,期盼着三院的熟人能给带来新生。三姨很热情、也很同情。一番折腾后,仍风雨依旧,未现彩虹。三姨的热情也驱散不了我们心中的乌云。原打算再做一次支气管镜的,三姨说:“别再花钱受罪了,干脆上南京鼓楼医院吧,那是权威医院。”我想也对,到南京再碰碰运气吧,那里条件好,水平高,就是动手术也要在那里医院做。

去南京,谈何容易,花钱多是一方面,一个熟人也没有,两眼一摸黑,何况钱还没有着落。抖抖所有家底也只有 200 多块。日子再难再苦也得过,何况人命关天!设法筹钱!回来经过岳父母家时,他们关心的问病情如何,我竟一时语塞,哽咽的没有说出话来,喷涌的泪水替我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落荒而去。他们家也没什么钱,我也不想损害男子汉的自尊。最后七拼八凑,弄了一千多块钱,决定远赴南京。

港务局领导和同事知道了,专门请机务科王平同志陪我去南京,他是业务员,外面关系多,鼓楼医院有熟人。“河里无鱼市上看”,在火车上就遇到一位也

是去鼓楼医院看同样病的赣榆老人，病情相似，看上去士兰比他重得多。那位老人一路没事人似的说着话，我还安慰他们：“看你精神这么好，不会有什么的。”他儿子也说：“就是想去鼓楼医院确诊排除掉，也就安心了。”大家嘴里都不说“癌”字，但心里想的却都是“癌”字。

第二天来到了鼓楼医院，医生详细看了我带去的片和报告后，很替我们着想，没叫再拍片子，直接做支气管镜检查，士兰做怕了，那时都是直管，插下去很痛苦，得强忍疼痛一点点的吞下去，管子底端有灯光能见病灶，可观察识别疾病。这次不仅观察，同时将病灶部分切下一点取出来，直接做活体检查，这是最有效、最权威的检查办法，能直接查出癌细胞。那时小医院是不会做这项检查的。

“活检”就是在实验室做活体培养，一周后才能看到结果。出了医院，就近找了一家小旅店，准备住下等待。一问价格，正规单间太贵，住不起，俩人又不能住大间通铺，老板是个好心人，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体谅我们的困难，为了给我们省钱，便特殊安排我们住进了一个到夏天才用的洗澡间，当时天凉闲着，放上一张床就行了。安顿下来后，心里仍是不安，邳州、徐州都定了性，南京又能翻案吗？我一面向好的方面努力，但也不得不做坏的打算，既然来到了南京，就想让她在有生之年好好看看世界，陪她过几天安静的日子，我故作轻松的说：“这几天没事做，我们去游山玩水吧，你没来过南京，带你好好看看。”她也强颜作笑，一同出了小旅馆。过去出差我常来南京，比较熟悉，甚至到某地坐几路公交都知道。于是我们游玄武湖、中山陵，看长江大桥，去雨花台时，我向她介绍说许多革命先烈年轻的就为革命在这里牺牲了，真可惜。又一语双关、意有所指的说：“人活百年也是死，早晚就那么回事。”虽然暗里想开导安慰她，把生死看淡些，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但我自己已是语无伦次了。精神是人的支柱，失去精神支柱，就没有了心力。一路上走走停停，磕磕绊绊，她一会说累了，一会说走不动了，累了就在路旁歇一会。我只好顺从其意，陪着让她尽量高兴点：“不着急，反正没什么事，慢慢走吧。”

没有事吗？那是谎话，我们肚子里装着天大的事。晚上静下来，痛苦、恐惧、和无助再次袭上心头，无可奈何的她又悄悄流出热泪，凄惨不舍的对着我喃喃的说：“大孩子才十几岁，小的才六七岁，三个孩子你怎么带他们，那怕能再过个七八年，等小的十多岁了，我也放点心了。”她突然啜泣起来，我忙替他擦眼泪，轻声安慰道：“没有这么严重，就算是这个病也有治好的，何况现在医学发达。”心里没底，安慰也无力。其实我的心里何尝不也是七上八下的乱跳，听她一哭，抑制不住的一股生死离别之情突然冒了出来，心头一热，由不得抱头失声痛哭

起来……寂静的小旅馆里，我们像是被世界遗忘了一样，没人注意这角落里的悲酸和哀痛，只有值班室里的灯还在无声的亮着。我俩相互慰藉着倦曲在窄小冰凉的洗澡间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漫漫长夜。

翌日，照例去街上消磨时间，以减轻心中的压抑和苦闷。闲遛中走进一家商场，许多时髦的衣服物品，摆满货架，琳琅满目，她突然看到一件蓝泥子中山装，非常漂亮，她要给我买，我执意不肯：“正是花钱的时候，哪有闲钱买衣服。”她不听：“你看你穿的裤子都上了补丁，衣袖口都有“穗子”了，在这大城市里，别叫人看不起。”我说：“不要紧的，咱还要什么讲究，能遮体挡寒就行了。”她也不说话，只叫营业员取过衣服来让我试，一试正合身，一问价，40元。我嫌太贵不买，她不由分说，钱在她手里，立即付了款。当时正是初春，乍暖还寒，我第一次穿上了崭新的泥子中山装，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只有我才知道这其中的深情和含意，但又不好说破，虽觉心里暖暖的，但也是酸酸的，五味杂陈，这是亲情的关怀，又像是人生作别的纪念。回到旅馆，老板娘直夸漂亮，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我则什么也说不出来。

期盼、又难熬的这一天终于到了，早饭后要去医院看结果。走在路上，一种莫名的恐惧再次袭来，像要进刑场那样的害怕，但仍故作坚强的走进门诊部，怯懦的来到医生面前，医生看着化验单子，我们侍立一旁，像犯人一样等待法官的宣判，大气也不敢出，目不转睛的瞅着医生脸上的表情和手中的化验单，那就是判决书，我们在等待法官的发落。良久，像一分钟，又像一年，医生终于抬起头来，例行公事的说：“你这没什么大病，不是那种坏东西，放心回去吧。”“啊?!”我不解的也是激动的说：“就是想到你这里住院手术的，真的没问题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症状呢？”室内病人很多，医生也着急的说：“你是来检查确诊的，现在已排除不是这种蠢病了。其它小毛病回到地方医院治疗就行了，你看这一位就有问题。”他指的就是在火车上相遇的赣榆的那位老病人，只听医生对他儿子说：“已到晚期，不宜手术了，回去吧。”我又追问医生到底是什么病呢？”医生说：“就是一般炎症，回去对症治疗就好了。以前的片子模糊，属误诊。”误诊?!多新鲜，邳州、徐州看的都是误诊，真不可思议。现在想起来也不奇怪，当时就凭着那一张模模糊糊的X光片，只能隔皮猜瓜，无经验的医生很容易误诊！哪像现在动辄肠镜、胃镜、彩超、CT、磁共振，应有尽有，反复检查，有时还能出现误诊，何况几十年前那样简陋的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

心终于放了下来，庆幸难能可贵的属误珍，心惊肉跳的是虚惊。我们如释重负的离开了医院，眉开眼笑的走进了小旅馆，绘声绘色的向老板讲着刚在医院发生的故事，由惘到喜的老板也为我们高兴。我们立即整理东西，欢天喜地的离

开了温馨的小旅馆，兴高采烈的坐上了北去的火车，不由吟起了杜甫的诗句，“却看妻子愁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跨过滚滚长江，趣看群群江豚，远眺青青麦苗，欣听隆隆轮声。此时更想起了家中的孩子，他们还嗷嗷待哺，他们正望眼欲穿——我们恨不得一步到家，可惜那时没有高铁，只有绿皮列车把我们一站又一站的往家送……终于回到了邳州，“久别”重逢的家乡，感到格外亲切。下了车，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春天真的来了，“近乡情更怯”，在经过一片油菜地的时候，特地在菜花地旁的沟边坐着休息了一会，整理一下情绪，悠闲的观赏着天上的云卷云舒，贪婪的吸吮着地里菜花的清香。回家，美极了。



金 婚 宴

立秋次日的晚上正看电视,士兰忽然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一楞:不是中秋、未到国庆、立秋刚过,正值三伏,能是什么日子?茫茫然,竟没想到出个道道来。她则得意的说:“今天是我们结婚 50 周年金婚纪念日。”原来是这样,我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更别说结婚纪念日了。没想到时间过的真快,50 年了,真是弹指挥手间呀!说过也就算了。

前天晚上,她突然接到孙子祥祥打来的电话:“奶奶,明晚全家在酒店庆祝你和爷爷的金婚纪念日。”她也一楞,忙推辞说:“不办、不办,时间已过去多少天了。”祥祥不愿意,忙找理由:“不过时,只要是这一年都行,不然怎么叫周年呢?”原来她在闲话中无意中说出今年是 50 周年金婚。没想到儿媳、儿子、孙子、孙媳们却当回事了,而且还要去《皇府嘉宴》大酒店办。

《皇府嘉宴》酒店,在市中心区,名闻遐迩,只是没去过。第二天晚上,华灯初上,市里灯火辉煌,热闹非凡,车子通过一道又一道红绿灯,走走停停,拐来弯去,在拥挤的人潮和不息的车流里徜徉,像一只轻舟在灿烂的银河里漂来荡去,分不清人间天上。

终于到了酒店,门前车子塞得满满的,下得车来,抬头一看,真是名副其实呀,高楼耸立,建筑时尚,好一派皇家气象,硕大的《皇府嘉宴》几个霓虹大字在夜空里闪闪发光,照亮了整个街区。进得门来,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孙媳抱着小曾孙女早已齐齐站在门口等候,簇拥着我们进了 208 餐厅。

208 厅高雅整洁,富丽堂皇,落地大窗帘收尽了室内的风景,正中高悬的八角雕花大红宫灯在一排排吸顶灯的陪衬下,洒下了一片辉煌,室内更是雍容华贵,虹灯闪烁,墙角里一丛茂盛的文竹和一盆翠绿的吊兰,凭添了无限雅趣和喜庆的色彩。大厅中间摆放着特大的圆桌,觥、筹、盅、盏、蝶、盘排列整齐,高背雕花椅环列圆桌周围。我们坐好后,全家儿、孙、媳妇们依次坐下,只有六个月大的曾孙女苒苒没有坐,而是轮流在妈妈、奶奶、太太怀里嬉戏,我不常见苒苒,当抱到我怀里时,她竟然一点也不认生,更未哭闹,而是扬着粉嘟嘟的小手抓要筷子呢。我心里自然高兴,这是第四辈人啊,四世同堂啦。

服务员陆续将各色美味佳肴送到桌上,已参加工作的长孙祥祥别出心裁的还订购了一盒蛋糕,上面两根红烛发出的火焰照耀着“50”的字样,这既使我们有欢乐庆贺之喜,也有风雨沧桑之感;那鲜红的蜡烛和跳跃的火焰、那轻盈缭绕的烛焰,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那忽闪的火苗,晃若是在一盏带有玻璃罩的高脚煤油灯上燃烧,又像是在告诉祥祥等的孙辈们:那高脚玻璃罩的煤油灯可是你奶奶当年的陪嫁啊——

50多年前,糟糕的身体使我失去了手中的钢枪,残酷病魔把我拖进了无情的医院,初恋的情人顶不住家庭的高压离我而去,虽然事后多有悔恨,但已悔之晚矣。……风华正茂的我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和动力,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失去了向上的一切砝码。在一片混沌中听取了媒妁之言,接受了迟到的婚姻。在白马河畔的柳树下订下了终身。结婚吗?谈何容易!考虑到今后的长远打算,为巩固康复身体计,我又住进了医院。并将情况写信如实告诉了士兰。“不久前才见面看上去好好的,怎么又住院了呢?”她的心里不安,慌忙跑到部队看望,方才相信。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她家也没回,当即坐上火车,直奔山东的解放军142医院。她的到来使我也感到意外,但事已如此,干脆在医院里商量:决定结婚。住院之事,先瞒天过海,不向任何人讲。她先期回家,定下日子。喜日前夕,我才谎称家中有事向医院请假十天,赶回了家。

第二天就是喜日,家里一切由父亲操办,院子里已支好了办喜席的锅灶,亲邻忙忙碌碌,新房就是土墙茅檐的小东屋,屋脊两侧,各加了几排泥瓦,半土不洋的,倒也略显别致。屋内中间用秫秸(高粱杆)夹成一道墙,隔成里外间,里面放了一张面子床,床前还讲究的放一脚达子(垫脚用),这便是新房。雇了东庄一辆马车,用花被单扎成车棚,看上去好洋气,算是婚车了。这之前的传柬也很简单,我不在家,家里仓促间买了几块布料,嫌少又向别人借了2块,凑成一个小包袱送去,事后又将借的布料还了人家。迎嫁简单,陪嫁却很隆重,陪了一套小有名气、很讲究的“小八件”即:底带格架的长抽桌、直径一米的八仙桌、两只红木箱、两只红坐床(方木板凳)、玻璃罩子灯、红花瓷盆。拿嫁妆的一队人眼见我家的寒酸,和他们想像的大相径庭,回去便宣扬我家穷的进门直不起腰,我长的又黑又瘦,弄得娘家人担心了一阵子,直到后来我上了一次门,才算安下心来,这是后话。10天假期很快过去了,好在临走前我特地请大队干部、我的好朋友、老同学立运哥帮忙,请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士兰找个工作,那时招工,名额都分到大队,由大队推荐定人。令人欣慰的是两个月后,士兰真的去了公社供销社轧花厂上班了……

“爷爷、奶奶,凉菜上好了,你们吹蛋糕上的蜡烛吧,该开始了。”祥祥的一声

催促,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桌上已摆满了各色菜肴,五光十色,香气扑鼻。看到对面环坐的正在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和已经工作的孙子、孙女们特别兴奋,曾孙女苒苒的到来更增添了无限的欢乐。全家 14 口人围在一起,济济一堂,这是人生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们轻轻吹息了蛋糕上的烛光,孩子们早已跃跃欲试,眼巴巴的瞅着蛋糕,儿媳宝石就近将蛋糕切开分到各人面前的盘子里,50 的字样没有了,这 50 年的酸甜苦辣他随之而去。儿子打开洋河美酒“梦之蓝”,顿时香气四溢,绽放着全家人的梦想,祥祥忙举起手机,拍下了这美好的瞬间,可惜桌子大人又多,镜头太小,没能把全景拍下来,有的照的不清晰、甚至没照到。这不要紧,等春节聚会再补拍吧。没时间多想了,还是举杯吧。



八亩承包地

俗话说得好，由穷到富的日子好过，由富到穷的日子难熬。有幸和不幸的是这两种日子我都尝过。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生活不算怎么好，但也不算太穷。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吃喝不愁的小农生活。当时全家父母哥嫂等计 8 口人，30 多亩土地，耕、种、收农具一应俱全。在父母精心操持和辛勤努力下，日子还过得去。

我解放后开始上小学，进步向上的思想始终占上风，卖爱国棉花，交爱国公粮，我都是小吹鼓手。农业合作化来了，家里有顾虑，我便在家人面前宣传合作化的好处，意在催促家里赶快入社，虽人小言微，但也起到了敲边鼓的作用。最后父母虽舍不得多年辛苦购置的土地、牲口、农具归公，但大势所趋，也只好随大流入了农业社。一开始凭着入社的财产分红，生活也还可以，但到后来时间长了，分红逐渐减少以至到最后没有，只能靠着挣工分维持生活，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了。更可怕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的降临，使艰难的生活更雪上加霜，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如影随形。“屋漏偏遭连阴雨”，紧接着二哥病重住院东北，那时我也正在校上学，前途渺茫，在痛苦中煎熬的母亲看不到任何未来和希望，承受不了生活的重压而突然去世，让我们一时陷入到无底洞中。痛苦的在风雨里挣扎，无望的在冰雪中煎熬，在生产队挣工分是唯一的收入和希望。父亲是队里农耕员，天天泡在湖里，耕、耙、收、种，风里来雨里去从没过一天清闲的日子；春、夏、秋、冬，长为生活辛劳奔波，压得老父亲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也在暑假期间到湖里薅草卖给队里，队里按斤收购作牲口饲料，一天也能挣上几个工分。有时把薅来的青草晒干后拿去卖点钱，另外再到处寻找收集姐龟壳(中草药)拿来卖钱，同时跟别人学会了编蒲席，编蒲席是个细活，先将蒲草压扁理好，再用蒲草插花起好头，接着编织，最后锁边，才算完成。一天能编一张，一张可卖三毛钱，一个暑假利用空闲时间也能编织几十张，这样杂七杂八基本就攒够了开学的学费。……后来虽然有工作了，一个月也能拿上 30 多元，但只是杯水车薪，扭转不了家里艰难的局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春天终于回到了

人间,改革开放的东风送来了温暖,更没想到的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里四口人一下分了8亩地,虽然更忙了,但从此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希望之花开在脸上,渴望的心劲使不完。虽然没有了队长的哨子,湖里却早已晃动着劳动的身影,过去是队长一人操心,现在是人人用心。人勤地不懒,哪有种不好的土地!

农村的形势虽然大好,但却给家在农村、工作在外的一部分人带来了烦恼。工作单位离家近的,早晚回来能帮家里干点农活,单位离家远的只能在每周日一天回家帮忙。于是许多工作人员纷纷调往离家近的单位,于是想方设法的单调,别出心裁的对调,巧立名目的借调,花样百出,不一而足。这样一调离家近了,既不耽误上班,下班后还能回家帮助种地,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和我家同一生产队的爱富老捷足先登,从县城一下子调到了原下属单位石桥公社放大站,离家很近,下班就能帮助家里干活。那次周末我回家刚走到东湖,看他正拉着板车往地里送粪,我惊奇的问:“二老,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我们爷俩过去经常在周末一起从运河回家,说着话一路走着不感孤单。他高兴的说:“我调到石桥放大站了。”啊?我既惊奇、又羡慕,他所在的广播电视局在各公社都有下属单位放大站,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费周折便调了回来,遂了心愿,太好了。我后来虽也有此心,如想调到八集水泥厂之类,但终因调动手续复杂而怯步,最后搁浅,只好仍在县城里熬,也就只能在每周日回家一天,帮助干点农活,其实干那一点农活也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为种好家里的八亩承包地,我确实绞尽脑汁,焦愁万分,我常感慨说:“上班工作忙,到家种地忙,忙里忙外都是忙,希望在何方?”我无奈戏称这是前进中的烦恼。就是这样忙,也总忙不到地方,因为农活不是星期天才有,而是随时发生的,季节性、时间性极强,如耕种收割我们家总不能及时,往往都比别人慢一步,别人收种差不多了,我家才能请别人帮助种下。有一年秋种季节,周末回家,看到家属愁的掉眼泪,一问才知道,她看别人的麦子都种下了,我家的地还没耕,能不急吗?我忙安慰她:别怕,我想办法。立即跑到圩里以月弟家里,他有四轮机子,耕耙全活,又是热心人,谁家有困难,只要他能帮上忙的,从不推辞,口碑极好。我把情况一说,他二话没讲,立即把机子开到我家的地里,突突突,一上午就把地翻了出来,当天耙好,撒上了麦子,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又过了一个星期,周六下午回家,才走到村前南湖里,月亮已经出来了,我突发奇想,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走到种过麦的地头,想亲眼看看我亲手种的麦子出了没有,这种亲切感、新鲜感从来没有过,到地头把车子一扎,弯下腰来,趁着月色,蓦的看到那嫩嫩的麦苗一闪一闪的,上面已结出晶莹的露珠,向前方一看,已断断续续连成片了。顿时喜上眉梢,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

要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麦子啊，何况还是我亲手种下的，心里十分激动，成就感、幸福感油然而生。当我回到家里告诉这一喜讯时，家属兴奋的说：“早知道了，我哪天不去看！”

有劳动就有收获，转眼麦收的季节到了，“夜来南风起，小麦复陇黄。”在这节骨眼上，我却正忙着备料盖房子呢。用煤炭换的砖瓦，因已出窑，必须马上把砖瓦运回家，为了省钱，找了辆手扶拖拉机，自己当装卸工，把红砖一摞摞的搬上卸下，来回多趟才把砖瓦运回，接着又是沙子水泥，一心扑在盖屋上，湖里的麦子耩头了也不知道，这时后庄叔伯二哥伸出了援手，叫他几个儿子、儿媳妇不声不响的到地里把麦子割好，并给运到场上，我才知道地里的麦子该收了。接下来又请庄东头的领之叔开来拖拉机，利用中午时间又把麦子脱了粒，入了仓。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肥自然少不了，但更重要的是种地要上底肥，没底肥庄稼长的就没后劲，因此，在耕种前，要先上足底肥，有一年，我利用周日在家，用板车往地里送粪，那时正年轻力壮，也有心劲，拉起肥车走的稳稳当当，汗珠子摔成八瓣也不嫌热，在将要运完时，突然电闪雷鸣，大雨眼看就要来到，为了把最后一车送到地里，毫不理会暴雨的威胁，仍装车前行，因明天就得上班去没时间了，不能半途而废，谁知刚拉到地头，大雨倾盆而下，我硬是吃力的拉车进地，地里土松软，重车一下陷了下去，尽管我拼命用力，车绊勒在肩头往内里扣，车子就是不动，大雨哗哗，满湖里没一个人，我也成了落汤鸡，无可奈何时，突然急中生智，减轻重量，好在车子已经进到地里，立即用锨把肥料从车上卸下一半，最后才将剩下的一半拉到地中间，终于完成了这个星期天的送肥任务，虽然浑身湿透，但也高兴，不会耽误明天周一上班了，也少了一桩心事。在农村为了积多肥积好肥，养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年初买一头猪喂，喂到年底，到食品站就能号上个一等、特等，最差也得给个二等，卖个一百多元钱，可派上许多用场。更重要的是猪粪、猪骚泥肥效好，特能壮地，若在地里撒上一遍猪肥，比上化肥还来劲，上不上猪肥，一看便知，庄稼长的明显不一样，泾渭分明。要是谁家地里的庄稼长的好，那可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因此大家都在施肥上下功夫。化肥、底肥一个也不能少。农村养猪业的兴旺也与此有关。有人说一窝猪抵得上一个小化肥厂，这不是吹牛，最多只能说稍有夸张而已。

有了土地，有了猪肥，有了亲友帮助，有了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何愁庄稼长不好！自从有了八亩承包地，使我家的生活重新得到了温饱，小日子又慢慢过得有滋有味起来了。

八亩承包地，真好！

树 碑

树碑,是人们对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的追思和怀念。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国家对鸦片战争以来为国捐躯的革命志士的纪念;淮海战役纪念碑是对参加淮海战役而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国家如此,民间也这样,这是中华民族不忘历史的优良传统,西安碑林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更广泛的是广大民间的纪念碑,有地方的、有家族的、更有大量个人的。在公墓、在陵园、在山坡、在田间随处可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富裕了,对逝去的亲人、先辈总想报答一生的恩情和关爱,于是树碑之风兴起,有的亲人逝去多年,也不忘恩情,勒石刻碑,以示怀念。我未能免俗,也想为逝去多年的父母亲树一墓碑,以报深恩。

机会来了,2000年是个千禧年,大吉大利。我便不失时机的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提了出来,得到了全家共识,于是决定在2000年清明节时给父母树碑,以沾沾千禧年的喜庆和吉利。那时我刚退入二线,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经多处考察比较,最后选定了运河渡口南涯的一处刻碑处,匠人一老一少,透着一股儒雅气,他们手艺娴熟,碑工精细,技艺精湛。我去的多了,也熟悉了,互相信任,他们帮我选定了一块上好的青石碑材,碑型和我大哥牺牲时政府给竖的碑型相同。在碑文的撰写上,我却费了一番思考,除正常传统的父、子、孙等辈的排序外,又增加了传统没有的父母、女儿、孙女等辈的排序,既照顾了全面,也体现了男女平等,更显得家族人丁兴旺。在碑文的具体内容上,我又陷入了沉思,父母是普通的农民,既无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什么惊世传奇,但他们一生所特有的不怕艰难困苦、勤劳拼搏的精神,善良宽厚、诚恳待人的品格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父母一生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过20公里,更没到过徐州这样的大城市,八义集、土山、单集在他们眼里已是很大很远的大地方了。他们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几十年如一日的栖息、生活,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年岁岁如此、月月日日这样,凭着他们的辛勤劳动,一家人的生活还算殷实。他们心地善良,自己好、也想着别人好,互相帮助,携手向前。我大伯去世早,其大儿子牺牲,二儿子尚未成年,父亲便把大伯父家的耕种收割全包了下来,又手把手教会年幼的侄子耕种技术,直到侄子能自立才放手。同时也经常帮助家无牲畜、劳动

力缺乏的亲邻耕种土地,度过难关。自我大哥牺牲后,父母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地痞流氓看我家中殷实,也欲寻衅滋事讹人,父亲老实巴交,家无势力,只好忍让了事,受尽了旧社会的压迫。

父亲的一生耕了多少地,耙了多少田谁也说不清,但他对牲口却特别爱护,夏天里喂的全是青饲料、精饲料;冬天为给牲口养膘,把麦草细细的铡碎,放在石槽里与磨好的豆沫子搅拌均匀,牛驴吃的特别香,也上膘快。父亲更懂牲畜,牲畜也听他使唤,耕地时哪个牛的缰绳拗腿了,他用鞭杆轻轻碰下牛腿,嘴里喝一声“蹄子!”这牛会立即抬腿,父亲顺势就把缰绳调了过来。再犟的牛驴在他面前也得老老实实,因为他手中还有三鞭的绝招。一俱牲口耕地时,对个别顽皮奸滑的牛或驴,他手一举,一鞭打去,在鞭梢与牲口的头背接近时,再猛一挽手,“叭”的一声炸响,牲口会立即惊醒,扬头用力向前奔去,这叫点鞭,是警告的意思。若是那个黄牛就是不用力,父亲便举手一鞭照着牛屁股打过去,嘴里还要骂上一句:“我叫你懒!”老牛便躬着腰向前窜去,这是实打,叫拖鞭。在耕地中牲口困乏的时候,父亲便一边嘴里打着劳动号子,一边扬起手中的鞭子“叭叭”炸响两声,牲口便会抖起精神,扬着头向前奔去,这叫花鞭,不实打,只是调解沉闷的气氛,叫牛驴打起精神。还有一种晃鞭,不打,只是举在手中晃一下,口里吆喝一声:“大黄!”这是在吓唬大黄牛,叫它老实点。在实际操作时,千变万化,须酌情而定。其时打鞭也是与打号子相配合的,如耕地号子,打场号子,下湖和收工号子,浑厚舒缓的号子、响亮清脆的鞭声,组合成一曲天衣无缝的交响乐,谱写出动听逸人的乐章,在蓝天大地的应衬下,绘画出一幅赏心悦目的耕牛图。

父亲的一生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吸烟,一杆老烟袋,寸步不离身,蹲下去,端在手里滋滋的吸着,站起来便别在腰间,或搭在肩上。烟袋很好看,灰白的烟袋嘴,橘黄色的烟袋杆,黄铜色的烟袋锅,青布缝制的烟包用一根短线绳拴在烟袋杆上,包里装着黄色的碎烟叶。烟叶也是自己种的,春天在地边种上一块,秋天长成变黄了,父亲便砍下来,剥下一个个蒲扇大的叶子,一把把扎好挂在墙上晒干,用时就把叶子搓碎装进烟包,随时使用又不花钱。点火更带有原始气息,早先前是用火刀火石,手拿火刀斜对着火石边,猛力擦碰火石,溅出点点火星落到火纸闷子上,纸闷子便慢慢燃烧起来,用嘴轻轻一吹,火就旺了,甚至能燃起火苗来,再拿来点上烟锅里的烟。后来有了火柴就省事了,再后来有了打火机,连火柴也不用了,更淘汰了火刀火石这样的原始取火工具。我小时候看着好玩有趣,曾偷偷的用父亲的烟袋,学着父亲的样子吸烟,装上烟,点好火,吸了几口,呛的直咳嗽,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憋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从此我再也没吸过烟,就是以后的洋烟也没兴趣。

母亲去世后,父亲沉默着,只知干活挣工分,勉为其难的支撑着一个大家庭,我上运师时,他带着耕地时拾的烂山芋,磨成糊子烙成的煎饼,送到学校,我吃的喷香,像点心似的舍不得吃。我当兵后他仍不放心,又和大姐一起来到部队看望,始才放心回去。后来父亲慢慢变老了,走路蹒跚,行动不便,但仍要强的自立伙食,不愿麻烦儿女,就是在弥留之际,我闻讯赶到家中,在堂屋门口,我用汤匙喂了点水,他慢慢吞咽着,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来,就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我悲从心出的痛哭起来,忽然又强忍悲哀止住哭声,唯恐惊动了住村干部,他们要求火化怎么办?于是只好忍痛默哀,全家也只好把悲伤藏在心里,于第二天夜里偷偷安葬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当天村干部及住村干部都知道此事,只是无人提起,干部们也装作没看见了事,当然我们也不想为难他们。

对于父亲去世没能办葬礼,我们一直耿耿于怀,劳碌一生连最起码的哀荣也没得到,岂不是大遗憾!所以后来我提出给父母树碑时,全家都表示支持,并且要求把碑树好。所以在碑文的撰写上又费了不少考量,怎奈碑短恩长,难以书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块碑的容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是从简吧,最后只是概括的写了几句话:“纪念父母一生辛勤劳动,节俭持家,诚恳待人,遇事忍让,教子有方。”碑面的四周回文花边内,上书“永怀亲恩”四个大字,下面便是传统的碑文了。

2000年清明节前举行了立碑仪式,全家后代子孙在德高望重的明文叔的司仪下磕头行礼致哀,碑上披了红子,墓旁喜炮长鸣,参加者皆自己家人和近亲属,简洁而隆重。十七年后的2017年的清明节前,为了避免年年扫墓时踏坏别人的庄稼,又把父母亲的土墓、大哥二哥的土墓,同时砌成青石墙水泥顶的石墓,至此,终于了却了心中的愿望。父亲母亲,大哥二哥九泉之下安息吧。



大姐

2015年7月26日夜里,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叫醒,电话里传来了大姐仙逝的噩耗,我再也无法入睡,如烟的往事一幕幕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大姐九十高龄,算是高寿了,但她那酸甜苦辣的人生路,着实让我心酸落泪。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姐的印象是模糊的。她出嫁早,只记得每年正月十六接亲戚,我便坐上父亲赶着的四轱辘大车,在乍暖还寒的初春阳光里,悠哉游哉去接大姐回娘家,每到这时,心里比过年还高兴,因为又能看到大姐了,也可趁机到外面玩一回。那车很笨重,早饭后出发,套上老黄牛在前面拉车,父亲坐在左边车帮上,手里拉着缰绳,吆喝着黄牛,大车的四个包着铁壳的轱辘碾压在土路上,慢慢的向前挪动。我坐在车厢里,看着外面的风景。大车出圩子西门,越过西北湖楼台子,跨过房亭河上的李桥,往西穿过鲍家,再前一个庄就是我大姐家所在的铜山县的郁楼村了,十里路走了近一个上午,午饭后接回大姐。按老规矩在娘家只能住个十天半月,至迟二月二龙抬头前必须再送回婆家,年年如此。以后大姐有了孩子,我的任务又增加一项,接大姐前几天,母亲就吩咐我找沙土,在沟涯河边有沙土的地方,挖来一些再给晒干筛净放好,留给大姐的小孩换脰。换脰是把干沙土放在土裤子里给婴儿穿。现在都用尿不湿了,那时的土裤子现在成了文物。

后来的记忆多了一点,大姐家住在郁楼庄西北角一溜高台上的东头,家前是一长方汪塘。进大门两进院子,大姐住在后院,后院里三家鼎立,她的公婆带小儿子住堂屋,公婆家大儿子住东屋,大姐家住西屋,三儿子住前院。我一去就要我先学会说话,让我叫堂屋老人为表大爷、表大娘,称其儿子四哥,叫东屋里大人为大哥、大嫂。三家和睦相处,亲切和



谐。大哥是老中医，大嫂娘家石桥，和我家临庄，更觉亲近。后来我开始上学不久，眼见发瘦，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娘犯了难。须知我儿时得过痞块病，就是肚子里长东西，很凶险，好容易才治好。现在又眼见面黄肌瘦，大姐知道很着急，叫娘把我带到她家，让东屋中医大哥诊治。大哥望、闻、切、问一番后舒展眉宇：“没大问题，肚里有蛔虫。”为了治病，娘就带我住在大姐家，每天早晚煎汤药喝，不久，果然从体内排出许多蛔虫，身体也渐渐好了。

持续多日的治疗，生性好动的我，便认识了大姐西院邻居家的孩子赵永杰、赵文玲兄妹俩，他们的父亲在徐州城里工作，母亲在家务农。我和他们兄妹遂成了发小朋友，特别是永杰弟，我比他长一岁吧？玩在一起无话不说，后他随父去徐州上学，见面少了，但一到暑假又能在一起，且形影不离，有一年暑假他去大许家火车站购回程票，也要拉着我陪他一快去，多少年了，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

1967年夏天，我从部队医院病愈探家，自然要去看大姐，那时她已从老院子搬出来，在家东不远处盖了新房，门楼里是个小院子，三间堂屋配一间厨房东屋，紧凑清静，大门前是自家的菜园地，萝卜青菜葱，新鲜不用买。当时正值夏收大忙，大姐每天忙着湖里的活，我闲着无事便去找永杰玩，这时才知道永杰去当兵了，他的妹妹文玲也已徐州会计学校毕业，正在家里陪母亲，我们自然熟悉，不过多年不见，她也从一个普通小姑娘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告诉我他哥永杰已是穿四个兜军装的军官了，流露出对他哥的无限崇拜，相比我的患病失意，不可同日而语。这次虽没看到发小永杰，但见到了文玲，也弥补了未见到永杰的缺憾。

人算不如天算，你怎么也不会想到，40年后的1996年我和永杰竟然不期而遇，在古老的大运河畔见到了儿时的发小，其情其景笔墨难书、言语难表。那时我已调到徐州航道部门任职，永杰也转业至徐州电视台工作，但多年来并不知道。一个偶然的时机，永杰带领台湾女记者一行三人专门采访大运河，我有幸接待了她们。我们兄弟俩历经沧桑，意外相见大运河上，真是喜从天降。是日，我陪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在单位食堂里摆上了一桌丰盛的午宴，一是给他和台湾记者接风，二是庆祝我们弟兄相逢，一时觥筹交错、气氛热烈，感觉又回到了40年前，棒极了。临别时我俩共同与台湾记者一起合影，以纪念这喜剧的一幕。

话再说回来，大姐的命运多舛，后来遭到了许多人情变故和生活困难。姐夫赵永华是个忠厚诚实能干的人，把家庭经营得很好，而且乐于助人，在一次帮助邻人拉土盖屋中，由于劳累过度，也许过去有过什么不知道的病，竟在当天夜里溘然长逝。晴天霹雳，家里顶梁柱倒了！眼看大厦将倾，好强能干的大姐没有被

吓倒,掩埋好丈夫的遗体,又顽强领着子女迎接新的生活挑战。屋漏偏遭连阴雨,不久儿子玉福查出肺结核,又是当头一棒。生活的变故,灾难的重压让大姐消瘦了许多,但她顽强的支撑着,作为亲人的我们,也尽力伸出援手,帮助度过难关。在亲邻的大力协助下,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度过了严寒,迎来了春天。儿子的病也慢慢痊愈了,又给说了媳妇结了婚,孙子小龙、小虎相继来到世上,给大姐增添了无限的温暖和希望,长期以泪洗面的大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吃苦耐劳的儿子玉福病好后,娶了贤惠能干的四川籍妻子茜兰,夫妻俩齐心协力,日子和和美美,生活甜甜蜜蜜,孙子小龙小虎长大成人后一心为家,在外打工,大把的挣钱,生活改善了,老草房打倒,盖了新式大瓦房,一处不够,又在前面园地里再盖一座同样的大瓦房。大姐喜的合不拢嘴。

我退休后有了时间,也常去看大姐,特别春节过后,总要去看看,看到她们一家的幸福生活,由衷的高兴。但这时我的脑海里也总浮现出儿时随父亲在年后接大姐时的情景,不过那时用的是牛拉四轱辘大车,以后我们去的时候用的就是自行车了,再到后来,我都是叫孩子们开轿车去看大姐了。正当好日子如日东升,生活比蜜还甜的时候,没想到大姐说走就走了……天刚亮,我急急起床,安排孩子们备车,要再去送大姐一程。一路上边走边默默的写了首悼念大姐的诗,以抒发浓浓的亲情。回来装裱后送到大姐家,出殡那天被赵府悬挂在灵棚中大姐灵柩前,以寄托哀思。

悼大姐

一生勤朴做事工,噩耗传来夜半中。
灵前拜祭洒热泪,心中难抑涌悲情。
夫逝天倾历贫苦,子幼苗弱盼盛兴。
历尽坎坷驾鹤去,儿孙满堂忆慈容。

二 姐

退休了,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黑龙江鸡西看望二姐。去一趟关外,千里迢迢并非易事。几十年来,曾数次承诺要在出差方便时去,但却一直未能如愿。退休了,无职一身轻,去东北正其时也。

2005年10月的一天,我和老伴从邳州坐上了连云港—哈尔滨的直快硬卧列车,且是两个同车厢的下铺,舒适如住宾馆,想坐就坐,想睡就睡,心里十分惬意,何况这是去看二姐呢。

时值秋天,车窗外一派丰收的景象,沉甸甸的稻穗,红火火的高粱,秋高气爽,金风高扬。一块块庄稼地,像接受检阅的方阵在眼前掠过,忽然一块“八义集站”的站牌飘了过去,啊!八义集车站,不禁心里一热,这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也是我几十年前送走二姐的地方。

1957年还是1958年?二姐夫外流东北,下了煤矿,在鸡西市城子河扎下了根。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二姐带着孩子在家无法生活下去,便决定携子随夫到东北谋生。送二姐上车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那时我也十七、八岁了,但却瘦的皮包骨头,身上没有力气。也许那天是送二姐,且又在二姐家吃了顿饱饭,顿时来了精神,竟能第一次独挑大梁,推起装着行李、煎饼的土车子(独轮车),向八集车站赶去。从二姐家的高河涯到火车站有10多里吧,搭在双肩上的车辮的两头扣在两个车把上,两手端起车把,双肩一顶,便将车子架起来两手端着向前推去,由于人小力气小,控制不住车子,只得两脚不停的左右挪动,保持着车子的平衡,但仍力不从心,一路摇摇晃晃的向前走,再加上是送别,有点凄惶悲凉的感觉,路人不时投来不解的眼光——小孩子怎么能推动这车子呢?终于来到了车站,我在这边看着孩子,二姐去买票,回来掀看我发红的肩头,心疼的问道:“疼不疼?”我故作轻松的说:“不疼。”其实两肩还是酸酸的。不多时,火车进站了,人群向车门拥去,有的人从车窗爬了进去,二姐拉着孩子,我提着行李煎饼好不容易挤上了车,车上的旅客黑压压的一片,连插脚的空都没有,哪里有座位?我在车上又不能久留,再也帮不上忙了,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想:二姐能找到座位吗?这样大小站都停的慢车,几天几夜怎么熬的呢?

我正沉浸在痛苦回忆里的时候，对铺的老伴见我楞在那里不言不语，便说道：“想什么呢？要累就躺下休息一会吧。”我清醒了过来：“不累，我在想二姐当年找没找到座位呢。”她没听懂我的话，是的，她哪里知道这些事，那时都还不认识呢。

其实我的想法是多余的，二姐是个很有主见、很有性格、

很要强的人，对我非常好。出嫁前在家时，也许是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吧，对我特别照顾，处处护着我，我去薅草，她告诉我哪里的草多，有时无事时还帮我薅，以便早把粪箕子薅满好回家；割麦时我去地里拾麦子攒小伙钱，她在前面割，故意撒下一些麦子让我跟在后面拾，平时她也总想带着我出去玩。

二姐很爱美，那时虽没有什么好的穿，但总把衣服洗的干干净净，穿的整洁合身，头发梳得光华得体，辫成一条大辫子甩在身后，没有雪花膏等化妆品，她独出心裁，用生花生米嚼出油来抹在脸上，以保护面部湿润。她出嫁时，我五、六岁的样子，尚不懂事，发嫁时，我一定要拿上二姐的嫁妆亲自送她走，家里不让我去，我还委屈的大哭一场，惹得二姐过来安慰一番，声称过几天就回来。这事一段时间成了大家的笑料——所以二姐这次去东北，一说要我送，我非常高兴，虽然当时年幼体弱，勉为其难，但我毫不在乎。临走那天早晨，二姐弄了鸡蛋等好吃的，我又吃了顿饱饭，感到浑身是劲，也有了精神。

往事如烟，唯独这件事常常在脑海中萦绕不去。几十年来，二姐也来家过两次，但都是来去匆匆，我上班回来，只是匆匆见个面而已。其实我也知道她过的很不容易，一大家子六个孩子，靠二姐夫一个人的工资，是可想而知的。七十年代二姐来信说口粮很紧。我大忙帮不上，便从家中带煎饼到单位吃，省下点粮票，又买了一些，凑了几十斤全国粮票寄去，给她家里救救急。九十年代，大孩子修阵在矿上受伤，到河南安阳治伤时，我觉得离家近，便抽点时间请假到安阳探视，二姐夫的弟弟毛眼（怨我不知大名）知后也跟我的车一同前往，并在安阳帮着转院继续治疗。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现在家里到底怎么样了？

轰轰隆隆的直快列车，在华北大平原上呼啸着，越过了济南，跨过了雄伟的黄河大桥，晚上经过天津，一片片灯海闪了过去，出山海关，过沈阳，中午时分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外的广场，在周边的高楼掩映下看不出来有多大。哪里有时间



欣赏？赶快找到长途汽车站，登上了开往鸡西的沃尔沃长途客车，翻山越岭，涉水过桥，晚上九点了吧，才来到早就知道却从未来过的鸡西市。刚下车，外甥、外甥女就来到了我们面前，他们说早就到车站来接了，今天的班车晚点了。

出了站，行人已不多，饭店里却很热闹，修峰、秀环早在饭店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接风晚宴，心里暖暖的，一身的旅途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城子河已经不远了，月色朦胧中，拐进了一个街区，经过了一个个篱笆墙院，在一个带门楼的庭院前停下来，这里就是二姐的家了。三间堂屋，两间西屋，前面门楼，形成一个紧凑的小院落，一组高压线从院子上空的一边掠过，夜里发出滋滋的电波声，院子南面是一口手压井，我第一次住上了带炕的床，新鲜而温暖。房子虽显陈旧，但也够老公俩安居的了。听二姐讲孩子们都各自成家，各有住所了，桂兰出嫁有了自己的事业，在鸡西市里买了房子，正在装璜，一旦弄好就请我们去看看；修阵在老宅后面另辟一块地，盖了三间新房，我进去一看，宽敞明亮，只是矿难的后遗症使孩子显得寡言少语，这能理解；修峰是中学教师，在学校分了房，也是事业有成、安居乐业了；修环一家在市里也买了房，经营的不错；修玲聪明活泼开朗，先后经营的餐饮业红红火火，上个月还发来一张全家团聚时，烤的一只酥香美味的全羊照片呢；最小的修晏正在山东潍坊打拼呢，听说工作理想，也创出了一番事业。听着二姐的介绍，看着热火朝天的一家人，我打心眼儿高兴。

二姐夫退了下来，过着清闲恬静的小日子，天天品着小酒，人说一天三酒，他是一天四酒，早上一起床，在床头柜上拿起酒来，还要喝一口先点心点心呢。我在那一个星期里，每天中午饭都陪着他边吃边喝边聊，家长里短、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他吸着烟（有时还吸老烟叶），喝着酒，喷云吐雾，高兴的说：“明年我想再回家看看，不过我现在是地道的东北人啦。”他既想着家乡，但也为能在东北闯下一片天地觉得自豪。他有时到南面街上转转，买点菜回来，下午在门楼前准备柴草烧炕，他已没有力气劈柴了，就用小锯把小木棍锯成一截一截的用来烧火。

二姐更是天天忙的不可开交，买菜做饭，刷锅洗碗，变着法子弄好吃的、好喝的，唯恐我们不习惯受了屈，饺子、面条不重复，买来东北特有的一种无鳞鱼，大大的有些扁胖，吃起来香、嫩、酥、鲜特有味；有一天又专门买来一只七、八斤重的肥鸡，烧出来也颇有味道。每天晚上把炕烧的暖暖的，我们住在西间，早上天不亮就听二姐起来了，悉悉索索的看看炕里还有没有火，接着又到院里忙活开了。

我去的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十月下雪，关内罕见，但这里却不稀奇，我

虽带了短呢大衣,但对突来的寒雪仍感不适,二姐不放心,把二姐夫的棉袄给我穿上。好在雪不大,很快就过去了。为了取暖,姐夫带我去洗澡,不远处有一个小澡堂,水热而清新,老板热情有加,浴客许多是关内人,有一个是山东的,还认了老乡呢。

二姐的家在城子河矿区的一个小山坡上,那里是一片丘陵地带,村子依山而建,房屋栉次鳞比,每家的房顶都有一个小烟囱,那是烧炕做饭用的。雪后的一天早晨,我散步到村后的山坡上,向下一望,砖墙红瓦,炊烟袅袅,房前都是篱笆小院。东边是一片大森林,西南方向是一块块农田,玉米棒子仍丢在地里,这在关内是不可想象的。忽然见一农民用马拉胶皮轱辘大车正在往家里运玉米呢。农田周边的山上,灰色林带无边无际,落了叶的白桦树,挺拔光鲜,显示着勃勃生机,林中偶尔能见到待采或正在采的小煤窑洞口。我不由的感叹:地大物博,人烟不多,东北真好。

在那一个星期里,不断有人来看望这个从未见过的舅舅、舅妈。修玲、修晏当时正在广州、山东,他们回不来就打电话来问候,虽未见面,但也欣喜。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二姐家再好,也不是久留之地,便准备回来,秀环在鸡西就近买了两张硬卧,舅妈给她车票钱说什么也不要,二姐夫热情挽留,二姐更是恋恋不舍。外甥、外甥女们均前来送行,桂兰、玉叶提前几天送来了在林中自采晒干的蘑菇,自己舍不得吃,非得送我们,那是真正的野生绿色食品。后来修玲又专门给我邮来一大包,家里的孩子们都说好吃。下午秀环的对象开车送我们,(在车站修峰又买来当地名酒塞到行李包中。)二姐老了,蹒跚地走上前来,默然无语,不知说什么好了,眼里飘着一层泪花,默默的看着我们,是亲情、是不舍也是无奈。我忙安慰:“姐,多保重身体,我以后来看你。”二姐点点头,怅然若失的嘱咐道:“路上多注意,回家后给我打电话。”我点头应允,心里酸酸的,在不舍和无奈中上了车,车子开动了,我向二姐招了招手:“回去吧,天太凉。”走了好远,看二姐仍在夕阳寒风里站着,翘首看着远去的车子……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二姐在 2010 病逝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噩耗传来,一时不敢相信,按当地风俗,三天之内要安葬,想去奔葬是不可能了,只好在千里之外的风雪中虔诚的遥拜:二姐一路走好,九泉之下安息吧。

端粽飘香

粽子,是我国传统美食,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之一,也是对爱国诗人屈原的一种纪念,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抒发。虽然端午节习俗很多,如缝香包、插艾条、吃鸡蛋等,但吃粽子却成了过端午节的标志,所以每年一到五月端阳,家家艾条插门,户户粽子飘香。

儿时吃粽子的记忆犹存,端午那天早上,父亲割来一把艾条插在门两边的檐口下,二姐给我缝个香哈蟆(香包)系在腰间,母亲则煮好鸡蛋,剥好放在盘子里,蘸着蒜迷子,吃起来特别香,再能吃上几个粽子,更飘飘欲仙了。可惜那时吃粽子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家穷或农忙没时间包。若能吃到粽子,背上书包来到学校还要议论一番,谁家的粽子如何如何。到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粽子成了奢侈品,在广大农村更没了踪影,直到改革开放后生活有了好转,人们才慢慢又闻到粽子的香味,不过农村依然是少之又少,城市好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邳县港务局工作期间,一到端午节,城里几乎家家户户包粽子,家住城里的工作人员在家吃过粽子后,上班时还不忘带几个来,给一些家在农村没有回家的同事吃,接着楼道里就飘来了粽子的清香。我就是常被同事照顾的一个,当他们把一包包粽子放到我面前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粽子吗?这分明是一包包关爱,是一包包情怀。我一个人哪能吃那么多呢?若是星期六,我便把剩下的粽子包起来,下午回家过礼拜带给孩子们吃,那时农村还比较穷,孩子们那里见过粽子!下午下班后,我便兴奋的骑自行车,带上粽子直奔老家,跨过运河大桥,过土山、过薛集——想象着孩子们看到粽子的惊喜,自行车骑得飞快,一弯新月悄悄在前方带路,脚下也有劲了,过去两个多小时的路,今天一个多小时就回到了家。车子一扎,孩子们习惯的翻包找好吃的,当他们看到粽子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叫:“这是什么?”他妈也惊奇:“这不是粽子吗,哪来的?”“同志们送的,拿来你们尝尝,我已吃过了。”他们娘几个便把粽子围在中间,孩子们像看电影一样,看妈妈把粽叶一层一层剥下来,几双小眼睛也随着粽叶上下起舞,当取下最后一层叶子,露出飘着清香的糯米粽时,他妈先咽了口唾沫,把剥好的粽子放进碗里,撒上一点糖,孩子们便急不可耐的争吃起

来,伸手拿就往嘴里送,他妈递过筷子:“用筷子吃。”孩子们早已手上嘴巴粘乎乎的惊呼:“好吃好吃。”煤油灯照亮的草屋里第一次飘出了粽子的香味。如水的月光辉映着农家小院,屋子里传出母子的对话:“妈,咱们不能自己包粽子吗?”“能!”他妈肯定的安慰着孩子们“明年咱自己包,叫你们吃个够。”

明年?明年是何年!1988年底走出了茅屋,告别了农家小院,搬进了县城,终于团圆了。到了第二年的端午节,看到各家各户都在包粽子,我们也跃跃欲试,买糯米、买粽叶、买红枣,万事具备,但却不会包。踌躇间,东风来了,邻居们纷纷前来助阵,在东墙边一棵石榴树下摆开了战场,沙兆兰是快手,长长的苇叶在她手里翻来覆去,白花花的糯米恰好一把装满一个粽叶卷,裹好后再用白生生的线条缠了两圈,几个手指一扣一系,一个清翠碧绿的粽子诞生了。闫宗侠更有绝活,不用线扎,而是用苇叶包好后,用苇叶尖随着粗铁针插穿粽子,叶尖穿过来后,再巧妙的往叶子底下一抵就好了,又一个翠绿圆润散着清香的粽子也诞生了。一个多小时后,一大锅粽子就包出来了,士兰也东施效颦,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好了,我们家终于吃上自己的粽子了。自此以后不仅端午节吃,平时想吃,买来粽叶就包,像家常便饭,成了新常态。同时粽子也成了馈赠亲朋的佳品,老家来人了,临走带包粽子,亲戚家起蒜了,帮不上忙,煮锅粽子送去。从此粽子成了社交礼品,成了联络感情的纽带。今年端午节又到了,大家又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糯米、粽叶、大枣等各种馅料,我敢断定在清风明月红花飞的今年,端午节的粽子,更会散发出浓浓的清香。



买羽绒袄记

入冬后,要我买羽绒袄一事成了家里的一个话题,买什么羽绒袄呢?!我持反对意见,新的旧的、棉的皮的、布料呢料多少件,都是能穿的袄。我的原则是保暖整洁就行,但老伴及家里孩子们却说我穿的“窝囊”不时兴,现有的袄太旧,太沉,太土,我不以为然,但熬不过家里人三番五次的“劝说”,这不午饭时又说开了:“天都交九了,能不冷吗?”“你看你穿的这一身怎么出去呢?”其实我不是不想买,只是觉得自己有袄穿就行了,再买新的岂不浪费。想当年上学时,过了元旦还没袄穿,多亏学校给了救济,才度过严冬,不能忘本呵。当然现在时过境迁了,年岁大了,条件好了,就别再“将就”了,买件羽绒袄也不为过。说实在的,我们虽然已进入富裕的21世纪,但“穷怕了”的脑子仍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六七十年代,未能与时俱进呢。鉴于此,我也想开了,便顺水推舟的说:“好吧,下午去买。”老伴见我松了口,喜上眉梢,立即安排“人马”,她又怕自己不在行,又叫孩子们去“掌掌眼”,做参谋。

下午的商场仍人满为患,一进门暖气扑面而来,但见货物琳琅满目,升降电梯上下有序,顾客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正行走间无意听一对姐妹边走边闲话:“人民商场是老百姓的商场。”这使我对该商场顿时有了好感和信任,她们说的不就是货物大众化、经济实惠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是群众在为人民商场立传啊。

看了几个冬装柜台,各样款式都有,各种布料齐全,带毛领的,有风帽的应有尽有,但试了几件,不是小了,就是瘦了,没有合适的。货比千家,又转到东北角的一间柜屋,去年夏天就是在这里买到合适衬衣的,当时一下买了2件,给我有好感。这时服务员笑脸相迎,忙给我找款式、调布料,连试几款,非小即瘦,她也犯了难:“大叔的身材高,一时难找合适的,”不过她不灰心,浅浅地笑着说:“你看大姨和闺女都来了,一定能给你找到合适的。”儿媳忙更正:“不是闺女,是儿媳妇。”售货员一听更乐了,更热情,又从底层拽出一件说:“这件鸭鸭牌我看差不多。”我便脱了外衣,穿上鸭鸭牌,这件羽绒袄是长款式,她便蹲在地上帮我拉上拉链,到镜前一试,果然有效果:长短适宜,肥瘦得体,布料考究,正窃喜

间,这时又过来一群买羽绒服的顾客,看到我试衣,便自然成了他们的“模持”,他们也异口同声的说合适,这更增加了我买的意愿,问价格,有人说 1000 元,我一楞,售货小姐嫣然一笑:“不是 1000,是 999,三位数,不是四位数。”大家都笑了。我坐下休息,刚来的男士说:“看上去你是拿工资的,不像我们老百姓。”看来他们是从农村来的了?我忙说:“我也是老百姓,工农商学兵,只差没经过商,农村活我全会干。”他又笑着说:“你那是老黄历了,现在种地都机械化,没有过去割麦打场的农活了,老百姓的日子也不是过去了,像买这样的羽绒服是没问题的。”说着他忙去试衣,另几个人帮参谋,大家七嘴八舌,大小肥瘦,款式布料挑了又挑,捡了又捡,看那架势是志在必得,最后终于挑到了一件心仪的,喜滋滋的穿上,在镜前左右前后看了个遍,这个给提提领子,那个给拽拽衣衿,又扬了扬两臂,晃一晃双肩,没有什么毛病,才望着跟前的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笑了笑说:“很好、很好。”穿着一身长羽绒服的妻子一抿嘴:“把你美的。”拿着单子就去付款了。售货员小姐麻利的把羽绒服袄叠好装包,亲手递上后,笑容可掬的送走了这两位心满意足的顾客。



童影忆趣

坐在窗前,冬日的阳光洒在身上惬意又温馨,抱出一摞相册漫无目的地浏览,以打发和享受这午饭前的悠闲时光。翻开相册,那一帧帧老照片,似乎在娓娓地讲述着昨天的故事,那一本本厚厚的相册,就像是一部亲身经历的传记,强烈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往日的亲朋好友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面前。你看那紧张的工作场景,假日的闲适生活,亲朋欢聚的喜悦,携孙游玩的亲情,一节节一个个的闪现出来,前尘往事像一幕幕正在演出的话剧。在众多出场的人和事中,不时闪过孙子祥祥的童年身影,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不仅透着儿时的灵动活泼,而且散发出浓浓的亲情,现在虽然他已工作多年,也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了,但是在我的面前,似乎仍是个孩子,唯恐他在生活工作中有什么大意和疏忽,就像照片中我们带他去海边游玩时那样的不放心。

1995年的秋天,我们带着他和他小叔一起去青岛,看望正在部队服役的二叔,从军营出来,来到青岛著名景点栈桥附近的海滨浴场游玩,浴场的沙滩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快乐的游泳、尽情的嬉戏,当时的祥祥只有几岁吧,刚开始看到大海时,怯怯的有些害怕,站在水边不敢动,我便蹲下来抄着水鼓励他,他才慢慢放开胆子,我又搀着他向海里走去,给他带上游泳圈,慢慢的才不紧张了,于是就在水中跑来跑去,身上的那个游泳圈,虽是小号的,但对他来说,挎在身上,还是显得有些大,若他坐在游泳圈中,我还得用手从下托着以免漏下去,慢慢适应后,便干脆甩掉泳圈,跟着我往海里走去,不多时就玩的开心起来,忽然一个泛着白线的涌浪赶过来,把他吓了一跳,赶紧跑了过来,扑在我的怀里,这就是大海,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风雨的洗礼。你看这一张,他站在海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两手架着泳圈,叉着腿,大胆的看着前方,一脸无所畏惧的样子,没有一点恐惧感,这就是大海给了他勇敢和力量。最后我们来到栈桥上,依着栏杆合影留念,小祥祥在前自成一排,偎依着站在奶奶和二叔跟前,像模像样的一起合影呢。

生活是美丽多姿的,你看照片上也有记录,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曾多次带着祥祥去原来的桃花岛游玩,那时的桃花岛,虽然没有现在漂亮,但已初具雏

形,其中有一片桃林是每次必到的地方,照片纪录了两次游玩的乐趣。春天的时候,满园桃花盛开,在经过修剪的不高的桃林里,粉红的桃花赏心悦目,满园蜂飞蝶舞,鸟语花香,虽说已是春天,但乍暖还寒,祥祥穿的是件红袖头红领口红裙边的黑底色小棉袄,在桃树林里跑来奔去、嬉戏玩耍,透过丛丛桃花,观望着崭新的世界,奶奶则在后边紧紧跟着,在一棵盛花满枝的桃树前,他伸手向上拽着我的胳膊留下了一张合影;另一张则是他自己站在树旁新奇的看着远方,合体的黑红相间的小棉袄恰到好处,一头黑黑的头发显得精神灵动。

秋天了,桃子熟了,一个周日下午,我们又带着祥祥来到了桃花岛旁的另一个桃园,这是他小叔一个同学家承包的,在养鱼塘边开了一片果林,一树树成熟的红红的桃子,煞是喜人,他小叔先摘一个熟透的桃子给他尝鲜,从照片上看,他站在奶奶和小叔中间,穿着汗衫裤衩,双手抱着挑子在嘴里吃,奶奶则站在他身后,穿着短袖衫和裙子,戴着遮阳草帽,他小叔则站在他的一边,弯着腰双手抵着膝盖,似乎在引着他向前观看什么有趣的东西;另一张照片可能是他小叔拍的,他站在奶奶和我的一旁,注视着手里心爱的桃子,我手里则提着他的小书包,蹲在长满青草的地上。四周绿枝青青,红果点点,白云悠悠,芳草萋萋,一派祥和温馨景象。回来时,他坐在奶奶自行车后的专用小座椅上,我的自行车上则是一包鲜红美味的桃子。

有一年夏天,酷热难耐,我们带他来到了徐州市区的一个“冰雪世界”。这是哈尔滨人在此做的一个新景点,游人趋之若鹜。为了避暑,也为了看新鲜,我们专门穿上棉衣,走进了“冰雪世界”,一进门,但见盏盏红灯高挂,处处流光溢彩,各种造型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祥祥兴奋的跑上爬下,但冰面滑滑,又怕他跌倒,只得拽着他小步前行,先后在几个景点拍照留念,在一片雾凇前,在一排彩灯下,祥祥神奇的昂着头,站在我和奶奶中间,一脸的微笑,奶奶怕他摔倒,还两手扶着他小小稚嫩的肩膀;在另一张照片里,小祥祥则高兴的站在奶奶身边,笑着扬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军礼,奶奶则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走出“冰雪世界”,外面骄阳似火,和里面的滴水成冰,判若两个天地。

在相册的每张照片里,都呈现出一个温馨逗人的场景,你看他调皮的和小狗坐在一起合影,可能嫌不过瘾,又专门抱着小狗照了一张。再接下来看,有趴在沙发上吃西瓜的;有站在油菜花地里扬手抱着奶奶肩头,笑得一脸灿烂的;有站在妈妈面前的合影,后面站着的应是他的小表哥吧;有妈妈在周岁生日、三周岁生日时在照相馆里给拍的留影;有一张是在某生日宴上,与小表哥小表姐同喝饮料的留影,也许是想学着大人,把饮料当酒喝以庆祝生日的吧;有骑着小自行车走在路上,还一手扶把,一手拽着升起的气球飞跑的;有一张是在两岁生日

宴上,已能自己吹灭腊烛,腾起的菜肴热气迷漫在席间,似乎能闻到扑鼻的香味。后来慢慢长大了,又留下了他抱着小妹妹悦悦坐在沙发里的照片,还有许许多多,越看越觉得童影有趣。

后来进幼儿园了,上小学了,照片就少了,只记得初进幼儿园时,看到周围都是不认识的小朋友,因怕生人不愿去上学,开始时奶奶只好天天陪着他在幼儿园里,有熟人调侃他奶奶:“你什么时候调幼儿园来了?”直到他慢慢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为止。

翻着厚厚的相册,看着帧帧照片,一段段温馨,一个个场景不时浮现在眼前,须知在这些保存下来不多的照片里,只是包括祥祥童年生活中极少的一部分,当时拍照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手机一打开就行了。那时没有手机,都是用专门相机,专门拍摄,再到照相馆去冲洗,才能看到照片,所以这些照片来之不易,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于是我便想把这些照片,全部找出来,辑成一册,交给祥祥自己保存起来,会更有意义。同时我想他也是会这样做的,把有意义有情趣的生活记录下来传下去。不是吗?现在他也常常把自己再再有趣的婴儿照放到网上,这是热爱子女热爱家庭的表现,是把对家庭对亲人的爱传递下去的方式,也是一种敢担当的责任心流露。只有这样才能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把爱国爱家、尊老爱幼的传统,把勤劳善良、节俭敬业的家风传承下去,发扬开来,这岂不是一件利在当今、功在子孙的好事吗?,这是我的初衷,我想也应该是后人的愿望吧。



杀猪过年

过了腊八,已经能闻到年味,等到腊月廿四祭灶、俗称小年的一过,过年就倒计时了,人们都会掰着指头查天,算着还有几天到年,再按轻重缓急的程序来安排自己的日程。乡亲们就各自忙开了,所有心思都集中在为着过年的事上,想的、说的、做的大都与过年有关。有头年娶媳妇的,喜上加喜,准备大办一场,更会忙上加忙;其它诸如购年货的,办年饭的,送节礼的,写春联的,盘乡会的等等各路人马,忙忙碌碌,各有所为,把过年的气氛渐渐推向高潮。各处起起落落的鞭炮声,热闹温馨的盘乡会的锣鼓声,串村溜乡的货郎叫卖声,放假轻松在家的孩子们的嬉闹声,组成了一曲迎春大合唱。与此同时,还偶尔能听到杀猪宰羊的叫喊声,这看来似乎有点的不和谐,其实也是迎春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音符。

杀猪过年,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个古老习俗,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山区,交通闭塞,过年时杀一口自家养的猪,就可过个肥年,暂时吃不完,就风干弄成腊肉能够吃一年。2009年我在云南丽江旅游时,就看到过一口多年前宰杀的大肥猪,保存完好的放在景点里供人参观。团餐桌上的肉食品,也都以腊肉居多。其实我们这里过去穷,也多是在过年时杀猪,除自家吃外,就来馈送亲友,多余的再派售给本村乡亲,东家几斤,西家几斤,都是乡里乡亲的,送货到门口,即使不需要,也不能薄了面子,必须买下,有现钱的当场给,没现钱的以后再给,可以赊账,一切都好说,处亲轧邻的,谁用不着谁呢?

当然过年时杀猪,也有专为还愿的。就是一个人或一家人曾经有过难、有过灾,碰到过很难迈过的坎,像遇到过难治的病、难办的事,或者自己想发什么大财,实现什么重大的抱负等诸如此类的事,就会在庙里或其它神灵面前许愿:“若叫我治好了病,度过了这一关,实现了我的理想,过年时我就来烧香祭拜、杀猪还愿。”以此种方式来报答神灵所赐的恩惠。

不管是杀猪自吃,还是祭祀还愿,都给春节增添了许多年味,是乡村过年时的一道风景。在广大的农村有木匠、铁匠、石匠、瓦匠,鲜为人知的还有杀猪匠,杀猪这也是技术活,含金量不低,不是一般人能为的。你看谁家要杀猪,就要先

去请来本地杀猪匠,烧好一大锅热水,杀猪匠抬来一个专用的长椭圆形的大木桶,放在主人家门前。匠人一般二人一组,先逮住要杀的猪,从捆绑四条猪腿起,就引起猪的惊叫,待到抬上案板,将要引颈宰杀时,更听到猪的绝望嚎叫,我们小孩子就远远的张望,匠手操刀在手,麻利的挥刀刺进猪的脖颈,直抵心脏,一刀毙命,鲜血随着刀的拔出,就哗哗的流进备好的盆子里,以后再将生猪血加工成我们常吃的血子。放完血后就把死猪放在地上,匠人开始用铁条硬物从猪脚处割开的小口插进去,顺着猪皮里捅向全身,待打通全身气道,匠人便将小口子撕开扯住,再将嘴贴上小口子,用力的向里面吹气,随着吹气的力道加大,猪身也慢慢涨了起来,最后涨的气鼓鼓的四脚朝天,再扎上气口,以免撒气。最热闹的时候到了,匠人把猪抬进木桶,家主将滚烫的热水一桶桶泼到猪身上、木桶里,匠人将猪身反复在热水中浸泡,随后使用刮刀趁热刮毛拔鬃去污,不多时原来的黑毛猪,就变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大胖猪了,再开膛破肚,清理内脏,卸下猪头,用铁钩子将整个猪身挂起来,再慢慢收拾。我们小孩最关心的是四个猪蹄子上的8个脚角,待匠人掰掉后,我们会一拥而上抢夺争要,因为在猪角里放上油,可在元宵节晚上点灯玩耍。抢到猪角后,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便一哄而散,又一窝蜂的向锣鼓喧天的乡会排练场奔去,那里有更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我们呢。



东北蘑菇

快过年了,邮局送来了一个快递,打开一看,是黑龙江外甥女寄来的一大包东北蘑菇。黑黑的、厚厚的叶片状物,似片片墨玉,透着瑞气,发着亮光,煞是喜人。

一个月前,外甥女玉兰就在微信中向我要详细地址,说大姐(桂兰)想寄点蘑菇给小舅家过年。我不想麻烦他们,便谢绝了说:“蘑菇这里能买到,千里遥远的寄来,岂不浪费邮费,留着自己吃吧。”谁知桂兰不愿意,电话中一再说:“这是我自己在山林中采的,都是天生的野蘑菇,明年我们进城住就捞不着采了,所以今年特给小舅寄点去。”啊,原来是这样,盛情难却。

俗话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第四宝就是东北蘑菇。它是东北三省最著名的特产之一,生长在满山遍野的黑土地上,特别是茫茫的林海,更给它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什么香蘑、松蘑、榛蘑、小黄蘑、猴头蘑等等,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没有农药化肥之嫌。这样的好东西,在关内是拿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的。没想到桂兰姊妹几个想的这么周到,快过年的时候,还念着千里之外的小舅呢。

其实我们知道东北蘑菇的好吃,不是只听广告宣传,而是有亲身实践体验的。2005年秋天,我去黑龙江看望二姐时,就亲自尝过,临走的时候,桂兰和玉叶不约而同的拿出蘑菇作为贵重礼品送给我们。说实在话,当时她舅妈还以为蘑菇哪里都能买到,不足为奇,及至回家一吃才知道它的宝贵,大呼好吃有味道,儿媳妇宝石说,含有一种松香味,不是关内蘑菇能比的。同时我们也向邻人炫耀,这是外甥女送给我们的东北宝物。2013年我去俄罗斯远东地区旅游,返回时经绥芬河入关南下,住在长白山天池的山脚下,晚饭后的酒店门前,沿路摆了许多东北土特产,以蘑菇居多,人们纷纷挑选购买,我知道东北蘑菇好吃,便也随众人一起买了一包,来到家里如法炮治,结果味道却大不如前,比上次在二姐家桂兰玉叶给的差远了。才悟出旅游景点买的蘑菇不是野生,可能是人工培育的,他们是以次充好,当作天然的卖了。

打开快递,看着黑晶晶、黄澄澄的天然野生蘑菇,她舅妈喜不自胜,一边夸

赞,一边提出分配方案:一式三份,大孩子、二孩子已各立门户,每家一份,小三仍随我们吃,自留一份,三分天下,皆大欢喜。我则在一旁想着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创业不易,早年随父母离乡别土,谋生东北,后来的几个孩子就出生在东北,现在孩子们大了,事业各有所成,他们是争气的,靠着顽强拼搏,终于各自闯出了一片天地,真是难能可贵,父母在天之灵也放心了,我也感到十分欣慰。

幸运的是,我们虽远隔千里,却亲情不断,常有往来,唯一遗憾的是,他们姊妹弟兄七人,我大都见过,只是玉兰从未见过面,仅过去听二姐说过玉兰在广州做生意,但印象不深,直到去年玉兰电话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想起二姐确曾说过,修玲跟他二姐玉兰在广州一起开饭店。唉,人老容易忘事,一时疏忽了。好在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分分秒秒就能通活见面,你看,在视频中终于见到了外甥女玉兰,已是一个活泼开朗漂亮的大姑娘了,她也第一次见到了我这个一头白发的小舅了,她高兴的笑着告诉我,我上次发的文章《二姐》上的配图中,二姐身边带着的女孩子,就是她的女儿,显然她为此十分高兴。从视频中看她很忙,一边和我讲话,一边还在招呼生意,真是能干的玉兰。

说话间,她舅妈已把寄来的蘑菇分成三份,又拿来让我看看,说这样分行不?我说行行。很好,让孩子们都尝尝东北蘑菇的味道,知道两家的亲情。如此看来,东北蘑菇自然是个宝,而亲戚情谊更是个宝,而且是个无价的宝。



压岁钱

压岁钱是春节的习俗之一，每年春节年夜饭后或大年初一，长辈把事先准备好的钱装在红包里，分别送给晚辈，据说压岁钱能压住邪祟，晚辈得了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了，因此该习俗千百年来兴而不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天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有了新的变化。

上世纪中叶，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大家的生活水平也不高，压岁钱是个稀罕物，特别是农村，没有几个人给的。但那时我们都知道过年时开南天门的故事，据说只要你不说脏话，不做坏事，每到大年初一半夜时，老天爷会打开南天门，南天门里什么都有，要米有米，要面有面，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听起来这有点和圣诞老人送礼物相似。但就是这样善意的谎言，也能激起我们小时候的无限遐想，我们真的会天天循规蹈矩，异想天开的等着新年的到来，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年年落空，但还是乐此不疲，美好的愿望总是有生命力的，那时等开南天门的心情和今天等压岁钱的心情是一样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提高，压岁钱终于压倒了南天门，再也无人幻想南天门的神话故事了，不管大人小孩一到春节，不约而同的都是在想着压岁钱，只是想的角度不同罢了。

老实说，谁都知道压岁钱的意义，只是过去日子穷给不起，便寄托到了老天爷身上，希望天神在新年到来时，能打开南天门，给予恩赐，以了却人们美好的愿望。其实真正的“南天门”今天才真正打开，也真正满足了我们衣食住行的需要，想要什么就有了什么，没有了昔日的寒酸与窘迫，没有了过去的无奈和尴尬，而今是丰衣足食，幸福安康。不仅如此，人们还要把无限的希望延续在孩子身上，寄托着美好的未来，于是压岁钱便成了有效的和万能的载体。当然今天的压岁钱也随着生活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和丰富多彩。

以我个人所历所见就足以证明这世道的巨变。在我整个童年时代里，只得到过一次压岁钱，那还是有一年春节期间在亲戚家里，姑姑给了我2角钱，是当作压岁钱给的，这让我高兴了好多天，至今未忘。后来再无人提压岁钱，因为吃饭都成问题，何来压岁钱？直到改革开放了，群众生活慢慢好起来，吃穿不愁了，压岁钱才又渐渐的时兴起来。七、八十年代吧，那时我还在老家，有一年春节期

间的亲友聚会中,在徐州工作的以瑞哥开了先河,他首先给主人家的叫他爷爷的孩子说:“今年爷爷长工资了,给点压岁钱”,随手掏出2元一张的票子递到了孩子手里,小孩子高兴的蹦跳着跑了,我们在农村的人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看来城里已先走一步了。

我家的压岁钱是从我们给孙子开始的。这时我们也已搬到县城,生活有了好转,这期间孙子出生了,有了第三代人,当然是喜上加喜,也给当年的春节增添了无限的喜庆,贴春联、放鞭炮,欢欢喜喜过大年,记得那年半夜新旧年交替时,在雷鸣般的爆竹声中,我们是第一次在城里过春节,兴奋的骑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转了一圈,听着鞭炮声,闻着硝烟味,感到无限喜悦和激动。第二天大年初一,吃过饺子,自然要给孙子压岁钱了。给多少呢,多了没有,少了不过意,那时我的工资也不过每月百多元,便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作为压岁钱送给了孙子,这是我家第一次给孩子压岁钱,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压岁钱也趋上升之势,给孙子的压岁钱也不断增多,从一百元到二百元再到三百元,今年增到了五百元,从开始时一个孙子到几个孙子、孙女,从孙子辈到曾孙辈,人数不断增加,压岁钱也自然增加,喜悦也成倍增加,幸福感直线上升。同时这期间,我也隐隐发现社会上的压岁钱有了新的可喜变化,过去压岁钱是孩子的专利,而现在有的地方也慢慢的向老人身上转移,就像有的托儿所变为托老所一样,儿女手里有钱了,每到春节,便孝敬老人一笔,或少或多,解决老人的生活不足,或满足老人的心灵慰藉。使老人感到家庭温馨,社会和谐,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亲眼看到一个83岁的环卫工,每月工资1200元,80岁以上老人又补助185元,生活充实、满足、愉快,喝着小酒,抽着纸烟,儿孙孝顺,不愁吃穿。天天干完保洁,就和人们一起晒太阳,拉家常,今年春节后的一天,忽然看他掏出一大把票子,一张张点了起来,众人惊呼:“哪来这么多钱?”老人装着不经意的坦然一笑:“是儿子闺女给我的压岁钱,一人一千,两千整,我的工资都花不完,还非给不行。你看我还给两个曾孙每人500块的压岁钱呢。”老人说的又骄傲又甜美。见此,大家感慨的议论道:“现在世道真的变了,压岁钱不仅送给儿孙,还送到了老人身上。”我想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也正是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

岁月不忘故乡路 冰雪难挡甥舅情

楹联红红,爆竹声声。

春风习习,亲情融融。

人们忘情的沉浸和享受在 2019 年春节的喜庆之中。而就在几天前,给我更大欣喜的是外甥高修岩的一个电话,告诉我第二天他将和秀环姊妹俩专程来看我。不久前才收到大外甥女桂兰寄来的东北特产蘑菇,今天又接到修岩、秀环专程前来看我的电话,着实叫人感动。他们家在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到离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看望满头白发的小舅,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放下电话,不敢怠慢。数十年的思念、千里探望的甥舅情,一定要好好接待,何况现在生活好了,一切都不成问题。正思忖间,大孩子王军过来了,我将喜讯告诉他,并商量着接待事宜。他马上拨通住处附近酒店老板的电话,订下明天晚上的餐桌及住所房间,据说订晚了根本订不上,必须提前。接着我又电话告诉二孩子王雷,叫他在附近的《黄金海岸》订下两个标间。吃住安排好后,就通知在邳州本地工作的二哥家侄子德文,明天过来见见面,大哥家侄子德章夫妇因在外地孩子家里过年,不在邳州,只好作罢。晚上又和老伴商量一些接待的细节问题。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当夜风云突变,昨天还艳阳高照,入夜后却风雪交加,急的我夜里几次凭窗眺望,但见树枝早挂满了雪花,早上开门一看,更是满院积雪,天上仍纷纷扬扬的下个不停。若是平时看到下雪,是喜不自胜的,但今天下的不是时候,天公不作美呵。他们还能来吗?就是来路上也肯定不好走。

看着满天雪花,想起冰雪之乡的黑龙江,想着修岩、秀环他们一家在东北的不易。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的父母离乡别土,谋生东北,他们弟兄姐妹七人,也大多出生东北,对故乡已经模糊甚至没有印象。就说修岩吧,还是 40 年前和弟弟修灵一起,跟其母亲来过一次,那时他们还是八九岁的孩子,刚刚记事。听他舅妈说,当时住在我家时,小弟俩顽皮,打闹间把一只鞋子踢到了刚做好的一锅稀饭里,弄得哭笑不得。我那时在港务局工作,二姐还带着他们小弟俩,来到县城,在我办公室瞅这看那,一晃 40 年过去了,这时却能专程来看我,真是没有想

到,因为路太远啦。

人说雪后易晴,一点不错,吃过早饭,太阳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果然中午时分,修岩再次来电话,说已在路上,下午晚些时候能到。真是天公又作美了,太阳一出,雪也慢慢融化了,路上自然好走了。

傍晚,他们的车子终于沿着高速来到了故乡邳州,又凭着导航的功能缓缓进入了市区,我忙到家附近的市民服务中心门前迎接他们,我认真的看着每一辆从面前经过的车子,正迷茫间,还是他们年轻人眼好使,他们的车子已经开到我的面前,并骄傲的对我说:“一看大方向就知道是小舅。”虽然他们操的是东北口音,听起来却十分亲切和熟悉。但人是大了,修岩已从一个10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壮年人,身边还带着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秀环也是夫妇俩刚刚送走去安徽成婚的女儿。紧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的顶风冒雪,踏雪碾冰,一路泥泞赶过来,车身上溅满了残泥污水,整个车粘得像泥猴一样,浅蓝的车身变成了褐灰色,车轱辘上粘满了泥雪,可以想见他们是吃了多少辛苦,凭着多大的毅力,才冲破艰难险阻来到故乡,来到我的身边,实在不易,也实在令人感动。

晚上吃饭时,我的上大学的孙女也来到桌前,一桌上有两个在读的大学生,风景特好。更让人高兴的是,我的刚满周岁的曾孙女冉冉也被妈妈抱到桌前。坐在我身旁的修岩很有感触,他向我诉说怀念他的母亲,并遗憾没有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看到四世同堂,说着说着已是泪眼婆娑了,我忙递去纸巾: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在所难免。重要的是,我们两家的后代都很优秀,不仅生活好了,而且都有着美好的前程和未来。今天正值新春期间,我们两家人能坐在一起,共度佳节良宵,这本身就可喜可贺,何况我们还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说的他兴从心起,与众人连喝几杯。大家心情愉快,推杯换盏,说不尽的知心话,道不完的甥舅情,他们几个表兄弟姐妹,更是情同手足、亲如家人,喝的一醉方休,谈的投机浓情。这正是:

岁月不忘故乡路,风雪难挡甥舅情。
人人都说家乡好,邳州城里亲情浓。

周岁之光

前天晚上正看电视,老伴告诉我:“苒苒一岁了,要过周岁生日了。”我们家的几个孙子、孙女的生日,她都了如指掌,记得清清楚楚,就是全家人的手机号她都记在脑子里,给家里人打电话从不用翻电话本。你看这曾孙女的生日,她也没有忘,还在提醒我呢。

我忽然觉得时间好快,转眼一年过去了,就像昨天似的。这不禁使我想起去年苒苒出生时,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当时全家人都欣喜的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我曾赋诗以记曰:

冬去迎来又一春,花开王府满园新。

松竹梅菊候虹雨,四世同堂胜万金。

一年后的今天,苒苒已能扶物站立、呀呀学语了,这周岁生日不可小觑。果然“幸福王家”群里热闹起来,买生日蛋糕的,安排时间的,预订酒店的,大家不断的交换着情况,唯恐哪点想的不周。上大学的悦悦姑也放假回来了,遇到这样喜事,把她高兴的立即跑上街给小侄女买礼品。爷爷奶奶更是忙的前前后后的张罗着,老太们净等着喝喜酒呢。

是日晚,华灯初上,我们早早的来到饭店。这个坐落在闹市区的酒店,豪华大气,楼上楼下,包间靓房,应有尽有,在服务员引导下,终于找到了“贵一”包间。宽大的包间里,中间是一硕大的圆桌,桌上的玻璃转盘净明闪亮,盅筷整齐,紫绒布罩着的高背靠椅,环桌摆列整齐,落地大窗帘遮住夜色,空调吐着暖气,一派温馨祥和,充满了欢快和喜气。服务员送来了开水,陆续上了几道凉菜。这时小寿星苒苒也到了。

由于苒苒下午洗澡贪睡,稍微来晚一会,到包间时仍赖在妈妈怀里,几经哄唤才转过脸来,粉嘟嘟、红朴朴的脸蛋煞是让人喜爱,悦悦姑忙接过来,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悦悦还是上次国庆假期来家时见的,几个月过去了,直说苒苒长的越来越俊了,奶奶又接过来,重新给整理一下小粉红衣裤,就被太太抱在怀里,当传到我怀里时,她陌生的瞅着我,水灵灵的大眼睛在我脸上打转,我也是几个月没见了,便轻轻地亲了一下,她咧了咧小嘴,露出了洁白的童齿。这时她一眼

看见爷爷奶奶,又挣着想过去,平时都是爷爷奶奶带的,熟悉。于是奶奶重又抱过去,说叫太太休息一会,我说抱重孙女是不累的。

这时奶奶忽然发现苒苒头上未戴发卡,一绺头发散了下来,抱怨自己疏忽忘给拿发卡了。悦悦姑忙说:“我给买来了。”起身从包中找出美丽的花发卡给戴上,接着又拿出来送给苒苒的礼品,是一件具有苏格兰风味的格子连衣裙,款式新颖,光鲜靓丽;更好看和好玩的是,还有一个小电器猪娃,鼓鼓的用手一拍就叫,且全身抖动,再一拍又静止不动了,引来一片惊奇。苒苒也好奇的伸手摸了摸,待听到叫唤,又吓得把手缩回来,童真有趣。

有幸他们的邻居夫妇也抱着比苒苒大8天的孩子,来参加生日宴会,还带来了丰盛的礼物。正热闹间,祥祥的一个朋友姗姗来迟,同时带来了一个大礼物,怀里抱着个硕大的熊猫娃娃,放在室内更增添了喜庆。面对欢乐的场景,亲邻的热情,在这温馨祥和的气氛中,我非常感谢芳邻的盛情参加,给苒苒的周岁生日锦上添花,人说远亲不如近邻,此话不错。同时我也感慨四世同堂的喜悦和不易,能有今天,除了国家富强,还须全家人共同努力,人说家和万事兴,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须倍加珍惜和爱护。因此,在我家第四代人曾孙女苒苒的周岁生日里,我也高兴的将刚刚获得的一等奖文章的千元奖金,当作了曾孙女苒苒的生日礼品,我想这是有意义的。但愿苒苒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快乐成长,不断进步,做出优异成绩,得到社会的褒奖,受到人们的尊重,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桌上的菜肴清香四溢,人们期待的礼盒打开了,一盒光鲜美味充满童趣的生日蛋糕呈现在我们面前,姑姑点燃了红红喜庆的蜡烛,奶奶抱着小寿星,听大家欢快的唱起祝贺的生日歌,然后又哄着想叫她吹灭烛火,刚满周岁的苒苒哪里领会这些,这时她爸爸拿出手机,拍下一张张有意义的照片,记下这美好的时刻,留待她长大了,再来领会此时长辈们的心情,再来体会她周岁的爱心享受吧。就像刚才我送给她爸爸祥祥的童年相册一样,让他重新体会童年的快乐。也许几十年后,苒苒知道此情,在某个生日纪念里,也能写出一篇有趣的文章,向那时的人们讲述着王家此时的欢乐场景,享受着爱的传递,请大家期待着吧。

在赠送礼物的欢乐气氛中,丰盛的菜肴已摆满一大桌,美酒已经打开,醇香四溢。在大家一起举杯欢庆苒苒周岁生日的同时,也迎来了二〇一九年的新春佳节,福禄新寿,三喜临门。

买猪头

早上起来,看到谭丰华老友发的一篇《年味的记忆》文章,写的很精彩,特别提到当年猪头对人们的诱惑,更写的惟妙惟肖,我顿时有了共鸣,赶忙留言曰:

过了腊八又犯愁,千方百计买猪头。

托亲拜友找肉票,犹如赶考觅封候。

这也自然勾起了我对当年买猪头的一系列苦涩的回忆,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仍像昨天的事一样,又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现在看来,似乎还有着许多喜剧色彩呢。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逢年过节能吃到肉已经是很奢侈的了,相较之下,买猪头是最合算的,一个猪头不仅有肉,还有猪耳、猪舌,可以多弄几个菜,而且最大的优点是便宜,所以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猪头上,人们“趋之若鹜”,猪头也就成了抢手货,并以能买到猪头为荣,能买到猪头为本事,似乎成了有身份的象征。物资越紧张,各种购物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肉票、布票、煤炭票、豆腐票等各种票据越紧张。有票能买到的皆大欢喜,无票买不到的就干发愁,就会东一头西一脑的到处托亲拜友找票,有的实在无奈就拦路喊冤,质疑有关部门,我亲眼看到在青年西路的路北旁,有人先在地上画了个圈子以引人注目,圈子里再用一个小小的猪头压在一张白纸上,白纸上书:“肉联厂的猪头都到哪里去了?!”显然这是有人没买到猪头而在此发牢骚,批评有关部门分配不公,不会办事。

我那时还在港务局工作,每到年跟前,也是到处找票,什么肉票、酒票、煤球票、心肝肚肺的小包装票,因为有了票才能买到稀缺物品。好在我有幸每年都能弄一点,虽不多但总够自家吃的。有一年特别丰盛,港务局从洋河酒厂内部弄来一批酒,每箱装 12 瓶的洋河大曲,绝对紧俏货,我们知道后,几个人晚上去找办公室朱主任,一进办公室,看到地上摆着一箱箱洋河酒煞是喜人,他未薄我们面子,卖给我和徐尚云两人一箱洋河,我俩像得了宝贝似的,至今也没忘记朱主任所给的殊荣。更让我感动的是,快到年底了,局里的会特别多,一个接一个,快到放年假了,我还没弄到年货,心里很着急,但会又不能不参加,待到放假前的最

后一天,我仍抽不开身,情急之下,便叫我们科室的许学田同志帮忙,去到肉联厂捡不要票的肉食品,弄好买几样,到家哄哄孩子就行了。许学田同志很热情,也很认真,看我实在没法,他竟跑去找爱人在肉联厂工作的张振侠同志帮忙,当时张振侠同志在宣传科,听后既同情又义气,立即出手相助,最后除买了猪下水小包装外,竟然还买了猪头,而且是两个,我自然喜出望外,并诚恳地说:“感谢你们,就是我亲自去也弄不来这么多。”

放假了,我把两个猪头一边一个绑在自行车后座架上,上面再放上小包装等年货,欢天喜地的向家乡进发。满天的寒风,一地的冰雪,竟未感到行路难,当看到家乡村庄袅袅上升的炊烟,心里甜甜的很温馨。当然丰盛的年货也给全家带来喜气,孩子们围上来看新鲜,两眼溜溜的瞅着猪头,瞅着撕开塑料袋露出的小包装食品,小嘴啧啧的似乎已经品尝到香味似的。

当然大过年的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忘记送节礼。女儿给娘家送节礼,天经地义,中秋、春节两大节气是不能省略的。好在今年有内容了,老伴倡议送猪头,于是捡一个八斤重大的送去,这礼可不轻呵,肉联厂出来的猪头都割到两耳,小到不能再小了,一般只有五、六斤重,因为肉贵啊,猪头自然会弄得小小的了。我这送去八斤的猪头岂不是大礼!老伴喜喜的骑车就走,一路上人见人夸:“看人家这猪头多大!”,“大姐,你这猪头在哪买的?这么大个!”及至送到娘家,又引来了庄上人的羡慕,她自然显得很风光,回来满意地和我说:“明年春节还送猪头。”我也笑了:“一个猪头叫你吃香嘴了。”可不是吗?一个猪头香了多少人的嘴呵。

包饺子

饺子是我国人民喜爱的具有特色的传统美食,更是新春佳节必不可少的主要食品。民谣曰:“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不吃饺子似乎就没有年味,就像没过年似的。

饺子历史悠久,据说是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原为治病服药方便所为,后演变为食品,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历经千百年盛而不衰,而且愈来愈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喜爱,并且冠送许多美好的名字如饺耳、角子、扁食、水饺等。因此,每年春节包饺子、吃饺子的佳话故事便层出不穷。

刚解放的时候,过年吃饺子的记忆犹新,小孩子起的晚,走到锅屋一看,饺子已经下锅了。我便跟着父亲帮忙在院子中间摆好一方桌,桌上放一个盛满粮食的斗,恭恭敬敬的燃起一柱香,双手把香插在斗里的粮食中,顿时香烟缭绕,满院清香,桌上斗前再摆些点心、馒头等供品,供品根据各家实力和需求可简可繁,最后当然都不忘端上一碗刚出锅的饺子,然后随大人一起在桌前磕头,一是祭祖拜天,二是乞求全家平安,也有盼望五谷丰登的含义。总之所想所愿都在里面了,祭拜完毕才能进屋吃饺子,吃完饺子就出去到各家拜年了。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家还喂一只看家的狗,吃饭时,它蹲在一边乞怜的上一眼底一眼的瞅着你,或跟着你摇着尾巴转来转去。吃完饭后,我突发奇想:人过年,狗也要过年呵,就缠着大人想给小狗一个饺子吃,可能年关时家人高兴,父亲居然同意了,我立即找一些破了皮的饺子,放在狗盆里,小狗立即摇着尾巴,像得到狗头金似的跑来,连忙伸嘴就吃,嘴里一边吃还一边抬头看了看我,是满足?是感谢?总之小狗是美餐了一顿,也过了一个好年。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风云突变,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有饺子可言?大年三十的中午,每年例行应有的肉鱼大餐,结果只有一碗萝卜粉丝肉,萝卜片一大碗,鲜见有几片肉,只有一点肉味而已。更扫兴的是第二天大年初一的早上,饭桌上也只有煎饼和剩菜,没有热气腾腾的饺子。直到正月初三,二姐从婆家回来走娘家时,肯定知道我家里困难,专门带来一小罐煮好的饺子,算是吃到了迟到的年味。

后来服役来到部队,终于吃上了饱饭,春节时自然少不了饺子。身在军营,春节也特别热闹,伙房不可能一下子包这么多饺子,只是调好馅子,分给各班自己包,和面擀皮,大家动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多时便包出各种各样花色品种不同的饺子,有普通饺子,有花边饺子,有圆鼓形带花边的饺子,饺子荟萃,各具特色,彰显各地不同的过年包饺子风俗,真是长了知识,见了世面,我的包饺子技术也是那时在部队学会和不断提高的。其实包饺子是有技术含量的,不仅要捏得实,要包成半月牙的美好形状。为了美化,还可将饺子边缘捏出花边来,做法是用右手拇指将饺子皮边按压凹下去,再循序渐进不停地来回按压凹进去,按逆时针方向直到按压捏完,饺子的边缘随之便呈现出一圆形的花边来,非常美观。

回到地方工作后,每年春节包饺子,是我的拿手活。渐渐养成了习惯,只要家里吃饺子,包饺子的活非我莫属,别人包的我还看不上,我成了第一选手。有一年还在老家过年,赶在大年初一要加班,显然初一起来再包已来不及了,于是便头天晚上包好,第二天初一天不亮就煮好饺子,吃过饺子,骑自行车就向县城飞奔,两个多小时后,已来到运河南大桥上,才听到大年初一七点的钟声。

现在每到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冷冷哈哈的爬起来,开开空调,老伴和好面擀皮子,我专职包饺子,擀和包的速度不相上下。孩子们还在梦中时,我们已包的差不多了。同时按照包时摆放饺子的物件,决定饺子的阵容形状,若是圆形的竹扁筐,首先把包好的两个饺子相对放在一起,摆在扁筐中心,然后包出的饺子就围着这对饺子从外一圈圈的围着放,直到放满为止。看上去层次分明,环环紧扣,一圈一圈像绽放的丛丛欢乐盛开的花朵;如果是放在平面案板或秫秸拍子上,就可以比较简单的一排一排的直线顺序放好,待案板或拍子上放满后,更是蔚为壮观,甚至震撼了,满案饺子像一排排受阅的队伍威武雄壮的士兵,行进在检阅场上,令人肃然起敬。

经过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每个饺子里都包满了亲情,充满了年味,呈现着吉祥,蕴含着希望。再看那满案饺子,更是诱人的美食,是靓丽的风景,是家人的亲情,是团结的力量。

春节,这美好的节日给人以希望和坚强;

饺子,这天赐的美食给人以温馨和吉祥。

做豆腐

过去每临近春节,我们老家就开始办年夜饭了。那时办年夜饭,不像现在拿钱到街上买来一大堆,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那时的办年夜饭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三大样:推煎饼、做豆腐、蒸馒头。随着年夜饭三大样的推进,年味也愈来愈浓,街坊邻居忙碌的身影,妯娌间简短的交谈,都离不开这三大样。“嫂子,年夜饭办的怎么样了?”嫂妹一见面,二话不说,先问这个。嫂子则两手扎扎在头上的毛巾头,幸福的抱怨着:“嗨,你看我刚从熬窝里爬出来,才烙好煎饼,脸都没来得及洗呢。二妹,你办的怎样了?”二妹边走边答:“别提了嫂子,我泡的一盆豆子还没捞到推呢!今天得抓紧做豆腐。”二妹子领着孩子急匆匆的走了。

豆腐是个好东西,上至皇家御宴,下到百姓餐桌都大受欢迎,它既有物美价廉的实惠,也有色香味俱全的品质。它既能做成毛豆腐、臭豆腐、冻豆腐、麻婆豆腐,同时还可根据需要做成豆腐花、豆腐干、豆腐皮、豆腐脑等各种豆制品,自古以来,倍受欢迎。有人说豆腐自秦汉时期就有了,也有人说出自隋唐,总之它源远流长,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俗话说“腊月腊半月,正月正半年”,由于腊月里办年夜饭、办年货,时间就显得特别紧。办年夜饭的顺序一般是先做豆腐,再推煎饼,后蒸馒头,初一就是包饺子了。你看二妹子到家把孩子交给奶奶,就去把泡好的豆子上磨推,俗称赶“圈子集”,家有驴的用驴推,没有驴的就自己上阵,磨大的还得两个人推呢,要抱着磨棍一圈一圈的推下去,磨上放一小盆泡好的豆子,左手不时一勺一勺的舀出倒在磨眼里,随着磨的转动,磨脐间均匀的流出细细的豆浆来,豆浆随着磨盘流向磨嘴,再流进磨嘴下早已准备好的盆里,直到把豆子磨完,才放下磨棍,收拢豆浆,端起磨嘴下早已接满的豆浆盆,倒在一个缸里,用白沙布包把豆浆一包包的按压,挤出其中的豆汁,去除豆渣,再把纯豆浆放到锅里烧开,适度点上卤水,让它慢慢凝结,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将其舀出倒在莆包里,上面盖块白纱布,拢好包口,包顶适当压上重物,再过一段时间,待包内的水分挤完,这包鲜嫩的豆腐就做好了。若想吃,开包取出豆腐,趁热打上一块块的放在碗里,蘸着红辣椒酱,好吃着呢。

我对吃豆腐是有情结的。早在上中学时,每周带着煎饼住校,菜就是咸菜盐豆,如过年后去上学,娘就会给我另外用蒜苗辣椒抄点豆腐干,留作改善伙食,觉得那豆干特别香,我都省着吃,好细水长流。后来当兵了,一次回来探家,恰巧家里刚做好豆腐,美美的吃上一碗热豆腐,真正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更有一次记忆犹深,1983年春节前,邳县港务局组织慰问退休老工人,每人5元钱,要在春节前送到退休人员手里。港务局退休人员多,且分散在全县各地,面广量大,我按人员名单分成南北两大片,分两组慰问,我家住邳南,相对熟悉,便随焦亚华书记、佟辉副局长一组负责南片慰问,一早坐车出发,走村串户,不觉已到晌午,恰好经过我家,家里刚刚做好豆腐,我叫家属设法弄几个菜吃午饭,那时无电话,事先无法通知,所以家里也不知道中午在我家吃饭,毫无准备。正忙乱间,焦书记善解人意,诙谐的说:“弄什么饭?这热豆腐比什么都好,下午还要赶路。”佟局长立即附和,马上找来碗筷,家属弄上红辣椒酱,每人一大碗,蘸着辣椒酱,吃的满头汗。直到几十年后,焦书记还提起那年春节前在我家吃的热豆腐。我想如果说当年吃的是一桌酒席,可能早忘了,唯有这次独特的豆腐宴却记忆犹新。

有了这些情结,我也特爱豆腐,有时自家小酌时,也白水煮上一盘热豆腐,慢慢品着小酒,几杯下肚,就飘飘欲仙了。春节又到了,我又嘱咐老伴:“过春节可别忘记买豆腐,吃不了腌起来,过年晒豆腐干,记年味。”是的,这年味是不会忘的,也无论如何忘不了的。



乡村记事



当年看病找二仙

体检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并不新鲜,甚至是司空见惯。一年或两年单位或组织,通知某日去医院体检,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了。但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把体检当成奢侈品,甚至是一种礼遇,而且对结果特别重视。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第一次体检吧!

当时未吃早饭,早早地来到了医院,心里非常紧张,怯怯的走进检验室,抽血、化验、内科、外科、五官一一走过去,但在进入 X 光室时遇到了麻烦,医生叫我紧贴仪器站好,深呼吸,医生在另一边反复观察,默不作声,空气似乎凝固了,我心里忐忑着。“过去你得过病吗?”医生忽然问,我说:“没有啊。”“没有怎么肺上有斑点,看上去硬结了,也可能钙化了。”医生自言自语的说,我的心突然紧张起来,接着又释然了,我想那可能是过去年轻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正在上初中,严重的天灾人祸弄得民不聊生,吃不饱,穿不暖,在八义集中学上初中时,每周六回家一次,带一包煎饼,一壶咸菜或盐豆,便是一个星期的伙食。到后来连煎饼也带不起了,只好每天晚上回家走读,离校 15 里路,又无自行车,天天来回跑,苦累可想而知。恰在这时我又生病了,每天下午发低烧,浑身无力,胸部隐隐作痛,学校医务室看我有烧开始时便给几粒感冒药,毫无结果。记得校医务室王医师吧,看我病状,大概已猜到七八分,便建议我去运河(县城)大医院去检查一下。我回家便把情况向父母说了,父母愁容满面,想了半天,终无良方,因为无钱啊。饭都吃不上,哪来钱看病?我一看双亲为难,便安慰说:“也许会好的,等等再说吧。”其实他们一直把我的病放在心里,又过一个星期我从学校回来时,我娘似乎有了办法,脸上的愁容舒展了些。便主动问我:“孩子,好些了吗?”她不说病,只问好些了吗,因为谈病色变呀。我便安慰说:“娘,不咋样的,不要紧。”她轻轻摇摇头嗫嚅着说:“不然请东边二仙奶奶来给你看看,晚上再泼撒一下。”娘嘴里的二仙奶奶,到我这辈分得叫老太太了。二仙老太太慈祥善良,在我家乡那一片,人缘极好,是个好心人,东邻西舍谁家有个灾啊难的,她都热心帮忙。“泼撒”就是晚上给有毛病的人祛邪除瘟,免灾消难。我的理解,按字面讲,就是把病情像水那样给泼出去,像灰那样给

撒出去,虽说是迷信,倒也可以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那时年轻,虽不懂医学,但面对疾病,也对症学了点卫生常识,猜想我那病就是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俗称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的可怕。当时也是病重乱投医,我便服从娘的安排,请来了二仙老太太。

太阳落山了,我娘领着二仙老太太来了。我睡在床上,昏昏沉沉,只见老太太手里拿着点什么过来,在我身上拍来打去,口中念念有词的说了一通,像是什么“邪呀、怪些走吧,这里是善良人家,若叫孩子好了,多送给些银钱,去外地发财去吧。”后又威胁说:“不然的话,我就用桃木神鞭抽你一百遍,压在五台山下永不翻身。”接着便拍打着转身离开床前,我娘把她老人家送到了大门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效果。

现在知道肺结核是慢性病,是一时死不了人的,只要年轻身体好,就会慢慢好起来。也许是那时年轻有抵抗力,居然闯了过来。虽然身体瘦弱,但也无大碍。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次体检,又把这老账翻了出来,我心想那时若有钱体检,有钱治病,也不至于受那么多苦和难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退休后,也游过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去了台湾、国外,正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去年的体检又出了警讯,心血管狭窄,供血不足。当时浑身乏力,多处求医,最后市医院心内科于春强医生确诊为冠心病。于医生年轻有为,医术精湛认真负责,经反复检查,结合临床经验安慰我说:“你这是血管堵了,致使供血不足,学名冠心病,心里不要紧张,现在这种病很普遍,治疗手段很多,你这病属较轻的,服点药保守治疗就行了,别有思想负担。”他安排我住了十多天的院,果然慢慢好了起来,这是我在学生时代不可想的事情啊。出院时结账住院费用了一万多元,除了医保报销外,个人只掏了千把元钱,还是在我个人医保卡里付得,等于自己没花一分钱就治好了病。我当时心里很激动,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并登在了《邳州人民医院报》上,先抄录如下:

天使颂

人民医院早闻名,救死扶伤医术精。
医护运筹回春路,岐黄苦练去病功。
一片丹心亲人爱,满腔白衣天使情。
杏林春暖百花艳,一曲赞歌颂群英。

结完了账,收拾好东西,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天高云淡,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能生活在今天的时代,真好。

过海漂洋走四方,八集羊肉汤最香

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的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嗜好、口味也与时俱进的随之提升,当下人们若提起喝羊肉汤,大家无不首屈一指非八集羊肉汤莫属。鲜美啦、麻辣啦、怯寒啦、养生啦,都能说上一大堆,甚至还弄出个伏羊节出来。有诗为证。

八集羊肉汤

过海漂洋走四方,八集羊肉汤最香。
麻辣爽醇汤鲜美,诚信廉惠世无双。
文火慢炖集精粹,精工巧做更鲜光。
美味实惠众人口,馨香慕来四海商。

我对羊肉情有独钟,对羊肉汤更是喜爱,而且还有过两次喝羊肉汤难忘的经历。去年夏天,孙子祥祥婚后蜜月。却不忘抽时间带爷爷奶奶也出去风光,领略完台儿庄古镇风情和夜城美景后,不久又带我们去碾庄(时间紧未能去八集)喝羊肉汤。是晚月明星稀,孙子及媳妇开车,连其爸妈叔婶弟妹一行来到碾庄新街口西边路北一个不起眼的普通酒店,但见满屋灯火辉煌,老板笑脸相迎,室内窗明几净,香气四溢,开间里桌椅整齐,室雅香馨。稍时,宽大的圆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羊肉、羊排、羊眼、羊肚、羊肝、羊血,还有其它一些山珍海鲜,满满当当地一大桌,最后才端上一盆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羊肉汤,汤里漂着澄黄的香油、翠绿的葱花、鲜美的香菜、诱人的羊肉。望着满桌的佳肴,闻着飘散的清香,恍若仙境,如临蟠桃盛宴,几杯美酒下肚,更是意阑兴怀、感慨万千。孩子们高兴的喜闹着,我却慢慢沉浸在往事如烟的另一次喝羊肉汤的情景里。那是我在八集中学上初中的时候,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回到家里,看到娘正在锅屋里剥葱,看到我回来,便高兴的说:“饿了吧,队里食堂晚上不开伙,等一会到你大老爷家要一点羊肉汤来再吃。娘说的大老爷是我家东边不远的近邻爱珠老,排行老大,兄弟三都是好人。今天家里有喜事杀了一只羊,正在锅里煮呢。乡俗:自家煮的汤一下喝不完便馈赠给要好的乡邻。

天渐渐黑了下來,已经可以闻到些许淡淡的清香味了,又过了一个时辰,香

味更浓了,这时父亲来家说差不多快好了,便找了个小菜盆抽身出去。不多时我正和娘说着话,大门汤地一声开了,父亲从院外开门进来,满院子月光,只见父亲双手捧着小菜盆,一边低头看怕汤洒了,一边小步向前走着,娘见状忙上前接过汤盆走进灶前,把汤倒在锅里,生火加热,待开锅时,再把葱花放到锅里,顿时便飘出一缕香气。稍顷娘拿出三个黑碗,先盛了一碗给我:“喝吧,饿坏了吧。”又盛一碗递给父亲,最后自己盛了剩下的大半碗。娘又找来几张用烂山芋磨成面糊烙的煎饼,泡在汤里,连吃带喝,那汤是烫烫的、香香的,虽然没有羊肉,没有花胡椒面,但喝起来却美味无比,胜若仙汤。娘只喝了大半碗还问我吃饱没有,我说饱了,大老爷家的羊肉汤真好喝。其实心里还是想喝的,可惜锅里没有了。

“爷爷,吃饺子啦。”我突然如梦方醒,明亮的灯光照得我眼花缭乱,只见面前的白瓷花碗里盛着白生生美味的羊肉饺子,我尝了一口,又热又香,蘸着碟子里香喷喷的佐料,越吃越香,直吃出一头汗来。在回家的路上,车子欢快的在希望的原野上奔驰,车窗外万籁俱寂,大地朦胧,月光如练。



玩乡会

玩乡会是过去苏北农村过春节时的一种主要娱乐形式,类似于古代的春社活动。陆游的《游西山村》中云:“莫道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定鸡豚。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这句“箫鼓追随春社近”就有点像今天的乡会了。春社是古时候立春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尔后逐渐演变成春节期间的文娱活动了,这说明这种乡会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也体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过去没有电影、电视,春节农闲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各村组织盘会,以备节后到临近村庄巡演,以换取其它村的乡会也能来本村演,这样既活跃了过年的气氛,也使本村有脸面,是与以商品交易为目的的庙会截然不同的。

乡会分几个阶段,节前主要是盘会,确定乡会内容,挑选演员,准备锣鼓家伙,置办道具旗帜等。随之便加紧排练,以备节后演出。从初二到初八就是跑会了,各村乡会分别到周围村庄演出。村民不出家门就能欣赏到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娱节目。当然本村的乡会也要去其它村演,这样互利互惠,很受群众欢迎。

乡会的内容根据本村演员、文化水平等情况和时代的相求确定,常见的有狮子会、打挂鞭、跑旱船、小黑驴、踩高跷、小放牛、打腰鼓、跑竹马等,还有不多的旗锣会,旗锣会是一种实力的表现,过满山曾跑过这种会,它给人一种强大的震撼感觉,旗锣会来到时,锣鼓喧天,黑压压的旗阵随着人群而来,没有演员,全是一片旗的海洋,首先是一对门旗,接着便是长条旗,三角旗,座督旗及无数各色彩旗,妆扮的威风凛凛,随之而至的又是急风暴雨般的锣鼓的轰鸣。当当当!小趟子开头,接着便是锣鼓紧随,丝竹笛箫跟上,时紧时松、时快时慢,急如狂风暴雨,细如巧舌对话,很有节奏,合奏的节律,一段一段不重复,花样翻新,非常吸引人。

玩乡会有历史渊源、也是有变化的。刚解放时,广大农民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很是活跃一阵子,那时年年有乡会,村村有乡会,热闹非凡,每年过了初一,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家等着看会,一上午连续不断,看了这家看那家,有时正吃饭,听说会来了,碗筷一推,拔腿就往会场跑。有时两个会同时进庄,就看打门

旗的谁腿快,谁快谁就把门旗往会场一靠,后来的就得等下一场。这里也有讲究,先到的一般是打打场子,示意一下至多玩一个节目就起身走人,不会和后到的乡会较劲的,这也是乡俗礼貌的表现。

三年困难时期,广大农村萧条凋敝,老百姓没有心情,也无经济支持,冷落了一段时间,文革期间主要演样板戏和一些阶段斗争的节目,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村有了新气象,乡会才又逐渐活跃了起来。不过形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像晚会演出,各村都备有一台节目向外演出。陈孝义老师多才多艺,曾为王庄村在春节时排了一台节目,受到好评,他亲自表演的新疆舞有板有眼,令村民叹为观止,大开眼界,至今仍历历在目。

刚解放不久,我那时不大,也参加了一次玩乡会。为跟上形势,村里盘会内容是除四害、讲卫生。情节是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四害横行,意欲统领世界,正在恣意妄为时,正巧碰到了人的到来,一阵拳打脚踢,终将四害消灭,人间才有了平安。演员就在本村小学生中挑选,几经选拔最后确定:尧之叔饰人,以德哥饰苍蝇,以灿哥饰麻雀,吴文胜饰蚊子,我饰老鼠。老鼠的唱词一大段,我天天背,晚上睡在床上也背,娘有时在外间和人家说话,也叫我背上一段给人听,生怕我忘了,耽误公家事。谁给写的词记不得了,不过有几句写的还是很形象的如“我老鼠,是大王,睡草屋、住洋房,穿堂院子几丈长……”为演的逼真,有人给我找来了一件旧皮袄,翻过来一穿真有点模样,效果很好,引来不少笑声。

节后跑会,我们小演员跑不动,村里找来几头毛驴,一人骑一个,东南西北到各附近村庄跑了几圈,过足了戏瘾,几十年过去了,每听锣鼓响,仍然心里暖暖的。



三购香樟面

春节前夕,士兰忙得团团转,四处购买年货,鸡鱼肉蛋、柴米油盐,厨房堆得满满的。突然一天回来沮丧的说:到处买不到香樟面,第二天仍然未买到,于是她便专门跑到万兴市场一个熟悉的常年经营面粉生意的老店打探,也没有,老板娘说不是没有,只是一来就卖光了,你来晚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该店,老板娘无奈的说:昨晚进来一车,被打锅饼的张老板整车开走了,明天一定给你留。“你要多少?”“两袋,可别忘了。”士兰一再嘱咐。于是打道回府,静候明天。翌晨天亮,冒着严寒,顶着北风,骑上三轮电动直奔万兴市场。这次老板娘终于露出了笑容,但又不无遗憾的说:“大姨,很抱歉,给你留了两袋,现在只有一袋了,那一袋被亲戚硬拿走了,你暂时拿一袋先吃着,明天我再补给你,请多原谅,”看到有了香樟面,士兰心里一阵高兴,连说:“可以可以,不耽误我蒸馒头就行了。”也算满意而归吧。

回来后,又眉飞色舞的叙说三次才买到香樟面的故事,仍掩饰不住一脸的喜悦。我说你真死心眼,其它面不能买吗,省得跑这么多趟。她一脸的不屑:“你懂什么,别的面怎么能和香樟面比。香樟面不仅味道好,而且有筋骨,没有添加剂,用时髦的话说叫绿色食品,蒸出的馒头绵、柔、甜、韧、香,很好吃,赶面条不易断,所以锅饼店、馒头店、包子铺、挂面厂都争着买这种面,这才造成市面上紧张,下次回老家,干脆去厂里多买点,省得这样受罪。”

说到去厂里买,我很欣慰。香樟牌面粉是八义集镇王庄村洪昌面粉厂生产的,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品牌,厂长王洪昌是个朴实能干、肯动脑筋的企业家,年轻时曾在房亭河畔养过鱼虾、喂过鸡鸭,尔后转产一心扑在面粉上,为搞好经营,到处学习取经,回来细心揣摩,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努力,终于悟出了点子,趟出了路子,一炮成功!把面粉厂搞得红红火火,远近闻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还带动了一方群众致富,也为国家和集体作出了不少贡献。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扬。政府也给了不少荣誉。

我回老家正好路过他的面粉厂。前年我从老家回来时,曾慕名顺便到该厂买过面粉。走到厂门前,只见厂房高大,院内整洁,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秩序有条

不紊。门市部车水马龙,生意兴旺,销售人员忙碌热情,服务周到。厂长王洪昌一身工作服,没有西装领带,哪有老板的派头,看上去就是当地的一位朴素的农民。为赶路,我们买了两袋面粉,又帮邻居买了一袋,门市工人帮着装上车,便告别厂长,满意而归。

春节三购香樟面的轶事,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使我常常想起洪昌面粉厂,也深深感到香樟面粉这块金字招牌的份量。清明节快到了,心里又萌起回家祭祖后,回来路过面粉厂时,再顺便买两袋的想法,免得这里时有缺货。士兰也深以为然,并要给邻居也捎一袋。



我的启蒙教育

我没有上过私塾，人们常说的文化上的启蒙教育应该是我上小学开始的。

我村小学是解放后才兴办的。设在圩里一间地主的大房子里。那一天，娘领着我从家出来，进圩子东门，过一片场地，就走进了带有耳屋的大门楼，上面是赋有瞭望作用的阁楼，院子东侧是三间破旧的厢房，那后边宽大的堂屋就是我们的学校了。屋里已放些桌凳，娘把带来的旧方桌和一只小板凳摆在屋里就回去做活了。我和几个小朋友好奇的在院子里瞎转，听那破旧的东屋里似乎有人，近前一看，果然从屋顶漏下的光线里依稀看到一老妇人毫无声息的坐在那里，看那婆子或呆坐或蹒跚慢行，是谁？就不知道了。

恰在此时有人喊：“老师来了。”呼啦一声，我们跑出院子，在大门外的场边等待，只见从圩西门有人推着独轮车子往学校走来，车子旁边是一位身着长衫、头戴黑色圆帽、稍显清瘦的长者，目光慈祥，相貌斯文，微笑着向大家注目，不用问，这就是我们的周洪恩老师了。他家住在不远的附近村庄，是村里派人专门前往把周老师接来的。小推车上行李和一只惹眼的盛书用的旧紫藤提篮箱子，大家簇拥着把老师迎进院子，安顿在西堂屋里。

开学上的第一课不是《三字经》，而是崭新的语文、算术课本，珍贵着呢，装在二嫂给缝制的带有“大王庄学校”字样的书包里，晚上放在床头，恐怕丢失。

第一课很新鲜，课本上图文并茂、青山绿水间是一群活蹦乱跳的白羊群，似乎听到了咩咩叫声，通篇课文就是一个字：羊。这是我人生认的第一个字，羊。老师先教音，再教怎样写。第二课画了几只肥大的绵羊，课文是：大羊。第三课画了一窝羊羔，课文是：小羊。第四课画了一群羊，课文是：大羊小羊上山吃青草。每上一节新课，就要增加一个或几个生字。再往下的课文不仅教认字，还要学习懂道理，如有一课是：“大欺小，不公道，大帮小，呱呱叫。”教你要平等待人。还有一课是：“小朋友，走路要靠右。”插画是两边汽车把不按规则走的小朋友夹在中间，险象环生，小朋友表情慌张，不知所措。这是在教育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由简到繁，由文化知识到社会常识，不断打开你的心智和思维能力，学的还真

有兴趣。当时没有拼音,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积少成多,慢慢增长知识。

解放后,许多孩子才得到上学,所以学生年龄大小不齐,文化程度不齐,身材高矮不齐。全校就一个班,老师便采取复式教学方式,先给低年级讲,讲完布置复习,再给高年级讲,或者从高年级到低年级,循环往复,视情而定。这样学生倒也轻松,课后从来没有作业,也有了玩耍的时间。说到顽皮,那是孩子的天性,人人都是这样,而且还要玩出花样。不过也有玩砸了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好奇,课后都跑到大门阁楼上玩,大家从没见过楼房,这阁楼便是学生们心中的新天地,无事就往上爬,那天不巧正玩耍间,有人说上课了,大家一窝蜂的往下拥,慌乱间我被挤倒,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心里虽怕,但没有受伤,便不敢对家里讲,生怕大人知道吵呼我。但纸包不住火,隔壁以瑞哥告诉了我家里。娘听说后不但没责备,还心疼的摸摸我的头,瞅瞅我的身,看无大碍,又硬拉着我来到滚落的楼梯旁,一手把我揽在怀里,一手比划着从落地处作捧起状向我身上安抚,口里念念有词,叫着我的名字,安慰着说:别怕别怕,快回来吧。意思是将当时吓掉了的灵魂,再招回身上,以求平安。这虽是迷信,但也足见母亲对儿子的良苦用心。

我的另一位老师是本村本族我的爷爷辈的王爱廷老师,高大的身材很魁梧,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但待人宽厚,责任心强。虽然是老师,又是长辈,但从不同叱我们。你有错误,他会开导你,讲道理,以理服人。有一次我犯了错,他把我叫到跟前,看那严肃的表情,我感到问题大了,不然怎么会把我叫到办公室呢。结果他没有大声批评,而是恨铁不成钢的讲道理:“你知道什么是先生,什么是学生吗?”那时不叫老师都叫先生,我不敢吭声,他接着说:“先生、先生,就是先学一天,先走一步,比你知道的多,才能当先生,学生的就是要好好学习,少犯错误,学会做事、做人。”我似懂非懂,但记的很深刻,到现在那生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其实他说的就是“学高为师,身正是范”的道理。他当时能用直白朴实的语言教育我们,实在难能可贵。他在教学上也新颖别致,独出心裁,是利用实物教学的典范,如他教我们算术,在讲时间概念里的加减法时,只见他走进课堂,先讲理论,待说到具体实践计算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马蹄闹钟来,引起大家一阵好奇和轰动,因为大家从没见过马蹄钟,我想他要的就是这个轰动效应,给你一个强烈的刺激,从而记忆深刻,也学得用心。不然他为何进屋时不先把闹钟放在教桌上,而是揣在怀里,直到关键时才突然亮出闹钟来,可见他的用心良苦。效果也是出奇的好,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多么好的老师,多么好的长辈啊。上世纪王庄村王氏(三槐堂)修族谱时,他是主编,学高识广,德高望重。可惜岁月催人老,老人家不幸于前年 90 高寿时仙逝了,呜呼。文化启蒙重要,礼仪启蒙也不可或缺,不然就是文化侏儒。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方面老师要讲，家庭更要讲，而且很重要，必须从学前就要灌输。我记得从记事起父母就教导我们要知规矩、懂道理，待人接物有什么讲究，怎么称呼人，如见老人长辈要起身让座，起身迎送。对兄长和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只有对弟妹晚辈才能叫名字。在一定场合要分上下座位，平时的敬酒献茶、吃饭走路、穿衣戴帽等各方面，都有规矩。文化再高，如这些公序良俗、乡规里约的规矩做不到，人家就会说你不懂事而被人看不起，不然就会被人视为不懂规、不守规。



回忆母校顺集高小

王庄初小四年级毕业后,我终于考上了顺集高小,开始了小学五、六年级的学习生活。之所以说终于考上,是因为之前没有同学考上石桥高小,今天能考上顺集高小视为不易,才发出了终于的感慨。后来才知道石桥不录取,是因为它不收邳县以外的学生,我们庄当时属铜山县,才有了名落孙山之痛。说“痛”一点不夸张,因榜上无名,我曾跑到东湖高粱地里痛哭一场,是悔恨、也是虚荣。好在不久又参加了顺集高小考试。这次不敢怠慢,为参加考试,前几天加紧复习功课,来到铜山县单集考场时仍感到心里不踏实。还好,最后终于如愿以偿金榜题名。若问当年的单集印象,第一次吃到的用五分钱买的一包酱菜感到特别醇香,似乎现在仍齿留余香。

顺集高小座落在街东头路北旁,学校东面是通往李瓦房的南北大路。学校座北朝南,后边是一排教室和办公室,东南角还新建一排教室,西边是食堂,无院墙。八位老师集体办公在一大间办公室内。

朱校长瘦高身材,可能是部队出身,行事果断,一言九鼎,师生都很尊重他。教师队伍人才济济,个个真才实学,人人都有高招。教语文的周济老师和夏老师,学识渊博,讲课时抑扬顿挫、有声有色,生动有趣,再辅以肢体语言,令人印象深刻,如讲到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时,只见周老师突然举手投足,飞向教室的门上坎,双手扒住门头横木,模仿勇士弃船登崖的壮举,形象逼真,英雄气概顿出。增加了我们对课文的理解,也增强了我们对英雄的崇拜心情。周济老师上进心强,后来我上运师时,他还来运师进修。想不到在运师又见到了周老师。

张震峰老师带我们的数学,年轻潇洒,阳刚正气,微黑的脸堂上的几颗青春痘更显朝气蓬勃,洋溢着青春活力。他教数学时常在下课前讲一段故事,且讲的津津有味、活灵活现。哪来那么多故事呢?后来才知道他酷爱文学,喜欢写作,多年后看到他常在徐州日报上发表文学作品,我想当时他若带语文,可能更有成就。据说他后来和陈香兰结婚了,摘走了我们班的班花,续写了一段美丽温馨的佳话。

籍贯宜兴的王老师很年轻,带我们的音乐,每教新歌,都自刻自印歌谱讲

义,人手一张,这感到很新鲜。《歌唱祖国》《歌唱二小放牛郎》以及歌颂兵役制的《小桃树》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沈惠芹、沈薇两位才出校门的女老师,仍有书生气,说话文雅,常呈腼腆之态,虽显拘谨,但却是一副认真的样子,她们都是南方人,离家较远,一提老家,特别是沈惠芹老师眼圈就发红,想家呀!为了我们的学习,她们背井离乡远赴苏北偏远乡村,其志可嘉,更令人感动。

詹老师是位年纪较大的老师,教学认真,工作积极,还分管后勤工作,能吃苦耐劳,被誉称老黄牛。我记得在中央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者先进会议精神感召下,他更有劲头和方向了,工作更积极向上,常受到学校的表彰。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我们及后来一届届学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以我们班为例,30多名学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

许友寅、许友章、袁广明是第一批兵役制实践者,走进了令人羡慕的沸腾的军营,为保家卫国献出了青春,后来又分别在教育战线和民政部门继续为国效力。

李成森是我们的大学长,年纪最大,身材最高,是老大哥、是榜样,后来在水泥建材事业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地方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成仁瘦小精干,敢为人先,才高志远,雄心勃勃,当年就有创作文艺作品的欲望,曾向我透露要写当地革命斗争故事的计划,并示我以构思图,我钦佩不已。后来听说他一直战斗在石油战线上,为祖国的石油事业作出了贡献。

立运哥是我要好的同龄人,从一年级就同班学习,他的成绩好,曾考上石桥高小,是以后转入顺集高小的。后又一起考取八中,他没在八中上,而是转去天津上了。毕业后先后在工农业战线上作出了贡献,最后在政府民政部门退休。

鲍继忠同学学习成绩优秀,待人热情。曾先后任石桥公社、八集公社供销社主任。在商业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2012年4月我们两家曾一起同机到台湾环岛旅游八天。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半壁江山的八美图,即全班8名女同学,构成了全班的一道风景。这8名女生中,家住学校西部的四位是陈桂兰、陈玉兰、陈香兰、郁彩玲。学校东部也有四位,大家调侃为八美图,也是对女同胞的敬佩。事实也值得钦佩,巾帼不让须眉,后来毕业报考八集中学的30多人中,考取了8人,其中女生就占了近一半,真是顶了半边天。如英之姑是我们村唯一考上八中的女生。当时全村报考8人,最后只有英之姑、立运哥和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英之姑是本村三位女生中唯一的一位录取者。

在顺河小学学习期间,因离家较远,中饭须在学校吃,吃的很简单,或一张煎饼卷块咸菜,或一个窝窝头,有馅的窝窝头最好,馅能当菜吃,可以一当两,学校免费供应茶水。记得最奢侈的一顿饭是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带到学校吃,那是一顿最美的午餐,那时的鸡蛋也特别好吃。去年清明节回家祭祖扫墓,在顺河集吃了顿午饭,虽满桌佳肴,也没有那个鸡蛋香。更没有看到原来顺集高小的影子。后来听说搬到原联中去了。原来的顺河高小校舍虽然没有了,但那段辉煌的历史还在。



八义集中学情结

说到八中,在我的心目中自然就是邳州八义集中学,因我是从八中毕业的。后来曾遇到一个美丽的误会。退休后在同师学习太极拳、太极剑的学员队伍里,闲谈中有一位赵老师也说是八中毕业的,一说是八中老校友自然感到亲切,虽不同班不同届,反正是校友,自此相处甚好。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才会才清楚,一个是八集中学,一个是八路中学,两校简称相同,全称有异,这时已经不重要了。可见八中名号响亮,也可见我的孤陋寡闻。

八中坐落在八集古镇和八集火车站之间。去八中上学是我人生第一次走到最远的地方,有十二华里呢。从王庄村北行,趟过大、小房亭河,穿过八集街南北一条铺着青石板的街道,瞅着两旁店铺的字号,投出了新奇的目光。走出北门过石桥往西一拐,不远便是有名的八义集中学了。学校座北朝南,南大门外道路两侧,高高的两排青松翠柏,张开长长的双臂,把我们迎了进去,进到校门顿时眼界大开,顶门就是一个玲珑别致的小花园,园里百花簇拥着旗杆上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花园后是一排排青砖灰瓦的教室,整齐而洋气,脚下的水泥路,后边的大伙房,西边还有一块大操场---这些从来都没见过,新鲜着呢。

我被编在初一(乙)班,八中的班序排列不是1、2、3……而是甲、乙、丙……我们那一届只有三个班甲、乙、丙,上两届都是甲、乙、丙、丁、戊五个班。每个年级排序最后的班称红领巾班,可能是因年龄小的缘故吧。教室新旧不一,一(乙)、一(丙)两个班被安排在新建的出厦带走廊的两间教室里,誉称为标准教室,比其它教室都好,感到很幸运。

初进八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师道尊严,在我们眼里老师都是了不起的有本事的人,从心里就很崇拜和敬畏,因此大家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的,在校内如此,在校外也是如此。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八集街上,看到比我高两届的袁广隆同学,他在街上看到迎面走来的老师不是回避,而是毫不犹豫的走上前,站在大街中间,停步垂手站立,随即弯下腰、毕恭毕敬的向老师深深的鞠了一躬,行了一个标准的鞠躬礼。我和袁广隆家住前后庄,是老乡,他高高的个头,一表人才,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八义集中学”的红底镶边的漂亮校徽,那一躬鞠下去,我

被震撼了,周围民众也都投来了赞许和羡慕的眼光,那可贵的传统礼仪,那师生间的深厚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的心里直觉得老师伟大!袁广隆伟大!后来袁广隆也做了人民教师,现在我常在街上见到广隆老兄,心里仍很钦佩他,而且脑海里仍闪现出那幕伟大而动人的场景。

我们的老师是最可爱的人,他们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我们。他们是怎样“燃烧”的呢?作为学生,大家都是了解并亲眼看到过“燃烧”过程的。

我们一(乙)班的班主任,是刚从土山中学调来的焦承统老师,带我们的文学,我清楚的记得上第一节课的情景,他庄重的走进教室,放下手中的教材,目视全班同学,郑重而庄严的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语速缓慢而有节奏,一字一顿,动情而亲切,含有无限的热爱和期望。这声“同——学——们”是招呼、是问候、也是期待,它深深震撼了我们的心灵,拉近了师生的距离。在这一声“同——学——们”之后,我们的焦老师的“红烛”便熊熊燃烧了起来……在文革之后的岁月里,那声声念念的教诲,那字字句句的批阅,那时时刻刻的牵挂,那殷殷切切的期盼,时时化作熊熊的火炬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代数老师金以太先生,中等身材,白净面颊,讲课时略带有上海口音,平时都讲普通话,微微露出一颗金牙,代数课讲的通俗易懂,条理分明,把一个本是枯燥无味的理科讲得饶有兴趣,使你很想去学。据说他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出身,可能是在公私合营后才出来教书的,有真本事。

陈孝义老师带我们的音乐,尹荣定老师带我们的美术,周炳承老师带我们的几何,彭腾华老师是我们二年级时的班主任,这几位老师都是刚刚大学毕业,风华正茂,精力充沛,课堂课后都生龙活虎,在教学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是八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八集中学增了光、添了彩。陈孝义老师是个文艺天才,一身的文艺细胞,唱歌、跳舞、演戏无所不能。有一年春节,他为家乡排练了一场晚会,惊喜了四邻八乡,感动了千家万户。陈老师追求进步,还像他的名字那样:钟情重义、忠孝两全。后曾到李集中学工作过,再后调徐州二中任校长至退休。尹荣定老师画作清秀,丹青过人,成就斐然。后调县文化馆工作,为推动邳州群众美术工作特别是普及邳州壁画作出了贡献,后调回苏州老家工作。

彭腾华老师是我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工作认真,思想进步,在勤工俭学运动中,自费买了几头猪交给班里喂养,作为班级勤工俭学的一项内容。她热情活泼,追求时尚,后调徐州工作。退休后不甘寂寞,在徐州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曾看到她带领合唱团在台上演出,我马上认出了她,并骄傲的向别人介绍:“这是我们的彭腾华老师。”

体育老师王效风更是无人不晓,每天早晨出操,他像一位将军,站在大操场

南头的大土台子上指挥全校师生做操晨练,瘦高个头,胸前挂着从不离身的哨子,站在台上威严的发出口令:集合、排队、做操,然后以班为单位,分成一个个方队。沿着大操场的跑道跑步前进。他则站在操场中间,一边吹着哨子指挥,一边在操场中间小跑着下各种口令,“一、二、三、四”的口号响彻云霄,全校师生队伍都随着他的哨声起舞。在他的带领下,八中体育首屈一指,全校学生“劳卫制”考核合格。有一年全县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八中召开的,八中学生赵永远夺得了1500米、5000米中、长跑冠军,为学校赢得了荣誉,王老师当然功不可没。

八中的校领导层更有风采,张弼忠校长资格老、名气大,有大将风度,很有领导能力,为学校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师生们的拥护,大家编歌曰:“从南京到北京,那个不知八中校长张弼忠。”唱出了大家对张校长的热爱和自豪。

韦耀书记更是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大会作报告时,很少见他坐着照本宣科,而是站在台上,双手叉腰,慷慨激昂的打着手势,时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而和风细雨、娓娓道来,一副学者的派头,一个演说家的架势,言辞铿锵,气势若虹;抑扬顿挫、字斟句酌,像春风普度,像惊雷行空,句句撞击着大家的心灵。他学问渊博,知识丰富,那时苏联人造卫星刚上天,他借机问大家:“你们知道人类的起源吗?”接下来他从生物的单细胞说起,说到生物起源、物择天竞的道理,直说到人类起源、社会发展、原始社会、农隶制度、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政治报告?这是科学普及?是,也不是。它就是韦耀书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一次普通讲话,讲出了水平,讲出了气势,讲出了号召力,受到了师生们的尊重,成了大家的偶像。

徐烈教导主任,饱读诗书,文质彬彬,不像他的名字那样轰轰烈烈,而是文静儒雅,不苟言笑。似乎整天埋头书案,可能是为教学而绞尽脑汁吧。

八中领导层这三驾马车把八中推向了学问的高峰,推向了事业的辉煌,推向了诗和远方……

我的八中同学很多,后来虽天各一方,却从未忘记:姚焕章、徐景泗、宋伴林(宋涛)、李成义、曹培采、曹培志、孙茂华、耿庆德、李采侠、娄德师、周保民、尚培民、高修月、高修文、张德营、许本善、王德芹,还有不同班的英之大姑、杜效钦、袁广隆、房昌云、张桂珍、李本灿、纪忠保等同学,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徐景泗同学利用医学专业悬壶济世,为广大群众喜爱,他在市中医院做专家门诊,常常门庭若市,我有时去找他玩,看那阵势只好作罢告别。也许我们的八中同学中有人会组织同学聚会吧。

毕业后再也没有去过八中,但八中的情结仍深深扎根心里。去年应邀参加在八集召开的《邳州文化研究会》年会时,因时间短暂,没有如愿回母校看看,实

属遗憾。但看到了八义集特有的石牌坊,听到了八义集的来历,深为八义集文化底蕴的深厚而震撼、而骄傲,回来后写了 12 首小诗,集成一组名曰:《八义集镇风情录》,其中就有一首《八义集中学》,现抄录如下,作为对母校的怀念:

八义集中学

青松翠柏绿草坪,黛瓦粉墙读书声。
教鞭导引博中西,杏坛高歌雅颂风。
桃李芬芳人民乐,栋梁英才华夏兴。
师生双展凌云志,腾飞九州母校荣。



卢道平的传奇人生

提起卢道平,在王庄村周围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即使没见过,也都听说过。他不是高官,不是大款,他的出名,出在他一生的顽强拼搏,出在他人生的传奇色彩。他是一个身有残疾的普通人,靠着他的头脑和毅力,却创造出了人生奇迹,走出了一条布满荆棘的不平凡的道路。

卢道平出生在王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童年时代,一场疾病夺走了他的健康。解放前由于缺医少药,病魔使他的双腿残疾,无法自己行走,全靠双手撑地慢慢前行。虽初识几个字,也难成气候,几乎就是一个“废”人了。在不被人看好的日子里,卢道平度日如年,但他不屈服、不示弱,几经踌躇,倔强的他偏不信邪,绝不认输。“你们不是说我没用吗?我偏要做给你们看看。”万事开头难,他先从最难的走路开始做起。由于双腿瘫痪,拐仗是没用的,但他有办法,他独辟蹊径,用左手拿着一块可把的木块,右手拿一个小巧的扒板,双臂用力一撑,身子离地前倾,随惯性同时向前挪一步,接着双手前移,身子再前进一步,如此反复循环往复,走路的问题就解决了。到目的地后,右手里的小扒板往屁股下一塞就当起板凳坐在那里。这样一来家前园后行走自如,若去远地方,也难不倒他,可以以车代步呀。

虽然解决了走的问题,但家里的地是无法耕种了,吃饭问题怎么办?父母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辈子,头脑灵活的他做出决定:自力更生,做生意。当时王庄村有卖布的,卖油的,卖烟的,那都必须推着车子或挑着担子赶四集或下乡去卖,这些他是无法做到的,但他扬长避短,不做这样的生意,而是靠一双灵巧的手,首先继承了他家的传家宝:雕刻,尔后又学会了扎纸、理发、看风水,这些都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和事业。

他的叔父有一门雕刻手艺。看到侄子身有残疾,为了让其以后有碗饭,便决定将手艺传授给他,经悉心指导,聪明的卢道平很快掌握了雕刻中的线条、布局、刀法等基本功夫。并且学到他手里后又有了创新。如解放前农村用的都是自织的白粗布,白线毛巾,洋布也如此,即使有色,也只是单色,很少有带花的。卢道平便打破常规,独出心裁刻了两套雕版,用红绿两种不同颜色在白毛巾上套

印出红花绿叶的花毛巾来,使普通的白毛巾变成了花毛巾,大受欢迎,特别受到妇女儿童的青睐,以此类推,他又创造出多种图形,运用在其它织物上,这样一来,销路和价格上来了,还能当礼品馈赠他人,遇到喜庆节日都争相购买。他自然也有了可观的收入。

他手里还有绝活:刻章。常给私人、团体、单位刻私章或公章,这也给他带来一些收入。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常为我们地下工作者刻章。王庄村投身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很多,为了革命的须要,我们的人只要找他刻章从不拒绝,既刻红色革命的章,按地下斗争需要,也为我们伪造敌人的公章,以迷惑敌人,为地下工作服务,当年睢邳铜工委书记王习之曾多次通过保垒户王秀岩找到卢道平,他都按要求刻好且分文不收,为革命也做出了贡献。

他的另一绝活,也是影响最大、妇孺皆知的是扎纸,大家称他为扎纸匠,这个匠字就是群众对他艺术的肯定。他用芦苇杆、木条、竹蔑称等简单材料扎成所需物件的框架,再用五色纸糊上,就成了你所需要的东西。当时主要以乡村葬事为服务对象,给死去的人扎陪葬品,过去扎的是牛、马、鸡、丫头、佣人、花轿等,以备阴间使用。随着生活的提高,又与时俱进的扎轿车、楼房、别墅、沙发、电视机等各种电器,每个物件都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且还有相应的配件,如扎花轿,还要扎四名轿夫,且命名为张三、李四、朱五、杨六,扎电视机,还要配上遥控器,扎牛还要配一个童子坐在牛背上,像真的一样。有老太太生前喜欢养蚕,死后扎上一筐蚕,蚕筐里再剪几片绿色桑叶,更为逼真,受到用户称赞。

理发也是他的拿手活,我小时候常去他那理发,有时看他正在扎纸,我们也不急,乐得看个稀奇,那苇杆、竹篾在他手上灵活的变来变去,再一拢一系,先扎成形,外面再糊上所需的色纸,一只昂头啼叫的大公鸡就站在你的面前了……看你等得久了,他便歉意的说:“好了好了,剪头吧。”只见他撑着棍腾挪到一高处坐定,让我们坐在他的面前小凳上,他坐着不动,按剪头程序需要,我们的身子则要转前转后配合他,推子在头上吱吱的轻叫着,他和我们说着话,借以引开注意力,不大一会就剪好了,他也不收我们的钱,而是由家长到年底或季节性的给一些粮食,算是酬劳。到后来我的孩子还在他那里理过发呢。可以说他前后为我们两代人理过发。

看风水是他掌握的另一套理论,受他叔父的影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了他自己的观点。有盖屋、下葬的人家请他去,他先看一下地理位置,据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断定风水的好坏,再确定方位和穴位,而穴位的排定则是按家庭辈份或一字排,或怀中抱子的人字排,再按上下位定下。夫妻合葬的,若遇多妻室的,是排棺葬或夹棺葬,也须按地形地貌、按妻室顺序裁定。再说哪里风水好,哪

里有忌讳,都有讲究。其实那套理论我看都是按活人的生活标准来判断的,如有山有水就是好,叫龙脉,给活着的人看得舒服、心里平衡就行了。须知《易经》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只是你知道的多或少便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从他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像圣旨那样去照办。因此,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不可与他人同日而语的。有一次我回家参加一个葬礼,看到家主用车把他从家中接来,先在堆房屋为他专开一桌,醇酒美味,让他先用,他也客气一番,邀大家一起吃,那里有人能和他共餐呢。饭后他即带上罗盘等物坐车去湖里勘定穴位以便打圪安葬。这是自我儿童时代请他理发以来的再次看到他,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已认不得我,不久前听说他已去世多年了,活到90多岁。

应该说是他的手艺养活了他的一家,同时也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成就了他的传奇人生。别看他腿有残疾,后来也成了家,婚后四儿二女,妻子贤惠能干,子女孝顺,家庭生活殷实,成为当地人羡慕的人家。虽然卢道平先生去世多年了,但名声犹在。时隔多年,在王庄村周围,在八集镇地方仍流传着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不过我知道的不太多,就这些。



石桥农具厂

在石桥东西街西头的跃进河畔，你现在看到的是机器轰鸣的宏昌面粉厂，许多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石桥农具厂，是农民们的宝贝，是乡政府的金牌，对石桥地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立下过汗马功劳。厂长王树勤更是一方名人，是省、市、县、乡各级人民代表、劳模、先进工作者，是王庄村、石桥乡的骄傲。

石桥农具厂的前身是石桥铁木业社。解放初期，国家政通人和，但工业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人民政府为了振兴工农业生产，由政府主导成立了供销社、信用社、铁木业社等三大社。供销社属商业，信用社属金融，铁木业社则属轻工业。成立铁木业社的初衷是将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如民间的铁匠、木匠组织起来，从事基层工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和维修。在这个大背景下，石桥铁木业社应运而生，而后又与时俱进地更名为农具厂，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鼎盛时期，厂里有工人 130 多名，拥有铸造、加工、维修、木工四大车间和厂部办公室。炉火熊熊，斧锯声声、铁花飞溅、买卖兴隆，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农具厂坐北朝南，大门两则是供销门市，西头是两间大办公室，迎来送往，会客接待，办公问政。有一次接待县质监局检查，我恰巧在场，亲眼目睹了质监人员的一丝不苟，农机厂技术的过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走进大门，里面是个大院落，收购的木料，晾晒的板材等等，比比皆是。院子中间是一个圆型花园，进厂的汽车可绕花园调头，再往后就是木工、铸造、维修车间了。炉火兴旺，铁锤叮咚，模具工摆好不同形状的配件造型，翻沙铸造各种工农业生产生活的工具和配件。制钢门，造钢窗，修犁耙，搞配件。木工车间则制作橱柜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我曾在厂里为单位订购过桌椅和台球案子。对外加工更是重头戏，农具厂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需求，还大力支援外地企业，曾为洛阳拖拉机厂制造配件，为常州柴油机厂制造零件，并且依靠工人们的聪明智慧，独家生产了脱粒机，这在当时是很有市场价值的，并引起了政府重视，经徐州经委、技术监督局验收合格，销售到了徐州、连云港等地八县及淮海地区，又经全厂干群的积极努

力长期奋战,把农具厂打造成了六连冠的名星企业。全国各地许多厂家慕名而来,业务量迅速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成了修造工农业生产工具的拳头单位。1986年被评为徐州市先进单位,被江苏省轻工业厅指定为省农机生产定点厂。厂长王树勤被评为徐州市劳动模范,江苏省先进工作者。他对工农业生产的贡献,不仅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先后被选为邳州市、新桥乡的人大代表,也被选为邳州市党的五、六、七、八、九届党代表。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王树勤厂长为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厂里日夜操劳,出力流汗,奉献了全部青春和力量,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模范的人民代表,是一个忠诚的人民公仆。

当我们回忆石桥农具厂的时候,更不能忘记辛苦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工人,是他们的聪明智慧,是他们的出力流汗,是他们的努力奋斗,才使农机厂取得了的成就,才铸造了农机厂的辉煌,他们的功劳,他们的名字,人们不会忘记,仅以王庄村为例,曾经在那里工作战斗过的,我知道的就有王以银、王进学、吴士华、吴士勤、王德伍、王德选、王德刚、王德付、王洪成、王树信、王树千,还有顺集的李西华等。当然还有许许多多,这里不再一一记述,他们都是石桥农机厂的有功之臣,特别是李西华同志成天抱着方向盘,给厂里开客货车,不计得失、任劳任怨,出力流汗,既给厂里作出了重要贡献,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方便。当时在石桥街上,单位有车的很少,凤毛麟角,私人更不用提,因此农机厂的工具车就成了宝贝。那时轿车不敢想,能坐客货双排工具车已是罕见的了。所以他的车闲不住,单位用,外面借用,车轮子停不下来,李西华也闲不下来,再加上他乐于助人,与人为善,更是有求必应,在厂里允许的情况下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当时家住新桥公社,人在县城工作的人不少,大家都曾叫他帮过忙,我们常随他的车顺便往家里带些化肥、煤炭之类等杂物,有时碰巧也坐坐顺风车,免除两腿蹬自行车的劳苦,为我们的运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受到大家的好评。

石桥农具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迎来了1990年代后的逐步改制,许多厂矿合并、取消或变卖,或成了私人企业,像供销社一样,农具厂也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久以后宏昌面粉厂就在农机厂原址上拔地而起,建起了高大的厂房,随之面粉厂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知名企业。但人们仍不会忘记石桥农具厂,不会忘记它曾为石桥地区人民立下过的功劳,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和荣耀。

石桥医院的变迁

石桥医院,严格讲应叫卫生院。老百姓叫的顺口,对它又有感情,无形中就
把卫生院升格为医院了。

石桥医院坐落在石桥东西大街的东半部,在当年石桥乡政府的东侧不远
处。座北朝南,门面是一排砖瓦结构的出厦带走廊的平房,设有门诊、化验、药
房、注射、治疗等科室。后面则建有库房、职工宿舍及一些生活设施,院子里有
一口人工挖掘的只有几米深的敞口水井,供饮用、洗涤使用。

石桥医院始建于解放初期,它的前身是石桥五队徐姓地主家的一间小诊
所,不久后又搬到六队吴姓地主家的房子里开了一个时期,直到人民公社化前
后,才由县卫生局拨款在现在医院的院址上盖了五间平房,尔后又逐步改造,慢
慢扩展才逐渐形成今天的规模。曾担任过该院院长的吴文吉老医生说,经他手
一次就建了 13 间平房,基本形成了上世纪我们所没有看到的规模。

别看那时石桥医院房子陈旧,设施简陋,但它顺民心,得民意,为人民解除
疾病痛苦,是立下功劳的,有的人可能不知乡政府在哪里,但一定能找到石桥医
院,因为他关系到村民们的身心健康,群众有了小病小灾,先找村部赤脚医生,
解决不了的就要到石桥医院。因此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犹如徐州二院般重要,
就像南京鼓楼医院那样出名。

石桥医院不大,但人才济济,中西结合,内外兼顾,都是全科医生。他们没有
严格的分科,坐诊的值班医生,什么病都能看,对患者望、闻、切、问、观察一番,
便能诊断个八九不离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哪里要什么透视、拍片、彩超、
CT、磁共振的?基本常见病、多发病当场诊断,当场处方、抓药治疗,且效果很好。
有一次我的大孩子发烧,在大队用药后,体温反而低了,情况特殊才去石桥医
院,问诊后,医生立即采取一些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消除了病痛。我认识的几
位医生中都是有医疗经验,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是石桥医院的骨干和栋梁。

大家熟知的 吴文吉院长,是石桥医院的老医生,医疗经验丰富,医术高
超,医治了不少疑难杂症。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叔伯二嫂生病,到石桥医院就诊,
由于病情复杂,接诊医生感到棘手,为安全起见,建议转县医院治疗。去县医院

一是路远不方便，二是经济困难去不起。于是坚持继续在石桥医院治疗。救死扶伤，这是根本。吴文吉等几个医生不敢怠慢，认真会诊研究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竟然好转痊愈了，算是奇迹，我回家时，二哥当作大事告诉我，所以至今未忘。有一年我家属在生产队给棉田打药治虫，不幸农药中毒，急送石桥医院，吴医生接诊后，立即采取措施并留院观察治疗，当时无住院病房，好在是夏天，便在门诊厦檐的走廊里搭铺住下，观察治疗了一个星期，生产队的王柳之队长还专程前来慰问，亲友也闻讯赶来看望。还开玩笑说这个病房好，亮堂敞快。吴文吉院长退休后又在邳州花园路开诊所，继续发挥他的余热，石桥那边常有人专程来找他看病。有一次我患膝关节炎，几家大医院又是拍片，又是注射，毫无进展，吴医生一看，当即断定：“关节炎，好办。”几包膏药，几盒消炎药，很快就好了。不佩服吗？

医院的另一位医生陈刚辉，部队出身，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实践经验，中西医结合，尤以治肝病闻名。一次我从南京出差返回的火车上，有一位安徽旅客闲谈中知我是邳州人，便打听陈刚辉的情况，言明就是专门来邳州找他治肝病的，他的名声早已传扬四方了。他曾是石桥医院的老医生，为石桥人民解除了不少疾病痛苦。以后到县城创建了陈刚辉医院，就是现在的四院。现在年龄大了，仍在四院西侧开了个陈刚辉诊所，继续发挥余热。

高惠钦、孙玉玲，原是王庄大队的赤脚医生，后来都调入石桥医院。高惠钦父亲是闫集名医，身材魁梧，说话带笑，很有人缘，高惠钦出身中医世家，技术了得，得祖传秘方，常有过人之处，孙玉玲后起之秀，年轻有为，成绩卓著，后调入石桥医院，为医院增添了新生力量。他们都为王庄、石桥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高惠钦后期调入岱山医院工作。现在也退休了吧。

王兴兰医生，以内科、儿科见长，受人瞩目，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

李修汉，原顺河中医，后调石桥医院，颇有建树。

石桥医院也常组织医疗人员下村到队，足迹遍及周围村队的田间地头、给家家户户就医送药，在防治疾病、普及卫生知识、计划生育中，都是一马当先，既以身作则，又积极辅导各村的赤脚医生，为老百姓送健康、送温暖，与石桥人民紧密相连，他们是医患关系，也是鱼水关系，深得人民的赞扬和拥护。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随着国家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新农合制度也得到了全面实施，石桥医院更有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和进步，撤乡建镇后，原乡政府一块地方和房产全部合并给了医院。从此医院也一改过去的简易平房和简陋设施，随之门诊楼、病房楼及配套设施，拔地而起，X光透视机、拍片、彩超等高水平器械一应俱全，村民足不出乡，

便能得到较好的医疗救治。几年前我曾因事去过一次石桥医院,虽来去匆匆,仍使我大吃一惊,真是旧貌换新颜了,这里与县市医院没有多少差别。医护人员都是有文凭的专业人才,且训练有素,有的在基层经过多年的摸扒滚打,练成了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当代华佗、张仲景式的好医生。这是石桥医院之幸,是石桥人民之幸,更是石桥患者之幸。可惜我不知他们的名字,石桥的老百姓不会忘记他们,石桥众多的患者不会忘记他们,会将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写在口碑上来召告天下。



石桥供销社变迁

解放初期,国家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地方商业和金融,便建立了基层供销社、信用社。从此这两家商业金融机构便走上了历史舞台,扮演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角色,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百业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石桥供销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石桥供销社也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逐步发展起来的。据说最早在闫集村成立的,那时闫集每逢 2、7、4、9 日逢集,就是根据闫集逢集的有利条件,供销社便在这里诞生了,公社化后才迁到石桥公社驻地,石桥也才有了 3、8 逢集日,闫集集市便终止了。也有的说是从几家酱盐店开始的,还有的说是从几家布摊开始的,更有的说是从公私合营开始的,不管怎么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初具规模了。它是石桥公社、而后的石桥乡的重要机构之一,关系到全体石桥地区人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关系到市场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小觑。因此石桥供销社规模之大,人员之众在石桥地区恐怕没有哪个单位可比。它的各个门市分散在石桥东西大街的两侧,北侧有百货、布店、农副产品、农药化肥等门市,南侧是煤炭、土特产、收购废品等门市,平时各门市顾客盈门,若是到三、八逢集日,更是人潮涌动、热闹喧哗。各店铺门一开,顾客蜂拥而上,买的买、卖的卖,购销两旺。东北角还有一个小型轧花厂,每到秋季收购棉花时,工作人员边购、边晒、边轧,机声隆隆,人声嚷嚷,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当时我刚结婚,家属吕士兰也在这个轧花厂工作,常听说那里工作的紧张和繁忙。厂里还有朱庭华、吕玉芹、李月英、吴作彩、吴淑彩、鲍继忠等人。鲍继忠是我的老同学,后来进步了,当上了石桥供销社主任,2012 年春天,我们两家还一起去台湾旅游,同团同机来回,相处八天甚欢,还回忆起了石桥供销社轧花厂的岁月。

石桥供销社不仅在石桥街上有门市,它还有派驻各村队的分支商店。派驻王庄村商店的营业员先后有闫集的闫长成,顺集的潘布州、戴兴业。闫长成去的最早,五十年代中期吧,小店最早设在四队我家斜对过名曰“烟店”的李华新的老屋里,李华新的上辈卖过旱烟丝,故称烟店。闫长成派驻王庄后,就把“烟店”改成商店并在那里营业,我那时正上小学,常去他的小商店里玩。他一天最忙的

时间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买洋火的,打洋油的,买洋烟的,打散酒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卖油卖酒都是用铁制的小圆筒端子,有一两的、二两的,半斤的大小不等,用一个像漏斗状的句口插入购货人的瓶口或桶口里,再用端子按不同数量将油或酒从缸或坛子中打出来,慢慢倒入已放好的句口里,由句口再慢慢流入瓶中或桶里。最后根据购买多少而调换端子,直到满足买者的需求为止,这样又快又准又好,一目了然,不能作弊。火柴一盒一盒的卖,很少有要一封的(10盒),香烟也是一包一包的卖,没有人买一条的(10盒)。闫长成是闫集人,家里有时因事不能来,商店又不能关门,他便叫我在天黄昏人多时替他开门卖货应急,他事先告诉我常卖的烟酒火柴价格和注意事项,临走前就把门钥匙交给我,天快黑时,我便去开门替他营业,居然也应付过去了。当然顾客都是本庄人都认识,也不会为难我的,甚至还要夸一句“真能”。后来我对闫长成说:“你这里到处是钱是货,不好弄,别出差错。”他神秘的笑笑,顺手从糊墙的报纸夹缝中掏出好几张10元大票,诙谐的说:“没问题的,这里有保险柜呢,兄弟,我相信你。”原来糊墙的报纸成了他的保险柜。他是个很聪明机灵的人

潘布州接替闫长成时,年龄比闫长成大,是老资格。那时生活清苦,但我们认为营业员的生活要好一些,因为手里有物资。老潘一人驻店,自办伙食,有时晚上看他在炉子上的小锅里,倒上诱人的食油,锅里吱吱啦啦的响,将切好的鲜辣椒往锅里一倒,用锅铲一抄,顿时香气扑鼻,令人垂涎三尺,如果再打个鸡蛋进去,色香味俱全,那真叫馋人。我羡慕的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便说到嘴上:“老潘,你们供销社要人吗?你是怎么进来的?”老潘也逗我,故作神秘的卖着关子说:“说来话长,这里是不能随便进的,我们都是考进来的。”我那时正上初中,深知考的滋味,考可是件不容易的了不起的事,他可能是好心,在激励我好好上学,将来也能考进供销社或能有其它长进,老潘是个好人。这是我对供销社人员的最初认识,认为他们都是有一本事令人羡慕的公家人。

以后上中学、当兵离开了家乡,70年代初回来后,我去石桥赶集,人山人海,在供销社门市前,两支送红宝书的队伍相遇,两家的喇叭吹的震天响,打擂似的比着吹,看谁的调门高,谁的曲子好。两家高手云集,大有不决胜负不罢休之势,吹唢呐的双手捏紧喇叭,头或扬或俯,两腮一鼓一瘪,眼睛时闭时睁,十指上下跳动,他们谁也不让谁,锣鼓更激如暴风骤雨,一阵紧似一阵,因是送宝书嘛,所以要比功夫、比耐力、更要献忠心。这发生在石桥供销社门前的一幕久久未忘,在当时也给供销社带来了好生意,人潮忽东忽西,各个店铺大开,个个门庭若市。

更让我难忘的是供销社的农资供应,化肥是紧俏物资,特别是磷肥、复合肥

更是奇缺。我家里种了八亩地，“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化肥是不能少的。我从运河骑自行车一车带过两包、将二百斤重的化肥送回家。两包化肥在车后座上一边一包绑起来，人须上车压住，不然车头会翘起来，离家 50 多里的土路，车子又骑不快，天黑下来才终于走到村东头小学校处，累的实在没力气了，便把车子一丢，跑回家吃过饭回来再弄走。后来几年情况有了好转，石桥供销社化肥门市营业员先后换由以珍、惠玲当班，她们常能在机动中给我家一些方便，解决了实际困难。

供销社的煤炭门市也是最火的，特别是无烟煤奇缺，城市里按计划供应煤球，一户一个炭本，为此我曾将我的户口从单位集体户口中扒出来，改为单人户口，为的就是能每月买 100 块煤球。农业户口只能烧柴草树叶，无煤炭计划，人们只好各想办法，甚至走后门。恰巧洪栋三叔在门市管煤炭，有许多人找他，僧多粥少，他也有难处，应该理解。我家里也多次叫我找三叔去买点无烟炭，几经犹豫，不好开口，总怕拒绝了，面子不好看，但面子犟不过里子，烧锅要紧，只好去试一下，便壮着胆子来到三叔门市，寒暄一阵，三叔早心知肚明，未等我开口，便顺手撕了张二百斤的炭票塞给了我，我顿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几十年过去了，三叔已经作古，此事我却从未忘记。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要计划。政府的计委就像现在的纪委那样重要，几乎所有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粮票、布票、油票、酒票、烟票、糖票、肉票、煤炭票、豆腐票等等不一而足——物资再缺，但人们日常起码的生活用品、生产物资又不能没有，因此供销社起到了一个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所有计划物资基本都由它来供应，所以供销社是个人人想往的好地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来，换了人间。计划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供销社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了人们的美好回忆和茶余饭后的谈资，那百物凭票的时代，虽然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也留下了许多温馨动人的故事。

仙庄庙会

仙庄是邳县石桥乡最南部的一个自然村，明永乐年间已有陈姓在此居住了，并曾在村前金山建有寺庙，彼时五阎王修炼得道成仙，到金庙中显灵显圣，后来才有了仙庄之说。其实仙庄庙会，是多年来每年正月初八在这里自然形成的农贸市场。仙庄地处睢、邳、铜三县交界的丘陵地带，鸡鸣三县，往大里说也可叫鸡鸣四省，苏皖鲁豫四省相邻嘛。山乡僻壤，交通不便。黄山、石山、焦山，山山相连；白马湖、白马河、羊家湖，河湖相通。千百年来，五阎王显灵、仙人曾住仙庄的传说从未断过。虽然说法有别，但总离不开一个仙字，因此，仙庄因有阎王仙人显灵而成名；花石也因沾有仙气而传世。据说地下花石的形成与五阎王洞内修炼成仙，村前金庙中显灵有关，仙人在百尺洞内，经万年修炼，功法无量，金光四射的功能法力导致地下岩石变形，遂有了奇形怪状的奇石珍宝，客观上也为当地百姓留下了一矿珍贵财富——花石。

传说归传说，但周边老百姓每到新春伊始的正月初八，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专门来到曾有仙人居住过的仙庄来沾沾仙气、求求财、转转运，人多势众，逐步形成了庙会，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挖掘不尽的花石确也富了这一方人民。

我家离仙庄仅八里路，从小就知道初八逢庙会。过完年，连续看过各庄的乡会表演后，紧接着就是初八赶仙庄庙会了，也许就是专来沾仙气的。有了仙气，然后才能在正月十五更好的闹花灯，过好元宵节。我第一次赶庙会是刚解放不久，七、八岁的样子。头天晚上便喜的睡不着觉，盼着明天跟父亲出远门、开眼界。第二天吃过早饭，太阳升起来，暖洋洋的，我跟着父亲出发了，跨过竹山村后的白马河，经过张庄东头的小神庙，前面就是山路了，沿着羊肠小道，一路新鲜那，看远山的积雪，顶凛冽的寒风，迎升起的冬阳、喜山野的风光。小路边上的炮石弹比比皆是，这可是我们平原孩子的稀罕物，可惜太重拿不走，只捡了几块能划出字来的化石，当作宝贝带回来。

终于到了仙庄，人流从四面八方赶来，推车的、挑担的、肩扛的、手提的，纷纷涌进庄里。道路旁、沟渠边、屋山头、树底下，只要是能站人、放东西的地方，都

摆满了各种摊位、货物，大蒜、萝卜、青菜筐，蚂蚱、小鱼、盆盆罐罐；卖红薯的、贩故料衣的、织线袜的，看的眼花缭乱；猪肉摊、羊肉架、包子铺、辣汤锅，叫卖声此起彼伏；卖麻花的、炸油条的，香气扑鼻；出名的李保田包子，个大馅鲜油多，特别吸引人，在支起的大圆布蓬底下，做满了食客。豆腐、豆芽摊子联在一起，特别有一种平锅油煎豆腐更吸引人，将豆腐打成一片片小薄方块，放在平油锅里煎，吱吱啦啦的响，煎的两面酥黄，冒着热气，盛到盘子里，端到客人面前，香气直顶脑门，那种色香味俱全的煎豆腐，令人馋涎欲滴。接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玩具，布娃娃、竹喇叭、彩风车、能吹响的小泥人、猴子跳索、也叫猴子翻跟头，我想叫父亲给买一个，父亲也爽快，花五分钱给我买一个小竹喇叭，用3分钱给孙子（我侄子）买一小彩风车，用嘴一吹溜溜的转。有人问这么便宜？不便宜！要知道那时的鸡蛋才一分钱一个呢。我心满意足，吹着小喇叭跟着父亲转，又经过了鸡鸭鸣鹅市，牛驴猪羊市，可能刚过年，买卖冷清。忽然听到一阵洋琴声，在西头汪边一男一女正唱洋琴呢，男的拉着二胡，女的一手敲着琴弦，一手扬起打着响板，嘴里伊伊呀呀的唱。一个卖糖球的听的人入了迷，干脆坐在一截木头上不走了，忘了他的生意。反正我们小孩子也听不懂，听大人说唱的是《八美图》。

看的开心，玩的尽兴，时间过的飞快，已到中午。父亲又带着我去姑姑家。姑家住在庄子东南角，一进门，见我们来，姑和姑父十分高兴。刚坐下，姑姑已掏出两毛钱塞给我，说是给压岁钱，我扭捏推辞，父亲笑着说：“你姑给你就接着吧。”我忙把钱装到袄里面的口袋里。回家后就对娘说了，到外面还向小伙伴们炫耀呢。

之后上学工作在外，几十年没去过仙庄，更没赶过初八庙会，父母也已作古。后来便住在县城。那一年忽然听说姑姑病了，她已97岁高龄，风风雨雨几十年，过的实在不容易，我和叔伯二哥自然要去探望。车进仙庄已找不到家了，宽阔笔直的东西水泥大马路，到庄子中间是一个大十字路口，一排电线杆立在路旁，超市、店铺、饭馆、门市一个接着一个，电动车、汽车满街跑，男女青年拿着手机，旁若无人不知和谁在嘻笑着通话，店铺门口，几位老年人津津有味的拉着呱，怀里的收音机正唱着“正月里来呀——”那怡然自乐的神情，那充满自信的满足，就是



当年的阎王仙人也不一定有。我上前问了路，顺大十字路口向南东拐，来到了姑家，走进大门，就是一个大院子，后面是明三暗五青石到顶的大瓦房，东屋也已打好高高的石墙基础。群普表弟忙迎了出来，我赞叹他的手艺好，看你这亲手盖的房子，无人可比。他是石匠出身，技艺精湛，名振苏晋，春节前才从山西回来。走进堂屋，窗明几净，墙边一排沙发。97岁高寿的姑姑住在大瓦房东头的一间，看上去气色还好，医生正忙着起针说：“老人家是感冒了，过些天就会好的。”说话间，表弟媳已摆满了一大桌菜，看来早准备好了。我和二哥奉姑姑上坐，表弟群普打横坐下，打开他从山西才带回来的正宗山西“杏花村”，酒香四溢。酒过三巡，谈起当年我随父亲赶初八会的情景，群普更是沾沾自喜的说：“那是老黄历了，现在是今非昔比。今天的初八会更厉害，临沂的大葱，砀山的黄梨，睢宁的苔干，泗阳的白酒，周围各地的土特产，应有尽有。你看那饭店、旅馆，虽上不了‘星’，但逢会时都满满的。灵璧的石头出名吧？听说还挂仙庄的牌子呢，那是沾咱仙庄的仙气呵。”表弟说的眉飞色舞，我听的津津有味，看来仙庄的仙气真来了，你看那一路上奇形怪状的花石，或立、或卧、或蹲、或坐，像金龙飞天，似玉凤展翅，如老牛奋蹄，若骏马奔腾。正如表弟说的那样，它们都沾满了仙气，仙庄真的成了仙庄，来沾仙气的人更多了。虽然没有了昔日的金庙，但那沾满仙气、藏在地下的金矿——花石，也是仙庄的财富和骄傲。

仙庄庙会

何须仙人住仙庄，仙庄更有仙石王。
正月八日逢庙会，十里九乡赶集场。
睢宁宿迁近路客，彭城安徽称老乡。
山东大葱土特产，河南草编柳条筐。
车来人往趁朝晖，杯倾盏尽醉夕阳。
黄山远眺揽日尽，满街灯火更辉煌。

我的启蒙老师王爱廷

翻开日历一看,教师节快到了,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在众多的老师中,又想起了我的启蒙老师爱廷老。

爱廷老是我同村、同族、长我两辈的爷爷,因族大、人多、圩里圩外住得远,所以直到上学我才认识他。他是王庄小学两位首任老师之一,高大的身材,戴着时兴的圆顶帽,短衫步履,儒雅而慈祥,干练又精神。他往教室里一站,不怒而威,令人肃然起敬。尽管手里时时篡根教鞭,不过从没见过他用过。

爱廷老教学很有两下子,尤其是用形象思维教学让人记忆深刻。一次算术课,讲到时间单位如何计算的问题时,他竟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闹钟做示范,那时刚解放不久,钟表绝对是稀罕物,让实物说话开创了王庄小学教学的先例,也让我们很快记住了时间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又有一次,他在教室里制作一个从周一到周日的圆盘周表,中间用一指针指向当天对应的周几,从周一到周日,循环往复,一看图,便知当天是周几,从没错过,对此我颇为疑惑。有一天我到校早,发现原来是王老师用手把指针拨向当天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从此开了心窍,新事物是人想办法做出来的,不可能自动出现。

王老师的匠心不仅在课堂上,更关心课外学生良好行为的培养。一次我犯了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他放下手里的教材,转过身来严肃却又温和地说:“你知道什么叫先生吗?先生就是已先学一步,先懂道理;你知道什么叫老师吗?老师就是学高为师,掌握了知识,有了学问,才能来教你们,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才能有出息。”直到现在这一幕仍萦绕在脑子里。

初小毕业后,考取了顺河集完小,上了五年级,正好每天从他家门前经过。他住在圩里南门内的高台子上,一个小门楼,两侧短墙相连,院里是四磕头房,整齐紧凑。大门外隔条小路是一圈圩河,河里芦苇丛生,鱼虾鲜肥,鸭鹅鸣叫,放学回来有时见他在圩边散步。自上中学离开村子,基本再未见过他,直到退休后,有一次立运哥的儿子结婚,我去喝喜酒,他们是紧壁邻居。一进大门见他正

坐在那里,我忙趋前问候,他仍一脸的慈祥,还是那样的亲切热情。从那以后我很少回家,去年听说他老人家已作古。时至今日,仍记得王老师儒雅的形象以及在课堂上循循善诱的样子,这一段师生情一直珍藏在记忆中,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幸福院里度晚年

老家来说：我老家西院的吴怀堂表叔住进了运河的幸福院。我一惊：“他不是有儿子吗？”原来儿子几年前病故，老伴又去世了，三个孙子都有出息，全在外地工作，儿媳出去给小孙子带孩子了，家中只剩下八十多岁的老爷子无人照应，怎么办呢？在邳州炮车中学做教师的孝顺的二孙子，不等不攀，主动把爷爷接了来，住进了附近的敬老院。既然来到了运河，我就有想去看望这位长辈老邻居的打算。

怀堂表叔是个大好人，处亲为邻很讲究，虽文化不高，但很厚道，我们两家相处几十年从没红过脸。在我的印象中，二表叔是个很勤奋的人，常见他早上赶着牲口，打着号子下湖耕地，两脚站在耙上耙地，你看他左手牵着牛缰绳，右手提着连着耙的绳头，掌握着耙的方向和速度，直身站在前进着的耙上，吆喝着牲口，好威风，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打麦场上，头戴着蓆荚子一铤铤的扬场，闲一会还要背上粪箕子去薅把草喂牛，一天到晚总是忙的手脚不闲。

二表叔还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的人，帮人耕地、扬场是常事，一辈子从没得罪过人，四指高的小孩都说他好，真是人见人敬。我的大孩子才几岁时，二表婶逗他：“你长大想干什么？”孩子说：“跟表老学赶大牛耕地。”说的人们都笑了，可见二表叔在孩子们的心中也是有位置的。

二表叔住在运河哪个幸福院呢？几经打听，康华没有，附近街道没有，我一时困惑。上个月我因事回家见到表叔的侄子文超，他告诉我表叔住在炮车镇的一个幸福院，具体地址也说不清。正巧也是老家的邻居吴作云来我家玩，她们是同族近房，一问这事她也不清楚。好在作云博闻广见，不久就打听出来了，并且骑着电动车亲自找到了幸福院，回来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很好，听说你们要去看他，还激动的掉泪呢。他还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着想：离这么远、又偏僻怎么来，不行就叫小丰（他孙子）开车去接吧。”看看这是多么好的邻居表叔，事事都为别人着想。

国庆节那天，天气晴朗，满街的鲜花红旗，人们欢声笑语，节日的气氛特浓。我和家属按照作云提供的路线图上了1路公交，再转30路公交至中专学校终

点站,又换乘乡村公交行 10 多里路,终于来到了炮车镇的幸福院。在挂着《邳州市手牵手炮车养老服务中心》的大门传达室里,一位女服务人员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说他就住在东二楼北边第二个门。进了卷帘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北楼、东楼、西楼高耸,院中的大花园里花木茂盛,长长的东楼,粉墙高窗,墙沿上一横幅长联吸引了我,《为党和政府分忧,替天下儿女尽孝》,走在阶层宽大低矮的楼梯上,如履平地,可见为老人设计的很周到。我们来到二楼却未见到人,正是午休时间,各处房门紧闭,正犹豫间,二表叔却拄着拐杖上来了,原来他吃过午饭在院中溜达呢,见我们在二楼转悠便回到楼上。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这是一个标准间,在宽大的房间里,两张床分别靠墙铺着,现在只住他一人,两床之间靠山墙是一对皮沙发,对面的长桌上摆着一台大彩电,表叔熟练的用遥控器打开电视,里面正播放全国各地国庆的欢乐场景。墙角是一对双人联体小橱柜,上摆生活用品,高高的落地大窗帘遮挡着明亮的大窗户,室内光线充足,窗明几净。一入门的左侧是卫生间,上面挂着热水器的圆筒。

我们坐了下来,来了乡亲邻居,二表叔特别高兴,感叹说:“我来有二年了,真没想到你们能找来到。”他把拐杖放到床头,坐在沙发里,我坐在一只马扎上,(这小马扎可能就是表叔散步时,提在手上歇息时坐的。)他又起身要给我们倒水,我忙制止说都不渴,他重新坐好,和我们侃侃而谈,虽已八十八岁高寿,但仍精神矍铄,面色红润,思路清晰,声洪亮,两只露着青筋、历经沧桑的大手,看上去仍有力气,虽然牙口不好,他说不影响吃饭:“因为食堂的饭菜都合口味,煮的也烂,咬得动。早饭七八点钟,稀饭、馒头,小菜;中午 11 点开饭,荤素菜都有,米饭馒头也有稀饭;晚饭开的早,4 点就吃饭了,说早吃好消化。”二表叔如数家珍,一脸的满足。唯一的不如意就是想家里人、想家乡人,想常和他们见见面、啦啦呱。这是人之常情。

在路上司机师傅很热情,他说这个幸福院是地方政府办的,收有 70 多位老人,多数为五保户老人,也有少量寄养老人。这里的村庄比较富裕,像四王、圈子等村生活很好,这从公路两旁丰收在望的庄稼、漂亮的房子就能看出来。耳闻目睹,我好奇的想和养老中心的人员交流一下,多了解些情况,无奈中午无人,只好作罢。

在表叔的房间里,家长里短的啦了个把小时,考虑他中午还要休息,便起身告辞,但他仍恋恋不舍的要送我们下楼,来到院中,我一再请他留步,他哪里肯听,又举着拄棍送到大门外,瞅着我们上了车,我们挥手向他告别,车子发动了,车子走远了,看他还站在门口,依杖远眺,身后幸福院的大楼在午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五叔洪杰

凭着洪杰五叔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南京医学院是没有悬念的,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被南京医学院录取后,却又被八集中学意外的改录为太原机械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可是个人人羡慕的军事院校呵,这是怎么回事呢?

洪杰五叔的学习成绩是数一数二的。1953年在洪春叔的力邀下,一起到本村王庄小学上学,启蒙老师、本族长辈王爱廷给起了个王洪杰的学名,这名字起的好,王姓洪辈名杰,杰字更是恰如其分,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过来,学业超群,成绩优秀。1965年高中毕业时,一心想当个医生,立志要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于是便报考了南京医学院,正当为被南京医学院录取而高兴时,却又被改录为太原机械学院,金榜题名,两榜连中,更是喜出望外。

原来1965年国家有政策,为了加强国防建设,要在当年高考学生中选拔一批成绩优异、根正苗红的毕业生进入军事院校深造,以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传递红色基因。八集中学当时是重点中学,校长兼书记王心明、团委书记陈孝义把八中搞的轰轰烈烈,为响应国家号召,便认真在毕业生中为国家挑选人才,洪杰五叔成绩优秀、又是三好学生和革命家庭,自然被校党委选中,班主任徐训苏据此找五叔谈话,要一颗红心服从党的安排和挑选,所以最后录取到了太原机械学院。那一届被保送进军校的计有:王洪杰、王以伟、张振明、王桂兰等人。

经过五年的太原机械学院学习深造,彻底改变了五叔的人生,紧张的文化学习,艰苦的军事化生活,严肃的政治教育,把五叔培养成为思想进步、政治可靠、学识渊博、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1970年毕业分配到军事工业的前沿阵地——沪东兵工厂,为制造武器弹药、舰艇机械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可喜成绩。1976年又奉命南下,来到了珠海某兵工厂当了厂长兼书记,继续为军事工业做贡献、当尖兵。

兵工厂的工作是光荣的,也是艰苦而紧张的,他们的工厂是保密的,以XX号信箱所代替,他们的功劳和成绩无法公开宣场和表彰,这些功高卓著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只是默默无闻的在军工战线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做

无名的英雄,当无私的雷锋。

改革开放的东风席卷了祖国的大地,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起来,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和发展,军委裁军百万,1986年五叔所在的兵工厂也被改为民用,在珠海生产民用的消防器材。既然不再从事军工生产,人员流动也相对宽松自由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五叔产生了叶落归根的想法。为军工生产干了快一辈子了,最后若能再回乡回报乡亲,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他的想法也得到他的大哥洪太大叔的支持。1986年洪太大叔正任邳县副县长。当时邳县县委为了更好的建设发展邳县,号召老干部推荐政治条件好、作风正派、有文化知识专长的优秀人才或本科大学生来邳县就业任职,为邳县作出贡献。洪太大叔便向县委推荐了五叔,按条件五叔是正牌军事院校毕业,从事军工生产多年,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领导能力,当即被县委看中,并准备让五叔回来分管工业生产。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五叔也是动心的,既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又能回报乡亲,实现叶落归根的愿望,岂有不回之理。但是大局又让五叔左右为难,他当时在珠海是某厂厂长兼书记,又不忍心丢下服务多年的工厂,在一段时间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珠海方面又不想让他走,几经考虑,正统思想又占了上风,最后仍按兵不动,安心工作,服从组织安排,仍在珠海做好本职工作,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直到退休再也没提调动工作的事,珠海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他的脑海里,永远想的是国家和群众,在他的血液里,永远流淌和传递的是红色基因,像一天红霞光辉灿烂,像一树红枫绚丽多彩。

今年春天,五叔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又见到了他,仍是青春不老,精神矍铄,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一个杰字贯穿了他的全部人生,红色基因更使他永葆青春。

八集镇退休教师王以德二三事

以德哥从王庄小学退休的消息，一时间成了庄里的头条新闻，新闻的要点是：整天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以德哥，每月退休金几千块呢，真不简单呀。羡慕之情油然而生，赞扬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不简单啦，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世事洞明皆学问”呀，以德哥可不是个腹中无水肤浅的人，他站的高看的远。他比我大两岁，和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就不同凡响啦。在庄里、在学校平时不怎么爱讲话，但碰到点子上，他说出话来叫你拿不动，何谓“拿不动？”就是你驳不倒他。“你吃饭了吗？”有人想招惹他，他则头一摆、眼一瞪：“废话，不吃饭能来上学吗？”弄得你当即就挂了“免战牌”。

知道他肚子里有货，所以在上世纪 50 年代时，王庄村在玩乡会的时候点了他的将。当时为配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庄里乡会的名称就叫《除四害》，内容是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四害”各呈其“能”，最后被人一起消灭。共需五人饰演，演员便在村里一二百名小学生中挑选，结果以德哥荣登苍蝇“宝座”，其余角色则分别由以灿哥饰麻雀、吴文胜饰蚊子、我饰老鼠、尧之叔饰人。你别说，学校董事会真有眼力，他们挑选出来的演员经初步排演全部通过，以德哥饰演的苍蝇更是进入了角色，苍蝇的一飞一跳，一惊一乍，每个动作都被他细化、模仿的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大家无不拍手称赞。当然其它几个人也都演的不错，最后把那年村里的乡会办的红红火火，怪不得时隔五、六十年后我写《玩乡会》一文时，所有情景仍历历在目，而且那篇《玩乡会》的文稿还被《邳州日报》采用了。

后来工作了，大家分别进入了各自的社会角色，以德哥走上了学校的讲坛，执起了教鞭，做起了孩子王，当上了王庄小学的代课老师，从此为教育事业献出了青春。。

代课老师不好干啊，不在编、没名份、工资低，听说一个月只有 8 元钱的代课费，又处在那个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年代，谁愿意当老师啊？何况还是个代课的。聪明的人走了，有“本事”的人走了，甚至有的说：“就是去‘外流’，也能挣大钱。”面对尴尬局面，以德哥没走，他有他的道理：“咱没多大能耐，在学校看家守

近的,我哪也不去,就在本庄小学干。”他的犟劲上来了,而且干一行爱一行,很快就进入了老师角色。

每天早早来到学校,起早摸黑,份内份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教语文、教数学、搞后勤,哪里需要哪里去,用社会行活说:“全活。”只要学校需要,没有什么能难倒他的,也没有什么他不愿意干的。曹兆池校长是学校的一把手,而他是干工作的“一把手”。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行们的称赞。

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他家里孩子多,承包的几亩地全靠他夫人大嫂子一个人干,家里一把、湖里一把,哪里忙得过来?想叫他搭把手也得等到星期天。因此嫂子不免有些怨言:“我一个人在家忙死了,他整天在学校‘闲打楞蹭’的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听了也不反驳,也不生气,一笑了之。但他心里有数:她不懂,我干的是正事、是大事。孩子是各家的宝贝,是国家的希望,我不能因家庭私事而影响上课,那岂不误子弟!”

现实是残酷的,8块钱也是现实的,一家子人怎么够用呢?这也难怪嫂夫人埋怨了。一年下来,一大家的开支全靠嫂夫人挣工分和以后的承包地解决。那8块钱的工资,用大嫂的话来说:“连塞牙缝也不够。”一点也不假,要不是学校离家近(百米左右),天天能回家吃饭,要是在外地干,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但他硬是扛过来了,把工作变为最大的追求,把教学当成最好的乐趣。他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农忙时,见他家地里的活忙不过来,有的学生想自发去帮忙干一些,但都被他拒绝了,即使去了,也要劝回来。有一次,他利用星期天到县城看病,从家做车到县医院,已经不早了,再挂号就诊排队检查,看完病已经天晚了,但他硬是要赶回去,他说:“明天周一我还有课,不能耽误。”此时他想的不是病痛,而是自己的学生。

退休了,终于闲下来了。一次我回家见到他,见他精神不振,一问才知身体不大好,但他仍乐观的说:“我从徐州才回来,身体比过去好多了,没多大问题。”是的,在学校工作一辈子,虽然教的是小学,但也要用脑子、费精力,也要喝粉笔沫,而且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克服无数困难坚持走过来了,真是不简单。现在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工农商学兵,桃李满天下,他一生为教育事业所吃的辛苦、立下的功劳,是几千元的退休金无法计算的。

杏坛春色——新城中学教师王响玲的故事

在美丽的校园里，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对不时响起的铃声都十分敏感，或上课铃，或下课铃，或预备铃，它都传递着学习、生活、休息的信号，引导和约束着师生们的工作生活学习节奏，是校园生活不可缺少的标点符号。在上下课的铃声中，我想到了热爱教育事业、正执教于新城中学的王响玲老师。

名如其人，王响玲老师就是一个活泼开朗、聪明好学、生活简朴、热爱教育事业的好老师。她像铃声那样循规尽职每一节课程，她像铃声那样，热情积极的迎接每一天的教学生活，她也像铃声那样，始终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地活跃在学校的课堂上、学生的作业中、校园的耕耘里。因为她是在学校的铃声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特别是经过师范专科院校的培养教育，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对铃声也更有独特的感受和情怀。

王响玲老师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没有富贵家庭的矜持，没有显赫背景的光环，而是全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聪明才智和不倦精神，才得以优异成绩进入了大学校园。那时候能考上大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拔尖的成绩是想都不敢想的，能考上真可说是家庭的荣耀，村里的骄傲。历尽寒窗苦，黄土变成金。毕业后又凭着对教育的热爱，终于拿起了神圣的教鞭。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哥哥也和她一样，靠着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也进入了大学校园，毕业后入职铁路部门，现在已是高铁的尖兵，从事着高铁的科研工作。兄妹俩一文一武，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腾飞添砖加瓦，也为她的家乡增添了荣耀和光彩。

王响玲不仅学习突出、教学有方，在家里也是个懂事又听话的好闺女，左邻右舍无人不夸，不要说是妈妈的小棉袄，她还是奶奶的小棉袄呢。放学回来，特别是在假期里，自觉帮助家里干农活、做家务，总是闲不住，是家里的得力助手。那年上大学走了，把家里人闪的不轻，不要说妈妈念顾，就是奶奶也不住唠叨：“什么时候放假呵，俺响玲就能回来了。”奶奶更心切：“等俺响玲回来，就能给俺梳头、洗衣服了。”虽然家里也不缺儿女照顾，但她总是念叨她的孙女响玲，就是周围邻居亲友，也没有不夸的。

在家里是个好闺女，在学校是个好老师。早在宿羊山中学工作期间，虽离家

较远,交通又不方便,但她克服各种困难,从不耽误功课,受到师生们的称赞和好评。在她结婚时,她的一群学生不约而同呼拉一下跑到她在农村的家里,远道而来热情参加她的婚礼,为她祝贺,为她送嫁送喜,为此亲邻们都夸说:“响玲的人缘真好,到哪里都能与人合得来。”

来到新城中学后,她又一如既往的一心扑在工作上,扑在她的教学事业上。虽然她已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丝毫没有减少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从不因此而影响教学工作。

新城中学是后来新建的中学,离老市区较远,但发展日新月异,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习成绩不断提高,校园秩序良好,受到全校师生和社会的好评。据说建校刚开始时生源不多,但是现在已是千方百计想往里送,与其它重点中学没有什么两样了。对此,王响玲深有体会和心得,她为此下决心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做出优异成绩,把教学搞好,为新城中学争光。”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由于丈夫在外地工作,她一人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还要管好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小学的两个孩子,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但在困难面前她没有退缩,没有埋怨,而是迎难而上,按工作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时间,又把婆婆接来帮助带孩子、协助做好家务。凭着她的聪明能干,真正做到了学校教学和家庭生活两不误。从而在家庭里婆婆喜欢、丈夫满意、亲邻夸赞。在学校里工作认真,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和称赞。她决心不负重托、不负众望,教好学生,提高教学质量,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回报学校、回报社会,回报各级组织领导的培养和教育。

上课的铃声响了,王响玲又满怀信心,踌躇满志的走上三尺讲台,兢兢业业的为学生解惑释疑,认认真真的上好每一节课,竭尽全力去做好所担当的角色,决心为邳州新城中学增光添彩,为迎接和创造我国教育事业的又一个春天而努力奋斗。

五叔探家

“五叔最近要回来探家了。”接完五叔的电话，我美滋滋的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早就听说今年清明前要来，五叔的电话得到了证实。

五叔就是洪杰叔，我们一个村，比我小几岁，但比我长一辈，两家人上辈有老亲关系，所以走的比较近。我们爷俩彼此熟悉，因为过去长年都在外上学，见面不多。只知后来五叔作为西安某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分配到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海某军工厂，后改为民营，在当地颇有影响，五叔在那里如鱼得水，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优异成绩，作为家族、作为家乡都感到荣幸。也是在那个时间，市委、市政府领导和部委办局的同志和他的大哥洪太大叔（时任邳县副县长）数次带领家乡人去南方沿海学习考察时，到访过珠海，受到了五叔的热情接待，并带领到有关单位参观学习，为家乡早日摆脱穷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次回来，也许还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呢。

五叔这次来，我准备在饭店里给接风。不能再像过去老传统，在家里摆上一大桌，什么鸡鱼肉蛋，美味佳肴样样有，辛辛苦累不说，总没有饭店那样场面，也没有那个气氛，更谈不上什么档次了，所以这次要破旧立新，潇洒走一回，去饭店。于是我便选饭店，询问饭店有无喜宴，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再定好时间，并要下一个最大的包间。一切准备停当，便向五叔发出了邀请，订在次日中午。

翌日上午，我早早来到《食为先》酒店，宽大的酒店里客人不多，朝阳的大包间里一片光明，龙椅圆桌，辉煌气派。不多时五叔、大叔等一行陆续来到饭店，包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几年不见，五叔的头发虽已花白，但精神很好，谈笑风生，声音洪亮，满面春风。比我想象的更健康、更健谈。我们互加了微信，便于联系。我问五叔来时是坐火车还是飞机，他说：“没坐飞机坐高铁，朝发夕至，既方便还能沿途看风景，何乐不为。”我想也对，过去探家总想在路上走的快，那个汽车、火车偏偏跑的慢，今天飞机高铁快了，又想在路上看风景，饱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一下沿途的风景，享受一下乘做高铁的惬意。

宴席开始，高潮叠起，敬酒祝福，互致问候，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完亲人情，觥筹交错，热气腾腾。正热闹间，大林、王岩下班后匆匆赶来，随之带进一股

青春气息,更给饭局增添了活力。宴席行将结束时,树芹提议:五叔这次来,趁着大好春光,周六我们一起去游沙沟湖,看看沙沟湖的美景,那里比桃花岛还桃花岛,特别是设在隆欣阁里的《国际银杏博览馆永久馆址》更值得一看。众人附议。我看大家都差不多了,酒不宜多,尽兴就好,特别是大叔已九十高龄,我便提议共同为大叔九十大寿干杯,全桌起立,宴会达到了高潮。

周六上午九点,我们分别乘坐 30 路公交车来到了沙沟湖南门,树芹就住在沙沟湖边,他已早早来到车站等候。我们一行便顺着沙沟湖西岸宽阔的林荫大道缓步北去,边走边谈边看,浏览沿湖风光。碧绿的湖水,漫游的画船,阵阵春风,淡淡白云,丛丛芦苇,排排垂柳,满天星的小花散缀在湖边,不时几株盛开的桃花扑面而来,开得绚丽烂漫,纸鸢高飞,水鸟低旋,移步换景,空气新鲜。一边走,大婶一边惊叹太美了,不时停下来叫人为她拍照留念,湖边照一张,桃花丛下拍一张还不够,又拉小姑、士兰娘仨合影,不知不觉来到了隆欣阁西面,但看隆欣阁巍然耸立,富丽堂皇,禁不住又想拍照,我提醒这里是侧面又逆光,不宜拍照,还是到正面拍好。来到隆欣阁前,顿时眼前一亮,真是风景如画,前面湖水浩淼,广场宽阔,同围绿树含烟,鸟语花香,无怪乎《国际银杏博览馆永久馆址》设在此处,这是众望所归,也更给银杏之乡的邳州增添添彩。

银杏博览馆名不虚传,一进馆便体验了银杏林中四季风光的变化之妙,借着声光电,显现了四季美景的变化。春天一片碧绿,夏天苍翠如盖,秋天金叶满树,著名的时光隧道就是在这时产生的。冬天大雪纷飞,犹如银丝编织的琼枝丛林更显神秘而漫无边际,遍地白雪如毡,我们走进了童话世界。工作人员应邀为我们集体拍照留念。

再往里走更领略了银杏的万年历史,岁月苍桑,令人震撼。最后看到的是浑身是宝的银杏成果展,由银杏生产加工的茶、酒、果、饼、药等几十种之多,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五叔感叹的说,在珠海也没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我过去只在电视里知道邳州是银杏之乡、大蒜之乡、壁画之乡、雕刻之乡、板材之乡、石膏之乡,今天亲眼看到的更出乎我的意料,还是邳州美,还是家乡好呵。我也感慨良多,遂写一诗作念。匆匆成诗,定有谬误。暂抄下来,权作纪念。

题国际银杏博览馆馆址

沙沟湖畔隆欣阁,国际赢来银杏箩。
风雨千年锦绣色,馨香万户芬芳多。
银茶杏酒谱新韵,良药佳肴唱颂歌。
走进邳州时光道,明珠璀璨落银河。

出了隆欣阁,在宽大的平台上,大家愉快的合影留念。记下这美好的时光。

长友的友情

长友就是吴长友，邳州八集镇闫集人，1968年入伍，凭着聪明才智和拼搏努力，在军中一路升迁，历任战士、班、排、连、营、团、师主官，新兵师师长兼政委，新疆军区南疆分区政委，领少将衔。退休后住乌鲁木齐市某干休所。和树芹弟是亲奶老表，儿时发小，关系自然密切。所以2010年我和树芹计划外出旅游时，树芹马上说：“到新疆去，老表早叫去玩，他正好退休无事，可以带我们各处走走。”我有点犹豫，虽知大名，但不熟悉，恐有不便。树芹说：“没关系，他可热情了，家乡去的人没人不夸的。”过了国庆节，我们两家4人便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说来也巧，吴玉良书记带考察团一行五人去甘肃新疆考察，树芹须随团早走一天，我们于次日才能乘火车另行。于是两路人马分头并进，直奔新疆。

经过40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终于抵达乌鲁木齐。长友早安排他大姐在车站迎接。大姐是个热心人，把我们接到她家后，一边泡茶做饭，一边联系安排我们明天三人去天池一日游事宜。

是晚，长友闻讯赶来，一进门就像见到老熟人一样直呼三哥，握手寒暄，没有一点陌生感。我说咱弟俩初次见面给你带来麻烦了。“早听大哥（树芹）说了，都是自家人，不客气。”接着拿出一桶白酒说：“别看包装简陋，这是每月给我的特贡酒，拿来大家尝尝。”我自然知道特贡的分量，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今天能与我们分享，可见感情不一般啦。长友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热情健谈，豪爽豁达。知我们一路奔波疲劳，饭后嘱我们早点休息，以备明天好去天池。

第二天傍晚，我们从天池回来，吴书记的考察团也来到了乌市，两路人马合为一处。长友大喜，晚上在乌鲁木齐市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给大家接风。车子在乌市拐来拐去终于到了酒店，下车一看，果然好地方，环境优雅，设施高档，曲径围廊，自然风光，各成一院，互不干扰。漫步其间，轻乐萦耳，烛光闪耀，犹如仙境一般。我对长友开玩笑的说：“这岂止五星级，六星也有余。”大家落座，长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热烈欢迎吴书记一行家乡亲友的到来，他亲切的说：“今晚的聚会，既有友情，也有亲情，更有乡情。虽处异地他乡，我却像回到了邳州老家一样的高兴。”吴书记的答词也妙，首先感谢将军的盛情招待，并感慨道：“我

们虽然来到几千里之外的新疆,但在亲人般的情谊里,仍像在家里一样倍感温暖。”品着美味佳肴,听着高水平的致词,无疑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席间大家频频举杯,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尽的家乡情,包间里的花香,茅台酒的醇香,老乡情的馨香,让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忘记了已是深夜时分,幸好有几位作陪的团长提醒明天还有活动,才结束宴会,依依道别。

第二天吴书记的考察团走了,树芹则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活动。出乎意料的是长友一定要我们两家4人搬到他家里住,我们说要住好多天,还是在旅馆或招待所住合适,我们拿出一百个理由也抵挡不住他那浓浓的亲情,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在他的一大套房间里,我们两家就占去了两大间,把他夫妻俩挤到一个小房间里,当然他那宽大的客厅,宽敞的饭厅,不小的厨房,这么多人也不显得拥挤。晚上还为我们烧水洗澡,要知道在新疆水可是珍贵的呢,他笑着说:“没关系。”同时也忙坏了他的夫人小柯,小柯是部队高级医官,副师级,领上校衔,退休在家不忘本行,还自己开个小诊所。她待人热情,没有一点架子,买菜做饭,亲切热情,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半点怨言,还带我们参观她的小诊所呢,真是闲不住,她笑着说那是她发挥余热的地方。

住下来后,更忙坏了长友,天天带我们往外跑,把乌鲁木齐角角落落看了个遍。历史遗迹,民族风情,秀丽山川,边陲美景。老东门,大广场,大巴扎、水磨沟,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细雨濛濛里,打着伞带我们畅游红石公园,在满天雪花中,带我们走街串巷,看风情街,尝手抓饭,在军营边,讲他拼搏的故事,在广场旁,描绘历史风云。在农贸市场,我们各自购买了葡萄干等许多心仪的土特产,付款时早被长友结过账了,我们不容。他说的有理:“正愁送你们什么礼物合适呢,正好你们买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这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说的让你无法拒绝。更让我们兴奋的是:飞车南山路,踏雪菊花台那次难忘的游历。

时值仲秋,北疆已是天寒地冷,断续地落下了几场小雪,长友决定带我们游南山,大家雀跃起来。



翌日天气阴沉,北风凛冽,我们坐着长友从部队借来的越野车,风驰电掣的向南山奔去。路两边油黑的土地里,不时闪过一堆堆丰产的地豆。渐近南山,车下的道路变得崎岖不平,山上白雪皑皑,零散的野山羊悠闲的在山坡林间徜徉,一直陪我们的

长友风趣的说：“这种羊叫岩羊，吃的是灵芝草，喝的是矿泉水，拉的是地黄丸，一身都是宝。”说的一车笑声。山上的雪越来越多，山高路陡，道路泥滑，车子吃力的往山上爬，遇到雪厚，为安全起见，不得不下车走一段，脚踩在雪地里吱嘎吱嘎的响，过了一个气象站，再走一段路，终于登上了菊花台。但见天高云低，白雪茫茫，远山隐约，松柏挺立，枯草点点，红柳丛丛。据说这是当年王母娘娘专来天山天池沐浴，回去路过此处时，一看风景如画，气象不凡，便命臣下在此歇息，并洗盏摆宴，大宴群仙，一时八仙捧场，罗汉站班，更有菊花仙子献花邀宠。王母大悦，传旨群臣，命名此地为菊花台，明年今日仍驾幸此台欢聚。从此菊花台传世留芳，至今风韵犹存，胜若仙境。我们在菊花台留连忘返，风景宜人，山风呼啸。长友提醒这里雪大风冷，不宜久留。于是便合景留念，挥手告别，依依离去。

上山难，下山更难。车子在雪路上打滑，不得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幸亏是军用车，否则是上不来的，下山更危险。此时日已过午，口渴肚饥，正思忖间，车子开进了一个具有民族风情的院子，不觉眼前一亮，又是一片新天地。这是接待游人的哈族院落，我们依次进入一个大房间，朝气蓬勃的哈族姑娘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富丽堂皇的包间里，摆上一个大大的方桌，桌上摆满了各种民族风味的菜肴，一壶奶茶飘着浓香，墙上挂满了缀花的壁毯，地上是厚厚的花毛毡。我们围坐在一起，喝酒畅谈，哈族姑娘翩翩起舞，唱着悠美的民族小曲。气氛欣喜，场面热烈。我们饮着美酒，喝着奶茶，尝着佳肴，品着美味。那刚出锅的热羊肉没有任何杂烩，干干的，软软的，香香的，爽爽的，味美而醇馨，回味无穷，和内地的羊肉味道大不同，何故？忽然顿悟：这吃灵芝草、喝矿泉水长大的羊肉能不好吃吗。忍不住又多吃几块。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当年写的一首《菊花台》打油诗，终于找了出来。

雪山雪地菊花台，飞车驰骋薄雾开。
北风呼啸随车转，南山巍峨扑面来。
维族馕包果香飘，哈族姑娘舞抒怀。
菊花台上日月近，菊花仙子献花台。

八年过去了，新疆的山山水水，长友的热情好客无不时时在脑海里闪现。前年在一次聚会中见到吴玉良书记，提到此事仍眉飞色舞，赞不绝口。今年春节后遇到树芹弟，寻问长友近况，他说：“长友正在北京他儿子那里小住。儿子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任职，女儿正团退役后，在新疆自治区纪检委办公室工作。一家人其乐融融。前年清明节来家给父母亲树了碑。”

长友一生戎马，屡建军功，儿女忠孝，事业有成。好人一生平安，长友弟该享福啦。

春雪的雅情

在我家的客厅里，精装像框里嵌的是吴春雪先生送我的他亲自书写的《海纳百川》墨宝，在我的书房里，也挂有一幅他亲手画的丹青《秋韵》图。这两幅字画是2010年我和树勤弟俩去新疆旅游时，吴先生当场书写送给我的，当然也送给了树勤一份，所以弥足珍贵。

吴春雪先生是军人出身，戎马一生，退休时是团级军官，和长友是儿女亲家，同住乌鲁木齐。据说他入伍前，在山西地方就是个小“秀才”。诗、书、画、印无不通晓，尤爱书画，春节时写对联，农村红白事的书事都是他的拿手活，小有名气，颇受乡邻夸赞和器重。入伍后，在习武练兵的同时，仍不废翰墨，在部队的大学校园里，如鱼得水，继续发挥着他的聪明才智和特长，为部队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自然受到部队的偏爱，也使他的书画艺术更上了一层楼。特别感到庆幸的是，这次长友要带我们去拜访这位名人，我们自然喜出望外。

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长友领着我们走出家门，冒着绵绵秋雨，穿过乌市宽阔的街道，来到了吴先生的门前。这里是个新小区，吴先生也乔迁过来不久，只见他笑容满面迎了出来，握手寒暄，热情打过招呼，进屋坐定不久，便邀我们登楼到他的书房。门启灯亮，只见书架满满，翰墨飘香，新装修的地板澄亮发光，宽大的写字台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先生沉稳儒雅，更有军人的豪爽，他不假思索直奔主题道：“贵客临门，我给写幅字吧。”这正是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出的意思。只见他展纸提笔，饱蘸浓墨，稍一沉思，便挥毫疾书，屏住呼吸，一挥而就，真是落笔惊风雨，书成泣鬼神，“海纳百川”四个大字跃然纸上。字虽不多，但迢逸劲健，千变万化。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奇岩潇洒，新致叠出。由不得我们眼前一亮，拍手称赞。接着他又展纸挥毫，“厚德广福”一气呵成，犹如行云流水，气势轩昂，轻灵生动，生意盎然。他放下笔，搓搓手，审慎的端详着他的字，似乎意犹未尽。我们赞叹的同时，也向他请教，他说：“字画一家，同一来源，能书能画，相辅相成。拿楷书来说，要方圆兼备、疏密得宜。欧、颜、柳诸体笔画基本相同，只是体裁风格各有不同罢了，这就是个人的功夫了。”他说的专业而又通俗。我们长了见识。稍顷他又把写好的墨宝，同时又找出他创作的画拿出两幅，分别提了

款、用上印,分别赠送给我和树勤。这个意外的惊喜,真叫我们有些受宠若惊,至今仍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在当晚的家宴上,我们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赞叹不已。在热烈的气氛中,宾主推杯换盏,尽情尽杯,觥筹交错,热烈融和。军人的豪情,书家的雅情,家人的亲情,和谐而热烈。酒至半酣,长友开玩笑的说:“三哥,来几句助兴吧。”我一时高兴,在吴府翰墨飘香的氛围里似乎来了灵感,忘乎所以,随口感叹道:

风雨登吴门,玉楼飘香馨。

翰墨阳春雪,丹青争虹云。

八年前的一段佳话,至今未忘,特书以记之。随后又翻出了当时事后写的一首诗,现抄录于此,请方家雅正。

翰墨缘

秋雨连绵总不休,欣访春雪暮色稠。

翰墨缘深墨情暖,阳春白雪春满楼。

《秋韵》千弦谱绍乐,《海纳百川》颂春秋。

明堂花烛开家宴,豪情胜过万户侯。

最近听树勤说,前年春雪先生又专门去北京进修书画,想来现在肯定是画风更长,墨香更浓了。在此谨表示衷心的祝贺。



大姐的热情

邳州人去新疆,只要是奔长友同志去的,没有不认识大姐的,只要提起大姐,也没有一个不竖起拇指称赞的。在这里大姐已不仅仅是年龄大小的称谓,已变成大家众口一词的尊称,哪怕比她大几岁,也一律尊称大姐,这样才感到亲切。大姐名叫吴长英,和长友是胞姐弟。两家情同手足,同住乌鲁木齐。早年长友军务繁忙,家中特别是老家来人的大小事务大都由大姐帮助打理,就是退休了,有些事还要大姐出面,这不,我们到新疆的第一天就是大姐接待的。

经过 40 多个小时的日夜兼程、长途跋涉终于在傍晚时分到了乌鲁木齐。一出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正踌躇间,大姐一眼认出了恒侠(树勤夫人),她的亲表弟媳,只见她拨开人群来到我们面前,像多年未见的亲人一样亲切问好。恒侠又把我俩作了介绍,并说树勤明天才能到。大姐立即招呼上车。车子在乌市穿街过巷,但见街道宽阔,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边疆并不荒凉,和沿海城市无异。车内姊妹几个久别重逢,话语自然多,家长理短,说不完的知心话。车子七绕八拐开进了门口嵌有:“鲁迅”字样的小区里,大姐的家就住在这里。

到大姐家进门落座,宽大的客厅整洁明亮,大姐给一一泡上热茶,又忙着去做饭,并关心的说,明天我带你们先到市里公园看看。我们说你太忙,不麻烦你了,我们明天想去天池看看,不知怎么去。大姐有把握的说,“好办、好办。”立即拿起手机,拨了两个电话后说:“好了、好了。明晨八点跟旅行社在 XX 车站集中,上车就行了。”果不然第二天早起,大姐已买来了油条、豆汁,饭毕亲自带我们乘坐公交车来到集中地点,又向导游反复交代要其照顾好三位亲戚。导游满口答应,大姐才放心返回。

晚上从天池回来下车后迷了路,找不到“鲁迅”小区了,只好电话求助。大姐着急,但她有办法,叫我们问附近人所在地是什么单位,回复后,她又亲自跑来找我们。其实就隔一条街,只是方向弄错了。大姐见到我们说快走,树勤,吴玉良书记的考察团也来到了,一起到饭店去。我们又风风火火一路向饭店奔去。一天下来,我们没闲着,大姐更是累,这里里外外都是她在操持。正如树勤告诉我们的那样,大姐这一辈子可不容易,是硬打拼出来的。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衣食无着,在家呆不住了。困难难不住大姐,她说:“树挪死,人挪活,走!上新疆去,那里地广人稀,不相信弄不上吃的。”遂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新疆。先在南疆谋生,凭着能干的双手立住了脚跟,丈夫是文化人,在当地也做了老师,原本不堪的局面却慢慢弄活了,你能不佩服大姐吗?后来弟弟当兵又恰到新疆,加上弟弟长友上进,一路发达,在弟弟的帮助下,锦上添花,更上了一层楼。四个孩子有三个在军中服役,个个都有出息。丈夫周建林温文尔雅,话虽不多,但知识丰富,谈古论今,头头是道,有学者的大气,也有知识分子的腼腆,据说有一次他专程去找长友办事,犹犹豫豫竟然没有说出来,直到饭后人走了,才看到桌上留有一纸条,才言明托办之事。

我们在新疆的一个多星期里,所有生活上的事都由大姐统筹安排,吃什么、喝什么,去饭店还是在家里,都是大姐通知。基本天天有宴请,树勤和长友及大姐是亲奶老表,拿我们也未当外人,几天来像一家人办喜事一样热闹,家家轮流摆宴,就连在本市区某部队当参谋长的三儿子也抽时间回来聚会。更难能可贵的是,长友的亲家吴春雪先生也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作客。(详情见《春雪的雅情》一文)。可见大姐、长友在新疆不仅事业有成,而且人缘极好,处处亲情浓浓。

一个星期过去了,北疆虽已雪花飘飘,但我们的心是暖暖的,每天都沉浸在新的欢乐里,不过我们也该打道回府了。长友、大姐看留不住我们,便叫孩子去买卧铺票,结果没买到。正着急间,大姐说别急,明天我去看看。第二天大姐从车站回来满面春风:“买到了,两个包厢、四个下铺。”神了,大姐一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佩服佩服!第三天晚上,我们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大姐又亲自把我们送到检票口,才依依惜别。看着大姐在灯光下远去的身影,我们发自肺腑的默默的对大姐说:大姐辛苦了,谢谢你。

从地摊走向小城第一

下了柳暗花明的运河大堤,沿着宽阔的瑞兴路向北,越过美丽的桃花岛,来到市中心的文苑路口,顿时感到眼前一亮,一座宏伟漂亮的厂房矗立在眼前,在金色的阳光里熠熠生辉,宽大的庭院周围,绿树吐翠、红花飘香。“广龙车业”四个黑色誉印体大字高高的镶嵌在厂房顶上,显得醒目而庄重。销售车间、装潢车间、维修车间、洗车等车间井然有序的环列在厂房的前后左右。院子里停满了各款待售的轿车,一百多名员工忙碌着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来来往往的顾客川流不息,寻觅着各自的幸福和梦想,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集销售、保险、服务、装潢、维修等项目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的邳州第一、名列苏北鲁南前茅的广龙汽车贸易公司。你也许会认为这一定是某国字号的大单位,错了,其实它就是由两名下海下岗职工、一对夫妻赤手空拳、经过 20 多年的顽强拼搏而创造出来的奇迹。主人就是刘辉、王晓云夫妻。

这对夫妻原来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一个端铁饭碗,一个端金饭碗,日子过得滋润而温馨。谁知在改革开放的东风鼓舞下,在新的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对年轻人坐不住了,有着灵活经济头脑的王晓云首先下海试水。下班后偷偷的做起了小生意,开始时是给客户加工汽车装潢中的座套、座垫。机缘巧合,在农机公司招待所暂住期间,遇到了从广州来的两位也是做汽车装潢生意的客商,他们人生地不熟,正好两家联手合作,如鱼得水,局面大开。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客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项目逐渐扩大,订单不断增多,在农机招待所已难以施展,便搬到了青年路体委楼下租了一个门面,扩大了生产。1993 年广州人走了,整个摊子便由晓云一个人顶了起来。

人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王晓云顶起了一个整天。原来三个人的活现在一个人干,自然忙不过来,这时全家一齐上,晓云也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了进来。丈夫下班后也全力帮助应付外面事务,她的能吃苦耐劳的母亲也前来帮助,除帮忙整理家务外,还要帮助加工座垫套。大量的订单下来后,在保质量、讲信誉的前提下,为了赶时间,母女俩同时用两台缝纫机昼夜不停的加工,30 件加工完了,50 件又来了,如此循环往复……由于都是半成品,要一个个手工加工出

来,实属不易,特别是加工夏天的座垫套,用成捆的竹子,先加工成竹片,再串做成凉座垫、凉背套,周围还要装饰成布艺形状,这才算完成一件。这样夜以继日、周而复始的工作,考验着王晓云的决心和毅力,几年下来,仅蜜蜂牌缝纫机就用坏了五台,后来有了电动缝纫机才好些,人受了多少罪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赶任务、抢时间,在晓云怀孕期间也从未间断,由于久坐不动,以至后来难产,几天生不下来,好在经医院多方努力,终于转危为安。再者由于孕期营养不良,大量缺钙,晓云腿部经常抽筋,每到夜里小腿就拘成疙瘩,疼得揪心,痛得流泪,夜不能寐,痛不欲生,每到此时,丈夫就帮忙按摩揉搓以减缓疼痛。几年来,住在体委楼下,门外就是大操场,虽近在咫尺,却从未进去过一次,看人家跳舞、跑步、玩耍,自己只能是不停的干活、干活,不知休闲为何物。面对如此困境,为了不断发展的事业,她的丈夫,同样精明能干的刘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鼓舞下,毅然丢下金饭碗,辞去税务工作,决心夫妻联手,背水一战,趟出新路子,打开新局面,创造属于自己的春天。他们成功了!从此业务不断的扩大,由原来的加工配件再扩展到汽车装璜、维修,并逐渐摸出了门道,总结出经验,业务又有新发展,店面不断扩大,面对蒸蒸日上的好形势,他们又从青年路体委楼下搬到了民主路旁的一个大些的门面。几年后业务又扩大了,不得不再次搬家到织布厂,尔后再搬到文苑路上自己新盖的门面,可以说在邳州城里许多条马路边都留下了他们艰难创业的轨迹,洒下过他们辛勤的汗水。用他们的话说,那时是到处打游击,没有固定的窝。他们哪里知道,正是有了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打游击的精神,才开辟了今天的一片新天地。直到最后他们才在景照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在文苑路口买下了一块地,建起了今天漂亮的厂房,这才算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淬火成才,百炼成钢。今天你见到的王晓云,已没有当年初出茅庐时那种女孩子常有的胆怯和稚气,经过风雨的洗礼,受过冰霜的磨难,通过多年拼搏而更显得沉稳、成熟和自信。似乎一切都了然于胸、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他们懂得了商场如战场,许多生意上的事情,不是在办公室听回报、拍脑袋能决定的,而是要亲力亲为到第一线去,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跑广州、飞成都、上北京、去临沂,重要的关口亲自打,顽固的堡垒带头攻,这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其实这块新天地仅靠艰苦创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善于科学管理的头脑,对此他们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们从不满足现状,他们边干边学,边学边用,谦虚谨慎,善待员工,永不满足。经常孜孜以求的学习技术,学习经验,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改善管理水平,提高业务竞争力,才使得企业能时时处处走在行业的

前头,当好行业排头兵。这一点他们想到了、也做到了,请看他们创造的几个邳州行业第一吧:第一家将广州汽车装璜技术引入邳州,第一家创建政企合办的专业技术培训院校,第一家创办广龙汽车服务商学院,第一家为行业输送千名专业人才,第一个加盟中国汽车美容行业第一品牌美鹰连锁店,第一个全国美容三天十万活动业绩达标单位,第一个推广美式洗车创新项目,第一家徐州市最大规格汽车综合大卖场,第一个将美容封釉产品和美鹰套餐引进邳州。

这几个第一来之不易,是他们夫妻俩 20 多年奋斗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敢于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是因为他们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胆魄和旧观念决裂,又能以大无畏的愚公移山的创造力闯出一条新路子,才如愿的开出了一个海阔天空的新局面。正如车间里一块牌子上写的“老板寄语”那样:“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感动的日子。唯累过,方得闲。唯苦过,方知甜。”这是教育员工,也是老板的自勉,唯有这种情神和毅力,才能创造出邳州第一、苏北领先,才能打造出广龙汽贸的、经得起市场考验并让竞争对手无法逾越的核心竞争力,这核心竞争力就是:新车销售大卖场,世界第一品牌量子太阳膜,车内环境美容护理,钣金、喷漆(广龙喷漆),美式 Ms 洗车,邳州汽车行业第一品牌,拥有一支创新发展、最务实、最富经验的服务团队。这些具有指标意义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普世价值,加上他们顽强的拼搏精神,才会使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引领汽车行业的新潮流,树立汽车行业新形象。

新形象是什么?就是新技术加上顽强拼搏精神,就像他们企业的名称那样,用广州领先的新技术配上淮海大地的龙虎精神(刘辉的属相为龙),就打造出了名闻遐迩的广龙汽贸著名品牌,写出了广龙汽贸的新篇章,有诗为证:

一

神州风起腾龙云,徐海大地喜迎春。
巾帼亮剑晓云女,建功立业创新军。

二

大运河畔龙凤吟,凤舞龙飞天地新。
广龙汽贸展双翼,天赐日月地送金。

有了事业上的成功,刘辉、王晓云夫妇并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歇歇脚的想法,而是要乘胜而上,“更上一层楼”。这层楼在哪里?我在广龙汽贸车间里竖起的一块习主席寄语的牌子上找到了答案。习主席说:“有能力时就做点大事,没能力时就做点小事,有权力就做点好事,没权力就做点实事,有余钱就做点善事,没余钱就做点家事……”现在他们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有了点余钱,虽然不

多,但他们主动的、力所能及的要做点善事、好事,要在慈善事业上再有所作为,为此他们已在彭河桥畔建起了慈善基地,劝导人们向学向善,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才开始,但已先声夺人,我想他们也会像做企业那样,把慈善事业做的风生水起的。

不是吗? 让我们再沿着瑞兴路南来,重新走上柳暗花明的运河大堤,跨过高架桥,来到美丽的彭河桥畔,你就能看到他们才建的温馨漂亮的慈善基地了,如果你有时间 and 兴趣,不妨就进去看看吧。



青松不老,英魂千古 ——读徐尚云《至死不忘初心》有感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的日子里,我一口气读完了徐尚云先生发表在《邳州日报》上的回忆其父徐兆珍和战友魏振亚的文章。文章大气磅礴而又亲情厚重。同时也描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的历史画卷,歌颂了魏振亚、徐兆珍两位威武不屈英雄战士的革命精神。他们是休戚与共的患难兄弟,他们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里,为人民鞠躬尽瘁,为革命建功立业。而徐兆珍烈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最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倒在了硝烟弥漫的淮北战场。

在睢邳铜地区,魏振亚在地下斗争中的七次遇险,淮海战役后邳州解放首任邳睢县县长等故事人们都耳熟能详,但对徐兆珍烈士的事迹却显得有些陌生,盖因他为了革命斗争需要,在组织安排下,后来由邳睢地区转战山东,去了章丘、历城等渤海地区搞土改。1948 年南下,又让他先后担任泗县、灵璧县、睢宁县县委书记,所以邳州人民知道的就不多了,甚至连邳州档案馆里都查不到他的档案资料,直到去年尚云委托亲戚才在睢宁县档案馆查到烈士的信息,档案材料表明烈士时任睢宁县农救会主任。其实我对徐兆珍烈士的认识也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邳州港务局工作时,同在港务局工作的同事徐尚云对我说,要把他的父亲徐兆珍烈士墓从安徽泗县迁回老家重新安葬,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父亲名叫徐兆珍且是在泗县牺牲的。作为一个家庭,作为烈士的儿子,亲人尸骨回葬故土是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我积极的参加了烈士重新安葬的葬礼并协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徐兆珍烈士的原籍在邳州市薛集乡北面吕圩村。一大早我们便从县城赶了过去,葬礼在吕圩村前的打谷场上举行,数百名村民自动前来参加,葬礼简朴而隆重,县里的领导和烈士生前战友及群众代表都讲了话,发了言。赞颂烈士的丰功伟绩,缅怀烈士的家国情怀,村民们还亲切的回忆着烈士当年的音容笑貌、和

群众打成一片的情景。当时我曾想用相机留下这难忘的时刻,可惜由于相机老旧,加之我初学时技术不佳,成像效果不好,实在遗憾。葬礼结束后,烈士的忠骨安葬在吕圩村南靠公路边的白马河畔。白马河的上游在西南安徽方向,一湾碧水蜿蜒奔流而来,在吕圩村前稍作徘徊,又缓缓向东北方大运河、大海奔去。安葬徐兆珍烈士的墓地正好是在白马河一弯的怀抱之中。有村民动情的说:“兆珍是骑着白马来的,来到家乡住下就不走了。”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美好的愿望。我回老家常从白马河的桥上经过,过了桥,一眼就能看到烈士的墓地,几十年过去了,墓地里早已是松柏苍苍,林木葱茏了,墓碑就掩映在鲜花松柏之中。

2016年清明节,我去石山烈士陵园给我在抗战中牺牲的大哥以亭扫墓,在瞻仰烈士陵园时,在距大哥墓碑不远处,忽然看到徐兆珍烈士的墓碑,因他在我的心里印象很深,略加比对,确认我的判断没错。后见到尚云时便告诉了他,因石山烈士陵园新建不久,他还不知道。此后他立即驱车前往石山烈士陵园祭拜。说来也巧,正当去年尚云为在睢宁县找到其父徐兆珍烈士的档案材料而高兴时,我也从烈士的档案材料的信息中,找到了我大哥以亭抗战时打入敌人内部,促成联匪抗日的证据。档案中的时任睢宁县武委会副主任吴文丙,就是抗战时我大哥打入敌人内部时的策反对象,最后争取成功,吴便随我大哥带出百多人枪加入了抗日武装。抗战胜利后,吴文丙任睢宁县武委会副主任,我大哥以亭则在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春天牺牲了。

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也是不能磨灭的,英雄的血不会白流,革命的路我们永远走,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不会改变,红旗将在我们手里永久飘扬。

徐兆珍烈士安息吧,松柏常青,英魂千古。共和国不会忘记,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沉沦的身影

写下沉沦两个字,心情有些沉重,因为它是飘落破败类的贬义词,而且它又无情的表现了一个人的没落过程。不知何故,几天前有一个叫于化成同学的身影,忽然闪进我的脑海,从活泼灵动到清纯可爱、再到身陷囹圄而飘落沉沦,最后竟难以置信地像演电影一样戛然而止,终以悲剧而告终。

他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家有几十亩上好的土地,四磕头房,牛驴成群,吃穿不愁,富的流油,是在福窝里长大的,上小学时就为人羡慕,一身裁缝做的洋布衣服,佩上一顶小军帽,反衬我们这些戴着老头线帽,穿着粗布衣裳的同学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的优越感也就油然而生,说活声大了,处处争强好胜,高人一等。放学的路上招招这个,惹惹那个,一会又到女同学面前表演一番。对此,除个别同学和他嘻嘻哈哈,大多都是心存反感的避而远之,或自惭形秽的沉默不语。他不仅财大而气粗,而且还有一个外地有钱的姑姑,更是他炫耀的资本,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同学,常听他讲去姑姑家做火车的经历:火车跑的风快,眨眼就不见了;列车员长得多么漂亮,仙女一样。更绝的是上学时他带到学校一个手电筒,到解放时小孩子哪见过那玩意,别说没见过,连听也未听说过,可人家已拿到学校里当西洋景炫耀了。他把手电筒装在布套子里,背在身上,上课时不敢拿出来,但下课后同学们一窝蜂的围着看稀奇,甚至到厕所里也忘拿出来给人看。大家也算是看了新鲜,开了眼界。

其实这些都是小儿科,随着渐渐的长大了,我们的于化成同学又有了新作为。穷人不好说媳妇,有钱人自然不愁,他早早娶了媳妇,是临庄不远的富贵人家,门当户对,还赔了大八件的嫁妆,成了一时的新闻,大家自然恭喜一番。当然也不能不佩服人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叫羡慕嫉妒恨。

财大了,气粗了;人大了,心野了,事情也慢慢复杂了,和同学们说话的话题也变了,女人在他的心里占据了很大位置,他对女人也很用心。可能是看他家里有钱,身上穿的光鲜,也得到了个别女同学的青睐,这更使他有了成就感,而且乐此不彼,还把此当作能耐炫耀。有一年清明,学校组织上山踏青,一路上听他骄傲的炫耀了,和某某女的如何如何,又和某某女的怎样怎样,说的唾沫横飞,

天花乱坠、活灵活现，真事似的大肆渲染。热热闹闹、真真假假，我们小孩子哪懂得这么多？热乎乎耳朵罢了。后又听说媳妇和他离婚了，不知什么原因。反正小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不对，后来又见了一面。那是我当兵不久，在劳改农场里见到过一回。我服的兵役是武警，部队驻扎在一个劳改农场执行看押任务，当时我入伍未一月，跟班长入监房了解情况，正巧一队劳改犯人出监劳动，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于化成？我犹豫了一下，细一瞅不错，就是于化成。劳改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似乎也认出了我，见我穿一身新军装，后又一次转身看看，好像是在证明自己的眼睛。这真是在不该见到的地方，见到了这个儿时的老同学，我感慨良久才回过神来。没过几天，我奉调到队部当通讯员、继做文书，就离开了那个劳改大队，再也没有见过他。

多年过去了。前些年又听老家人说他自劳改回来后，还不思悔改，仍一如既往的无所事事，非盗即姦，见了女人走不动，弄得乡邻不安，鸡犬不宁，从此无人理无人问，有时外流他乡，到处混吃流喝，常常十月半年的不回来，庄子里也落个清静，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像孔乙己那样，再也无人提起。据说现在又有多少年不见了，更不知人在何方。村人也似乎对他勿略不计了，但他那漂泊沉沦的身影还时不时的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常常想：如果他出身在一个贫穷家庭，没有优越感，也许不会这样；如果他从小就能吃点苦、挨点累也许不会这样。可惜世上没有这么多如果，人生的机会只给我们一次，只有好好把握，才不至于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二龙治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作者把中医和西医比作是两条替天行道的神龙，扫除了天下瘟疫，驱赶了人间病疾。这比喻是寓言也好，是理想也好，都是合理的，现实中的中、西医大行其道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的亲身体会也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共识：今年冬天特冷、且持续时间长，标志是连续下了两场大雪，气温低达零下十几、二十几度，历史罕见。而我的标志是我腿上的关节炎被冻复发了。开始未注意，后来才意识到这是寒冷的结果。

十五年前，我的右腿曾患过关结炎，开始没注意，只感到膝盖痛，医生说可能半月板坏了，CT检查并未坏，但里面有积水。什么毛病呢？我困惑着走进了家附近吴文吉医生开的诊所。吴文吉是老医生，曾任过石桥公社、新河公社卫生院院长，退休后自开诊所，经验丰富。吴院长打眼一看：“你这是关结炎，好治。”一句好治的话使我心里踏实了。只见他给我开了几盒消炎药，几包膏药，嘱我按时服药、外贴。几天后果然减轻，以后便慢慢好转，随之痊愈正常。西医消炎药的奇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几年我的肠胃不好，消化不良，腹胀暖气，到潘建华医生处就诊，他给我开的全是中药、中成药，欲开大蒜素因缺货而叫我直接吃生大蒜，最好在蒜臼子里踹成蒜泥吃才好。由于我对消炎药印象深，便说：“你不能开点消炎药吗？疗效又好又快。”他严肃的说：“慢性病最好不要用消炎药，虽疗效好但有耐药性，平时不要用。说句不好听的活，只有在危机抢救时不得已才用上它，效果也更佳，平时千万慎用。”他的话不无道理，自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腿关节炎复发，我便决定用中医治疗。首先想到的就是医术高明的候大林医生，他的夫人王岩也是医生，都是医学专科毕业的高才生，退休后便在文景苑开了家医院，由于都是专家内行，把医院经营的红红火火。候医生问明我的病情后，又观察一番，便决定用针灸治疗。我不放心的问：“不吃药、光针灸能行吗？”他胸有成竹的说：“行，能治好。”我本来就怕针，但未见他拿牛毛细针，而是要用火针，我又是一阵紧张，见状他便安慰我说：“据你病情，用火针最合适，用火

针不须留针,时间短,减轻痛苦,效果也好。”他说的有道理。过去针灸,下针后要停留一段时间,中间还要捻针,然后才能起针。而这次却不同了。

只见候医生先在膝盖处确定疼痛的病灶,画好圈明,接着火烤银针,在病灶区刺入,又瞬间拔出,再刺入第二针、第三针……如此数针后,再转入下一个病灶区,继续扎下去,直至扎完病灶区。扎完后腿不要动弹,保持针灸前的姿态。这时针刺的疼痛消失,但奇迹发生了,只见积液顺着针眼孔向外渗出,形成涓涓细流淌出来,几分钟后渐止,再涂上紫汞,治疗即告结束。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火针治疗,感到很新鲜。

候大林医生年轻好学,常自费到外地培训交流,医疗技术不断提高,知识更新快。他的医院虽不大,但雅致整洁,学术气氛浓,书厨里摆满了医学专著,令人奋进的《大医精诚》牌匾,醒目的嵌在入口处的墙上,叫人耳目一新,也令人刮目相看。为此我曾写诗赞扬过他。

霓虹铭徽嵌楣前,室雅艺高功能全。
悬壶天下千秋业,济世苍生百姓安。
珠联林岩耀徐海,璧合中西耕歧园。
引领风潮开新路,迎来春色暖人间。

针灸结束后,候医生嘱咐我不需天天来了,过一周再来,注意少活动、保暖、忌海鲜等食物,经过一个疗程就会慢慢好的。

其实这次犯病完全怪我。十五年前的关节炎早忘了,在今冬的严寒中毫无防备,仍早起习拳练剑或慢走散步,从不间断,两场大雪后的早晨,还去桃花岛公园转一圈,呼吸新鲜空气。雪后特冷仍晨练不辍,直到走路困难了,才意识到关节炎犯了,且是寒冷造成的,这才穿上棉裤,但为时已晚。现在经过候医生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加上注意保暖,减轻活动量,又辅以烤灯理疗,已基本痊愈。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治疗期间,我对中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解,所见所闻,深有体会,感慨良多,有诗为证:

针灸拔罐

腿疼腰痛治为先,针灸拔罐处方全。
银针刺穴通经络,金罐贴肤祛风寒。
气促运化肢体壮,神和阴阳魂魄安。
中华医药世珍宝,强身健体胜仙丹。

许多人都得过关节炎,病虽不大,但磨叽人,行动困难影响大。所幸我的两次犯病都如愿治好了。虽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中医、西医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条为我建功立业的神龙突显了各自的神威。因此我的看法是慢性病最好用中

医治疗,治标又治本。庆幸的是医学界已注意到这一点,且已贯彻执行。在候大林医院也得到了证实,我看到的大都是针灸、拔罐、推拿、刮痧、膏药、贴剂,很少有挂水的,同时医生还切、闻、望、问的给患者把脉,然后再酌情开药。这是患者大幸,是中医大幸,但愿中医这条东方巨龙能在祖国万紫千红的春天里更好的造福九州,遨游世界。



烙 煎 饼

一大早,他杨姨就从电厂宿舍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来到花园桥畔。走进我家院子,把车子一扎就喊道:“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士兰在屋里一边高声答应,一边两手端着盆盆罐罐开门出来,她们会心一笑,原来两人今天要合伙烙煎饼呢。怪不得从昨天下午开始,士兰就整理锅腔子,放上鏊子,弄来柴禾,连点火的火机都找来放好,晚上又找齐烙煎饼的劈子,擦鏊子的油绪子及勺子等,一切收拾停当临睡前又把面粉掺上玉米粉搅和了一盆糊子,说是要叫面糊子醒一夜,明天才好烙。所以开门便说“好了、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两人说笑着走到烙煎饼的灶前,士兰生火先热鏊子,他杨姨坐在灶边熟练的用勺子搅了搅糊子,看稀稠正好,便舀起一勺糊子倒在已烧热的鏊子右上角,然后麻利的用劈子慢慢而又轻轻的将糊子沿着鏊子的边沿向前推展。凉糊子沾到热鏊子吱吱啦啦作响,上面冒出些许热气。随着劈子的边向前推进,一勺糊子用完了,但煎饼尚未烙成,于是,视情再舀上一勺或半勺糊子倒在刚才断档的地方继续向前铺展,从鏊子的大外圈推展到内小圈,直到补满圆心,才算将这张煎饼烙完,稍等一会见煎饼边沿有个别地方翘头了,则顺势用杈子尖从翘头处开始左右抢一下,再慢慢扩大,最后两手拿着煎饼的一边,将它缓缓揭了下来放到旁边早已准备好的煎饼筐里。接着又从糊盆里舀起一勺糊子,再向鏊子上角放去,来完成第二张煎饼,这样周而复始,鏊子吱吱啦啦的响个不停,只见烙好的煎饼渐渐增高。这时作芹也骑着电动车从东方花园风风火火的前来助阵,她年轻些不会烙,但非常热心,昨天听说要烙煎饼,今天吃过早饭就赶来了。不会烙就烧火,腾出她三嫂士兰出去弄菜准备做菜煎饼吃。

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不假。这三个老姊妹退休后闲着没事,除有时打打牌外就琢磨着怎么养生、怎么弄点可口吃的,又是广场舞、又是散步可上心啦。大鱼大肉不新鲜了,就去制作萝卜干、腌咸菜。买来萝卜洗好切成条块状在太阳下晒,天天晒来晒去也不嫌麻烦,看那萝卜干晒得由白变红再渐渐发紫,有了收获,还觉得很有成就感呢。兴犹未尽,接着又忙着制咸菜,买来腊疙瘩洗净放在大瓷缸里,撒上大盐,再披上腊菜“雪里红”,满满的两大缸,腌上一冬天,明

年开春烋黑咸菜。

三个人搭的这台戏越唱越红火,这不几天前就议论说买的馒头、煎饼、锅饼太贵,不如自己烙的煎饼好吃,所以今天早上就开始烙煎饼了。他杨姨曾随军,后在粮食部门工作,是烙煎饼的高手,煎饼烙的又薄又匀,只要她一烙煎饼,邻居们都叫她帮烙几张尝尝,她也来者不拒,再忙再累也乐于帮助,受到大家的称赞。用她的话说互相帮助这也是缘分。缘分,这话说的太好了。作芹在老家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近邻,出来后多年不见,没想到在退休后的生活里又走到了一起,又成了邻居,她的纯朴和热诚不减当年,仍是那样的亲切。

临近中午,煎饼也烙的差不多了,士兰调好了一小盆萝卜青菜馅,准备做菜煎饼吃,又怕影响烧热的鏊子和烙煎饼的进度,于是干脆就在饼档里做。先把一张煎饼从四周往里折成方形,再把菜馅匀摊在打开的方形煎饼里,拌匀后,将煎饼复合裹好往饼档里一摆,通上电,不大一会,一卷又热又脆又香的菜煎饼就出炉了。姊妹仨中午饭就一人一卷菜煎饼,就着一盘自己做的萝卜干,喝着小米粥,吃的满头汗。

闻讯看热闹的也来了,不时有人前来观摩,发出赞许声。连湖南人成总和浙江人孟总也来看稀奇。他们是来邳州办厂兴业的,都是工程师,化工专家。听说今天烙煎饼,下班后专程从沙沟湖前来观看,一下车直奔灶间。他们只知煎饼,但不知煎饼是怎么弄出来,很好奇。当他们亲眼看到煎饼的产生过程后赞叹不已:“真是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工艺流程,在这么简陋的作坊里做出了这么好的美食真是没想到。”接着两人又评论说:“这套祖传的工艺应当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他们吃着刚出鏊子的热乎乎的新煎饼时,更是赞不绝口,他们的评价是又脆、又香、又热、又鲜、又醇、又绵、又韧、又有点甜。人说五味俱全,这是八味俱佳。把煎饼夸成了一朵花。尝完新煎饼又尝菜煎饼,也是誉词满口、赞声不绝。并亲自将菜煎饼切成一个个小块,不是大口大口的吃,而是像喝茅台酒似的迷着眼慢慢品尝。似乎不为充饥,而在欣赏。那扑鼻的清香,那绵软的口感,那微辣的刺激,那酥脆的味道直在舌尖上打转,使他们想起了四川的火锅,江南的糖糕,最后感叹道满汉全席也不过如此,邳州煎饼真好。临走还不忘带几张留着明天再尝。

晚上我回到家里,看到一大包叠得整齐的新煎饼,用洁白的笼布包好放在桌子上显得弥足珍贵,满屋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王吉爱—— 八义集镇张新庄舍生取义井下救童英雄

在美丽的黄山北麓,在闻名的房亭河畔,在辽阔的徐海大地,一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四面八方,一段英雄的故事感动着千万人民。他就是破评为“见义勇为”,“中国好人”称号,舍生取义,勇救落井儿童,光荣献身的舍己救人牺牲的英雄王吉爱。

王吉爱是江苏省邳州市八义集镇张庄村张新庄的一位普通村民。勤劳忠厚,纯朴善良,助人仗义,是村民眼里的好人,是家中的顶梁柱。2015年7月8日午饭后,天气炎热,暑气逼人,劳动了一上午的人们正在家中休息,村民郭丽萍带着自己四岁多的孙子佳乐等三个小孩在村南约300米左右路旁的树凉阴里乘凉,几个小孩在一旁嬉戏玩闹,突然,一个小孩在玩闹中不慎掉进了路边不远废弃的被麦秸杂草遮盖的井中。这口多年没用的废井,井水中的杂草,动物尸体长期腐烂发酵,又不通风,产生大量沼气。张奶奶发现孙子掉到井中后,急忙连声呼救:“快来人呵!俺孙子掉到井里了,快救命呵。”当时正值午后,湖里干活的人都回家歇晌去了,满湖空荡荡的没有人。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恰巧正在附近看庄稼生长情况的同村村民王吉爱,张恒新听到呼救后,立即跑到井边,顺着井口往下一看,孩子正在含有杂物的脏水中拼命挣扎,发出阵阵绝望的哭喊声。同时废井中由于长时间不使用,一股股恶臭气扑面而来,熏得周围人直想吐。面对此情,听着孩子在井下撕心裂肺的哭叫,王吉爱没有多想,毫不犹豫立即脱掉鞋子,马上扑到井边,准备下井救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旁的张恒新忙劝道:“吉爱,这样下去太危险,等我找绳子捆住腰再下去。”王吉爱说:“救人要紧,不能等了。”一边说一边双手撑着井壁,双脚蹬着井壁上的缝隙,吃力地缓缓向井下移动。井上的人提心吊胆又帮不了忙,只是焦急的等待着。俗话说:“老牛掉到枯井里,有劲使不上。”人们只是干着急。正在这时,由于井壁湿滑,只听“扑通”一声,王吉爱在向下移动的2米时,也失脚掉到了井下,正好他趁机捞起水中的孩子,抱在怀中,待站稳脚跟后,便把孩子高举在头顶上,由于井深上面仍够不到,一时救不上来。但王吉爱由于呼吸困难,力气也越来越小,但他仍坚持

把孩子高高举在头上顶着,尽力让孩子能接触到新鲜空气。井上的人见王吉爱从脖子以下全部淹在水里,托举孩子的双手吃力的抖动着,有气无力的对井上人说:“井下缺氧,不能再下来人了。”危急时刻他不考虑自己,心里仍想着别人。最后在众人合力帮助下,终于把孩子救了上来,并立即转送医院抢救,使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英雄王吉爱由于在井下最底层,因长时间缺氧,用尽了力气,在被众人救上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虽经最近的石桥卫生院抢救,也未挽回生命。

王吉爱走了,但他的光辉形象永存,他的英雄名字不朽,他的伟大精神永芳。正象他的名字那样:他的善良吉瑞润泽着故乡的土地,他的精诚挚爱献给了故乡的人民,他的宽厚仁慈永远温暖着人间。家乡的人民更没有忘记他,他的舍己救人的壮举被群众交口称赞。邳州,徐州,江苏省、市、县电台报刊等媒体都作了连续报道,进行了广泛宣传,号召大家向英雄学习。2015年9月23日邳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王吉爱《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证书,而后又被评为《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鉴于他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邳州市人民政府2017年6月16日以邳市2017(42)号文向徐州市政府报送了建议评定王吉爱为烈士的申报材料,现正等着江苏省政府的最后批准。

王吉爱英雄事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从英雄孩提时期起逐步养成的。上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正在石桥上小学的他常将中午带的饭菜给生活更困难的如马建迎等同学吃,冬天把鞋子送给困难同学穿。长大了更不忘邻里亲情,他家有三轮机动车,常替张家拉黄豆,替曹家拉玉米,帮邻里拉庄稼,并常给庄上人家做些杂活,给缺钱的学子送去助学金。只要自己能办到的,决不推辞,受到亲邻村民的喜爱和好评。

应该说王吉爱是他的家乡和家族的一个光辉代表。他所在的张新庄,地处睢、邳、铜三县交界。庄子很小,仅有400多口人,但却有张、王、程、耿、曹、李、杜、周、徐、章、杨等10多个姓氏家族,他们世代为邻,和睦友善相处,你帮我,我帮你,蔚然成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一个庄的爷们,就是一家人,只是多了个姓,姓外人不外。”这是多么好的心态和精神啊!中华民族一家亲美德彰显无疑。

王吉爱所在的王姓家族,更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和优良家风的家族。早在大革命时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先后有12位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在和平年代也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王吉爱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父亲王德珍也深明大义,在儿子献身后,悲痛万分,但当人们劝慰他时,他真诚的说:“为了救人,他死得值。”一个值字感动了无数乡亲,体现了他高尚无私的精神境界。当被救小孩家人捧着四万元重金前

来感谢时,他坚决拒绝,一分未留。被救孩子父亲实在过意不去,就在王吉爱殡葬那天,又送来 20 万元的厚礼,王德珍仍然不收,他说:“救死扶伤是应该做的,何况是本庄爷们。收了礼那就薄了人情,乡里乡亲互相帮助是份内的事。”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可亲可敬的父亲,怎么能不影响和教育出优秀的儿女呢?

当我知道王吉爱的英雄事迹后,悲痛之余,也深受感动,曾为王吉爱献身救童的英雄事迹写过一首诗,来赞扬他的伟大精神。

丈夫处世呈英豪,舍身救童情义高。

黄山脚下出雄杰,光辉楷模千古骄。

同时,我也被王吉爱的父亲王德珍的深明大义精神所感动,也写诗赞曰:

德珍纯朴古风高,四邻八乡口碑好。

情义写满三槐堂,一代家风令人骄。

诗写好后,我想用条幅的形式送给英雄和他的父亲,但自知笔力不争,便想请《陇海书画》报总编王景照先生来写,他看后也深受感动的说:“我常写行书,此诗最好用楷书。”立即毫不犹豫的承诺“我来安排吧。”最后请了邳州书法界名人闫志安先生写了两幅条屏。那大气磅礴的楷书和苍劲浑厚的魏体,凭添了无限气象。至今这两幅字仍悬挂在英雄的家中,向人们讲述着英雄的故事,传递着不朽的精神。



醉美夕阳



老来偏爱太极拳

写下题目,忽然觉得有点大了,所谓人生,好像应该是终其一生所从事的职业或经历,最好能有点成就才好冠名人生,如艺术人生、风雨人生等。太极人生似乎也应如此,不过本文所写的则是我退休后学习和练习太极的一段时间的短暂经历。没有什么成就和造诣,只是纪录一下对太极的喜好和习练的经过,也算是自娱自乐。聊作一缕夕阳的余辉,散发一点余热,献给燃烧的红霞,让晚霞更加媚丽璀璨,再给我们的夕阳岁月增辉添彩,来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太极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之一,它以阴阳平衡、天地合一的道家学说现身世界,也符合当下回归自然、绿色为本的科学理念,更是人们孜孜追求的健身之道。因此,由太极派生出来的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太极杖等都是以太极理念为基础的衍生物。广而言之,连韩国的国旗也有阴阳均衡太极的影子:近而言之,我们的中华瑰宝——中医药更处处讲阴阳平衡,所以太极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我们怯病健身的科学依据。

年轻时就听说过太极拳、太极剑,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在书本上,在图画中,在电影电视里也就屡见不鲜了。看那优美的姿态犹行云流水、看那气定神闲的气度晃如天上的神仙。在广场上,在小河边,在月光里,在晨曦中都能看到打太极的身影。一人、一队、一群,男女老少那痴迷的神情,那刚柔的身段,那无人的境界,那若谷的胸怀无不叫你神魂颠倒、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年轻生病住院时曾有幸接触过一次太极,医院专门派人教病号打太极拳,毕竟那时年轻,在浮躁的心理作用下,未学多久,便无疾而退。直到退休后才又有机会一睹它的神态龙颜,并且毫不犹豫的投身进去。

那是 2008 年抑或 2009 年的春天,桃花岛公园西门外贴一告示云,3 月 5 日在人民广场东北角免费教太极拳。真是喜出望外,天下竟有这等好事!3 月 5 日一大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人民广场,只见薄雾迷漫的广场上,人影晃动,已聚有百人之多。教练老师刘家全为我们上了第一课,从太极拳的来历,太极拳的发祥地——河南陈家沟到它的流派陈式、杨式、孙式、吴式直到学打太极拳的重要性,讲得头头是道、合情入理,在人的心里形成了来学是万幸、不学就亏大

了的感觉。

自此每天早上和下午,天天到人民广场认真学习,一招一式不能马虎,晚上还在院子里复习动作,甚至夜里还念念有词,背口诀,想动作。那种痴迷的程度,不亚于学数理化,不亚于备中考、赶高考。当时学员近百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当然以退休人员居多,也有少数将退而未退人员。刘家全老师和李俊助教态度认真,教学有方,理论讲的透彻,动作示范到位。每个动作的攻防含意也都说的清楚明白。大家听的津津有味,个个神情专注。为便于记忆和动作准确,对每套拳和剑的动作,又进行了分解,并配以相应口诀对应。以左揽雀尾为例,要用九句口诀来完成这一动作,即:1收脚抱球,2转体上步,3弓步前棚,4转体摆臂,5坐腿后捋,6转体搭手,7弓步前挤,8坐腿引掌,9弓步前按。就连最简单的起势和收势也赋以口诀,如太极拳二十四式的起势的口诀是:1向左开步,2两臂前平举,3屈膝按掌。然后接着就是左右野马分鬃,又是11句口诀,连续做下来如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有了分解动作的口诀,老师教起来顺手,学员学起来有抓手,整个教学过程就得心应手了,效果很好。对于口诀也不须死记硬背,只要根据每个动作的始末程序,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口诀的含意,心领神会到口诀所处该动作的位置。这样就有助于掌握快,学的好,不走样。通过一年的学习,初步掌握了6套太极拳和5套太极剑的打法。即:太极拳二十四式、三十二式、四十式、四十二式、四十五式、四十八式。太极剑有二十四式、三十二式、四十二式、四十九式(武当)、五十六式。

打太极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能强身健体的体育项目。由于动作舒缓,动静结合,刚柔并济,很适合中老年人练习,特为老年人垂青。在十年的太极习练中,见过许多神情专一、动作到位、气势优雅、炉火纯青的高手。在桃花岛里,河南人雷雪芳常一人在六保塔下施展身手,一招一式,左右挪动,上下翻复,看似闲云野鹤,忽又如急风暴雨,令人眼花缭乱,赞叹不已,常有众人围观。我曾一起在桃花岛公园晨练过的拳友里,个个都身手不凡,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看家本领,且各有特色。如曾任邳县副县长、后任县政协副主席的陈淑敏多年来和大家一起练习,坚持打太极,没有一点架子,看不出她曾当过副县长。我们尊称如县长主席时,她都谦虚的说那都是过去了,现在就叫我老陈好了。陈老拳熟剑精,技高艺湛。现已八十多岁了,仍老当益壮,不能不承认有太极的功劳。现仍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她习拳练剑的身影。

曾任过八义集水泥厂副书记的宋洪富是打太极中的精英,经常参加县里和徐州市的比赛,身段轻柔,动作到位,是全队学习的榜样。张凤兰和刘传寅既是队伍的领头人,又能身先士卒,不仅太极打的好,且乐于为大家服务,得到大家

的拥护和称赞。

邳州市民活动中心建成后,这里又成了一个打太极的好地方。广场宽大,又无障碍。每天晚上广场舞,人山人海。早晨太极爱好者云集,在宽大的广场上分成两个场地练习。一排排整齐的队伍,身着鲜艳的太极服装,在晨风里,在朝阳下练习,犹如两朵盛开的玫瑰,在广场东西两边绽放。因我家住在广场附近,今年春天,曾在一起练过太极的林亦凤同志几次邀我也到这里来锻炼,我也乐于舍远求近的由桃花岛来到市民活动中心广场——又一个练太极的胜地,开启了我晨练太极的新生涯。林亦凤同志不仅太极拳打的好,而且集拳、剑、舞、操、气功于一身,样样精通,堪称太极达人。她自备音响,或自己、或和大家同练,很有人缘,受到大家的欢迎。更没想到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早已认识,只是近几年未有见面的同门同师学太极的赵京霞同志,她原是学校老师,退休后我们曾同在刘家全老师那里学习太极。她也因为离家近才来市民活动中心晨练的。她的太极打的好,领会快,功底深。我因几年外出旅游把太极荒废了不少。所以看到她的进步,着实令人高兴。她的太极动作,不仅熟练优美到位,而且也有发展和创新,既具实用性,也有观赏性。如左右倒卷肱,在虚步推掌的时候,当两臂平举的瞬间,不是僵硬的停在空中,而是在平举的瞬间,两手上下微微颤动一下,犹如两只蝴蝶在同时颤动两只翅膀,显得轻柔洒脱,既达到了动作要求、也给人一种美感。也许她自己并未注意到。这并不是她有意为之,也许这就叫功夫到家的自然流露吧。

还有一个动作与众不同,如太极剑中的转身平刺动作,当坐腿收剑、扣脚提腿转身的时候,她同时将剑后收到位,再转身平刺。这个隐蔽动作,有利于麻痹敌人。而有的人则是随着坐腿直接将剑平掠过来,再转身刺去。这样看来很有气势,其实这会将剑一开始就暴露在了敌人的眼皮底下,使敌人有了预防心理并采取对应措施,达不到出其不意、一招制服对手的效果。因为我和她同师学习,所以动作一致。当然这是个人见解,不一定准确,一家之言而已。赵京霞老师更爱舞剑,动作利落,潇洒飘逸,抖抖生风。她有一把专门量身定做的镌刻有自己名字的乾坤剑,雕花镶金的剑柄顶端配有一缕红缨流苏坠子,更显得珍贵和精神,可见她对太极的钟爱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更增添了太极人的风采。她又是一个有文化、知识面广、文学底蕴深厚的知女,因此对太极的精髓领会得深刻透彻,常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她非常热爱这门健身项目,从开始学习到现在,从未间断,家务再忙,也持之以恒。最近孙女、孙子先后在南京、邳州出生,她要两地来回帮带爱孙,起早贪黑、忙碌辛苦可想而知,但晨练场上依然能不时见到她打拳练剑的身影。堪称太极人生的又一典范。

快乐环卫工王学明

环卫工人王学明是个勤奋的人，在他的责任区里，一天到晚没个闲，不是扫地面，就是清树叶、捡烟头、拾垃圾，左手拿着特制的带拖兜的布兜，右手握把扫帚将纸屑、烟头等零星垃圾轻轻一扒拉，便扫进了垃圾兜里，轻便而实用。他还是个快乐的人，在他的责任区小长园里工作已有十年之久，来这里锻炼上岁数的人，没人不认识的。他爱喝酒，一天三顿不离酒，所以好多人一见面就是：“老王，今天喝了吗？”他会笑吟吟的说：“喝了。”或说：“马上就喝。”

今天中午我经过长园东头时，看他正在吃午饭，我好奇的走了过去。见他在一片花丛旁的树阴里，坐在车顶放着扫把的板车后面自带的小凳子上，打开后挡板当桌子，上面是萝卜干、花生米，脚边已打开的一瓶洋河酒，还剩半瓶。左手拿着菜煎饼，右手端着酒盅，一边吃，一边喝，还不忘和我拉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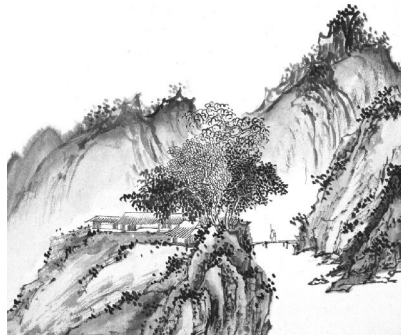
王学明，张楼人，早出晚归在这里打扫卫生，已 82 岁还不愿休息，成天乐呵呵的，不知烦恼。年轻时能吃苦耐劳，又有厨师手艺，曾先后在公社、学校等单位食堂当炊事员，吃喝不愁，还骄傲的说：“别小看炊事员，那些书记、主任干部对他都很好。他有四个闺女，留一个在家防老，照顾自己。已有两个孙子，两个曾孙，有一个孙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也在南京买了房子。女婿出国务工也万把块钱一个月呢，说的高兴，显得心里特满足，一扬脖又是一盅酒。我说喝得差不多了吧？他说：“好了，不喝了，下午还得干活。”

他对工作是认真的，他说好不容易托人找了这份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其实他不是正式工，是临时帮人干活，一天给 25 元，一个月 750 元，加上 80 岁以上的年龄补助等计 100 多元，过去给公社学校办饭，经他一找，也一月给 100 多元，杂七杂八总共过千呢。怪不得他说花不了，早晚在家吃，中午一顿饭，一块菜煎饼 4 元，洋河酒一瓶 6 元喝 2—3 顿，下酒菜花生米等 3—5 元，一顿午饭总计 10 元左右，又不抽烟，所以说花不了，看他那一脸满足的样子，幸福着呢。

他很满意这份工作，他说：“这活不重，扫扫弄弄，权当锻炼身体，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况且还有一定的收入，吃喝不愁，还有这么多人陪着说话，这里没有不认识我的。”“我说你是这里的名人了。”他哈哈大笑，笑的像中午灿烂的阳光。

他也很珍惜这份工作,他骄傲的说:“没有熟人介绍,你是进不来的,想干的人多啦。我有关系,已干 10 年了,还想再干下去,有人说,这么大年纪了不累吗?我说累什么,扫把不重,车子带电的,干点活是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呢。”

你看他的身体多好,花白的头发,黑红的脸堂,瘦刮的身材,走起路来有劲,干起活来不累,耳聪目明,声音洪亮,冬天一顶毡帽,夏天一顶凉帽,不变的是那一身带有环卫字样的绿色无袖标配套装。休息时,冬天躺在草坡上晒太阳,夏天在树凉影里打个盹,他说我一天三酒,喝凉水,从不生病。有人劝他早酒晚茶不好,他从谏如流,一天改为中、晚两酒了,过得开心惬意。有人和他开玩笑:“老王,常喝酒要弄个盛酒的家什,瓶子不好带,不如弄个葫芦装酒,别在腰里,什么时候想喝,随手取来就喝,又绿色环保,又方便好带,像八仙过海那样,岂不快哉。”说的老王头哈哈大笑:“我那不成了神仙了?”大家调侃:“你比神仙还神仙呢。”树丛里又传来一阵笑声。



温情母亲节

昨天晚上我正看电视，听士兰在窗外接到的一个电话里反复说“不买、不买。”似乎还争执几句。怎么回事？但却见她喜滋滋的进来，像打麻将赢钱那样高兴的说：“明天去买衣服。”我说是不是又有人推销什么了？因为过去常有人电话推销各种产品，弄得尴尬而烦恼。她神秘的说：“小燕要带我去买衣服，明天是母亲节，孩子的心意，怎么也推不掉。”据说儿媳要给婆家、娘家两家母亲买衣服，娘家母亲知其家庭困难推辞不叫买，儿子不同意：“过母亲节，要买衣服都一起买，同样是母亲。”儿子虽有工作，但儿媳妇下岗，孙子上小学，孙女上大学，前几年非法集资时又被人坑了几十万，现靠儿子一人工资过日子，是紧张些，无怪两家母亲都推辞，但他们能有这点心意也就满足了。

中午士兰从街上回来，忙拿出一件素花翻领短袖衫向我炫耀：“看漂亮吧，还要再给买裤子，我没要。”又说中午他们不来吃饭了。我说中午我也出去，波涛弟电话说几个人小聚玩玩。“那我自己凑乎下就行了。”说完又去摆弄她的新衣服去了。

我乘3路公交车来到人民广场站下车，正好到了“友缘菜馆”门口，宝亮弟早在门口等候。饭店不大，但窗明几净，老板热情。几个小开间里，圆桌高椅，空调开放，显得整洁而幽静。客人渐齐，美味佳肴、长盘大碗摆了一桌子，波涛弟忙着满酒递茶。开席间，王杰研究会会长汪春恩先生满面春风姗姗来迟，宋师傅、金师傅等人忙招呼让其上座，一时宴会掀起高潮。觥筹交错间，饭店许老板、老板娘频频送汤递水，甚是热情。

宝亮说：“许老板今天特高兴，他把母亲接来过母亲节，你看对屋那一家人多热闹。”他知根知底的继续说：“这更是老板娘的功劳，一大早就把他丈夫撵到乡下接婆婆，自己独自打理饭店事务，人又孝顺，又通情达理。”我们这才注意到对屋那桌上，一位老婆婆坐在上位，一头白发，红花格套装，笑的合不拢嘴，儿孙众星捧月似的围坐在老人面前，感情融洽，气氛热烈，老人显得特有精神。

这时老板娘进来送菜，一头乌发，满面笑容，温厚文静，勤快而热情，我们都投去敬佩的目光。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亲自安排的。老太太有四个儿子，她丈夫是

最小的,她怕今天婆婆被别人叫去,所以一大早便撵丈夫去接母亲,丈夫不敢怠慢,遵命前往,终于如愿以偿,才有了今天母亲节的大团圆,你看老太太多高兴,吃完饭仍坐在门口夸她的儿媳妇呢。我们临走时,都向她祝贺并称赞她有福气,她仍不忘她的儿媳妇,骄傲的说:“有好儿不如有好儿媳妇。”她孩子般的笑了,笑得像门外灿烂的阳光。



快活向阳人

在向阳居委会门前的市民活动中心广场里,华灯初上,晚风习习,庞大的广场舞队在音乐的旋律中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在红霞满天的早晨,又有两支太极队伍东西摆开阵势,竞相亮相,顿时拳林生风、刀光剑影。休息时你若要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就会异口同声的说:“向阳。”是的,是向阳。尽管他们的原籍也许是官湖、邳城,也许是八集、八路……但今天家住在向阳,活动在向阳,在心理认同上无形也就是向阳人了。

你看太极队伍里的林艺凤、赵树云,早晚锻炼出双人对,俨然一对姊妹花,在向阳已住有几十年了;赵德才、杜英胜更是向阳的老住户;连我和赵京侠等自认为资格浅的人也都住了 20 多年了,更别说陈百林先生了。

陈百林先生是个能人,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他更和向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原籍新集,是新集供销社职工,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冲击下,大家知道的,供销社功能慢慢退化了,一身经济细胞的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行动在腿上。行李一卷来到县城。经过一番考察,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向阳村,干起了曾在供销社干过的收购工作,用他的话说:“我心里有数。”在向阳村最东边的郊区(当时是郊区),开了个废品收购站,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租了两间小屋,搭了一个大蓬,磅秤一摆,齐活。鞭炮一放,开始营业。大车小辆的废品源源不断向这里集中,在大拆迁、大建设的年代里,一擦擦废旧铝合金门窗,一堆堆废旧钢筋头,废旧自行车山样的堆在院子里,旧纸箱、旧报刊、废塑料一堆堆、一包包摆满了院子的角角落落,连插脚的空都没有,直喜得老陈阿弥陀佛似的合不拢嘴,但也张飞似的忙得东一头西一脑,一天到晚脚手不闲。我住的不远,早晚散步常经过他的废品站。天黑了,见他还在那里埋头理货,在院子里捋扎、归拢、盘点,很少见他有闲的时候。我也常去卖旧报纸、旧塑料等废品,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接触中见他待人活气,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守法经营。他说:“只要怀疑是来路不明的东西,我是贵贱不要。”由于他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红火,挣了钱在向阳买了房,落了户,一家人其乐融融。不久他的废品收购站也被城市扩张的浪潮吞没了。这时他的年龄也大了,虽然还想干点什么,儿女也不放心那,干脆在

家带孙子,享清福了。早晚出来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就在他们脚下打拳、跳舞的地方,当年还是一块菜地呢。向南几十米就是老陈当年的废品收购站。现在已是银河湾的高楼大厦了,西边的臭水沟也已清波荡漾、柳暗花明,沟南的稻田成了向阳别墅。东边的鱼塘、稻地变成了玉水花城、向阳佳园。北边就是向阳居委会、老年大学及门前的市民活动中心广场了。说话间,老陈那边的太极拳晨练结束了,他又骑着车子去做高电位,我看他过来便笑着说:“看你活得多潇洒!”他仍是一脸金字招牌的笑容:“当然啦!我过的值呀。”我追着调侃:“当然值了,你都是向阳人了嘛。”他哈哈大笑,骑着车子一溜烟的跑了。



三唤和她的小商店

在我们那里,说姬广兰许多人不知道,但一提三唤,几乎无人不晓。你三唤我三唤,大名却被淹没了。但她的商店却有名气,虽然是塑板做的小屋,但和大店无什么区别,烟酒糖水茶、油盐酱醋面……样样俱全,货真价实,物美价廉,加上她说话和气、待人诚恳,老少爷们都能说得来,颇有人缘。她开的小商店也名声大震,无人不晓。

三唤是水上村人,原丝绸厂职工,下岗后先后在商场、饭店打工,嫌赚钱少、时间长、难顾家,干脆在家门口开个小商店,看家守近的当起了老板。商店正好坐落在市民服务中心停车场旁,“人声车马喧”,车来人往,生意兴隆,既满足外来人员办事购物的需求,也方便了周围群众。来办事的人,渴了来瓶水,饿了来碗方便面,烟酒要啥有啥,不必再往街里跑。周围谁家没油没盐了,分把钟到商店买去还不误炒菜,正在喝酒的朋友,啤酒没了,一个电话,立即送来一箱,绝不耽误。家里缺什么东西,也可叫她随时进货,不须亲自再往街里跑。她的商店很有特色:小而全,春夏秋冬保平安。怎么讲?就是一年四季货物各异,随时节变化而变化,基本满足了居家过日子的需求,它就像你家中的厨房和保鲜的冰箱。

这里距市民服务中心近,外来办事人员对这里情况不熟,小商店就成了咨询处,三唤就成了义务指路人,向阳小区在哪里?阳光花园怎么走?银河湾在何处?文明巷有多远?证件怎么办的?她都有问必答,时间长了,甚至连服务中心哪层楼办什么,她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前天一位老同学找我,向她打听,她马上告诉说就在这院里,怕人家找不到门,又亲自把他送到我家里,感动得老同学直夸:“这人真好。”

三唤不仅是商店的售货员,还是一位热心的红娘。由于人缘好,信得过,人们有事都想和她说,报报喜讯,诉说不平,说说悄悄话,她都洗耳恭听,而且借机做些分忧解难、调解劝和的工作。更有寻找心上人的也请她给物色物色,有合适的再作介绍。由于她的人脉广、资源多、渠道畅,她便根据不同情况做不同人的工作。有人际不睦的,家庭不和的,她都左说右劝、扬长避短,左右和稀泥,给不睦的人做和事佬,送去润滑剂,增加正能量。对想组合家庭的更上心,她说:“能

拆十座庙，不破一家亲。”有一个做保姆的妇女，向她倾诉怨情，经几次开导后，这人变了样，有了精神，就立即介绍给另一家急需找保姆的人家，两家皆大欢喜，同来问她道谢。

平时小商店门前，热闹非常，闲谈的、串门的、玩耍的、打牌的走马灯似的一拨接一拨，像一家人似的，从不生嫌隙，时不时的还在门前大柳树下摆上一桌，亲朋好友搓上一顿。她毫不在乎，用她的话说：“人熟是一宝嘛。”这话不假，你帮人，人也帮你，这就叫帮人如帮己。许多事只要她出面，没有办不成的。她处处为别人着想，甚至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她在家中姊妹五人中，她是老三，但说话管用，因她无私，都听她的，成了全家的中心和主心骨。大事小事都和她说，叫她拿主意，她一说行，事就妥了。有人找对象，自己不出面，叫她先看把把关，她这一关过了，喜事就临门了。她把家庭调理得稳稳妥妥，把周围大家的事办得妥妥当当。

晚上，华灯初上，小商店灯火辉煌，一旁跳广场舞的大人，玩耍的小孩，购物的群众，在商店门前汇成了一景。早上，红霞满天，商店门前绿柳披拂，清澈的李口大沟碧波荡漾，晨练的人们会看到，小商店门前已洒扫庭除，店门大开，日进斗金的一天又开始了。



霓虹灯下的金色童年

晚饭后刚出大门，碰到老陈带着孙子急匆匆向广场走去，说那里有暑期儿童演出，想顺便给孙子报个兴趣班，并拉我去给参谋参谋，正好我也想出去散散步。

一进广场，人山人海，果然热闹，两个大型演出舞台，擂台似的分列两边，歌舞阵阵、炫灯闪闪，劲爆的旋律，辉煌的霓虹灯光，交相辉映；一队队花儿般的小演员轮番上阵，翩翩起舞；细嫩的童音悠扬婉转，美妙动听，广场的夜空，在霓虹灯光的晃动下泛着彩色的波澜。

东边一台是舞蹈班在演出，孩子们扮成天鹅仙子模样翩翩起舞，背景是媚丽多姿的山水画，喇叭里也适时的报出：若当场报名参加学习的，可给予打对半折的优惠价。老陈拉拉我：“怎么样，价格还可以吧？孩子们跳的不错呀。”看来老陈有点心动，不过他又说：“再看看。”

来到另一边，又是鼓乐喧天，虹灯闪烁，舞姿优美。只是打出的字较小，看不清楚，好像是什么班的几周年纪念活动，几年来成绩斐然。看来是想借此演出来招兵买马，再大展宏图，可谓用心良苦。

忽然窗前一串悠扬的琴声和零乱的鼓点声传来，但见两排化装的儿童正低眉俯首抚琴，孩子们一个个聚精会神、有模有样，两手轻轻左右摆动，十指纤纤上下跳弹。又有两男童，在一侧合着拍子，敲着鼓点，身后还有两位成年人弦乐助阵，上有一牌曰：古筝学习班。

正欣赏间，广场中央又一阵急风暴雨般的音乐声浪袭来，扭头一看，更为别致：四个小女孩，十岁左右的样子，身着似泳装样的紧身服饰，头发扎成向上翘着的小刷把，手舞足蹈，在场子里转来转去，两脚也随着快速的旋律转动，一手掐腰，扭动腰肢；一手上扬、撮着兰花指迅速摆动，头颈也灵活的前俯后仰，像鱼样的滑动，如鸟般的飞翔。这使我立即想起了水上花样体操表演。对，就是水上花样体操，变化多端，神出鬼没，太美了！我刚想拿出手机拍张照片，旋律戛然而止，舞蹈表演结束了，又上来几个男孩子表演街舞动作。看来这也是舞蹈类的艺术班，在表演中借以招生。

啊,这边还有更精彩的,少儿艺术滑轮表演,一群身着队服、头戴彩色小头盔、绑着护膝,脚登滑轮鞋的小朋友,身轻如燕,在划定的圈子里、滑道上飞奔雀跃,有时又冲出圈子,在人群中来往穿梭,像一只只轻盈斜飞的燕子飘来飘去,教练也脚登滑轮鞋,前张后仰的辅导着,追逐着,生怕有什么闪失,场边摆一张方桌,桌上的牌子上列有训练时间和收费标准。

我看得眼花缭乱,老陈也弄的稀里糊涂,身边的小孙子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沉默无语,也许时间长了,大家都没了精神。你以为就这几家培训班吧,错!大头还在后边呢。

转过身来想到场边透透风,凉快一下,谁知西南角又摆出一列长桌,几十个孩童对坐在长桌两侧,目无旁视的沉浸需求在绘画的世界里,面前小橙灯照着画纸上,出现了一窝窝黑乎乎的小蝌蚪……这又是一个绘画美术班。转身前行不远,又见一张张桌子在这里摆摊设点,像买青菜似的排着,要什么有什么。一路走来,我们都看花了眼,老陈无所适从,我也茫茫然,不过我还是提醒老陈:兴趣班、补习班远不止场上这些,外面的还多着呢,什么少儿书画班、古筝吉他、学优培训、钢琴·萨克斯培训、阅读·作文能力培训、乒乓球俱乐部、快乐英语、大美书法、宏文书苑、金太阳教育、伯乐教育、慧海琵琶、满分教育等等,枚不胜数,不一而足。

我们终于冲出了广场,坐在马路边树下的长椅上闲聊。孩子显然累了,早没了兴趣,老陈也没了主意,到底报什么好呢?我说问问孩子的意见,暑假想学什么?孩子的回答和我们大相径庭,居然要到农村姥姥家去玩,老陈问为什么?孩子精神了,小眼睛里闪着亮光:“那里有小表哥、小表妹,有湖里的庄稼,有棚架上的蕃茄、黄瓜,有园里的花蝴蝶,可到塘里游泳,可听树上蝉叫,晚上还能逮到姐龟儿呢,姥姥用油一煎,可香啦……”孙子的话让老陈更找不到北了,刚想纠正孙子的“乱来”,我马上制止道:“孩子刚放假,过去天天打仗似的起早贪黑的学,课堂里学,学校外补,别说是孩子,大人也够呛的。干脆让孩子到农村痛快的玩几天,放松放松,然后再督促做好暑假作业,至于兴趣班适可而止,没有兴趣,你硬叫去,也没用,白花钱,学好课本知识就行了。真正的兴趣是他想学,而不是你硬叫他学,这才有效果。”老陈频频点头,深以为然,最后还不忘调侃道:“还是听你师范老兄的吧。”现在,也许他的孙子正在姥姥家的菜园里逮花蝴蝶呢。

邮差 邮递 快递

邮差,我没见过,听说是解放前对邮局专门送信人的称呼。就像汽车司机,在旧社会叫车夫,解放后称司机,尔后又叫驾驶员,现在我发现公交车上都称车长了。虽然名号不同,但内容一样,都是开车,不管是开货车还是开轿车。邮递员同样也是解放后对送信人的一种尊称,邮差改为邮递员了。名字一改似乎也由“差”的被动变成“员”的主动了,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有了满足感和自豪感。不是吗?我曾亲见一例。我曾服役过的公安(武警)部队某部二中队,负责一劳改农场的看押,农场场部由当地邮局派驻人员大老刘负责农场的邮件送达。一天送信途中,遇一队犯人正在劳动,看大老刘骑车走过来,其中一犯人大叫:“邮差、邮差。”是故意还是有意的叫,不得而知。大老刘一听,勃然大怒:“叫什么叫!我是邮递员,这邮差是哪年黄历?岂有此理!”老刘一声怒,犯人一阵怕,慌忙道歉:“错了、错了。”大老刘才愤愤然扬长而去,回来向大家讲述时,似乎仍余怒未息。因为邮差是旧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是被权贵们看不起的工农阶级的一分子,犯人想借此来羞辱发泄也未可知,当然这也难怪大老刘愤然怒斥了。其实邮差是正面的,记得在一部电视剧中,邮差扮演了重要的革命角色,在地下工作中出生入死,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后,我们所接触到的就是邮递员了,那是一种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身着一身墨绿色的制服,戴着大沿帽,骑着涂有“邮政”字样的绿色自行车,三角形的车肚兜里装满书信,汇款单,通知等,车后座上捆绑一摞摞报纸,骑上车子走街串巷,进村下队,车轮滚滚,在田野、在村庄是一道美丽的风景。邮递员一到,人们呼啦围了上来,两眼盯着他手里拿出的摞摞书信,父母念儿子的,妻子想丈夫的,子女惦父母的,朋友攀感情的……都把希望寄托在邮递员身上,寄托在这小小的书信之中,所以邮递员是最受欢迎的人,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可以说人人都盼望邮递员的到来,特别是那些恋爱期间的男女青年,更是急不可待,天天盼着邮递员出现,于是好事者据此便会友好的起哄取乐。如在农村信都是送到队长手里,队长便故意高喊:“XX 姑”或“XX 妹,你的信来了,快来拿。快吃喜糖了吧?”有信这么喊,无信也这么喊,无非是想借此取乐一番。他的姑或妹闻讯

来到就会大大咧咧的骂他一通,喜笑着把信拿跑了,身后立即传来一阵大笑声。对邮递员来说,这样的场景,是司空见惯的,他那风雨辛苦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你试想一对恋人写信,一般都是:阿哥或阿妹,“见字如面。”见不到“面”只有想象,阿妹的“面”应是颜似露润月季花的“面”,阿哥的“面”应是俊美帅气白马王子的“面”,情人眼里出西施,美好的愿望都在这信封里装着呢,是邮递员把这张美好的“面”送到他(她)的跟前,因此邮递员也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小时候我非常羡慕这个工作,初中毕业时,曾报考南京邮电学校,可惜未被录取,如考上的话,我也会当上邮递员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邮递员的角色随之逐渐淡化,工作意义也随之递减。电话一通,省去了万里书信;视频一开,立即就能面谈,话语响在耳畔,情感随时交流,哪里等得了十天半月一封信?三年五载一会面!你想想,视频里,喜怒哀乐就在眼前,哇啦哇啦说个没完,情感随时释放。天涯咫尺,没有了时间差,没有了距离感,随时卿卿我我,没有了“见字如面”的想象,没有了千里之外的期待,没有了隔空望月的美丽,没有了情感凝聚后的爆发,如此以来,邮递员也差不多成多余的了。

然而且慢,书信是少了,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物资丰富了,人民生活提高了,需要交流的物资却多了起来。邮递员不仅不能失业,反而不够用了,应运又派生出了快递哥,他们骑着电动车、三轮车、摩托车大街小巷满天飞,广大农村四下跑。好吃的、好用的、好穿的、好玩的。服饰衣物、五金电器、家用时尚、土产包裹等等都能及时送到你的家里、手上。在他们的车子里装满了南海的香蕉,北国的野参,东海的海鲜,新疆的葡萄——需求送去了工地盒饭,送去了病号的面条,送去了学校的午餐,送去了剧场的夜宵,同时也带来了恋人的鲜花,带来了姑娘的微笑,带来了滚烫的辣汤,带来了应急的车票——需求足不出户,解决了衣食住行;身不亲赴,也能把友爱得到。这是邮递员的新生,这是快递哥的功劳。

邮差,邮递员,快递员,别再说些什么不一样了,你们是一脉相承的一母同胞。

沙沟湖看花展

今年的花展,听说明天就要结束了,午休后便匆匆忙忙的往沙沟湖赶。本来开始时就想去,又害怕人多拥挤看不到,便没有去凑热闹,今天若再不去,就成憾事了,于是登上了去沙沟湖的 30 路公交车。

熟悉的沙沟湖,高大的南大门上,红灯高悬,进得门来,只见两条长长的游龙摇头摆尾,从东西两个方向,一齐向着中间的凤凰台蜿蜒奔来,戏夺台上璀璨的明珠。看热闹的人们前后涌动,纷纷拍照留念,记下这难得的美好场景。

我的计划是步行绕湖一周,不留死角的看个遍。遂右转进入环湖林荫大道,但见碧波荡漾,金风送爽、绿柳吐翠、鸟语花香,国旗生辉,游人来往。在东南角的一个“五谷丰登”的小游园里,一群儿童手持小红国旗,口吹哨笛围着景点奔来跑去,忽然,几个站在一旁卖旗子、哨笛的妇女一轰而散,见是一辆警车驶过,警告她们不得在景点经营,否则没收,驱离。原来园内是禁止过搞经营活动的。不然的话,买卖兴隆了,岂不要大煞风景?不过这种制止似乎作用不大,沿途仍时能看到卖糖画的,卖糖球的,卖彩带的,卖电动飞机的。有一老者蹲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面前是一堆小面具,有八戒、悟空等,小如烟纸盒一样卡在自己的鼻头上,将面具后的一支吸管含在嘴里,一吹气便发出响声,同时从面具下方吐出两条彩色的信子,滑稽、灵动、神奇,孩子们见了就缠着大人要买,生意非常好。我看有意思,就拿出手机想拍张照片,谁知他忙把面具取下,尴尬的笑笑,我走远回头一看,面具早又带上鼻头,小喇叭又吹的山响。其实这些小玩艺也无伤大雅,反而增加了游人特别是孩子们的情趣,当然也增加了管理难度。其实在管理上,与其堵不如疏,那就得动脑子想办法了。

按老眼光,像这样的花展盛会,万人空巷的游人参观,环卫工人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了,前几届参观时,常常听到他们抱怨游人乱丢垃圾,纸屑遍地,果皮乱抛,有时还要和游人因此争吵几句。他们不停地来回走动,检、拾、扫、擦忙个不停,而今年却变了样,园里的环卫工人们手中的垃圾袋里几无杂物,难见纸屑,偶有几个空瓶子丢到袋中。她们有的在闲话,有的在观景,我问她们累不累,她们笑着说:“今年好多了,丢垃圾的人少了,守规矩的人多了,大家都自觉了。”环

卫工人的总结其实是在说邳州人的素质提高了。无怪他们一扫过去的抱怨而改为夸奖了。一个看厕所的老人也感慨：“过去是乱七八糟，今年人这么多，光手纸每天都是二、三大垃圾桶，但没有一个乱抛的，要是往年那还得了！”

过了一座玉石栏杆小桥，正行走间，见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年妇女坐在石台阶上，迷迷糊糊，表情痛苦，围观众人爱莫能助，原来这位 76 岁老人在闺女陪伴下，特选在花展快结束人少时来看风景的。刚才在《世界银杏博览馆》参观时，由于人多拥挤，空气闷热，加之彩光旋转，使得老人一时不适，昏昏沉沉，闺女忙搀扶出来在此休息，为安全起见，保安已给拨打 120 电话准备送医。不多时急救车到了，停在《国泰民安》的大花坛旁，车上下来两名医护人员，带来一付担架，到老人跟前按试、察看一番，便立即在众人帮助下，把老人扶上担架，飞快的送到救护车上。看着远去的救护车，大家才放心下来。

在花团锦簇的广场南侧，在一湖碧水的岸畔，靠泊一艘嵌有“一帆风顺”字样的龙船，显得大气、美观，人们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一个老板模样的人领着一群员工，特地来到湖畔龙舟旁合影留念，意在祈求神龙保佑他们的事业一帆风顺吧。

在《花好月圆》花坛前，一对恋人合影留念，女的意欲并排站立，男的非要拉她站在面前，又左手环拥，女的半推半就过来，轻轻将头不自觉的靠在男的胸前，同来的伙伴们笑着高喊：“茄子，茄子。”

走走转转，从湖西又回到了南大门，大门外的电动车满满的，出园的游人奔向各自的交通工具，忽然在渐渐散去的人流中，推进来一辆轮椅，椅上一位腿绑白色绷带的妇女急着催促道：“快点快点，再晚就看不上了。”可能是因腿伤到今天临近结束时，才来赶这个末班车的吧？

公园大门的东侧是个公交站台，挤满了回城的游人，这时从园中出来一位年轻女士领着一位老人、带着孩子走过来，安顿好老人后，见只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忙问宁宁呢？见无应答，遂又连声高喊：“宁宁，宁宁？”焦急中，一小男孩从站牌后闪了过来，妇女娇嗔的向着小男孩剐了一眼：“还没玩够！”孩子迅速跑到奶奶身边，一家四口喜笑颜开，等着公交车的到来。

一轮红日西坠，晚风带来些许凉意，在回程的 30 路公交车上，迎着前方的夕阳晚照，心情舒畅、神清气爽，得诗一首，权作纪念。

沙湖花展

夕阳增辉金风夸，花展沙沟落彩霞。
戏凤游龙双摆尾，月圆花好颂中华。

我们的老班长史培云

许多人知道邳州老年大学文学诗词班班长是史培云,其实这是旧闻。新闻是他同时还是电脑班的班长,汉语言文学班的班长,更令我想不到的还是她老伴还是旅游班的班长,这就叫一身兼三任,夫妻双班长,可谓名副其实的班长之家。

书归正传,史培云的名字早有所闻,我入校前就有人告诉我,诗词班长叫史培云很能干,写的好,进步快。我进班一看果然不假,真是名不虚传,她总给人以热情干练果断的印象。印象最深的三个特点是忙、真、廉。

有人说上老年大学就是玩的,开心娱乐的,此话不假。我们这些学员到那去听听课就行了,但班长不行,不仅要听课,还要做好班级管理服务工作,点名造册,座位安排,值日安排,计划报告,班级总结,作业布置,清点人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干这些都需要时间、需要精力的,要知道她也是已退休多年的老人,这些额外的付出难道不是一种奉献精神吗?别的不说,有时在上课时间也有人来找她,一会校办来查,今天到多少人,她必须马上按册汇报;一会总务来叫,某某快递邮件到了,她要去签收;一会主任来了,喊她出去寻问交代什么事情,订报刊、发杂志,面面俱到,事必躬亲。下课后我们 70 岁以上学员包一提就走了,她却要安排年轻学员打扫卫生,擦好黑板,关好门窗。遇到学校文体比赛,她还要动员组织人去参赛,人不够就亲自上阵。有时组织外出采风参观,联系车辆,安排吃住,费时费力,从不抱怨。你看她想的多细多周道,70 岁以上学员免去了班级值日任务,但她从不考虑自己休息。作为女同志,回到家不仅要做家务,有的还要修改打印学员稿件,因为她还是《东篱》报的编委呀。在她的努力下,去年我们班还得了个优秀班级奖呢。

这么多工作不影响她的学习吗?肯定会影响,可贵的是她还能把学习搞好,甚至比一般人学的更好。说实在的话,格律诗词是不好学的,据说一开始她也不入门,困难多多,甚至想打退堂鼓,但她有毅力,不甘落后,急起直追,功夫不负有心人,量变达到了质变,终于在一天夜里从梦中醒来,突然眼前一亮,脑子豁然开朗,格律平仄清晰了,什么律句相间啦,诗联相对啦,两联中对句出句相粘

啦,特殊句式啦,什么孤平拗救啦,对句互救啦,什么三平调、三仄脚,韵部、对仗等等,看似眼花缭乱,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她学会了。她大喜,从而写诗填词一发不可收,报刊杂志,美诗频频,佳词篇篇,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在诗词的天地里,运用自如,左右逢源,挥笔潇洒,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有时老师出题考大家,她大都能第一个答出来,真正学到和领会了诗词的真谛和精髓。正像南宋大诗人朱熹在《春日》一诗中所诵:“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史班长不仅学习工作双丰收,还有更可贵的一面,直到快放寒假时,吴敏同学才道出了别人不知道的实情,说上次班级活动时,是史班长自己掏腰包,这次开茶话会费用咱们大家来凑吧,别叫史班长一个人拿了,我们这才知道她的清廉的一面,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班长。

过了春节,老年大学就要开学了,我们期待着在新的学期里,汉语言文字班,诗词文学班在班长史培云的带领下,通过晏文军老师、周浮五老师的悉心教学,两个兄弟班级能比翼双飞,并驾齐驱地向着国学的珠峰至高点攀登,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课堂上的黄金 45 分钟

——听曹和昌教师谈教学

如何提高学习成绩,怎样提高教学质量,一直是困扰学生和老师的焦点问题,因为他关乎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最近和老同学曹和昌的一次闲话,让我受益匪浅,说胜读十年书也不为过。他那令人深刻的“课堂上黄金 45 分钟”的观点振聋发聩,犹如醍醐灌顶令我眼睛一亮,许多困扰提高学习成绩的问题迎刃而解。

曹和昌是我运师时的同班同学,学生时代他就以聪明和率直印象深刻,尔后在小学教育上又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好的成绩。他有慧眼识珠的独到见解,他有敢为人先的胆识,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他所带的毕业班,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总是名列前茅,在邳州小学教育界小有名气。

那年,刚出运师校门的曹和昌,来到了一个远离县城的公社,在分配具体学校时,有关领导说:“你们生来乍到,各人情况都不了解,就按所列名单的排序依次分配吧。先中心校,后重点校,再学生多的校,学生少的校,结果他敬陪末座,来到了一个最偏远的小自然村,人少学生少,是一个多级班,一个班由几个年级组成,且学校没有食堂,无人办饭,课后还要从教室走进锅屋,由“夫子”变成“伙夫”,自己提水、洗菜、做饭,困难可想而知,这对他是个不小的考验。“初生犊儿不怕虎”,凭着他的坚强和韧劲,硬是闯了过来。带复式班,他也不惧怕,没经验,自己闯。他接触实际,摸索办法;巧作安排,异步同行;各施妙招,齐头并进,经过一年的努力,竟然把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边远小学的学习成绩、升学率一下子拉了上来,居然和中心校并驾齐驱,平起平坐,一时引起轰动。一炮打响,功不可没。为施展他的才华,被调进中心校,他又不负众望,连创佳绩,一时成为名人,各校竞相争要。于是宿羊山、议堂、镇西、教育局、运师附小一一留下了他的足迹,传着他的佳话,一时成了香饽饽。

譬如已来县城某校工作的某主任,曾是他的同事,深知他的不凡能力,某主任为了使自己的学校再上一层楼,甚至能和附小媲美,他想尽一切办法把曹和昌调了过来。进了县城,教学和生活条件更好了,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把他的

黄金 45 分钟教学方法,发挥的淋漓尽致,取得了优异成绩。曾一度进教育局。但离开了学校,他就觉得有劲使不上,于是又来到教学一线,进了运师附小。他笑着说:“其实我也有私心,你知道行政上没有教师的工资高,而且学校工作顺手,所以就去了附小。”在附小又带毕业班,直到年纪大了,才做总务工作。一路走来,风光无限。说到这里,他谈兴不减,总结似的把手一挥:“你知道吗?”我似乎成了他的学生,自豪的说:“我能有今天,靠的不是出身,不是背景,不是光环,靠的是我的努力,靠的是‘课堂上的黄金 45 分钟。’”说到这里,他十分得意,我也好奇:“你这黄金 45 分钟的‘金’是什么呢?”他喝了口水,又手一挥,继续他的眉飞色舞:“我的诀窍是充分用好课堂上的 45 分钟,课堂上要分秒必争,调动起每个学生的注意力和积极性。让学生的思想脉搏和老师的同步跳动,三大纪律不是讲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吗?老师所想所做,学生也要和老师同步,频率一致,不能有丝毫偏差。老师讲时,学生注意听,板书时,学生抓紧记,板书停止时,学生也‘刷’的地停下来继续听讲,紧张的叫学生连开思想小差的时间都没有。充分利用好课堂上分分秒秒,让学生牢牢记住内容。为此就要有一个铁的纪律,要叫学生在课堂上一切行动听指挥,由我一人说了算,不讲题外话,丁是丁,卯是卯,一丝不苟。”

他的话斩钉截铁,我听的津津有味,我忽然给他泼冷水:“你这样严厉,学生服吗?”他把手一摆:“当然服,还感谢我呢,他们也说:曹老师,上课时我们都怕你,恐怕哪点做不好挨批评。为此我在教室里贴了一幅大标语:《铁的纪律就是学习的保证》。”他又得意的引经据典:我这是用《三大纪律》提高教学,实践证明:真管用。那时候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主席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拿来我用,就是集中一切精力,搞好课堂教育,要在课堂上面念真经,下大功夫,向课堂要成绩,向课堂要升学率。

听了他的一番高论,我自惭无知、自叹不如,但我还想请教他如何看待当下如火如荼的补习潮呢?他不屑一顾地说:“那是下下策,不然国家怎么三令五申的叫停呢?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币服务。我也补过课,当时有一名学生腿部受伤不能到校,我翻山越岭到他家里去给补课,不收任何费用。如果说有私心的话,唯一考虑的就是怕影响我所带班级的升学率。”

在对待学生作业和如何批改的问题,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我很少布置作业,只检有典型意义的布置几道,加深记忆,而且要亲自批改,能及时纠正错误,摸清学生情况,才能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果叫家长自改,或叫学生互改,都是不妥的,如果改错了,学生认为改成错的为对的时,就会继续错下去,怎么得了!还有题海战术或连抄数遍也不宜用。费时费力不说,若抄错了,他还认为是

的,错到底他也不知道,反尔加深了错的印象,岂不劳而无功吗?”

听着老同学的教学经验,面对当前社会上的补课浪潮,我陷入了沉思,这里的道道还真不少呢。再想到听人说个别老师课堂上留一手不讲,专留课后办补习班赚钱,挣外块,这更无异于谋财害人,误人子弟,这不仅是师德问题,简直就是道德败坏了,应为人师表的老师,岂能如此?良心何在!国家给了你师资,你还要再去抠学生家长的血汗钱,你能花的心安理得吗?不怕铜臭玷污了你的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吗?真的成为师腐了吗?我劝这样的老师真要像你承诺的那样赶快猛省、收手,离开歪门邪道,好好的充分利用课堂上的黄金 45 分钟,让孩子们喘喘气,让人能看得起你,不再背后挨骂,为人民解忧,为国家育才,这样才算正道,你才能算是人人尊敬的老师。

课堂上的黄金 45 分钟万岁。



一场晚宴结文缘

人的一生赴过多少宴会,恐怕谁也说不清,但一次一个十分普通的晚宴,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而久久不能忘怀。

去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我应邀去参加一次朋友的聚会。夏日的白天已经长了,太阳未落我便动身前往,但还是晚了,许多人已经到了。一进门,老朋友徐尚云就开玩笑说:“就等你的到来了。”徐尚云是我在邳州港务局时就熟悉的老同事,相处甚好,说话随便。他是大文人,早年就曾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过作品,他也曾嘱我多读书,并拿些文学书籍给我看,受益匪浅。当晚见面分外高兴。

落座后,趁着晚宴前的短暂时间,邳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大运河文化研究》主编杨光正老师忙着把当期准备付梓的《大运河文化研究》大样拿出来请周伯之老师过目。周伯之老师是资深老报人,曾任邳州日报副总编,大运河研究会名誉主席,散文作家,刚刚把他才出版的新书《邳州情结》亲自签名送给我。同时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才走上写作道路的,我很尊重他。杨光正老师文笔好,主编《大运河文化研究》顺风顺水,但也很辛苦,这时见到我还不忘记告诉我:“下一期再发你的《邳州航道站史话》,你看,一切稿件他都了然于胸,我表示感谢。桌上最年轻的颇有名气的宋闽夫妇忙着给大家添茶倒水。宋闽是个很有才气的文人,他在涌金花园西门北旁开的《三乐斋》很有特色,那是他的创作基地。我有幸去过多次,案上有他正创作的书画作品,墙上嵌有他的许多精品书画。良久我见面西而坐的一位中年人,文静儒雅而言语不多,是我唯一不认识的客人,我又不好直白多问,还是坐在我俩中间的周伯之老师心细,指着客人犹豫的问我,你们不熟悉?我笑着说:“面熟、面熟。”其实是在掩饰我的孤陋寡闻,客人则是热情的几乎和周老师同时说道:我是徐景洲。

“徐景洲。”我大喜过望。我早闻大名,却苦于无缘见面,今日见到,岂不大喜。我随即起身握手寒暄,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而且我还惊叹,想不到徐老师显得十分年轻。在我的想象里,做过中学、大学老师,历经《邳州日报》副刊主编、《邳州文化》主编多年的人定是上岁数人的形象,实则不然,徐老师仍显年轻潇

洒。另外对编副刊的人我是有独特看法的：不仅要政治正确，而且一定是文学功底很深的、写作水平很高的，社会历练很多的人才能担当此任，一句话必须是有真本事的人才行。所以我对徐景洲老师打心眼里佩服。不免席间我又多敬几杯。

开宴不久，我虽闻名但却第一次见面的董跃进老师姗姗来迟，众人调侃，他也爽快，杯起酒干，引来喝彩。董是多面手，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们只知我会摄影，殊不知我还是个演说家，还过得奖呢。言罢忽然起身，拉开架势开讲，手舞足蹈，滔滔不绝，时而和风细雨，时儿雷霆行空，言词铿锵，动作洒脱，真乃名副其实演说家也。弄得晚宴高潮迭起，满座惊喜。

晚宴结束，依依惜别。又一个令我想不到的是：我与徐景洲老师家住的仅咫尺之遥，皆在花园路文明巷附近，来时都未骑车，正好一路徒步而行。对于徐老师我是从报刊上认识的，他的《小城旧事》系列很火，给我印象深，2016年5月我因病住院时，我有两首诗在《邳州人民医院报》上发表，同版上就是徐景洲老师的《县医院》一文，我看得津津有味，又为能与其同版而沾沾自喜，为此我曾向景照打听徐老师，景照说认识，很有学问，并要给我介绍，不久沟通好了，只可惜一直无缘面会。今晚见到自然想向他请教写作事宜，一路上他也像老熟人似的向我介绍有关经验体会，并再三强调，说的再好还必须常写常练，日积月累才能熟能生巧，才能心随笔出，写什么像什么。他还告诉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受限制，而且写最熟悉的才有生活基础，你在大运河工作一辈子，可写之事太多啦。刚才听说你有一篇航道站史话尚未刊出，不妨拿来我在网上给你先发，然后纸媒再发。当时我尚不知网为何物，更不知徐老师就是搞网站的。这时我们走到了文明巷口，一轮圆月从东方升起，在街灯的辉映下，月光和灯光已无从分清，在将要分别之际，他加了我的微信，嘱咐我把文稿转给他，并在文明巷口的一堵粉墙边的灯光里给我拍了张照片，果然第三天在《文化佳园》网上发了我的文稿和照片，而且鼓励有加，使我十分高兴，而且我也第一次认识到网络的快捷和力量，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好邻居，他也成了指导我写作的老师。

称作老师，名副其实。虽然我的年龄比他大，但他的学问比我高，学高为师嘛。实际也如此。我不会拼音、英文，因此不会写网址，稿子都是直接发给他本人，他酌情修改润色后再荐到网上，从不嫌烦，而总是在接到稿后还亲切鼓励似的回复说：好。由于他的事多，一次编辑时找不到我的稿子，马上从北京打电话来索要，他心里还记着呢。我的标题不合适，经他一改，犹如画龙点睛，立即活了起来。如去年我写的一篇我村革命英雄战士的革命斗争故事的文稿，题目冗长，重点不突出，他当即在题前加了“千古留芳”四字，顿时文题生辉，令人震撼。发出后反应热烈，短时间内阅读量达到几千，赞赏30多人，留言近50条。这给了

我很大鼓舞。

有一段时间我写作时缩手缩脚,不大敢写了,刚开始写时是初生犊儿不怕虎,无顾忌。后来却有了怕写不好的顾虑而惧于动笔,又因不会电脑打字而苦恼,他在北京立即发微信给我要坚持写,并鼓励说你已经很有效率了,一年下来也很可观。在徐老师的鼓舞下似乎又有了底气便回复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和时间赛跑,尽力而为吧。尽力把失去的再找回来,在余辉里结伴前行,以避风雨袭扰,以御三九严寒,没有什么名利需求,只想与笔墨结缘,度过心里的春天,再撒下一点希望种子,留在幸福的华园。”他看后高兴的说:“这话可写在自序里。”他在鼓励我出书呢。在微信中也常给我解释新知识、新名词,甚至教我怎样在手机上打字,且亲自示范,真是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最近又在微信上鼓励我“多写点,快能出书了。”并建议我把“已写的编出来,好的留言可以附文后。”什么都想的贴切周到,实在令人感动。所以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我的表率 and 榜样。他的文章好,他的人品好,他的威望高,他有独到的见解,做什么事都投入认真,就是在北京给女儿带孩子,也带出了好文章。在不长的时间里,结合带孩子的体会,写了 100 多首育儿打油诗,现正向 300 首进发。他虽然和许多人一样在北京漂,但漂出的是一片新天地。徐州市的《彭城晚报》《都市晨报》都在头版整版报导了徐老师在北京带孩子的同时,还能写出育儿打油诗的奇迹,这无论是在文学界或在社会上,都是一段了不起的佳话。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快到今年的六月了,一年过去,经过了多少大事、小事,迈过了多少山河、丘壑,然而去年六月的一场晚宴却深深藏在我的脑海里,永难磨灭。

味思佳里翰墨香

应邀赴“味思佳”朋友小聚，人不多，名副其实的小聚。我去时人已基本到齐。一看都是邳州文化界名人、大家。但就座时却互相谦让起来了，众人推我们几个过七奔八的人上座，我才疏学浅，便提议按学问排更合适，但传统难违，只好仍依旧习了。

坐好开席、举杯动箸时仍离不开文化，喝酒就谈喝酒的事，调侃起了网上传的文怀沙老先生的酒肉论，他放言“多吃肥肉多喝酒，多与异性交朋友，定能活过九十九。”还有他的审美论、战癌论，都成了酒桌上的谈资和笑料，后来媒体上说他是伪大师，闹得沸沸扬扬，想来还是脚踏实地最好。话题转到坐我身边的原电大张元栋校长，他几十年如一日，创作上取得可喜成绩。我早知其人，今天才算认识。原来我们还是八集中学初中校友，后来又成为运师校友。他身材魁梧，谈吐风雅。笔耕多年，著作等身。文章锦绣，经历感人，堪称学友典范。

坐在我右边的徐尚云，是我在邳州港务局工作时的同事，也是邳州文化界的名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雨花》《诗刊》《新华日报》上发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夫人九十年代在人民商场退休后，无事也写起了文章，先后在《邳州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10 多篇文艺作品，而且都是经过当时副刊编辑徐景洲老师之手。徐老师惊喜的说：“想不到和你们夫妻俩都有文缘。夫妻共同写作已属罕见，而我和你们两人又同结文缘，也是佳话了。”接着他又建议：“干脆将来你们出个《伉俪集》吧。”徐尚云先生也很感慨：他们的结合，也是因为同样的文学爱好才走到一起的。众文友皆啧啧称赞，并衷心祝福。

杨光正老师是文友中比较年轻的，不住的给大家满酒添水。因嗓子不适连喝啤酒。话虽不多，但腹有诗书人自华。他是散文作家，身兼邳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他，把精力全部投在了大运河文化研究上，不仅主编《大运河文化研究》，还主编了《大运河的传说》等一系列大运河文化丛书，写了大量的大运河文化动态的文章。特别在推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方面，和袁登峰主席、原《邳州日报》副总编，作家周伯之老师及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刘付凡老师一起经常组织大运河沿途各省的有关运河文化考察，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奔走呼号，倾

尽心血,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说话间,一瓶酒已过半,谈兴犹浓。大家难得一见,特别是徐景洲老师,身在北京,回邳不多,更觉珍惜。他知识渊博,功底深厚,他当场把邳州的“邳”字的读音及“邳”字的来龙去脉讲的一清二楚,打消了我们心中的疑虑。他诸多方面学高为师,自然成了大家的中心,许多人都与他结有文缘,都被他关注过、辅导过,经他帮助成长起来的一批文学人才,许多都成了文化文学界的中坚力量。

服务员送上热菜,高潮再起。佳肴珍饈,色香味全;“珍宝坊”香,金杯满满;唱大风,豪情万丈;吐真言,披肝沥胆;兄弟谊,憾动天地;文友情,气壮河山;饮运河水,汇九龙泉;颂邳州人,韵桃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邳州儿女自有邳州情感;逢盛世,享受青春年华;乘酒兴,再谱家乡美篇。

酒至半酣,豪情不敛;再捧金樽,斗酒三千。

酒香菜香翰墨香香香不断

人好友好文缘好好好连心

杨老师可能看过我过去写的《晚宴结文缘》的文章吧,聚会结束前笑着说:“再来一篇吧。”回来后我想怎么写呢?又写不好,就这些吧,不是文章,算是答卷。



夕阳添彩 翰墨飘香

——记邳州老年大学周浮五老师

在邳州老年大学里，聚集着一群曾经在各条战线上跃马扬鞭、叱咤风云的勇士和闯将，当他们从第一线上退下来后，仍不忘初心，孜孜以求地要在夕阳的余辉里，继续发着热和光。整个老年大学就像是一座正在开采的富矿，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储存着无限的热量。每位学员都是各有特色的含金裹玉的宝石和昂首扬蹄的千里马，每位老师都是独具慧眼、识金辨银的高手和知人善教的伯乐。周浮五老师就是众多老师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知识丰富、学有所长。“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的教材里经史耀目，他在讲课中翰墨飘香。

周浮五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前辈曾对他抱有浮世腾龙的希望。名如其人，大学毕业后，确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许多贡献，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退休后不忘初心，仍在发挥着他的余热。他的文学天赋成了他用武的法宝，邳州老年大学又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从此他的文学种子在邳州老年大学校园里生根、开花、结果，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他先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文学班里认真学习，几年后由于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担起了文学班的教学大任。

当老师不是做学生，可以自由学习，而老师则是要加倍自修深造，扩大视野，扩大知识存量，才能给学员更多更好的知识营养。众所周知，老年大学没有固定教材，必须酌情编撰。于是周老师便自己动手，结合实际编写教材，他边讲边学，专攻诗词，几年来他撰写的文学教材《诗词曲赋》上册（格律常识）已正式出版，现正编写下册修辞格及写作方法。

他在课堂上不仅讲理论知识，更注重理论结合实际，知识性、趣味性兼备，让人听起来不是枯燥无味，而是津津有味，引人入胜。如对格律诗除字句外的三大要素：韵脚、对仗、平仄，既讲得明白到位，又结合实例点评，既欣赏了名著，又能让人领会快、记得牢，把一个枯燥无味深奥的问题，举重若轻的解决了。同时还结合外出采风来实践所学知识，进行再创作，更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记得在 2015 年底，我入校学习不到一个学期，周老师带领文学班去安徽毫

州采风,参观了华佗故居,游览了曹操地下运兵道,领略了中华药都(中药)的风采,收获满满。回来后大家写出了许多生动的诗词作品,再经周老师润色,更加添彩生辉,洋洋洒洒在《东篱》报上排了一个专版。因我是初学,水浅腹空,回来创作时有一个字在平仄使用上拿不准,肚子里“货”少,写不下去,便电话请教周老师,他听后非常认真,过了约五、六分钟,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改用某个字就行了,看来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果然换了某个字,不仅平仄正确,诗的意境也出采了。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未忘。

我这人特笨,连拼音都不会,“阴阳上去”新四声啃不准,更别说“平上去入”老四声了,所以出了不少洋象。唉,只有见贤思齐,别无良方了。由此看来班里学员的水平是不一致的,为了解决新老学员之间这种学习上的差距,他创造了新老学员穿插教学法,既照顾了新学员,也不影响老学员,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为了实践教学成果,文学班创办了《东篱》诗刊,周老师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从审稿、改稿、编辑、付梓一条龙把关到底,花费了大量精力。原来文学班有两位老师,陈百楼老师去世后,他一人独擎大梁,殚精竭虑,悉心教授,编教材,讲新课,编报纸等等事必躬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可以说在周老师的教学词汇里没有一个难字,学员们也学的开心,学的用心,大大提高了学员们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学员刘致娴 80 高龄,身体不好,仍坚持学习,且风雨无阻,由于行动不便,就让女儿手推轮椅推到班里上课。在文学班里过七奔八的学员大有人在,有的学龄甚至达 10 年之久都舍不得走。知识的吸引,情感的融洽,都不愿离开这个团结温馨的集体,2017 年文学班被评为先进班级。几年来教学成果显著,学员们基本掌握了格律诗的特点和要求,大家的诗词作品也常常见诸报端,并有几位学员将自己的作品集结出书,如高锡球的《芦花》,杜兰玲的《金石吟草》,邳州才女胡霞更是一连出了两部诗集《余韵》和《灿夕阳》,有的还在积极筹备,可以预见,新的佳作将会不断涌现。同时文学班还向邳州、徐州、江苏省各级诗词协会输送许多新会员,近三年被中华诗词学会吸收为会员的就有两批,他们是:史培云、夏继群、韩洪江,胡霞、杜修瑞、王以太、马文芳、张俊杰、李士俊、庄克茹等。自文学班创办以来,已有近 20 名师生先后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同时《东篱》报也出了 25 期,并出了《东篱》第 1—12 期诗词汇编》本,受到了诗词界的关注,编委会还打算将《东篱》报改成文艺刊物,以提高诗词的品位。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文学班正忙着办教学成果展,周老师也要布置暑假作业了,深信等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定会有更多的佳作出现,我敢说学员的每首诗词里,都将含有周老师的辛勤汗水,都会飘散着周老师的翰墨清香。

友缘菜馆结友缘

友缘菜馆这个店名起的好,看来是经过一番揣摩,或有名人指点才想出来的吧。说它好,好就好在它的含义文雅、温馨而又有诱惑。是朋友就到这里来相聚,或相聚后就会成朋友,多么美的地方啊。

说的不错,我很幸运的也来到了这个菜馆,正如店名所云,在这里不仅结识了新朋友,也更熟悉了老朋友。温馨满满,收获满满。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又见到了刘波涛、周葆亮两位邳州文化界的名人,过去早闻大名,也在会议上见过几面,都是来去匆匆,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所以今天会面自然令人特别高兴。

看上去很显年轻的刘波涛老师,正像他的名字那样,朝气蓬勃,豁达干练,光彩照人。也像他的文章那样,文思泉涌,波澜壮阔,充满活力。举手投足间,豪爽潇洒,英姿勃发,充满自信。感染得你不经意间也忽然年轻了 10 岁。他热情大度、诚恳厚道,令人钦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一手妙笔生花的锦绣文章,更叫人倾倒和羡慕。同时他还是一个多产作家,各种体裁、各种题材都得心应手。在他眼里、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既出神入化,又通俗易懂,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很强,读后使人爱不释手。他是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民间协会会员,徐州杂文协会会员,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理事,邳州文化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国电力报》《华东电力报》《江苏民间文学》《邳州日报》《邳州经济报》《乡土汉风》《大运河文化研究》《邳州文化》及多家网络媒体、报社、杂志社发表文章,受到了文友的推崇和文化界的关注。真是文章满天下,清香洒人间。感动之余,特赋诗一首以赠之:

山花烂漫山河娇,汹涌澎湃起春潮。

文章惊泣九州雨,瀚海竞舟波涛高。

这个小菜馆清静雅致,不嘈杂吵闹,佳肴美饌可口实惠。是一个消闲清静、享受美食的新场所,是一个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好地方。我对面坐着的是久闻大名,但认识时间却不长的周葆亮老师,他是我的老乡,感到很荣幸。李白曰:“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诗恰如其份的刚好用在了他的身上。他出身农村,但好

学上进,酷爱文学,常在工作之余坚持写作,用他同事的话说:“一不小心就被他写了进去,成了新闻人物。领导慧眼识珠,发现并关注了他的写作天赋,而且尽可能的提供有利条件和机会,来充分施展发挥他的才能,最后终于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他不仅写文艺作品,还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对文学作品有着独到的观察和见解。经过筛选被广东省一著名的杂志社特聘为该社的作品评论员。能享受此殊荣者寥若晨星,可见其功夫了得,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在此特赋诗一首赠之。

丹心四海命羊毫,春山不老亮宝刀。

品竹评菊山河美,一轮红日蓝天高。

坐在我身旁的“邳州王杰精神研究会”汪春恩会长,也是邳州名人,今天有幸见到非常高兴。他的名望,就在于他一心扑在学习、宣传王杰精神上,他先后投入了 100 多万元用于拥军和社会公益事业,成立了“王杰精神研究会”,大力宣传王杰、雷锋精神。先后被邳州市、徐州市、江苏省和国家评为各种先进模范,他主编的《王杰精神代代传》一书,字里行间诠释着汪春恩会长不改初心,为了传承王杰、雷锋精神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他也是一个谦虚的人,给人一个朴实无华、诚恳宽厚的印象,看上去文质彬彬,但却干起了一件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好事,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扬。他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努力发扬革命传统,增加正能量,是个功德无量的好人。在此也赋诗一首赠之:

不图名利不图官,王杰精神代代传。

倾尽汪府三江水,春恩浩荡暖人间。

走出“友缘菜馆”,众友依依散去,午后的炎阳把“友缘”几个金色隶书照得熠熠生辉。

陌生的熟人

“陌生的熟人”，这话听起来有点怪，不认识怎么能熟呢？能！有例为证：黄立杰老师，大名鼎鼎，早有耳闻，运中老师，文章锦绣，还在编校史呢，这我心里熟悉，但在一次小聚时，并肩坐在一起却不认识，直到主人介绍，才惊讶发现原来是黄立杰老师。汤先瑞，心里熟悉，文字清新，生活丰富，常涉猎一些新鲜题材，直到年初文化佳园之友聚会时，在共同寻找房间过程中，互通姓名才认识，他遂热情的嘱我走楼梯时要小心，我因关节炎走路不便，还想扶我一把呢，想不到他是如此年轻，而且文章已经写得这么好，令人羡慕。几分钟前还不认识，一介绍瞬间便成熟人，这就是文缘使然吧。所以文化佳园之友的一次聚会，圆了许多人的梦。在这里我认识了曾四处打听诗文俱佳、文思泉涌的谭丰华老师，人如其名：风华，精神。认识了文笔流畅、写遍八路山山水水、风物人情的赵成海老师。认识了德高望重、著作等身仍笔耕不辍的杨玲老师，他还向我介绍写作经验呢。说话间李修运老师因腿部受伤，驾着双拐姗姗来迟，他的到来把我的思绪又拉回到去年的夏天，同样也是先熟悉后认识。

去年夏天，《大运河文化研究》一次会后用餐时，只听杨老师叨念：“李修运怎么没来？”李修运！我心里惊喜：早闻大名，今天能见到认识一下就好了。他常在《邳州日报》《扬子晚报》《徐州日报》《彭城晚报》《邳州文化》《大运河文化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网络上几乎天天有新作。文笔流畅，佳作叠出，且体裁多样，题材新颖；情节跌宕起伏，故事生动有趣。文风泼辣、功底深厚，是不可多得秀才。“修运来了。”谁喊了一声，只见一位壮实中年人风风火火推门而入，一通招呼后便就近靠门的一边坐下。我心里思忖：这就是李修运老师了。人和名字对上了号，庆幸终于认识了心里的熟人。

午餐开始，杨光正老师照例介绍在座的各位客人，没见过面的也都认识了。文友偶尔相聚，自然话题多多，海阔天空，畅所欲言。觥筹交错间，见修运老师手端酒杯向后边走来，我正与尚云老同事叙旧未在意，但他走到我身边时却向我祝酒，我愣住了，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听到杨老师介绍才刚认识，祝酒实在不敢当。他认真的说：“昨天看到你的二十四节气桥诗在《邳州日报》上发表了，写得

好啊,特向你祝贺。”我忙站起来疑惑的说:“我还不知道呢,感谢你的盛情相告。”他解释:“你在家可能看不到《邳州日报》,我办公室有,下午给你带一张过去。”我忙推辞:“你太忙,以后再找吧。”下午天热,我正在家里调平仄,电话响了,他已来到我家附近,我忙出迎并执意请到家中小坐,随即加了微信。这才真正认识了修运弟,他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诚恳,从此我们文字交往不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修运老师知识渊博,生活丰富,文笔流畅。他的文章清新隽永,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是我学习的榜样。一次写稿时有两个字拿不准,我微信求助,他在微信上马上发过来告诉我,并讲了两个字的含义。同时他时常用各种方法鼓励我,在他的文章中介绍我,并在文章中引用我的拙作,给我以鼓励。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我的《桃花岛二十四节气桥颂》《桃花岛二十四美景图》两个组诗中多首诗歌,这对我鼓舞特别大,能叫修运老师认可,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同时我也警觉到:写东西要认真、要用心,不可率意为之的粗制滥造,也不能没有生活的闭门造车,那是没有出息和前途的。因此要借广交文友的东风,认识和熟悉更多的文友,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严肃的创作精神,学习他们过硬的基本功夫,学习他们点石成金的写作能力,学习他们渊博深厚的国学知识。再拿过来不断的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以期写出点能让人记住的东西。

认识是缘,熟悉是宝。但愿心里已熟悉的人能尽快认识,变成不可或缺的一宝。

老年大学文学班结业照的故事

2018年暑假开始了，邳州老年大学文学班在学期行将结束的时候，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结业照。照片里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欢乐祥和的气氛，师生们人人笑容可掬，个个满面春风。这笑容是经寒窗苦读而孕育绽放的花朵，这春风是历冰雪磨练而迎来的雨后彩虹。

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场雨露风霜，多少回攻关历险，多少次苦思冥想，终于迎来了今日的收获和辉煌。不辉煌吗？看周老师的舒心微笑，听学员们的兴奋交谈，还有那刚刚结束的结业宴会上的动人场景，怎能不叫人心情振奋，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

过了11点，我在家刚想动身，史班长电话来催：“怎么还没来？人都快到齐了。”啊，本想早去的却落于人后。忙登车前往。推门一看愣住了，但见堂室生辉，桌满人齐。石荣仁同桌忙招呼：“这里早已虚位以待了。”上课是同桌，喝酒也要坐在一起，见其身边果然空一把椅子，便挨其身边坐下。他和我年龄相仿，水平高，谈得来，肚里有货，观点新颖，颇有见解，政评写的好，粉丝多多。周老师家中有事姗姗来迟，众人让其上座，他横竖不肯，非得要“与民同乐”和大家坐在一起。史班长打横坐在下首，便于安排联络。庄克茹、刘致娴两位老大姐高坐上首，有人明知故问：“庄大姐高寿？”庄克茹也明知故答：“28了。”好话不落地，谁幽了一默：“二八佳人呀。”“哈哈——”满堂欢笑。克茹大姐也孩子般的笑得开心，须知她可是82高龄呀，难得一乐。高锡球、王以声两位大学长不因学高而矜持，不因年长而示弱，也和大家嘻嘻哈哈，快乐着呢。后起之秀马文芳、邹蕾虽年轻但诗词佳，她俩谦虚礼貌的听着学长们高谈阔论而甜甜的微笑。张俊杰学友诗书一流，精力充沛，活跃着宴会的欢乐气氛。美好时光，稍纵即逝，不可无照。看来早有准备的能诗、能书、能画、善乐器、会拍照的多面手王毅老先生在大家的提议下，拿出全套长枪短炮，打开相机，调好光距，让大家摆好姿势，做足表情，他更不顾八十高龄，欲站在凳子高处为大家合影留念。有人担心他腿脚不灵便，别爬高上低的，拍张就行了，他说：“那哪行，要有质量。”他是内行，一言九鼎，大家不再坚持，任由拍摄，左右高低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美好瞬间。

菜上十道,金杯频举,欢声笑语,兰室飘香。酒过三巡,正待相互祝酒时,周老师捷足先登发话道:“首先感谢全班学员对教学工作的支持,并向比我年长的学员敬酒。”大家一惊,自古只有学生敬老师酒,哪有老师敬学生酒的?但知书达理的周老师认为长者为尊,他不顾我们反对,执意起身,端起酒杯向大家走来,恭敬不如从命,半圈下来,已是赞声一片。当向我敬了一杯后,我忙说好了,他不容分说,又满一杯敬上,我真有点像他们所说的措手不及了。一圈下来,周老师心满意足,学员们心里甜的比糖甜,美的比酒美。

周老师的敬酒开了先河,史班长的讲话也令人动容:“今天是文学班几年来首次聚餐,可惜尚有胡霞、罗影、夏继群等部分学员因事未来,实为遗憾。更遗憾的是下学期庄克茹、马文芳因故不能来上课了,今天也算是送行吧。”说到后面,语调有点低沉了,她说的庄克茹是因年高不能来的,正惋惜间,只听庄克茹出乎意料地轻声慢语道:“我下学期还来。”大家高兴鼓掌,我说:“庄大姐下学期不来今天是饯行,来就是接风了。”众人附议,欢迎。马文芳是位年轻学员,几年苦读,成绩斐然,诗词曲赋令人刮目相看,刚被中华诗词学会吸收为会员。看来对自己的不能继续学习有点失落,我们也觉惋惜,在这种心情下,她端起酒杯向大家走来,向老师敬酒,向学友们敬酒,她没有过多的活,略显怅然,一包泪花在眼里滴溜溜的打转,也许心里是酸酸的。这种分别虽然不惊天动地,但却有着丝丝凉意吧。当走到我面前敬酒时,刚想安慰几句,见似有哽咽状,我便也无语了。一路下来后,她又端坐原位,更显文静,也许正在谋划着明天的锦绣前程吧。

说这些,写这些,并非茶余饭后的闲话,而是足显文学班的团结融洽,文学班不仅学术气氛浓,而且亲情气氛厚,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这就是道,这就是好。道是文武之道,好是仁义之好。下学期还要走这条道,还要结这样的好。不信吗?走着瞧。我敢说下学期的结业照一定会更加人强马壮、更加灿烂辉煌,因为下学期还要扩大到两个班呢。意澜兴怀,不可无诗,先凑几句,抛砖引玉,再敬候佳作。

结业宴

金碧辉煌犹梦中,满江红里沐春风。
篁竹流翠画屏近,金杯融情美酒红。
珍饈喷香寒窗苦,佳肴添彩鲲鹏程。

文 缘

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但我相信缘分、相信命运,我认为缘分就是命运。毛主席曾引用两句古人的诗来形容命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说的就是命运、是运气、是缘分。我和《邳州文化》也是有缘分的,说来话长。

近几年,附庸风雅,我也开始学习写作。前年用了好几天时间憋了一篇稿子,寄给了心目中的《邳州文化》《大运河文化研究》,过段时间有人告诉我稿子在《邳州文化》上登了,首次投稿就给用了,自然喜出望外,想找来看看,但又不知《邳州文化》在何处办公。正无助时,《陇海书画》报登了我几首诗,通知我去该报办公室拿画报,无意中看到该报社二楼西头一间门前有:邳州文化研究会字样的牌子,眼睛一亮,难道在这里吗?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打听一下,推门进去,见有两位老同志正在靠窗的两张办公桌前对坐说话。西边一位将要离开,东边一位送走客人返回后,热情让我西边坐,他仍回东边坐下,我忙问《邳州文化》是在这里吗?他说:“是的,你有什么事吗?”“听说我的一篇稿子在上面登了,想找本看看。”我答道。他问了我的名字后肯定的说:“登了登了,不过书尚未印好,一旦印好就给你两本。”我看这人说话活气,态度诚恳,又熟悉内部情况,心中暗喜:问对人了。为了以后联系,便寻问尊姓大名,“我叫刘彤。”他爽快的告诉我。“刘同?”我忽然想起在运师学习时有位老师叫刘同,(是白同,我记错了),难道是那位老师吗?我说给他听,他说:“我没在运师工作过,我是市政府办公室而后在政协。”看来我弄错了。不管怎么说在政协政府部门工作的,一定是有水平的,难怪说活这么和气、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呢。接下来说话就投机了,没有了陌生人的拘束,他询问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工作情况,我也谈了对《邳州文化》的好感,认为这对整理、研究、发扬邳州地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不好再打搅他,便起身告辞,他热情的把我送到门外。

过了一个星期,我估计书可能来了,第二次去了他的办公室,一见面我就歉意的说:“上次来不认识,你原来是我们的政协刘主席呀,看我多马虎。”他笑着说:“不是主席是副主席,退休了就什么都不是。”看这境界,能不佩服吗?他又谈了许多刊物的发展前景和规划,希望我经常投稿大力支持。接着他给了我两本

《邳州文化》，我带着愉快的心情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照例把我送到门口。

今年初忽然接到徐尚云电话，他说受刘彤主席委托邀请我参加在八集召开的《邳州文化》年会，他说没有你的电话，叫我转告。我很感动，刘主席还记着我呢。会上见到刘主席时，对此我表示了感谢，他说：“我知道你是八集镇人，参加会议有好处，如会上有时间还想请你讲点呢，今天看来不行了，安排满满的。”这次年会是我的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深知八义集历史文化的厚重，同时认识了作家高福岗先生，认识了诗人摄影家董忠全老师，见到了分别几十年的邹为瑞老友……激动之余，我一口气写了12首诗，纪录了八义集镇的风土人情，辑为一组发表，算是收获，也是我和《邳州文化》友缘的例证。

说来也巧，和我同在邳州老年大学同班学习的韩洪江老师，能诗能文，且是快手，常在《邳州文化》上发表作品，还曾给我们讲过课呢，大家都佩服他。他经常带新一期的《邳州文化》发给我们，人手一册，并讲一些投稿内容要求。我们认为他是《邳州文化》的工作人员，于是大家有些稿件就交给他带去，他也很热情并且说：“我只能给带去，介绍一下情况，能不能登就不敢保证了。”这我们自然理解，有一次我交给他才写的一首《赠邹为瑞先生雅正》的诗，过几天他问我有没有邹为瑞先生的和诗或函件之类的文字，如果有就更好了。我说没有。不久这首诗也在当期《邳州文化》上登了。后来证明邹为瑞先生也看到了这首诗，而且今年初他从北京专门来出席在八义集召开的《邳州文化》年会，我们在分别几十年后也见了面，回忆当年的友情，倍感亲切，并合影留念。这算是我们文友之间的一段佳话，也是我和《邳州文化》又一次机缘巧合的佐证吧。衷心祝愿《邳州文化》文运昌盛，前程辉煌。

采风银杏湖

2018 夏天的一天晚上,周老师电话通知:明天东篱部分诗友应邀去银杏湖采风,问我能否同行,我作了肯定的答复。

我对银杏湖既熟悉也陌生,去年底我曾慕名乘 51 路公交前往,可惜去不逢时,银杏叶已经飘零,光光的枝条,青灰的丛林犹如簇簇利剑擎空,栈桥下的花海也黯然失色,仅在桥上走了一趟,目睹了桥下双孔泄流的橡胶坝。天色已晚,便匆匆返回,空空的末班 51 路公交成了我一个人的专车。这次再去,情况如何?

翌日八点,车子驶出市区,沿邳苍路北行,过了官湖转入 250 国道,不多时便拐进银杏湖景区了。下了车,硕大的太阳热情的迎接了我们,我们一行十人立即到桥底树下阴凉地集结。目光所及,但见日照虹桥,鹤鸣绿洲。波涌平湖,花明岸柳。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我也心情激动。未及拍照,先在心里凑了几句:

树下宜人八面风,平湖日映百花红。
一桥飞架彩云里,千鹤翱翔颂太平。

脚下有一种独杆粉红小花密密麻麻拥挤在路旁,衬着远方几株紫薇树,煞是好看。周老师说这是马鞭草,在新疆见过。我看不大像,小时看到的马鞭草,一墩一墩的,叶宽而长,粉蓝的喇叭花挺在上面,像一柄柄倒挂着的花伞,正犹疑间,勿见一个插在地边的小牌子:XX 马鞭草花。呵,这里的奇花异草太多了。

说话间一辆四排座敞篷观光游车停在面前,我们纷纷上车坐定,车子溜进了花海,800 亩花海,一望无边无际,五彩斑斓,耀眼夺目,窄小的花径蜿蜒曲折,连接着幽静和芬芳,通向诗和远方,一路上目不暇接,满车里欢声笑语。不认识的花草太多,细瞅一闪而过的牌子:XX 马鞭草花、鸢尾花、扑天盖地;百日菊、疏华菊纷至沓来;步步登高亭亭玉立,四处张望,迎接远道的来客;金鸡冠顶,富丽堂皇,像一位位盛妆待嫁的新娘;一棵棵精壮的向日葵,虔诚的朝着太阳行注目礼……我们的车子时快时慢地在花海中颠簸前行,犹如一叶小舟在彩色的波浪里穿过。忽然车子在茫茫的花海里迷了路,几经辨认,终于迷途知返,又拐向另一片花区。这片花区,临近湖水,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显然在这三伏旱天

中,这里的花草得天独厚,在湖水的滋润下,叶肥枝茂,棵大花香,长的恣意,开的疯狂。蜂蝶也嫌贫爱富般追逐而来,轻盈的彩蝶翩翩起舞,嗡嗡的蜜蜂贪婪的叮在花蕊里吸吮着蜜汗。一湖清水在阳光下,闪着银白的的光芒,像王母的瑶池嵌在人间。徐徐湖风送来阵阵清凉,湖光天色,岸柳苍茫,花海在轻风中荡漾着五彩波浪。车子出没在瑶池和花海之间,时隐时现,像一轮圆月在祥和的云层间徜徉。

良久,车子终于驶出了花海,绕上了大堤,一回头又把我们送到了玻璃栈桥西畔,在宽大的桥头堡里,湖风友好的为我们消暑。时间太紧,不敢久留,立即穿上套鞋,走向玉路,迈上金桥。偷看脚下滔滔流水,摇摇晃晃如踩云团,又如身悬云端,提心吊胆,胆小的手拉着手,胆大的去摸摸边上的护栏。幸亏两边有密密的栏杆,挂上彩线网绳,才算保证了安全。向北瞧,远处的湖面上,数十只浮鼓一字排开,串成一道防线,那是防撞索栏,像一排士兵,挡住船舶侵入坝区,以保橡胶坝的安全。坝桥南侧是一道三层长长的挡土墙和宽大的消力池,以缓解流水的冲击,在挡土墙东头靠岸一边,有一挂长长的在浅水中逮鱼的地笼,一对渔人夫妇正忙着收起昨晚下的笼网,一只家狗偎在渔人身后,巡逻似的走来走去,时而望着远方,时儿摇着尾巴,瞅着出鱼的地笼。男人逐节把渔笼捞出,向仓内倒出白花花的鱼虾,捡去水草杂物,便由妻子冲洗干净收进鱼篓里。妻子脖子上挂一件宽大的防水围兜,蹲在船尾聚精会神的捡拾鱼货,随着地笼逐渐捞起,银鱼也慢慢的装满了竹篓。

挡土墙向南百米之遥,有块惹眼隆起的绿洲,风景独好,像山丘,似城堡,又如开着的南天门,迎着远方来客,接收着滚滚财宝。两块绿洲间浅浅的沼泽地里,有一群自由自在的白鹭,它们旁若无人的或走、或立、或飞、或落,有的扇着翅膀,有的引颈长鸣。“自来自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里不也是杜老先生笔下江村中的一景吗?他看的是江村,我们看的是授贤银杏湖,两者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你看这里的水鸟还是个大家族呢,几百只白鹭在这里嬉戏觅食,边上还有数只大个头,扬着长长的脖子向远方张望,它们是这个家族中的卫士,正在站岗放哨,保护着白鹭家国的安全。有人说这两块绿洲太美了,为银杏湖增添了无限风光。殊不知更美的还在后头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东桥头,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平台止住了桥坝的延伸,回头一望,长长起伏的桥坝合二而一,像一条苍龙横卧在沂水之中,忠诚的守职尽责,为人民积财聚富,造福八方桑梓。同时又不失时机泄下一湾泓水,给下游送去财富和给养,送去无限生机和希望,那宽大的平台,是观景台?是瞭望台?是凤凰台?是、也不是,像由心生,你看是什么呢?你若问我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多亏我身旁的杜修瑞诗友,她可是当年



邳州市水利局的高级工程师呢,也是这座桥坝的设计者,亲历者,对我讲时如数家珍。我的佩服不仅是她的专业,更是她的诗词功底。她的诗没有无病呻吟,犹如一碗原汁原味的浓汁,怡人爽口,既有现代美,也有沧桑感,“波翻云追影,桥晃脚踩棉。自此烟水上,禹事亿

当年。”神来之笔。

天已晌午,骄阳如火。在看过冯家祠堂后,终于坐了下来,在具有特色的银杏风情园里休息,园名曰《三生友杏》,多有创意。休息之余,也领略了北国诗人的风采,人人能诗善吟,个个出口成章。满腹经纶,溢于言表。正如王尚文诗友在诗中说:“好诗何处有,高手在民间。柴米油盐事,秋冬春夏天。”直觉告诉我,银杏湖坐落的授贤地方是一块人杰地灵、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冯凯军,早已诗名大震,今天首次见到,眼前一亮,感叹他如此年轻就已诗雅词媚,成就满满,今日相识,真是三生有幸。还有:多才多艺、腼腆诚恳的青青子衿;出口成章、热情好客的柳风站长;文静执着、诗词皆精的吴小莉,还有许多网名,原谅我难以记住。他们虽处远水僻乡,但远离了闹市的喧嚣,在千年古村丰厚文化底蕴的熏陶里,在万里古老沂水甘醇甜美的乳汁哺育下,迅速成长为一代优秀儿女、一代国家栋梁。他们热爱故土、执着诗词,情感浓烈、思维缜密,对诗词一丝不苟、对格律锱铢必较,或平、或仄、或粘、或对,毫不含糊,毫不通融,在格律面前一视同仁,有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有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不久定会再出现新一代的李杜辛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快速成长,崭露头角,更好的为改革开放的国家和人民服务。这也许正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古授贤村的千年遗风吧。正如《授贤》篇云:

秦末英雄胆,汉初豪杰篇。
纳履圯桥下,夜读沂水边。
兴汉凭良策,灭楚扫狼烟。
至今思刘侯,古村永授贤。

乐访文友醉闻书香

书香门第听说过，多少也能意会一点，但是没亲眼见过。不久前有幸去《文化佳园》主编徐景洲老师家里做客，算是感受到了“书香门第”的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大开了一次眼界。

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波涛老友电话通知我，说徐老师前几天因有事来邳，明天就回北京了，让我们晚上到他家聚聚，算是告别。又说他家有许多藏书，顺便看看。以徐老师的学问和见识，肯定会有许多书的，那大大的书厨装得满满的，风景太好了，心里已跃跃欲试。没想到徐老师不一会儿，也发来微信相邀，说就他一人在家，自己简单弄几个菜，人不多小聚而已，顺便看看他的藏书。我想也是，天太热，还是家里清静，何况家宴胜国宴呢。我其实认识徐老师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只知他住在文明巷里，离我家不远，但从未去过，经波涛老弟引领，晚上如约而至。

徐老师的家就在波光粼粼、岸柳成阴的李口大沟西侧不远的一条清静的短巷里，我常从那里经过，只是不知有他家。一座三层小楼，一个带门楼的小院落，红漆大门微开，红色门柱和门楼的黛瓦之上，一丛茂盛的木香花从大门西边角上向外垂下，参差披拂，一派盎然生机。进得大门，院落小巧精致，东墙边一池碧水，睡莲依依，一只仿真白鹅浮在水上引颈远望，另一只垂首紧随，嬉戏觅食，呼之欲出。水下可能还有鱼龟们吧。池上的长笼里也是仿真动物乐园，鹿鸣鸟喧，真像是立体养殖，绿色环保。院子西面的棕榈与银杏高大挺拔，三层楼高，居民住家户极少见，像两名忠诚魁梧的卫士，又像两柄威武雄伟的镇宅宝剑。正欣赏间，徐老师闻讯走了出来，让我们快进屋凉快消暑。偌大的会客室窗明几净，一圈大沙发围在中间，抬头一看，后墙上高悬一块由邳州市委组织部、市老干部局、市妇联颁发的《离休老干部文明和谐好家庭》光荣匾，说是当年父母在他家长期居住时获的奖。靠门一边已摆好满桌丰盛的美馐佳肴，觥筹盅盘摆列整齐，酒香四溢，虚位以待，看来主人早已准备停当。

未等落座，徐老师便邀我们上楼参观他的书房，正中下怀。楼梯不宽，但布置精巧，两边及转台处墙壁上，都有花草、字画或照片点缀，上下不同，左右各

异，移步换景。来到书房，眼前一亮：哪里是一厨书、两厨书，简直四壁皆书，满室书香。一眼望去，全是书籍，琳琅满目自难盖全，已是书山叠岭，书浪翰海，分不清东西南北，宛若登上了书籍的群峰，走进了知识的海洋。徜徉其间，目不暇接，心花怒放，是惊喜、是震撼、是享受。宽大的书房，不知从何处看起，随便瞅了一下：三坟五典、四书五经、六艺十剧、二十五史、四大名著、诗词曲赋、李白杜甫、中外大家，应有尽有；大观园的盛景、聚义厅的豪强、火焰山的雄奇、卧龙岗的神秘；高尔基的悲壮、屠克涅夫的遐想……看着这煌煌书山翰海，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两句诗，真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人生有书看就是最好。

想躲进小楼不成，三伏天热，楼上更热，早已汗流浹背了。正准备离开时，我突发奇想，该把这书山搬走，以便常饱眼福，立即掏出手机，打开镜头，唰唰唰四面开花，全部囊入相机。突然，从镜头的焦点中看去，“乘兴斋”三个隶书大字跳了出来，主题出来了，能不高兴吗？不仅高兴，而且是乘兴，要再上一层楼呢。再看这一面书厨上边，又横出一幅长卷仿真《清明上河图》，恢宏大气的绘图，收尽了历史风云，道出了世纪沧桑，书写着时代风流，保存着中华辉煌，给乘兴斋凭添了无限韵律和风光，而东墙书架上方，还有一幅本城书法名家题写的“独立不迁”条幅，正好书房主人爱书心境的最好注脚。刚拍完，转身将走未走之际，眼中又飘来一道风景。房门右侧，在两边垂下的青枝绿叶的映衬下，一橱古玩文物艺术品更吸引了我的眼球，橱内橱外除部分书籍外，更藏有古陶罐、民间工艺服饰、绣花鞋、儿童虎头鞋等等，皆是当地文友所赠，藏品独一，弥足珍贵。

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书房，但思绪仍在书房里转悠。在下楼走到转台处，回看徐老师关好门也走了过来，我突然悟到，又像是找到了完美的答案，难怪徐老师学问渊博、见解独到，胸怀宽阔，谈吐高雅，不愧文学雅士，更显学者风度，而且事业有成。在他退休后在京城帮女儿带孩子的日子里，仍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时有大作发于报刊。他以自己的读写人生创造着家庭的和谐幸福，以严谨文明的家风熏陶着后代成长，用文学的乳汁哺育着儿女进步，滋润着孙辈向上，更种下了书香门第的基因。不是吗，他自己是文学学士，女儿则成了文学博士，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父女俩先后正式出版古代文学研究专著，而且都是高级职称的编辑，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女承父业，追根求源，源头就在这博大精深的书房里，就在这离休老干部文明和谐家庭里，就在这恬静浩渺的书香门第里。

回到一楼，主人又带我们看他的卧室。室内除一张到处是书的宽大床铺像是卧室，其实更像一间工作室。床前靠墙几台电脑和各种我看不懂电子设备，床后靠墙就是一排立式摄影灯。主人说这是他制作视频讲座时用的。他从北京

回来仅两三天的时间,除办事外,还向外发了一期稿子,可能就是在这间卧室里发的吧?临走前还不忘让我们来家坐坐小聚告别,办事效率之高可想而知。不成想当天夜里还真看到徐老师正饰演各种人物动作,进行紧张的惟妙惟肖的录像,醒来方知是梦。

出了主人卧室,就是餐桌了,这时又有两位客人到了,徐老师说:“好了,都来了,开饭吧。”于是波涛弟忙着前后张罗着,我趁空去阳台上走走,没想到阳台上又与众不同。顶上青枝绿叶覆盖,其间红灯高悬,窗口彩灯点缀,墙边一闲椅上,蹲着一只楚楚动人的仿真羔羊,一只仿真小白兔警立墙角,竖着长耳朵在张望着什么,近檐口地方的绿丛里,挂着一只空鸟笼,盛水装米的小平罐一个不少,虽没有翠鸟的跳跃,但却似乎听到了鹧鸪的热情:“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徐老师特别爱养小动物,去北京前,据说他的院子里到处都养有小动物,什么龟鱼鸟狗鸽鸡的,只要能家养的应有尽有,鸟儿还会说话,还会出笼飞。现在,他将宠物们大都送了人,只把几只鸟与老龟带去北京。

夜幕降临,月色朦胧,大家依依惜别。推车前行,车篮里装满了徐老师送我的最好礼物——书籍——我们每人都捧了一摞书走。我沿着两岸垂柳依依的李口大沟向南走回,惬意的享受着晚风的清凉,月笼清水,雾漫烟柳,万籁俱寂。忽然想到徐老师大门上的楹联,应该是“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吧?



走进邳州速读站

应该感谢肖秀美老师邀请我加入了“今古传奇速读邳州联络站”。在这近百人的群体里,充满了正能量,活跃着新梦想。大家才艺精湛,诗书翰墨飘香。耳闻目睹,这里是愉悦欢乐的世界,这里是相互学习的课堂。这里有多才多艺的众会员,这里有德才兼备的黄站长。

大家知道网上聊天,许多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这叫知人不识面,见面不认识,提到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不是吗?我上午应邀到邳州速读站取报纸,见一人正埋首书案写作,抬头看到我:“你找谁?”“你是黄站长吧?”我猜想。他惊愕:“你是?”我忙通名报姓。他“啊”的一声站了起来,忙握手寒暄,并让我进屋参观他的速读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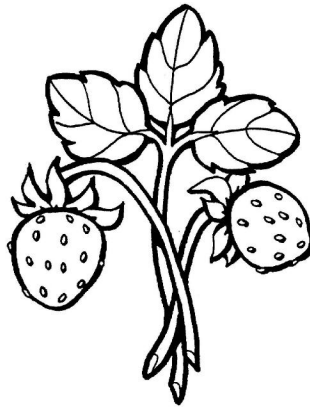
邳州速读站坐落在建设北路东侧阿尔卡迪亚公交站附近,交通方便。玻璃大门上有一幅醒目的春联:“雪映丰收景,梅报百花春。”进得门来,在“传奇书画社”“邳州速读”“大爱无疆”几幅牌匾下,挂满了诗书画印等作品,剪纸、根雕等工艺品随处可见,琳琅满目,辉煌大气。更让人振奋的是后墙中间高处悬有一块由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 2017 年 11 月“授予速读杂志社江苏邳州联络站 2017 年度全国优秀工作站”的金色奖匾,更给速读站增添了无限风光。接着黄站长捧出一大摞奖状、荣誉证书、作品汇编、速读杂志等名册作品,略翻一下,见有许多本站会员大作,其中有肖秀美、吴作彩的摄影作品:《晨练的英姿》《仙荷聚会》,作品好,名字更好。还见到一些书画诗词散文等,内容丰富,品类繁多,足显邳州速读站的煌煌盛况。

黄站长是个热心肠的人,虽年过七旬,但热情不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志向大着呢。谈起工作,劲头十足,说到速读站,如数家珍。其实他的人生,也像今古传奇一样的充满了曲折坎坷的传奇色彩。这在他的《桃李寄情》《杏林春秋》两部著作中就可看出来,此不赘言。更可喜的是他正雄心勃勃的准备出第三部著作呢。并要让速读站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翘首以待。同时我们也要像经营自己家园那样参与进来,把速读站建设得更加美好。回来后,速读站的情景仍

在脑中萦绕不去,便写诗以记,并赠给黄站长及速读站,也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邳州速读站

八月金秋风送凉,速读站里好风光。
今古传奇传奇事,速读杂志杂志强。
雅室生辉流雅韵,满堂诗书翰满香。
高举金杯同祝贺,邳州速读谱华章。



打开汉语言文学之门

我和许多人一样,比较喜欢诗词曲赋、欣赏锦绣文章,并美其名曰爱好文学或国学,殊不知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国学,这里面却大有区别,还大有文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过去好像知道一点,其实是一点不知道。幸好老年大学开了汉语言文学课,晏文军老师开宗明义首先讲的就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国学,以及它们所涵盖的丰富内容,从而为我们打开了汉语言文学的宝库,宝库的大门一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璀璨夺目的汉语言文化宝藏,放眼望去,丰富多彩,媚丽多姿;浩如烟海,目不暇接,犹如银汉灿烂、满天星斗。

今天是汉语言文学的第一课,我早早来到学校,进班一看,宽大的教室几乎坐满了学员,有原诗词班的老面孔,也有从未谋面的新学员,讲坛前站着的可能就是新来的晏老师了,高大的身材,正微笑着和前排学员交谈。诗词班的史培云老班长,又当了汉语言文学班的新班长,一肩担两任,可谓担子不轻。不怕,她有办法,去年文学班经大家努力还评个先进班呢,那烫金的红红的荣誉证书激动了我们好一阵子。所以,汉语言文学班在全体师生努力下,也是前景可期的。你看他上任伊始,已把学员安排的妥妥当当,看我来了,又忙着给我指定了位子。一看旁边乃是诗词班的同桌石荣仁老同学,他忙招呼我过去。坐下来朝前一看,周浮五老师正坐在我的前排,比我来的还早,面前已摆好了日记本和原子笔。紧接着曾出诗集《芦花》的诗人高锡球来了,已出书两部诗集的女诗人胡霞来了,八十多岁的高广彬、刘致娴来了,前年在诗词班学习的赵玉兰也来了,还有十年前带我们去看上海世博会的吴敏女士正坐在我的一旁,且一眼就互相认了出来,共同的学习目标又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大家欢声笑语,济济一堂。偌大的 205 教室快坐满了,听说还有因事没来的,若全部到齐,恐怕坐不下了。

在两个小时的讲课里,中间休息了仅 10 分钟,晏老师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讲课,吸引着学员们的注意力,大家聚精会神的听着,课堂里鸦雀无声,只有老师的讲课声,板书的答答声,记笔记的沙沙声,偶尔谁的手机响了,也立即关上,或跑到外面去接听。

晏老师的讲课抑扬顿挫,语速舒缓,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时儿

引经据典,时儿白话成篇,承传统,接地气,发人深思,令人遐想,像春风拂面,如清泉泄地。语言通俗,板书清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何学好这门新课,晏老师首先要我们弄清学习目的,才能更好的掌握学习方法。说实际一点就是丰富自己,惠及子孙,学习知识,陶冶性情,修炼成为苏轼所说的“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给后代做榜样,同时把子孙培养教育成为国家有用的栋梁之才。

在学习方法上,晏老师要我们做好笔记,多看书,背诵名篇名段。他谦虚的说:“其实我们是在共同学习,我多找些学习资料,大家共同分享。并形象的举重若轻的比喻说:“就像我用耙子搂柴禾,把各种柴草搂成一堆,你们用绳子一个个捆起(记笔记)收好,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说的大家笑了起来。

两个小时的课结束了,晏老师为我们打开了汉语言文学的大门,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两下子”了,我想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有老老实实的多捆些“柴禾”备用;实实在在的多喝点“墨水”压仓。才能怀若谷、气自华。才能肚里有货、眼中有景、妙笔生花、文章添彩,在汉语言文学的天地里搏得一席之地。



老骥征鞍

文学班在上学期结业时，全班师生在一起聚了一次餐，合了一张影，回来我顺便写了篇文稿，我想把合影作为稿子的配图用，便电话寻问摄影者、也是本班学员的王毅老先生。他说：“还没洗，若急用我下午去洗。”一天后我估计差不多了，于是骑车来到他家，心想如果没洗好，我就去照相馆拿，大热天别叫他再跑了。一进门他正忙着呢，见我来了，忙放下手中的笔告诉我已洗好了。我一看照片，照的非常好，不管是角度选择、光线处理、画面安排处处到位，比想像的还好，不愧是经过深造具有专业水平的作品。

说专业那是不含糊的，作者王毅可是在摄影班学习、下过一番工夫的，理论实践皆属上乘，课堂学习、外出采风都一丝不苟。有一次外出采风未去成，便自己跑到桃花岛，背着相机，寻找镜头，扑捉灵感。

王毅老比我大三岁，在族里比我长两辈，是只隔两家的紧壁邻居，从小就在一起玩，上学时，比我高三届，我进运师学习时，他刚好运师毕业，留教附小。所以学生时代接触不多，只是在假期里见见面，直到进入老年大学，才知道他对知识如此的渴望和痴迷。

王毅老爱好广泛，知识渊博，在老年大学里，先后在文学班、书法班、二胡班、绘画班、摄影班、电脑班学习深造，而且不学则已，学则必成。他能熟练地打电脑，有板有眼地拉二胡，真、草、隶、篆都有两下子，春节对联不要买，家族里的红白事，他必到场，记喜簿、写账心子、红白联非他不可，是家族的名人，同时也是书界的名人，他是县、市书协会员。在水彩画、水墨画、素描、速写更是手到画成，家中的墙上，常常贴着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有时还将作品馈赠亲友。在文学诗词上更有成就，诗词合律，平仄得当。一次他在报上看到我的诗便给我指出：“意境不错，词句也好，但平仄有误。”他说的专业，句句到位。我很佩服。他还出了一本书呢，叫《学海拾贝》，并送了我一本。

他的这些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靠他的天赋、特别是他的钻劲、韧劲得来的。上课时从不迟到早退，且风雨无阻，由于学的门类多，一周之内，几乎天天去学校，认真的像小学生。他的夫人魏云兰三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抱怨他：“都

快八十岁的人了,还学有什么用。也不嫌累,就不能过几天清闲日子!”他也不生气,笑着回答道:“活到老学到老嘛。”照样去上课。他说的有道理,你看他桌子上摆的一摞摞的书报,一个个的笔记,那是他的心血结晶,我顺手翻了一下,许多是他写的诗词作品,我疑惑的问:“三老,这么多,你准备怎么处理。”他胸有成竹的说:“趁着暑假无事,把过去的诗词整理一下,定稿的放在一边,未定稿的修改加工,完成后就归在一起收好,以免散失。”他的话使我很感动,反衬出我对创作诗词的马虎和随便。他又拿起一个带把的圆镜,我忙问:“这是什么?”“放大镜,看书用的。”他很不在乎的说。呵,怪不得我刚进来时,见他正一面翻书,一手拿着放大镜,时儿聚精会神的看,时儿俯在桌子上,奋笔疾书的写,一缕白发飘在流着汗水的脸上,像是一匹扬鬃奋蹄的老马,呼啸着、嘶鸣着奔向远方。



小 鱼 儿

我在最近发出的文章中,又多了一位微信名曰小鱼儿朋友的热情留言和点赞,小鱼儿是谁呢?那流畅的文笔,朴实的文风,热情的语言,更有那全是繁体字的文字,给人一个高深莫测的学问家的印象,让我新奇、让我感动,更让我有了想认识和结交这位学问家的想法。我猜想能写出繁体字的一定是位年龄较大的或者是港澳台同胞的老者。此人是谁呢?回想过去的文友中没有,难道能是新开的汉语言文学班的新同学吗?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课后问史培云班长:“你知网名小鱼儿是谁吗?”史班长老熟人似的脱口而出:“吴敏呀。”“呵?是吴敏?”我也一惊,原来真是老熟人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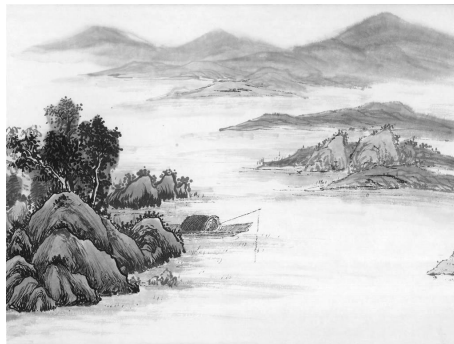
汉语言文学班是新开的班,开学那天我刚到座位上坐下,看到旁边的一位学员很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不多时班长点名,当喊到吴敏时,见她站起答到。是吴敏!我忙打招呼,她说也早认出我来,只是怕认错人未敢讲。两座山难见面,两个人总是有机会的。过去十年了吧?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在意想不到的课堂上又见了面,这可是在学习知识的路上见的面,意义非同一般。学无止境,大家都在如饥似渴的学习呢。我忙问:“还记得你带我们去看上海世博会吗?”“当然记得啦。”她肯定的说。

2010年看上海世博会,那时可是时尚之举,在尾声中我也想跟团去看看,问“远景”,无团。我又到设在对面影剧院里的“大天旅行社”,也无团。正交谈间,吴敏进来了,那是第一次见面,更不认识,只认为她是旅行社的人。她说也没办法,但他热情向我推荐台湾,海南线路,还说她将亲自带团去。但远水不解近渴,只好打道回府,回家后听说航道组团中有人不去了,我正好抵上。第二天便上了航道团队的车。到车上刚坐下,吴敏也匆匆上了车,一点人数马上发现了我,没想到昨天还在大天旅行社谈去台湾的事,今天却在去上海的车上见面了,而且她还是这个团的导游,算是陌生的熟人了,一路上照顾有加。作为导游,她那专业的语言,热情的态度,敏捷的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博会上,人山人海,我早已眼花缭乱,不知东西南北,我是团里年龄最大的,她怕我走迷了,叫我跟着她走,那九曲十八弯的排队,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她变着法子叫大家耐心排队

等待,时而说笑话,时而拿着相机来回给我们团队的人摄影留念,让大家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她的这种适应环境的能力,令人钦佩。

近十年过去了,吴敏仍然没有多大变化,满面的笑容里,看不到风雨的沧桑,也无岁月的印迹,仍然热情开朗,朝气蓬勃。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令人敬佩。当我问她为何叫小鱼儿的时候,她笑笑说:“当时刚上微信,家里正好买来一盆鱼,活蹦乱跳,灵机一动,就随机取了个小鱼儿的网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至于书写繁体字,那是为了练好书法,因为书法适于繁体字,对练习书法有好处。想不到,吴敏还是一个书法家呢,士别三日,自当刮目相看,小鱼儿愈发厉害了。

我想吴敏在微信昵称上的这一随机取名,实在是有缘的随机巧合,你看她那活泼灵动的性格,热情好客的精神,学习进取的钻劲,在博大精深的书法天地中,在汉语言文学的瀚海里,真是如鱼得水,正劈波斩浪,顽强拼搏,奋力的向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彼岸奔去。



万紫千红总是春

——邳州市民活动中心即景

邳州市民活动中心坐落于花园路东侧的向阳邨里。借着花园芳菲,楼榭胜景;凭着向阳春暖、柳绿花红,这里已然成为群英竞技、百花盛开的大花园了。自活动中心一落成,各种学习、体育、娱乐、竞技等项目就开始云集,并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蜂飞蝶舞、争奇斗艳的可喜景象,时时地散发出怡人的清香,天天展现着时代的辉煌。

早上旭日东升,晚上华灯初上,是活动中心最迷人的时刻。大楼前中间的一条银杏大道区分为两个广场。在朝辉中,两个广场上的太极拳队列成东西方阵,穿红着绿,斗志昂扬,行拳走剑,出神入化;拳路生风,剑锋闪闪,身段刚毅似闪电雷鸣;展腰伸臂,屈腿踢脚又若游龙戏凤。擒、拿、挡、捧;砍、刺、截、拦,动作娴熟,技艺精湛。他们大展拳脚,舞动龙泉;上举下按,左右开弓,时儿和风细雨,时而电闪雷鸣,把个太极演化得如痴如醉、如癫如疯;天地阴阳、难分难辨。最后又春风化雨,戛然收兵,抱拳收剑立于天地之中。

在晚霞里,广场上更加迷人,霓虹灯下,两个青年广场舞队分立左右,你舞我旋,美轮美奂;个个身手不凡,人人如痴如醉。蹬腿甩臂,转腰击掌,动作整齐划一,身手协调美观。在强劲的音乐旋律里,犹有神灵相助,愈跳愈勇;在华灯的辉映下,像一园盛开的鲜花摇曳生辉,绽放着青春的美丽。

活动中心是由一座L字型大楼和广场组成。东楼是邳州老年大学,楼层高,学员多,都是中老年人,人老不服老,一个个还在“周吴郑王”、孜孜不倦的学习新知识、增辉夕阳红呢。老年大学和正规大学没什么不一样,除年龄差异外,也都是人人聚精会神、满堂书声琅琅。楼上楼下笙歌炫舞,丝竹悠扬;琴棋书画,翰墨飘香。楼道中,走着教工们匆匆的脚步;教室里,散发着学员们迷人的墨香。这里有纵横八万里的神奇,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教师们精神焕发,学员们奋发图强。他们是功臣,曾为共和国添砖加瓦;他们是战士,曾冲锋陷阵于烽烟疆场;他们是学员,今天又插上充电的翅膀,览尽天下风景,再为人民发力,献出最后的热和光。

在活动中心的北楼里更是热闹,向阳居委会掩映在百花丛中,柳琴剧团的美曲丽词不时在空中飘荡,动听迷人、摄魂夺魄,那是邳州特有的拉魂腔,是艺术殿堂里的瑰宝。古筝班的小姑娘们服饰华丽,琴声优雅,纤手抚弦,俯首聆音,端庄秀丽,花朵一般。隔壁的钢琴,也是叮咚有声,泉音脆韵,婉转悠扬。时而竹风石泉,时而急雨雷电,是一场动听的青春大合唱。

舞以轮滑辅导班更展现着脚尖上的辉煌,两脚灵活、双轮驱动,行如乳燕斜飞,静若春笋立地。演尽了青春的律动,浸透着少年的疯狂。

跆拳道、瑜伽施展着全身工夫,彩带飘飘,斗志昂扬,坐卧有型,站立端庄。单腿独立如鹤,双臂斜飞似燕,俯仰平卧犹龙,双腿盘坐若钟。变化神奇,功夫无限,集轻、柔、坚、韧为一体,化精、气、神、力为神奇。

乒乓球、羽毛球竞技一室,长长的、高大的球馆内,道道球网排列,桌桌银球飞翔。展臂挥拍,龙腾虎跃;网球场里、乒乓桌上,你来我往,捉对厮杀;你推我挡,难分胜负;争强好胜,互不相让。再看乒乓球桌上风景更好,在激烈的对阵中,一方上演出徐寅生大战十二大板的场景,一方显露出庄则栋三连冠的风采。这个球馆管理严谨,我刚来时想进门而不得,闸门紧闭,一问才知须刷卡进出,热情年轻的服务员忙过来为我刷卡方才进去。

我看楼上还有棋院、阅览室、琴行等等,不一而足。可能是有的不到开放时间,未得一睹盛景,只好留待来日了。不过我在这里只是起个头,也叫抛砖引玉吧,希望方家来报道、撰稿,为邳州市民活动中心培土育苗、增光添彩,让活动中心的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姿,更加灿烂辉煌。

静若繁花

2018年放暑假的时候,文学班拍了张结业合影照,我对班里大部分学员都认识,即使不知其名,但也大都知姓。唯有一位女学员却眼熟又陌生,说眼熟是她每次上课都坐在我的右前方,靠墙位子,默默地听课,很少言语;说陌生一学期下来,不仅不知她的名字,连姓也不晓得。为了写这幅结业合影照后面的故事,我才不得不问其他人,回答说叫邹蕾,网名静若繁花。

邹蕾?这名字太熟悉了,静若繁花更常见诸于各网络园地,屡屡在《文化佳园》《邳州文学艺术联合会》公众号和《大运河文化研究》《邳州文化》《中外名流书画家》等网络、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文笔流畅,意境清新,哲理性的语言常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但却不知作者邹蕾是谁,何处高就,没想到竟是同班同学,足见我的孤陋寡闻了。

文如其人,邹蕾在我们班算是年轻的了,但却表现的成熟和沉稳,文章丰富多彩,内容热情奔放,语言新颖动人。这在《深秋悱语》一文中更见其笔锋和功力:“一转身夏天便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变成了景色。虽秋深露重,已倍感寒凉,但秋天依然是绚丽多彩的,是温柔多情的,是如诗如画的,是充满希望的。你看那满目的深红,正敞开热情如火的胸怀来拥抱你,你看那英姿飒爽的银杏,正用她那柔软而优美的落叶亲吻你,你看那婀娜多姿、馥郁浓烈的桂子微熏着你,你看那弯弯枝头上的累累硕果喜惊着你。”

读着这字字灼热、句句情浓的美文美篇,你能不心情振奋、眼睛一亮吗?秋天本来是没有生机、萧索悲情的,但在作者的笔下,一切都变得那样的美好:一片新天地,一派新气象,满满正能量。给人以激动,给人以想象,给人以豪放,给人以力量。让人奋发努力,让人积极向上,让人踌躇满志,让人激情奔放,让人寄托着无限希望。

邹蕾不仅热爱文学,力攻诗词散文,而且对旗袍文化、民族舞蹈、茶艺之道诸领域都有涉猎,且成果卓著,他不仅参加市里的旗袍协会,认真学习,积极排练,参加演出,受到好评。而且为了进一步弘扬旗袍文化的民族精神,她不怕困难,敢于创新,又到岔河镇亲手组建了“岔河镇旗袍分会”,组织开展活动。作为

一个女同志,全部利用业余时间上下联系,左右协调,实属难解文贵。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于2018年10月挂牌成立了岔河镇旗袍分会。庆典当天,徐州、邳州等有关行业领导、专家学者、文化名人、作家记者等到场祝贺,当天的旗袍走秀,轰动了岔河镇,路人驻足观赏,专家好评如潮,各路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一时在邳州街头巷尾传为佳话。

茶艺是高雅的,过去好像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似乎学问高深,难于问津,但邹蕾的一群姐妹却不示弱,偏向这个深奥的领域挺进,她们20多个姊妹居然也秉壶烹茶,弄得像模像样,并在多个聚会场合做过红茶茶艺表演,介绍茶道“六君子”及品茶艺术,弘扬了我国的茶文化,受到茶专家好评。“壶里乾坤大,杯中天地宽,秋深凝露重,温润茶中情。”这大概是他们茶艺的座右铭吧。一壶一杯,一盅一盞,都凝聚着她们的浓情厚意。壶的质地,杯的考究,叶的学问,水的洁净,都是她们研究的课题,从而营造出“高雅禅和、廉美和敬”的文化氛围,修身养性,怡人乐善。善哉美哉。

对于民族舞蹈,她也情有独钟,爱之切切,还要向老年大学民族舞班陈景侠老师学习呢。

邹蕾的文学艺术爱好是多样的,但她的时间是有限的。家庭的重担有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父母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丈夫在外地工作,最小女儿还在上三年级,幼儿教师的担子又压在肩上。照理说能处理好一般家务已属不易,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搞文学创作、探讨茶艺之道、实践旗袍文化、进军民族舞蹈呢?但邹蕾做到了。她凭着一颗对文学艺术热爱执着的心,合理排定工作程序,挤出宝贵时间,有效而愉快的行走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这就不难理解她每次上课都是匆匆而来,下课后又急急而去。遇到外出采风活动,若是在假日,她必带上三年级的小女儿同去,既采风又带孩子,同时也能使孩子受到熏陶。上次去银杏时光隧道采风,有人在后边喊我爷爷,转身一看,原来是她的小公主,小女孩眼尖已认识我了,我好感动。最近学校组织去苏州旅游,她没有去,我们才知道她的家庭负担这么重,除了幼儿园工作,加上她执着的文学艺术爱好,她几乎没有一点个人的空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夜里突感不适,强忍良久,仍不缓解,丈夫在外,无助的她想支持到天亮再去医院,但病痛不饶人,实在熬不过,才电话通知大女儿回来,连夜送医,终于脱离了险境。读来令人唏嘘不已,真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女强人,是一位孝敬老人的好儿女,是一位育儿有方的好妈妈,是一位贤惠有情的好妻子,是一位孜孜不倦、学而不厌的好学员,是一位感情炽热、妙笔生花的好诗人。

文如其人,人如其名。她就是一丛似锦的繁花,静静的承受着风雨的洗礼,散发着馥郁的清香,展现着媚丽辉煌。

五朵金花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春天到了，《千家诗》第一首程颢写的《春日偶成》道出了我们老年大学学员的心声。有人不解，大把年纪了，飘着银发还像少年那样去上学何苦呢？那不是苦，是乐。请看文学班里的五朵金花吧。

我家门前是绿波荡漾的李口大沟，沟南沿那片苍翠的水杉林打造成了一座漂亮的游园，绿柳含烟，红花似锦，俨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游园东头，比邻而立的便是赫赫有名的邳州老年大学的四层大楼，那里更是一个春天的世界，书声琅琅，舞步蹁跹，丝竹悠扬，翰墨飘香。在春意盎然的文学班里，五朵金花绚丽多姿，璀璨夺目，她们就是班里五名优秀女学员。巾帼不让须眉，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胡霞，正如她的名字一样霞光满天，虽年届花甲，但朝气蓬勃。诗如其人，几年来佳作连连，前年才出版诗集《余韵》，今年又出一部《灿夕阳》，她的诗词美韵佳，意境深远，朴实易懂，朗朗上口，有白居易的诗风。如《秋韵》：

丹桂飘香溢九州，绿装银杏换金裘。
芙蕖娇媚朝辉映，霜叶染红夕阳羞。
国庆游湖扁舟泛，中秋赏月醉心头。
重阳览菊全家悦，景色怡人好个秋。

再如《桃花岛公园》之一：

天高云淡艳阳天，竹翠花馨碧水潺。
扶老携孙观美景，穿林跨水赏新园。
层层宝塔佛光闪，座座金桥福海连。
盛世祥和添锦秀，桃花灿烂万民欢。

马文芳，诗词俱佳，写词更是有独到之处，是文学班里的李清照，她的词清秀媚丽，婉约而豪放，如《浪淘沙·感怀》

雨打晚窗声声，尽是春怨。碧丝乍现料峭间。半生梦里多忽散，未觉心酸。寂

寞独徘徊，满屋轻叹。别时容易去时难。只道人间惨惆怅，天上般般。

她的诗也写的好，如《咏桂花》：

月疏寂寂窥夔妆，冷殿殷清悔断肠。
舞碎广寒宫里玉，人间散落尽秋香。

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杜修瑞，文学班里最年轻的学员，笔锋犀利，诗风盎然。诗作高产而质优。随手举两个例子，如《忆秦娥·凭吊禹王山》：

北风烈，禹王鏖战英魂绝。英魂绝，阻击倭寇，卫国身决。雨烟犹祭怀英烈，
万山红遍英雄血。英雄血，鉴湖如镜，千山莹烁。

再如《咏天山天池》

灵山碧玉寒，明月白云边。
浑间腾银练，瑶池濯凤仙。
弯弓射雕雁，对镜舞穷天。
群岫遥呼映，雪峰驱雾烟。

刘致娴，八十高龄仍笔耕不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上课风雨无阻，霜雪不误。由于行动不便，就叫女儿用轮椅推着送到老年大学上课，下课后再接着推回家。虽然年纪大了，但诗作清秀大气，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如：

同题唱和·次韵马凯先生

负笈立雪莫嫌迟，祈盼枯藤发碧枝。
陶侃龙梭悬壁起，士元骥足向心驰。
书经坟典千秋业，李杜苏辛百代诗。
雨雪风霜求学路，欣逢盛世梦圆时。

她在一首赞杨老师的诗中写到：

德艺双馨好口碑，诲人不倦孔贤心，
程门不弃老愚钝，平仄疑难领入门。

史培云，文学班班长，与周老师同心协力把文学班搞的热气腾腾，红红火火，去年被学校评为先进班级，她不仅管理水平高，诗词水平也高，略举一二。

《行香子·阳台盆栽》

洒满阳光，水润泥香。盆栽旺、无事端祥。阳台小小，养眼非常。看叶滴翠，肉儿胖，嫩芽黄。浅浅清凉，无处厅堂。含苞待、蜜蕊芬芳。精心侍弄，娇若红妆。正春繁茂，窗盈绿，醉心房。

再如她的诗《师生聚》写的也很好。

师生秋日聚彭城，紧紧相偎诉别情。

皓首童心返年少,明春殷盼豫中行。

好花还须绿叶衬,五朵金花绝不是一支独秀,它只是《东篱》园里的一部分,在文学班里,不敢夸人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是个篇文章锦绣、诗词芬芳。在周浮五老师、陈百楼老师辛勤教学培育下,满园花香四溢。《东篱》报、《邳州老年大学板》载着师生们的学习成果,带着百花的芳香飘向四百八方,徐州诗协、徐州老年大学去年春天专程莅临指导,外地县市有关部门单位也常来参观学习,相互交流。

春天到了,邳州老年大学的春色给祖国的春天增绿添彩,这些应该颐养天年但却有着活到老、学到老精神的学员们也兴致勃勃的徜徉在老年大学的校园里,像少年郎那样偷着乐呢。



八仙过海

——老年大学文学班侧记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这是宋代诗人卢梅坡著名的《雪梅二首》其一，诗人的豪情雅兴发挥到了极致。诗书画印是文化符号，而借此抒发感怀，寄情心声，也是文人的特点。这在邳州老年大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那神采飞扬的舞步，那急风暴雨的旋律，那抑扬顿挫的朗诵，那声情并茂的和鸣，无不抒发着学员们对强大祖国的歌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文学班里更是诗雅词媚，风景独好，不仅盛开着美丽的五朵金花，而且学员们也是各有所长，其功底、其雅情不可小觑，就拿前年班里开展的一次同题诗唱和来说吧。2015年中华诗词学会四代会召开，著名诗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先生写了一首贺诗，其后和者云集。仅《中华诗词》就登了四十多首和诗，《徐州诗词》也不甘寂寞，可谓盛况空前。文学班根据教学进度也借机组织学员进行了一次和诗练习，这正好也是检验教学成果，测验学员写作水平的一个好机会。和诗有讲究，写诗容易和诗难，难就难在不能自由发挥，主要是受原诗韵脚的限制。和诗根据需要分别有原韵、分韵、限韵、引韵、前韵、协韵、转韵、换韵、借韵、通韵、趁韵、腹韵等十多种之多。这次和诗叫我们押原韵（元韵），原韵中包括步韵、次韵和依韵，是比较难押的一种，其要求要按照马凯先生的原韵，依原诗的顺序，必须和四个韵脚的字相同，因原诗首句最后一个字也是平声，故和诗的首句末字也必须相同，就是说这首八句律诗中要有五句的最后一个字必须和原诗用同一个字，自然难度不小。当然和诗的字、句、韵、对仗、平仄都要合乎格律诗的要求，不能有误，否则就出律，便不是和诗了。对于一个学员、特别对一个新学员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当时进班学习未满一个学期，对律诗只知皮毛，尚不能熟练掌握，因此心里打怵，不过老师要求都写，就权作一次作业吧，也硬着头写了一首，大家更是各显身手，拿出绝活，不几天全班的诗作上来了，没想到令人为之一振，可说是佳作纷呈，首首句雅韵美，诗意浓浓，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喜的周老师赞声不绝，学校领导也赞许有加。当然，因都是习作，水平还是不高的，现将部分和诗抄录如下，敬请方家雅正。

为适应阅读习惯,先录马凯先生的原诗在前,以便于对照。

写在中华诗词学会四代会召开之际(马凯)

大地春回盼未迟,唐松宋柏又新枝。
随心日月弦中起,信手风云笔下驰。
骚客曾忧无续曲,吟坛应幸有雄诗。
山花烂漫人开眼,更待惊天泣雨时。

下面是大家的和诗。

千帆

居乡学圃效樊迟,喜看衰槐生茂枝。
路回海南鹏展翥,群空翼北马奔驰。
凌云笔下百家客,怀锦梦前千首诗。
一曲阳春愧难和,梁园高会正当时。

王以太

莫道东篱尝菊迟,春回老圃发新枝。
瀚海竞舟千帆渡,丝路场蹄万马驰。
华夏高旋复兴曲,舜尧喜撰泣惊诗。
兰亭际会逢甘雨,盛世群贤畅叙时。

刘致娴

负笈立雪莫嫌迟,祈盼枯藤蔓翠枝。
陶侃龙梭悬壁起,士元冀足向心驰。
书经坟典千秋业,李杜苏辛百代诗。
雨雪风霜求学路,欣逢盛世梦圆时。

李士俊

春风化雨莫言迟,万紫千红缀满枝。
一代英才华夏立,千秋骄子五洲驰。
宏图大展奏雅曲,壮志凌云书峻诗。
强国富民圆梦日,更迎世界大同时。

王以声

老树黄昏发未迟,栉风沐雨发新枝。
远谋聚会循序进,大计齐商催马驰。
刺股深研承汉韵,囊萤苦学赋唐诗。
渭滨垂钓未为晚,圆梦吟坛正此时。

杜兰玲

欲趁春风梦不迟,新花老树绽琼枝。

轻舟探月随风逐，碧海腾龙放胆驰。
画院飞鸿闻鸟语，吟坛翥凤赋心诗。
流光溢彩开眼界，握手同欢共此时。

夏继群

老迈学吟谁说迟，东篱园内有花枝。
新声唱和随云起，古调歌吟任笔驰。
玉振金声合金曲，琴弹惊韵出惊诗。
宋唐骚客生花笔，感世词人畅咏时。

高锡球

诗苑迎春节未迟，东风杨柳发新枝。
云开辉映龙腾舞，雨霁鞭催马奋驰。
骚客韵扬风雅颂，吟坛笔赋曲词诗。
中华文脉歌盛世，民族复兴天应时。

胡霞

拓展文思落笔迟，挥毫泼墨绘新枝。
清词丽句豪情寄，楚韵汉风心兴驰。
老将佳篇扬国粹，新星妙语练新诗。
前程似锦美如画，正值山花烂漫时。

史培云

化雨春风不觉迟，满园争艳发新枝。
炎黄崛起鲲鹏展，华夏腾飞俊马驰。
塞北苍茫美如画，江南烟雨韵成诗。
祥和盛世千秋在，万里山河锦绣时。

在教学上，周老师不仅备课、讲课认真，而且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现场教学，启发和提高学员们的学习兴趣和写作水平，常拿好的作品在课堂展示，让大家互相学习，激发学员的创作积极性。2016年7月，曾教我们的陈百楼老师不幸病故，在沉痛悼念陈老师的同时，周老师便借这个机会教大家如何写悼诗、悼词、挽联，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写，同时要求学员们都要写，既悼念了陈老师，也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果然又写出了一批好作品，真是诗词凄美，师生情深。所有诗词和上一次的和诗，全部登在《东篱》报和《邳州老年大学》报上，部份诗词被《徐州诗词》（彭城诗派）选载，有的还被收在《徐州诗词三十年》汇编里。现将学员们悼念陈百楼老师的诗词抄录如下：

周浮五（挽联）

百尺竿头，哭汝永蛰仙境；

千里目的,教我更上层楼。

史培云(忆秦娥)

山河咽。魂归驾鹤仙班列。仙班列,长辞永诀,痛悲伤别。良师益友情
浓烈,才高八斗今生绝。今生绝,音容笑貌,让心常热。

胡霞(七律)

惊闻噩耗泪沾衿,遥望云端忆故尊。
芒碭山中探幽境,马陵湖畔悼英魂。
经论满腹风骚领,翰墨生涯余韵存。
两鬓染霜何所寄,黉门桃李育成林

王以声(减字木兰花)

飘然离去,八斗才情留不住,驾鹤西天,穿越祥云五彩间。南京降帐,
弟子诗人皆崇尚。率意吟坛,珪璧流光佳话传。

王以太(七律)

惊悉先生驾鹤去,天涯咫尺泪悲流。
杏檀犹沐春风暖,噩耗更彰秋雨稠。
礼义耻廉嘉一品,诗词曲赋誉全球。
文章惊泣金陵雨,桃李芬芳香九州。

杜修瑞(点绛唇)

弦断焦尾,雅音不续东篱黯。煮诗菊畔香沁百楼卷。碧落黄泉,鹤渡诗
魂倦。余音散,蝶飞彼岸,尘世留思念。

庄克茹(七律)

仙凡永隔奈何天,驾鹤西归夏日炎。
梦里音容曾拭泪,耳边肺腑更闻言。
谆谆教诲情似海,殷殷期望恩如山。
桃李芬芳斯人去,春风化雨更何年?

学员们的诗词虽然写的不错,因都是习作,不可能十全十美。正像卢梅坡先生诗中所写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那样,总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但作为学员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好的收获的,说不定还能出几个李杜苏辛呢,也未可知。同时,又有谁能料到邳州老年大学不会出几个歌唱家、舞蹈家、艺术家呢?在知识的海洋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迎着夕阳再出征,坚持下去,定会出现奇迹的。不信吗?让我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校友 战友 文友

黄立杰先生的《我的父子运师情结》一文给了我深刻印象,因为我也是运师毕业,读来倍感亲切。同时我也对黄立杰先生刮目相看,因我关注到他是运中老师,文章锦绣,编过校报,编过校志,在邳州文化圈子里是个名人。

邳州不大,事有凑巧。在一次文友聚会时见到了他,始不认识,经人介绍,不禁眼前一亮,能在此时此地见到此名人实在幸运。文人都大度,在座的许多都是师级,但大家彼此又皆称文友,这让我受宠若惊,如坐针毡,像我这样的初入门者,充其量只能算是徒级,也居然冠了个文友衔,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许是初生犊儿不怕虎吧,沾了“文”字边,还有点不知高低的沾沾自喜呢,自此我们便认识了。以后有一次在徐景洲老师家小聚时又见过一次,算是熟悉了。

今年初,在《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颁奖暨 2018 年年会上,我俩再次不期而遇。在会前的一次乘车时,我刚上车,他忙招呼我坐在他身边。因我对微信知之甚少,便请教说:“有人邀我进运中校友群,我是运师毕业,对运中知之不多,聊起来岂不尴尬?”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你也是运师毕业,哪届的?”“六二届,不过毕业后就当兵了,没有当老师。”我心存遗憾的说。“你是哪班的?毕业证是以后补发的吧?”他愈发问的详细,而且知道的很清楚。我也好奇的说:“我是(3)班的,当兵回来后学校才补发的毕业证,不然调资受影响。你对我们那届怎么知道这么多?”看来他心里有数了,又问我:“你认识公安局的王洪恩吗?”接着又问了几个人我都认识,最后问我认识黄俊之吗?我肯定的说“认识,一个中队的,他在四排驻吴庄点。”他这才激动而又略显平静的说:“他是我父亲。怎么在徐老师家没听你说呢?”由不得我的眼睛又一亮,忍不住打量一下黄立杰,那脸庞,那身材,那气质,不就是当年的黄俊之吗?我便欣喜而好奇的说:“过去我也不知你们是父子,今天你不说,我仍然不知道,你父亲还好吧?”“两年前去世了。”他不无遗憾的说。

我的心又一惊,对老同学、老战友的作古,顿生悲情。黄俊之同志是个忠厚老实人,他有农民的朴实、老师的忠诚、战士的坚毅。他在二中队四排,我新兵开始时在二中队三排,驻地相距数里,开始时见面不多,一个月后我调队部当通讯

员,继任文书,经常随队长、指导员到各班排走动,也独自去各班排驻地送通知、收集有关材料,因此对各排班人员比较熟悉,加之我和俊之等同志都是邳州人,又同是从运师出来的,老乡加同学,自然印象深刻,感到亲切,关系也好。吴庄点离队部驻地较远,每次开会各排都武装整齐,荷枪实弹列队向队部集中,沿途都是土路,遇到阴雨天,两脚都是泥,但他们都是唱着歌子,没人叫苦的。上级支队每十天半月来放一次电影,他们也要列队到队部看完电影后,再摸黑返回去。生活比较艰苦,任务也很繁重,确实是锻炼和考验人的环境,我们那个中队是看押劳改犯,是全支队各中队中任务最重,条件最差的,从那里出来的官兵,都是经过艰苦考验的,是不怕任何困难的。面对形形色色的劳改犯,和他们斗智斗勇,以理服人,以知识服人,我有一个同学战友在边防检查站服役,外国船员挑衅的在舢板上写“中华民国”,被我这个战友当场驳斥,立即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了国家尊严。因此经过几年的服役,我们在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对敌斗争艺术上都得到提高,有了进步。

实践证明,那年从运师入伍是正确的。当年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在国际形势复杂、福建前线紧张的情况下,过去只在抗美援朝时征过兵的运师,在这关键时刻再次征兵尤为重要。征兵场面显得隆重和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大运河畔壮士篇。大家满怀豪情壮志投笔从戎、义无反顾的走向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甚至连毕业证都没拿就走了,谁知退役回到地方工作后,因无运师毕业证,在调资时受到影响,黄俊之同志作为代表之一找到了江苏省政府有关部门,申明情况,省府了解情况后,对我们当年的壮举大加赞赏,并立即联系运师,指示要全部补发。从而解决了全部问题,黄俊之同志功不可没。

黄俊之同志回来后,仍从事着他所热爱的教学工作,并培养教育出优秀的后代。听立杰说,他原来是想考其它学校,但父亲不容许,一定要他也考运师,继续做教学工作,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终生扎根教育战线。这是子承父业的典范和楷模。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父子先后同校是校友,少有;父子又先后共同从事教育事业,少有;我能先后与他们父子成校友,也不多见;今天又能与其既是同学又能为战友的儿子结为文友,就有点传奇了。这种上下重叠、纵横交错的神奇,应该奇到《今古传奇》了。是不是让我们的既是校友、又是文友的《今古传奇》、邳州速读站黄兴洲站长也来帮助再传奇一回,让校友情、战友情、文友情继续得到新的传承和永远发扬。

彩虹

——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颁奖年会侧记

邳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颁奖典礼和 2018 年年会盛况，像飞天的长虹熠熠生辉，给古邳州添彩，让大运河生辉。来自各地的获奖人员和与会嘉宾，齐聚在古老的大运河畔，在宽大的古色古香的大会堂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开了古邳州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历史先河。大会期间虽无丝竹歌舞、曲水流觞，但有壮志豪情、锦绣文章，他们共同谱写和演奏了一曲振兴邳州、创建大运河经济文化带的媚丽乐章。

2019 年 1 月 18 日上午，在市人民政府广场举办了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书法绘画摄影展开幕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冯仰琦，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登峰，市政府副市长彭浩、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克年以及市文广新体局局长李斌，运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刘辉，以及大运河研究会会员，社会各界群众参加了开幕式，邳州新华书店总经理、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主持开幕式，彭浩副市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冯仰琦部长宣布书法绘画摄影展开幕。是日，美丽的人民广场绿树红花，阳光灿烂，在广场西侧圆形展区里，展板耸立，佳作高悬，隆冬暖日，白云蓝天，庄严的展区，磅礴大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人心。一幅幅绘画，一件件墨宝，一帧帧摄影使人耳目一新，像满天星斗辉煌灿烂，各幅作品包容邳州生活，紧扣运河主题，蔚蔚大观，雅俗共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些作品大都是生活在运河两岸的邳州艺术家们的精品和力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如潮的游人不时驻足观赏，在展区里更是不舍的留连忘返，忘记了这是三九严寒的冬天。

接下来，组织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参观了新城区建设、高铁及高铁商务区建设、沙沟片区城镇化建设、新建的闽江路小学等，所到之处，会员们一致感到十分震撼，为邳州市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感到自豪，对邳州更美好的明天充满憧憬。

当天下午 2:00，大运河文化研究会“运河文化带，美文新邳州”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和年会在邳州市新华书店六楼的大会议室里举行。宽大的会堂里，阳光

透过拉开的落地窗帘投进会场,温馨而明亮,醒目的《邳州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征文颁奖暨 2018 年会》会标高悬在主席台上方,主席台上坐的是邳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领导。大运河研究会名誉会长袁登峰讲话,副会长杨光正作年度总结,刘付凡会长作主题报告,周伯之副会长对会议的召开作精彩点评,全建宁副会长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温馨、祥和,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把颁奖年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隆重的颁奖活动结束后,大家又坐在一起,同心同德谋发展,共同总结一年来大运河文化研究的经验,畅谈宏伟理想,倡导成立专业班子,以运河元素打造新的品牌,更好的发扬运河精神,书写运河新篇章。与此同时又增补了新会员,扩大了队伍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力量,为今后的大运河文化研究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会从下午 2 点开到 6 点,4 个小时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休息,与会人员人人精神饱满,个个心情振奋。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者大多是六七十岁、乃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一个个却仍像当年冲锋陷阵时那样,神情严谨,精神饱满、纷纷表示要为大运河文化研究事业不遗余力,力争在有生之年作出新的贡献。为此与会的袁登峰主任等领导连连感叹:你们这些老同志积极贡献余热,精神可嘉,令人感动,是我们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宝贵财富。我们更要团结一心做好工作,为邳州的发展竭尽全力,让大运河文化研究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隆重的颁奖仪式和 2018 年年会结束了,当人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并未感到轻松,似乎新的战场就在前面,大运河的课题像一副重担压在肩上,有一份责任放在心头,随时随地的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这次颁奖年会,在大运河文化研究的道路上,应该说它只是浓墨重彩的一个序幕,是向前奋进的一篇乐章,是承前启后的一座丰碑,是题铭封册的一道金榜。在欣喜的氛围里,在兴奋的激情中,人们意犹未尽,不甘寂寞,在你一言我一句的闲谈中说了许多祝贺和励志的话,事后稍加整理,竟勉强能成一联,说于大家共勉共享: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奖奖催人奋进承载社会道义闪金光好好好好好好好

笔友会书友会诗友会文友会会会增情进益开创历史先河树榜样强强强强强强强

横批:颁奖年会

虽然是遣词不工不完美,但愿能抛砖引玉引凤凰。

四海萍踪



瞻仰周恩来总理故居

我曾有幸游历过祖国的山川河流,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但最令我感动和不能忘怀的却是瞻仰周恩来总理故居与纪念馆。

周总理的故居是一座砖瓦结构的普通宅院,简朴而典雅。那新建的纪念馆也是朴实无华,显得大气而厚重,给人一种沧桑而又亲切的感觉。

故居坐落在淮安城内,由东、南两个院落组成。这两个院落是由总理祖父周攀龙和二祖父周亥祥合置的。其父周劭刚、生母万氏,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这所房屋的东宅院西三间里,在尚不满周岁时便过继给十一叔周继臣为子。十一叔死后,幼年周恩来就跟着继母陈氏生活。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这里,此后即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淮安。而今在这西三间屋的正中,有一尊80厘米高的周恩来铜像,房间里的摆设仍按当时原样布置,东宅院另两间房子则是周恩来童年读书的地方。

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院通道前行,穿过一口水井进入西宅院,这里原是周恩来叔父的住房,现辟为周恩来总理展览陈列室,室内陈列着珍贵照片和文物,全面介绍了周总理一生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刚走进故居大门时,由胡耀邦手书的一幅“全党楷模”的巨幅题字照矗立在眼前,顿时使人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震。是呵,总理一生兢兢业业,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奋斗一生,大公无私,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是全党楷模、全国人民的楷模啊。

瞻仰总理故居后,我们又来到淮安北门外的桃花垠瞻仰周恩来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手书。纪念馆址选在三面环水、形似半岛的地方。纪念馆矗立在蓝天碧野之间,显得静穆而庄严。纪念馆分主馆和辅馆两部分,主馆共三层,造型融中西古典建筑艺术与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一体,馆体选用白色,象征周恩来的清白廉洁。辅馆外观呈人字型,向主馆拱卫,中间开阔,显示了周恩来的博大胸怀。

主馆底层陈列着反映周恩来总理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的照片和实物。二层为周恩来总理汉白玉坐像,坐像手握长卷,神态逼真。三楼为观景台,登临纵目,淮安古城尽收眼底。

我们走出纪念馆,脚步显得轻松但也沉重。望着进进出出、川流不息瞻仰的人群,一个个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肃穆而虔诚。其实瞻仰的过程,就是一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也是对自己人生优劣的考核。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生,怎样选择自己脚下的道路,这是人人都要面对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今天我们瞻仰了周总理故居和纪念馆,面对这座永恒的革命丰碑,我们就有了正确的答案,所以这里已经成为江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也是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仰望白云蓝天,俯瞰苍茫大地。伟人已逝,浩气长存。丹心碧血,精神永在。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春日三游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春风普度万物复苏的好时节，“烟花三月下扬州”，又诗情画意了一番，更令人神往了。在我的多次春游中，有三次是难以忘怀的。

记不得哪一年的春天了，单位召开退休人员座谈会，会后安排游云龙湖、云龙公园，再远望云龙山，也算领略了湖光山色。虽在徐州工作几年，却不曾专门游过云龙湖，那天是个好机会。入得湖来感到处处新鲜，长堤漫步、碧水划船，花港观鱼，留影桥畔。听画船上丝竹管弦，观垂柳下横陈钓杆；轻风徐来，紫燕呢喃，如入仙境，疑身江南。同行者王启富是航闸处的劳动模范，享受过北戴河疗养的殊荣，见过世面，他边走边说：“云龙湖真美，北戴河也不过如此。”冯伯友是他的发小，在一起工作多年，又同住楼上楼下，他说：“老王，什么时候你带路，我们也去北戴河玩玩。”女同志王静更是欢欣雀跃，跑前跑后，唯恐漏掉了什么景。她突然遗憾的感慨说：“可惜今天李枫没来，电话联系她正在深圳看望父母，错过了今天的大好时机。”李枫也已退休，原是单位会计，和王静一个办公室，情同姊妹。她们都是新沂人，从小同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同校同班，同时参加工作，又在一个单位，一个办公室，一样的财会工作，又几乎同时退休，这样的无意却有缘的巧合，成了她们人生的一段佳话。说话间不觉来到了云龙公园荷花厅。荷花厅也是一景，一条蜿蜒抱厦长廊连接着荷花厅，长廊一边是丛林绿树、鸟语花香，一边是湖水荡漾、烟波浩淼，今天有点热，游人不多。有诗为证：

荷花厅外湖水烟，曲径蜿蜒鸟声喧。

似火骄阳游客少，清茶一盏醉林泉。

最后合影留念，大家觉得退休后各奔东西，很难见面，今天是个好机会。陪同人忙里忙外，好容易排好队，大家做足了表情，准备留下美好的瞬间，可惜成了瞎喜欢，原来相机里忘记装胶卷了，可想而知当时都激动到什么程度了。

另一次春游是处里组织原各基层单位、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外出参观学习，目的地南通、苏通大桥、华西村。那时处里常组织退休人员畅游大运河，观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有什么新变化和新成就。出去到外地参观尚属首次。

这次是处里组织科经办的，对老同志特别关心，嘱各基层单位要派车专门

接送老同志，组织科周玉军科长亲自接待。在租来的豪华大巴上，组织科副科长全程陪同，车一抵达南通。穿街市、登狼山，移步换景；观寺院、访佛门，倍感新鲜。看香火缭绕、听梵音萦耳，红尘咫尺远。登绝顶，沐夕阳，远眺长江如带，近赏鸟语花香。山虽不高，错落有致；藤蔓几丛，参差披拂。真是蓝天白云、心旷神怡啊。第二天参观苏通大桥，当时大桥工程接近尾声，尚未通车。但见高塔耸立，虹桥飞天；钢缆密如网，经南纬北；墩基高万丈，擎天立地。江水滔滔，江豚群远；青山含黛、水鸟低旋；帆樯如画、航标光闪。我们漫步在大桥上，听陪同人员介绍，苏通大桥拉近了苏州到南通的距离，汽车不须再绕道江阴大桥了，苏通大桥更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前航政科朱科长年纪最大，一头白发，欣喜的在大桥上走来走去。由于耳背，领队叫我和他一起走，以防掉队。我们是老熟人，过去工作上多有关照，友谊深厚。他是部队出身，耿直敢言，我很敬重他，我们还在大桥上合影留念。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还好吧。

参观华西村达到了高潮，尚未进村，远远看到的是“天下第一村”的牌子，进村后映入眼帘的更是高耸入云的、具有华西特色的高塔，登塔参观，逐层阵列的是华西村的光荣历史和伟人题词，留影。俯瞰四周，有排排红顶别墅，有条条笔直道路，有座座矗立厂房。还有环列十二生肖雕像的小广场，也有群塑伟人雕像的大广场，外地赠送的碑、匾、雕刻等纪念品沿途摆放随处可见。随便进入居民家中都能看到，院里停着轿车，有的兼有货车，屋中全是红木家具，桌、椅、厨、柜油光闪亮，其富裕程度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吴仁宝，听说他的儿子已参于村里政务管理，成了吴仁宝的副手。

离开“天下第一村”，车子在广袤的苏北大平原上奔驰，满车欢声笑语，使这些老同志又像回到了那热火朝天的年代。车窗外呼啸而过的山川河流，又晃晃乎乎的把我拉回到八十年代远赴泰山的又一次春游……

当时我在邳州港务局工会工作，为迎接五一劳动节，我想以局工会的名义组织一次泰山游，主要是退休人员、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局党委同意后，我们在五一节前夕，便乘着租来的大巴车，兴高采烈的向山东进发。我记得有退休的姜庆合副局长，劳动模范刘信林等，为身体健康和后勤保障，侯增海医生、王春同志随队计 30 多人参加。一路上也是欢声笑语。车抵泰山脚下，第一次仰望泰山，兴奋极了，个个奋勇当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不敢怠慢，安全第一呀，仍要求大家一起乘坐索道车，以免体力不支发生意外。中天门、南天门，观日出，听松涛。天街顶上歇脚，大翘石上留影。仰望玉皇顶，俯瞰十八盘。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手捧白云，纵目万里，由不得你不心怀壮阔，忍不住你不触景感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有诗为证：

登泰山

心里怵着十八盘,汽车陪我到中天。
手持竹杖心萌翅,脚踩云团月碰肩。
南天门里凝紫气,天街路上聚群仙。
风寒露重景何在?一轮红日照宇寰。



台湾游记

退休后外出旅游成了我的一大爱好，几年下来天南地北跑了一圈，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了边疆的民族风情，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台湾之游。

台北的夜市，101大楼，野柳的海滩女王头，日月潭的画舫浮离岛，阿里山的古树小火车，鹅銮鼻的阳光海水，基隆的旅店窄巷，太鲁阁的深谷峻岭。他们像电影一样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催促着我把它们一一记下来。

2012年4月春光明媚，策划已久的台湾八日游开始了。我们是跟团去的，在徐州观音机场候机时，碰到了同乡老同学鲍继忠夫妇，巧遇了曾同游港澳、又有亲戚关系的李淑梅女士，倍感欣喜，更给旅途增添了欢乐和生气。

飞机在万顷波涛的台湾海峡上翱翔，阳光、白云、长帆、海浪，坐在弦窗边上的我，目不暇接，心潮起伏，忍不住拿出相机，“咔、咔、咔”不停的拍照，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风景照……

漫游台北

走出桃园机场，我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宝岛，新奇、新鲜而又神圣，这就是多少代人朝夕梦想的宝岛吗，既熟悉又陌生。看！两只大狼狗虎视眈眈的蹲在门口，牵狗的人审视着每一个走过来的人，是检查走私？是威震现场？还是另有目的？不得而知。我们匆匆走出机场，穿过市区来到一个小市场，导游叫大家休息一会，可在周边活动一下，然后再回到两棵大树下集中。星罗棋布的摊铺，琳琅满目的商品，摩肩接踵的人群，清香扑鼻的小吃吸引着大家的视线，调动着人们的胃口，在拥挤的人流中走了一段路后，终于抵挡不住诱惑，决定吃点什么过过瘾，吃什么好呢？又都想尝尝。还是淑梅有主意，不容分说带着我们几人来到一个清静的小店铺，要了两种小吃，各吃了一点，其实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想品尝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和我们同团行动的张老师等两个人在这个自由活动时走散了，集中时见不到人，等了又等，杳无音讯，大家急得团团转，像热锅里的蚂蚁。好在她们毕竟是老师，在迷失方向后设法找到了警方，直到晚上才归队，虚惊了

一场。也是这位张老师后来在游完日月潭住下的第二天，腿部骨折，被紧急送到台大医院救治。

这是后话，当晚张老师归队，晚饭开在一家大酒店，设施豪华，餐食丰富，印象深刻。一夜无话，第二天直奔野柳。豪华旅游大巴车跨过淡水河，穿过台北市区，经过基隆河上的大直桥，向野柳奔去。

野柳位于基隆市西北部的大海边，旁临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望无际的大海，波涛滚滚，海风阵阵。也许正是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鬼斧神工地在海滩上塑造了许多奇形怪状、栩栩如生的雕塑，如鸟、如兽、如人，或蹲、或坐、或跑，形随心变，不一而足，尤其以“女王头”最为著名，是世界公认的自然形成的不可再生的文宝。于是大家急不可待的排队等着摄影留念。

“女王头”坐落在海滩一堆隆起的沙堆上，细长的脖子挑起一个硕大的头形，从一侧看状如女人头脸，头上是一顶头巾状的向后有些倾斜的高帽子，戏称“女王头”，名闻遐迩。为保护起见，周围用小块石不规则的围了起来，不准靠近，以防毁坏。因为它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风吹日晒将来会消失，所以弥足珍贵。最近证实台大曾实验用纳米技术企图抢救，经数年努力仍化为泡影，宣告失败。看来我们今天能大饱眼福，算是幸运了。

台北的景点很多，著名的 101 大楼、国父纪念堂、士林官邸、故宫博物馆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士林官邸，它坐落在中山北路和福林路的交叉处，西边是市立天文馆，东边是故宫博物院，是蒋介石、宋美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最早是日本人的植物园，蒋介石退台后便成了他的官邸。后面青山环绕，植物茂密，道路两旁有许多不知名的大树，导游说这些树都是有益养生的，对治疗皮肤病有益。在一高坡处隐约可见官邸，但被一道绿色铁栅栏隔开，有一门上了锁，不能进入。唯一开放的是小教堂和两个并列的小广场。一个是中式建筑，绿树草坪，有一座六角翘檐、攒角金顶的小亭子，小巧玲珑，金碧辉煌，亭台上铺有洁白的大理石，六根红廊柱特别显眼。据说这是专为蒋介石修造的。另一个小广场是为宋美龄修建的，充满了西洋风味。宽大的绿茵草坪中心，伴有两个半环状的红色和粉红色的芳草图案。广场两头是两堵人工装饰的长方形风景墙，墙中间留有宽大的半圆拱门，两墙中间、也是广场中心，是一尊拱拥的半椭圆形芳草编织的翠绿雕塑。一中一西两个小广场，可谓中西合璧，天下无二。在官邸大门口的一个库房里，红毯上陈列有宋美龄的专用黑色轿车，看上去很普通，但在当年可是珍贵的吧。

来到故宫博物院，黄脊、绿瓦、翘檐，古色古香，建筑别具一格。印象是馆舍小、游人多，无法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比。在拥挤的楼层里，显得很挤很闷。但在这

里却看到了世界级的文宝“翡翠白菜”和“肉形石”，鲜活玉润，栩栩如生，逼真到你难以分辨，此生能看一次足矣。

台北市交通方便，没有拥堵，很快旅游车在国父纪念馆前停下，抬头一看是高高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入宽阔的大厅，见到孙中山先生的肃穆威严的坐像。其中持枪肃立的卫兵也是一景。头带白色钢盔，脚登黑色短靴，腰系宽边皮带，一身素颜戎装，英武干练，颇有精神。令人新奇的是每小时一换的卫兵换岗的特有景象，每到换岗时间，前面早已形成一堵人墙，游客都挤破头往里钻，争看卫兵交接班的盛况，我们恰好赶上，也是导游有意安排。但见来接岗者持枪立正，迈着正步缓慢走向准备下岗者，待走到跟前，两卫兵不是马上交接，而是上下左右耍了一阵花枪，那枪在接岗的卫兵手中，上下翻飞，左右盘旋，犹如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耍来弄去，花样百出，持续约 10 分钟左右，最后才交接完毕。这种表演式的卫兵交接制度，是我第一次看到，觉得新鲜而滑稽，在伟人面前怎么能这样不庄重呢？

纪念馆里人头攒动，纪念馆外车水马龙。停车场里挤得满满当当，而且大陆去的人特多，和我们相临的一车游客全是邳州人，还看到车上焦苏一等熟人，隔着车窗互打了招呼，能在这里会见也真算是稀罕事了。可见当时大陆赴台旅游的盛况。

说到著名的 101 大楼，其实看景不如听景，近看不如远观。从远处眺望，宏伟壮观，但当我们走到跟前，抬头望去就是一堵墙，绕楼一周，了无新意，一楼是餐饮业，若坐电梯登上 101 大楼顶层需花 100 元、用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还要排长长的队伍。我想 101 层也没有飞机高，飞机都坐过了，再登楼已没有意义，又不能每层都看，算了！作罢走人。

在台北行程将要结束的时候，可爱的导游又口若悬河，夸我们说：“你们这个团素质高、配合好，是我带的最好的团之一，因此再送一个计划外的景点——“总统府”。“总统府”位于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西边是龙山寺，东边是台大医院，南临植物园。看上去其实是一群拥挤的多层楼房，中部突兀出一块高塔式的建筑。它原是日本占领时期的总督府。府前广场逼仄陈旧，我调侃说：“还不如咱们邳州的广场。”了无生机，可能是没有多少人看吧，所以导游最后讨好的送了我们一个计划外节目。

从日月潭到阿里山

告别台北，一路向南，车子在蜿蜒的公路上奔驰，时而平原，时而山地，马不停蹄跑了约三个小时，到了南投县的日月潭。日月潭原为台湾高山族原住民——邵族的祖居地，全潭地形以光华岛为界，北半部如日圆，南半部如月勾，



故起名日月潭。周围青山环抱、丛林滴翠，湖上烟波浩淼、游船如织。这就是从儿时起就幻想见到的日月潭吗？我们兴奋的登上游艇。轻风徐来、心旷神怡，碧水里锦鲤游泳，长空中白鸥欢跃。导游说前面就是浮离小島，即中心一块不大的极易消失的一座小

島。为保护它，周围列为禁区，船不得靠近，人不能登岛，岛上只有浅浅的植被，几只水鸟在悠闲觅食，游船远远的避开，与其擦肩而过。船到彼岸，许多人纷纷拾级登山，入寺拜佛。我们无此兴趣，只在近处买了茶叶蛋品尝。据称卖茶叶蛋的婆婆掌握着传家的配料煮制方法。在这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说的神乎其神，由不得你不相信，不过我想可能只是一种营销手段罢了。我们尝后，也未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回程的游船上，好好的欣赏了日月潭的湖光山色。但见一湖翡翠，珠光闪耀；两岸烟林、如诗如画；红日当空，洒万缕金辉；碧波荡漾，铺千顷翠毯；画舫里，欢声笑语，码头上，笛音伞影。眺望远方青山处，隐隐看到一片房舍，说蒋介石曾在此住过，还有一处水利开发的痕迹。远望近赏，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我们和李淑梅一行四人，坐在游船驾驶室旁的一块平台上，神态悠闲，心旷神怡。淑梅把常戴的墨镜也取了下来挂在胸前，尽情地欣赏着远方的美景，那红色的背心更显精神。对这难得的美景机遇，我们四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走出游船来到岸上，又遇到了老同学鲍继忠伉俪，看他两人笑得合不拢嘴，也许正在回忆湖上的见闻吧，夫人更是喜形于色，喊着要留影纪念，我们恰好走到跟前，便一起到“日月潭”的地标性的石碑前，四人把石碑挤在中间照了张合影，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才游日月潭，又登阿里山，穿林越岭丛林间，飞车旋云端。大巴车在阿里山的坡路上吃力的盘旋着，向来不晕车的我，却昏昏沉沉的想吐，扒在前椅靠背上煎熬，无心再去观景，失去了这一良机。好在车子在山坳的一个停车场了下来，大家下车步行向山顶进发。导游美其名曰：亲身领略领略阿里山的风光。爬斜坡、走险桥、惊飞鸟、赏野猴，来到阿里山车站。正惊诧间，一列小火车鸣叫着隆隆地驶出车站，轻快的奔向远方。我们没有坐小火车，也不后悔，沿途看了许多美景，好在不远就到了山顶，路也平坦了许多。山顶上层林密布、古木参天，阴森

森的湿闷逼人，几缕罕见的阳光洒下来，才觉得有些生机。忽见许多用围栏围着一棵棵高大的古树——千年桧，又被称为神木，是阿里山特有的树种，极其珍贵，由于日本鬼子的滥砍滥伐，大量珍贵木材运往日本，据说建靖国神社的部分木材就是从这里掠夺去的。现已所剩无几。这神木树身高达几十米，树围也达十米左右，树皮细腻，纹络绵密，生长缓慢，木质坚硬，世上稀少，已像文物一样的精心保护起来。我们在山上流连忘返，景色再好也不是久留之处，在夕阳晚照里，才依依离开阿里山。有诗为证：

游阿里山

才游神圣日月潭，又到幽奇阿里山。
山路蜿蜒穿树海，飞车盘旋上青天。
叹服神木参天树，怒愤倭贼寇性残。
身后斜阳绘美景，满车欢歌待月圆。

东海岸一日

游完著名的日月潭、阿里山，又一路南行，访《佛光寺》《慈云寺》，领略台湾的寺庙文化，晚至高雄住下，天已傍晚，落日欲坠。无景可赏，只好看看附近的双仔塔。就是两座宝塔，隔空相望而已，上面花花绿绿，可能是当地特色。余皆一些人造景点，不值一看。无聊间几人便坐在一棵枝叶繁茂、三人合围的大树下休憩，还称温馨。一夜无话，翌日直接抵达宝岛最南端的阿釜鼻。阿釜鼻三面环海，面前即是巴士海峡，过巴士海峡就是菲律宾了。大海波涛滚滚，阳光充足，是著名的热带风光景区，可观赏猫鼻头、鹅銮鼻灯塔，帆船石等景点，虽时值三月阳春，这里宛若六月盛夏，大汗淋漓，如火烘烤。人们纷纷换上短袖衫，打开太阳伞，好给自身遮下一点阴凉。好在大洋辽阔，海风送爽，人们往返流连，拍照留念。然后才登车折向东海岸，又一路北上，沿南回公路欣赏台湾东海岸风光。车子在沿海公路上奔跑，时而穿山越岭，时而滨临大海，头脑恍惚，昏昏欲睡。突然汽车停了下来，抬头一看，一座高塔丛入云霄，导游说到北回归塔了。原来地球的北回归线经过这里，太阳在夏至日这一天就到此止步，然后就又往南移，天气也渐渐凉了。这很新鲜，可借不是夏至日，不然可体会一下太阳直射的威力。这里除孤零零的回归塔矗立旷野外，没有什么配套设施。离开回归塔，当晚住花莲，准备好休息，翌日再游最后一站——太鲁阁。

太鲁阁风光

太鲁阁位于中央山脉纵深处，崇山峻岭，壑深岩峭。汽车在悬崖上浮动，在隧道里穿行，最后不得不弃车步行。管理处给每位游客发一顶蓝色头盔，以防止山上石块掉下砸伤人，因过去曾有落石伤人事件，因此不敢马虎，大家戴上头

盔，成一字纵队向山岭深处进发。头上是千尺悬崖压顶，脚下是万丈深渊惊心。松风阵阵，溪水浅浅。柏松苍苍，狭路弯弯。望一眼，胆颤心惊；走一步，腿抖脚软。为壮胆，游客排成长长的队伍，像一队头戴钢盔的士兵，勇敢的向深山进发。最后终于来到了一快不规则的小平地上，建有碑亭和小商铺，售些果水类供游人食用。我们和李淑梅、鲍继忠等分别做在小亭前歇息，饮水、拍照，且是戴头盔的照片，很珍贵。这时我忽然发现面前广场边上的石台上有一尊半身雕塑像，翻领分头，面目呆滞。我好奇的近前一看文字，感到不可思议，原来是表彰一日本人在台湾搞农林开发做出的业绩，特树碑立传。真不可思议，一个日本人占领台湾，掠夺台湾资源，还要去给他树碑表彰，岂有此理！但这是在台湾，无话可说。

在返回的路上，旅游车里播放了开发穿越中央山脉公路的影像资料，颂扬了开通中央山脉的壮举，几十万国军老兵在蒋经国带领下，花了数年时间，硬是把中央山脉凿通，建成了第一条横穿台湾东西的公路。对于建路的死亡士兵，在一个山窝里建有祭祠，我们远处看到的《长春祠》，可能就是来专门祭奠这些亡魂的吧？这也就是从大陆来的老兵死亡后的归宿。何时能回老家？只有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吧。

离开太鲁阁，为了安全起见，改乘火车到基隆住下。那晚不巧下雨，无法外出观光。旅店又旧又小，电视里大都是台湾风光，异国风情，甚至个别频道专播黄片，这在大陆是不允许的。外面的雨下个不停，想看古城基隆夜市的计划泡汤了，只在第二天早晨离开时，才见到窄窄的老街巷，两边店铺的檐口前伸，这是做生意的需要，便于客商储物、开业，也便于顾客购物、行走，可能也是这个老商业城市的特色吧。

匆匆八天，行程千里。是一次山水旅游，也是一次兄弟串门，同文同种同语言。来者诚恳，待者亲切。大街小巷都是中国人，商店、饭店，路上、街里所到之处都是开口微笑、握手言欢。导游是屏东人，那年是大选年，马英九萧万长对阵蔡英文苏嘉全。苏嘉全是屏东县人，我对导游说：“你们屏东的苏嘉全正在竞选副领导人呢。”她惊奇的说：“你对台湾怎这么熟悉？”我调侃：“一家子的事，知道的并不比你少多少。”说完大家会心一笑。

在候机楼里，有的去免税店购物，有的闲坐着等待安检，这时腿部骨折、送医治疗的张老师病情已稳定，被台大医院医护人员手推轮椅送到候机楼，准备和我们同机返回。地陪导游小姐与每一位游客热情告别，恋恋不舍。过了安检，过了廊桥，转过身来忍不住再深情的说声：“再见台湾。”

三到青岛

现在提到青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辽宁”号，我国首艘航空母舰的母港，添了浓浓的军港色彩。再往前推，便是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国内首选的热门旅游城市。而我的三到青岛，却并非都像旅游那样的潇洒和轻松。

上世纪 70 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单位的一位年轻职工，私自跑到山东青岛烟台一带，不知天高地厚，到处大吹大擂，在那个处处讲阶级斗争、敌情观念特强的年代，结果被山东龙口派出所扣留。电话通知邳县公安局，公安局又叫我单位前往带人，单位工宣队把任务交给了我和另一位同志，我们俩人持县公安局介绍信，踏上了去青岛的列车。

由于走的匆忙，未带多少衣服，时值深秋，又遇连绵的秋雨，在那天的夜车里，我俩找不到座位，站在车厢连接处，冻的瑟瑟发抖，窗外一片漆黑，偶尔见到的点点星火，也一闪而过，哐当哐当的轮轨碰撞声，像一支有序的催眠曲，弄得我们昏昏欲睡却又冷的睡不着，无助的蹲在车厢连结处，任由过往旅客的拥挤和推搡。一夜抵千年，天亮时，列车终于到了青岛，向外一看，车头已拐进长长的海湾，一抹红霞在海上升起，天晴了。出了青岛站，两眼一抹黑，首先打听去龙口走法，原来弄了个大乌龙，龙口是在烟台方向，我们无经验却跑到了青岛，走了冤枉路。由于公事紧急，不敢停留，连市区也未进，即转车烟台、再赴龙口。到龙口派出所一问，人已放了。他们有理由：“你们迟迟不来人，此人只是吹大牛引起怀疑，有人报警才临时拘留，后查无作案证据，只好放人。”说的有道理，也乐得我们空手而回。否则的话，押着一个人，又是个熟人，一路上怎么处理！最大的收获是来到过青岛，在那个闭门不出的时代，有几人能去青岛？我们去了，简直像得了个荣誉。

第二次去青岛的机会来了，八十年代初，邳州港务局夏明志副局长在江苏省远洋公司帮助工作期间，跟“雨花”轮赴香港装货时，不幸在港突然去世。没多久，“雨花”轮抵青岛卸货，省交通厅通知邳州港务局派人前往处理后事，领回骨灰。李俊凡书记遂组队前往，我作为随员之一，同去了青岛。

这次去青岛，不是坐火车，而是开局里的面包车，因是长途，由庄雨生、吴德

敏两位司机轮流驾驶。当时交通不发达,路况也不好,山东的路更不好,时而柏油路,时而碴子路,一路颠簸,窗玻璃也挡不住飞扬的灰尘,人们的脸上像搽了一层粉,衣服一弹一冒烟,路上车况不断,常常熄火,活火塞换了一个又一个,在过一座漫水桥时,更是提心吊胆,惟恐车子泡在水里爬不出来,为慎重起见,我们只好下车涉水而过,车子才慢慢驶过去,几百里路,整整跑了一天,华灯初上,我们才进入市区。第二天便登上“雨花”轮,处理夏副局长的善后事宜。在船上一天,还算顺利,终于处理结束。此事在《初进港务局》一文已详述,此不赘言。

处理完后事,带着逝者的骨灰,和逝者的亲属一起离船上岸,哪里还有心情去游玩?在悲伤的氛围中,仅在路过海滨的鲁迅公园时,顺便浏览一下公园里展出的“水上世界”,看了鱼类天地,便匆匆乘车,打道回府。在青岛仅住了两夜,第三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青岛已远远的抛在我们的车后。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第三次来到青岛,那是专去探望在青岛服役的二儿子的。部队驻地是胶州某海军场站,离青岛很近。为行动方便,借了解台船闸的伏尔加轿车,携妻、子、孙三代四人同往,好在有老师傅王兆银同志开车,一路顺风顺水来到了青岛。王兆银同志是解台船闸老司机,技术精湛,道路熟悉,见多识广,待人热诚,一路上亏他多方协助,省去了许多麻烦。

首先来到胶州军营。二儿子早已等候多久,带我们住进了部队招待所。孩子已入伍近三年了,我们到部队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孩子的表现情况,同时感谢部队的关怀和教育,于是想请部队领导吃顿饭,便叫孩子找胶州最好的饭店,以便招待部队首长。

胶州是海军一个场站的驻地,是部队的一个独立单位。是晚,部队正副主官悉数到场,气氛热烈,相谈甚欢。看来部队领导对我孩子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并告诉我们说他表现很好,已是预备党员,很快就要转正了,现任班长。我们听后很满意,并表示感谢。宴毕家属前去结账,没想到早已被部队领导结过了。我坚决不同意,怎么能叫他们花钱呢?然而他们却振振有词:“你们到这里是客人,我们是主人,哪里有叫客人结账的道理呢?那不是待客之道。”他们反客为主了,我们好一阵感慨,这么高水平的部队,能不打胜仗吗?佩服。孩子在这里,放心。

翌日,部队准假一天,儿子陪我们到青岛玩了一天。首站来到了青岛标志性建筑栈桥,长长的栈桥远远的伸进海里,栈桥两侧高高的莲花玉兰灯如两排仪仗,在向我们欢迎和致敬,桥上的游人更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两旁是天蓝色的护栏,远方是耸立的百丈高楼,海岸线蜿蜒远去,一望无际。栈桥顶端的塔座上,挤满了游人,或举目远眺,或拍照留念,或烧香拜佛,或合掌许愿。我们站在那里,凭栏远眺:海浪起伏,波涛滚滚,闪烁的阳光在海面上撒了一层金,我们便

在这里拍了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你看三岁多的小孙子祥祥,偎在奶奶和二叔的身边,穿着白色的圆领衫,绿色的短裤,怯怯的看着远方,像是在欣赏世界的新奇。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海滨浴场,这里更是人山人海,海滩上,身着泳装的男女老少,雀跃着在金色的沙滩上,随心所欲地放飞着心灵的梦想:堆沙雕、晒太阳、追逐嬉戏,远眺冲浪。祥祥赤着小脚丫,肩上斜挎一个红白相间的小泳圈,蹦蹦跳跳,奶奶武装整齐的站在水边监护,我和王兆银身着泳装向海里进发,但也不敢勇往直前,几次游到够不到底的时候,便立即返回,因情况不明,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尽情玩了一个小时,不敢久待,一天的时间太宝贵了,还想去崂山一游呢。

出了青岛,崂山已经不远,只是在崂山没有看到道士,只见到巨石山岗,洞天流泉。无怪这里曾是僧道修炼的去处,林岗略显沉寂,山坡亦觉荒凉,在一洞穴处稍作停留,权作休息后,眼看夕阳斜照,时间不早了,便起身登车,挥手作别,车子风驰电掣的向军营驶去。第二天我们便离开了胶州和青岛。但那沸腾的军营,金色的沙滩,长长的栈桥,滚滚的海涛,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可见。只是那梦中的崂山,因时间太紧,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回,没有细看,故有以偏概全之嫌,若再去青岛,定首访崂山,再去看那停有航空母舰的军港,那真是太美了,我期待着。



登 寨 山

戊戌年秋菊月的一天，古邑邳州，阳光灿烂、金风高旋。早晨八点，一辆大巴从市人民公园大门“本固邦宁”古色古香的石牌坊下准时出发，出喧嚣闹市，入静谧原野，过蒜乡、进辐燕，直向闻名中外的寨山奔去。车子驶入丘陵地带，不久寨山也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远远望去，寨山像一只倒扣大地上的金碗，兀自在阳光里金光闪闪。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一行 20 余人在袁登峰主任、刘付凡会长带领下，不远百里前来寨山，意在登山探秘、觅奇寻宝，普查运河两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寨山是个重点。上午 10 点车到山下，人们赶忙下车，仰望峰顶，心情激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白毛女的传说，奶奶庙的神奇，让寨山闻名，给运河增辉，也像磁石一样的吸引着我们，不用号召，无须动员，大家立即散开队形向山上进发。

寨山是座小山，海拔仅 160 米，但却地理位置显要，山的西、北坡属山东省，山的东、南大半个山归江苏。山上石岗纵横，荆棘满坡，乱石遍地，荒草片片，风化的岩石碎块，满目狼藉，这里没有登山的台阶，不能拾级而上；这里没有蜿蜒的曲径，不能循路而为，人们只能满腔热情的各自寻找合适的“路线”，双脚试着往前趟、再一点点的向上移动。登一步、喘一气；走一会，歇一回，时不时还忍不住的瞅瞅山顶，啊，还远着呢！但也没有退路了，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下定决心登顶！大家早忘记了年龄，忘记了病痛，无所顾忌的向着山上攀登。袁主任未雨绸缪：“不能上的不要勉强，要量力而行。”但却无人畏惧，都默默的奋力向上攀登，并且互相鼓励，通报“好走”的路线，这边喊：“这里路好，走这边”，那里喊：“这边坡不陡，快过来。”其实哪里都不好走，只是互相关心、相互鼓励而已。衡敦壮，车辐山文化站长，本地人，曾多次来过，今天面对大部分年龄偏大的“游客”，也是爱莫能助，你看他急的一头汗，一边嘱咐大家小心，一边站在一个陡坡前，把人们一个个吃力的拉上来。我走在队伍的中间，一步三喘，奋力前行，忽然一不小心踩滑了，脚下碎石坍塌，身子打了个趔趄，两手不由自主的想拉住面前的枝条，谁知猛抓下去，却是一把荆棘，刺针扎的满手生痛，一松手，身子一闪，在将倒未倒之际，被身边人一把扶住，才化险为夷。年轻一些的，动作敏捷，轻松直上；年

长的先寻找斜坡,循着“捷径”,巧妙的慢慢上。特别是两位女同胞,巾帼不让须眉,刘付凡主席一马当先,身轻如燕,走在前面,率先登顶;张梅女士却遇到了麻烦,脚上的高跟鞋拖了后腿,行动困难,她虽年轻力壮但却使不上劲,但还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了上来,大家对她称赞不已。周伯之老师干劲十足,气喘吁吁的走一会,歇一会,终于如愿登顶,笑傲巅峰。

寨山顶上,无限风光。阳光灿烂,山风阵阵。在一堆堆乱石倒碑前,拉起了《邳州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沿运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团》红色长幅,全体团员欣喜的在长幅前合影留念,一个个着意摆着胜利者的姿态,笑的比蜜还甜。

我们认真的走遍了山上的角角落落,细心的观察着一砖一石。东南有一个大圩子,已是残垣断壁,墙内则是奶奶庙,相传是奶奶行宫。从南坡登上可见大门,西侧为尼姑居所,院东北有一石碑高 1 点 75 米,为重修前、后、中楼并灵宫殿碑记。碑东有残楼,上层为“水月阁”,下层为“碧霞宫”,与此对峙的南侧为“梁武帝鸚鵡寨卧碑”,记载大明万历十七年创建奶奶庙行宫事。顺着阁底向东,石壁上有一石刻,记载康熙七年鲁南地震情况,摩崖石刻文曰:“戊申季夏,山东同时地震,倒塌压死人民无可胜数。较之嘉靖年压死汪槐野、韩苑洛、马伯循之变更甚焉。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戊时地震,丙午举人亨坤书,东山主持道士栗教成勒。”详细记载了 1668 年鲁南 8.5 级特大地震的时间,范围和震情。1979 年邳县文化馆在此设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上的文物一览无余,但却没看到峰巒密林,没看到野草幽花。大家在荆棘遍地、乱石倒碑中徜徉良久,才依依不舍的向山下走去。上山难、下山更难,大家小心翼翼,唯恐再有闪失。电视台张威小伙子为慎重起见,手中的摄像机不敢扛了,请身强力壮的衡站长帮忙拿着,还爱怜的嘱咐道:“二十万呵、可要小心。”小张年轻有为,不愧为革命后代,一身正能量。他没有径自下山,而是热情的帮助老同志,他看我头发花白,下山吃力,便主动上来搀扶,唯恐有闪失,遇到陡坡,他先下去,再把我扶下来。时近中午,大家才终于安全落地,胜利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一身的疲累也随之烟消云散。我们上得车来,仍恋恋不舍地回望渐渐远去的寨山,高兴的挥手道别:“寨山再见!”

黄山游记

黄山者，邳州八义集镇南部白马河畔之黄山也，非安徽之黄山矣。此山处于丘陵地带，四周有竹山、焦山、石山、碌山等群山环绕，峰峦连绵，南、西、北分别与安徽、河南、山东搭界，地理奇特，山势险要。自古以来，战火不断，商旅不绝，1943年11月25日陈毅元帅奉毛主席之命从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出发，29日经过黄山东麓石匣村并住了一夜，30日起程再经八义集、大许家过陇海铁路、微山湖赴延安参加会议，可以说黄山扼苏皖豫鲁之要冲，谓之鸡鸣四省也不为过。

菊月重阳刚过，秋高气爽，我们与洪太大叔老公俩一行，由我孙子开车，驱车来到既熟悉又陌生的黄山脚下，说熟悉那是自孩提时代起，就耳闻目睹且多次爬到过山上，只是半个多世纪来再也没有去过，常听说变化如何如何，这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童年的记忆。

车到山前没有了路。原来为了保护青山绿水，地方上一改过去的开山取石致富而变为封山育林发展，所以进山的大门紧闭，“铁将军”在此把门了。我们只好下车步行，这却给我们提供了仔细观赏的好机会。

说到封山育林发展，眼前已见端倪，一条水泥小路曲折逶迤、盘山顺势伸向山西，逢坎开路，遇沟搭桥，蜿蜒盘绕向前伸延，看不见尽头，这是为育林开发先行铺路，然后再做新的文章吧，或梯田、或果林、或景点。山的南麓过去是一湖泓水的羊角湖，湖南是睢宁的羊鼻子，湖西是铜山的牌坊，湖水清澈，鱼肥虾跃，周边生长茂密的芦苇。洪太大叔说，50年代他们曾来此地为芦苇纠纷调解过邳铜两县形成的矛盾，那时羊角湖里的鱼又大又好吃，后来白马河疏通，水患没有了，但水也不复存在。记忆中的黄山是由西向东大、小两座山组成，山上有沟壑石岗、零星树木，东麓还有一道长长的山梁，直达仙庄、石匣附近。而现在只有西边一座较大的山峰，高约百米，东边的一座小山和紧连的长长山梁已在开山取石的炮声中消失了，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深不见底的水塘，这倒可和当年的羊角湖媲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小时候常听老人讲说黄山的故事。活灵活现，神乎其神。”龙潜碧水、凤鸣黄山”神话不绝于耳；“黄山石人”的传说更是有鼻子有眼。据传在大小黄山之间，有一石窟深洞，山东麓仙庄庙里一位得道高僧静坐洞中修炼万年，成仙成神，上天玉皇怜爱下界众民，得知秦皇暴政，便赐名仙人为“黄山石人”，命其携一部兵书法典馈赠于有志灭秦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仁人志士。黄山石人不敢怠慢，择吉日出洞东行，经下邳圯桥歇息时，恰遇张子房在此，见其面目清秀，神情不凡，知其胸怀春秋、腹有经纬，意欲授兵书于张子房，让他替天行道，拯救众民於水火之中。为了考验张子房的气度和诚意，便有了黄石公圯桥三难张良泥中履，又三邀张良桥上会的故事，一番考验，果见张良胸襟豁达、魄力坚毅，才授之兵书，委以重任。张良也不负天意，得了兵书，日夜操演，深得奥秘，经自聚众起兵，讨秦助汉，成就了刘邦一统八百年的大汉帝业。

心里正想着神话传说，不觉已到山腰，放眼望去，西边的大黄山历历在目，山头上矗立着片片青松翠柏；东边的小黄山已不复存在。在小黄山消失的地方，由于挖山取石，凿通了地下泉眼，遂积水成塘，已成一大片水域，过去是羊角湖，现在有大水塘，这岂不印证了当年“龙潜碧水”的传说吗？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兴奋的沿着一条似有若无、荆棘丛生、杂草遍地的洋肠小路，东进南拐，迂回向前，终于看到了一片硕大无比的清水冽冽的大水塘，镶嵌在高低不平的岩岭之中，状若天山上的天池，清水滟滟，波光粼粼，一群白色的水鸟惊空掠过，盘旋着向远方飞去。在灿烂阳光下，湖面上清波千层涌浪、银星万点闪烁，一片片鱼群扬波畅游，密密麻麻，躲躲闪闪，所到之处，泛着白花，腾起细浪，犹如天上的银河飘落碧塘之中。

水塘的东、南、西三面是高低不平、错落有致的驳岸，而北面则是一堵如刀削剑劈般高高的红褐色峭壁，直上直下，触目惊心，令人震撼、动人心魄，犹如来到了赤壁大战的三国古战场，山风阵阵，如角号鼓鸣；水鸟盘旋，似簇旋箭发，犹如两军厮杀、兵勇对阵。走在塘边岸畔，面对眼前绿渊绝壁，脚下荒草唏嘘，如履云端、如入仙境。水塘深约百米，挨南部有几处网箱，阳光下影影绰绰、似有还无。我恋恋不舍的徜徉在这神山仙境之中，久久不愿离去，感叹黄山还有这样一块胜地洁土，真乃家乡之幸矣。

流连忘返，几经催促，我才离开水塘，沿原路返回，回首再细看山脚下，又是一片新天地，路的两旁栽满了核桃、栗子，山芋、花生随处可见，山东坡是各种果树，桃、杏、李、梨、石榴、红枣应有尽有，还种有葛菘等中药材。看上去虽树小苗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不几年，这里就是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桃花源、是又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看着满山遍野的山芋、花生、果树、中药材,不禁满心欢喜,感叹良久。路旁沟边一座小涵洞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跨沟蹲下细看,上书“国家农业综合开发—2016—路涵—118,“管护单位:八义集镇人民政府。”看来这座山的发展,已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承包这块坡地者也是有眼光的,不是吗?你看连霍高速八集出口处向南刚刚建好的 271 国道正从山的东麓穿过,无疑给黄山的发展又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膀。

更值得一书的是,带领我们上山的是:舍身救童、名闻遐迩、已追认烈士称号的王吉爱的父亲王德珍,一个已 80 多岁的老人,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上山如履平地。他是黄山脚下、八集镇张新庄的老户人家,家风严谨,品格高尚。最近才从徐州疗养回来(徐州市民政局组织的由军烈属、抗战等革命老战士参加),他一路上对黄山如数家珍,讲的头头是道。从山上下来,便来到他的家里休息。

他的家就在黄山北里把路的小村里,大门右首嵌有“党员之家”铜牌,小楼、东屋、过道围成一个院落,满院阳光灿烂,西墙下是一畦绿油油的小青菜。进得堂屋,满室生辉,墙上挂满了表彰的锦旗、字画,后墙桌上是一摞摞的红色荣誉证书、奖杯、奖牌。门前不远的黄山脚下就是王吉爱舍身救童、光荣献身的地方,他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他的不朽精神是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过去是黄山石人替天行道,今天有王吉爱英雄献身,更给黄山增光添彩,使黄山更富有传奇内涵而名扬天下。



再游银杏时光隧道记

时光隧道,名闻遐迩,慕名而来者,川流不息。我一年之内三次到访,三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早想一睹真容的我,2017年底独自乘公交51路前往,可惜来不逢时,正值初冬季节,北风凛冽、金叶飘零,只剩下一片青灰色的林带,无奈只好扫兴而归。及至今年仲秋,暑热稍退,随另一个机缘来到了时光隧道,但见树木葱茏、红花绿草,可能因是周末下午吧,游人寥寥,略显冷清,仅在道上走约百米,拍照留念,便匆匆离去。

终于有了好时机,重阳过去多日。已近立冬之时,金风飒爽、霜叶烂漫。邳州老年大学文学诗词班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有幸再次来到时光隧道。但见漫天辉煌、金叶遍地,人潮涌动、熙熙攘攘,隧道景区外车马笛声喧,时光隧道内摩肩接踵游客欢。一下子颠覆我上两次的内心感受,还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时光隧道。

步入景区,彩色行道线导引着我们缓步向前,在拥挤的人流中左右躲闪,很快我们的团队被人冲散了,只好各自为战、慢慢欣赏。放眼望去,游客在林间徜徉,“大圣”在路上弄棒,儿童追逐嬉戏,艺人放声歌唱;煎饼摊大显身手,糖葫芦尽情品尝;红汗马威风凛凛,炒坚果炊烟飘香。行走间忽见一处热闹非凡,趋前一看,原是一家笔友联谊会在此搭台“唱戏”,各路书画高手云集,挥毫泼墨,气宇轩昂;屏心凝神,天下无我。真草隶篆,龙飞凤舞;水墨写意,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五彩斑斓。我和许玲娟、石荣仁诗友观赏良久,才又移步南行。不料又一个场景震撼了我们,在一排长长的古色古香的棚楼下,各色水果小吃应有尽有,四王冰糖葫芦摊前,红灯高悬,一个小姑娘甜甜的吃着,又招呼另一个小伙伴快来;烙煎饼的鏊子滋滋作响,磨豆浆的小拐磨在手下旋转;黄瓜、红枣、白果、黑豆等土特产都是自采自卖,绝对的绿色自然。

穿过时光隧道来到路东,越过小桥流水,不禁眼前一亮,心胸豁然开朗,在一排草编社、佰康银杏、淳康食品、农夫雕像前,看到了仰慕已久的姚庄民俗馆。通过小泥瓦镶边、老石磨、青碎石碴铺设的蜿蜒小径,走进了茅檐木门的民俗馆。院内绿竹银杏成排,碧草繁花似锦,由木栅栏围着的一株挂着“红子”的硕大

老银杏根迎接了我们。再往北去，巧匠大显身手的姚庄泥雕吸引了我，泥雕在姚庄已有 400 多年历史，顶峰时有七座窑场，见一老人正精心在旋转的机盘上操作，泥罐已现雏形，他左手伸进罐口内，右手在外，随着机盘的转动，两手内外灵巧的控制着泥罐的厚薄和进度。不多时竟活脱脱的把泥罐捧了起来，放到一边，再摔坯制作下一个。

回首漫步南去，过婚庆喜屋、过时光剪纸、过永和书屋，来到了我们的大本营东篱诗社，木门砖墙、茅檐雕窗，门前几个古石槽垒成品字造型，四周杏林斜径，花草成畦，一片自然风景，一派田园风光。我对东篱诗社常务副社长冯凯军先生说：“东篱诗社的建筑风格和成都的杜甫草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这里寸土寸金，竞争激烈，落户该馆，实属不易。

诗人冯凯军，诗词书印俱佳，有北冯南洪之说，即冯凯军、洪成超是也。他没有拜师求人，凭着天赋和聪明，无师自通，一品的文章诗词，一流的书法印章，并打算向绘画进军，可谓诗书画印，全通了。

不信吗？请走进屋里看，长案圆凳，雕花窗透过灿烂的阳光，照的满墙字画熠熠生辉。“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后墙的挂联道尽了学问的精妙，也更见凯军行书功底；再看西墙他撰书的行草：“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功。悟得梅兰腕下趣，自然纸上有清风。”更见其功底和志向。正看着，青青子衿臧宝军先生到了，他对写作、摄影、公众号编辑很是熟稔，文章经他编辑，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可惜，出口成章的诗词快手柳风去徐州了，不然我们心目中的邳北三杰可就全到了。

少顷，诗友们陆续到来，群贤毕至，长少咸集。这里有诗词成果卓著的老将胡霞、史培云、高锡球，也有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邹蕾、许玲娟、户振荣等诗友，还有《邳州文化》副主编葛兰诗人。

周浮五老师见人员到齐，便在新落成的东篱诗社基地布置采风活动，先分韵“时光隧道风华回，韵味文章日月光”。联中的 14 个字，让大家分别挑选一字为韵写诗，另外再自由赋诗一首，作为采风活动的内容。

为记住这难忘的时刻，我们又来到时光隧道里挂起《邳州老年大学文学班东篱诗社采风团》标识，全体合影留念。大家做足了表情，快门“咔嚓”一声，留下了诗人们的美好瞬间，收尽了时光隧道的无尽繁华。

天堂的魅力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耳熟能详的谚语，道出了苏杭的富饶和美丽。前往观光旅游者、掘金淘宝者旅迹不绝、趋之若鹜。年轻人这样，老年人也如此。我去苏杭多少回了，按理说不该那么被吸引了吧，谁知前几天一听说老年大学组织去苏州二日游，又动心了，且第一时间报了名。苏州的美景不用说了，苏州的富饶也不用提了，就凭苏州这块牌子，就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消息不胫而走，没过两天，50人的名额已经突破，连徐州旅行社都没想到，徐州方面开始曾没有信心的说：“必须有一车人(50)才行，否则不发车。”结果去了两车，还有许多没报上的，喜的徐州旅行社连说：“好！好！”

当然是好了。邳州老年大学的老师学员、亲朋好友们像办喜事一样，都喜的合不拢嘴。2018年金秋的一天早上就分别向集中点奔去。我恐怕误点，又不会手机定时间，夜里三点多就不敢睡了，四点钟干脆爬起来，洗漱毕，再次打点行装，及致步行赶到集合地点，人群正向车里涌进，幸好我没有被落下。

车子准时出发，沿着连霍、沪宁高速一路前行。大家在黎明前的夜色朦胧中离开了邳州，转过新沂，晨雾散去，旭日东升。大地迅速的向后退去，村庄热情的伴我前行。淮安服务区，简单休息后，又马不停蹄、车不减速呼啸着向南飞驰而去。凭窗望去，一块块绿得发亮的麦田，连接在一起，像铺在大地上的绿毯；一片片落了叶的青灰色林带镶嵌在大地的边缘，形成一个巨大的像框，框进了无限的风光。

道路两旁的高树上，叶落枝疏，不时能看到盘盘鸟窝悬在桠杈间，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根根长长的平行高压线，伸展到无尽的远方，组成一道五线乐谱，那在电线上嬉戏的群鸟，像标识着的欢快的音符；那树上时而点缀的鸟窝，就是分节分章的标点，谱写组成了一曲雄壮前进的交响乐章。

窗外一方方明镜般的水塘越来越多。有的水塘里露出增氧机，可能就是鱼塘了；有的水塘里现出密密麻麻的斑点，仔细一看，原来是群群鹅鸭漂浮在水中追逐嬉闹，白色、褐色的羽毛在晨曦里闪着亮光，这自然是养殖场了。湖里的塑料大棚，渠边的碧绿小园，粉墙红瓦的村舍，整齐有序的厂房随处可见。

这时路西侧的一条大动脉引起了全车人的注意,长长的路基上桥隧高架没完没了地向着远方伸延,伴随在我们的视线里从未消失。知情人说这是贯通江苏南北的京沪高速铁路,有人忙打开地图,在图上识别着新路的轨迹。说是在建高铁是有道理的,你看北部路基的桥梁上已建好配套设施,“XXX铁路XX局”的字样不时出现,施工人员影影绰绰在路上晃动,南部的路基也已成雏形,说不定下次再去苏州就要乘高铁了。

由于起的早,有的人先后趴在前座椅背上打盹,甚至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呢,过了淮安,大家醒了,喝水的,啦呱的,渐渐活跃起来。我们的兼职导游吴敏同学不失时机的拿起话筒,和大家互动起来,以调动大家的情绪,其实车上的旅客大部分都是她在老年大学的校友,甚至是她文学、声乐、书法等班的同班同学,互动起来自然是得天独厚。她虽是义务兼职,但比专职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比我上次去上海世博会见到的她有更大进步、不可同日而语了。你看她为了发动大家积极参与,调动情绪,自己首先唱了家乡的黄梅戏,一曲独唱后,又和学友合唱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把气氛推向了高潮,也调动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简短的热身后,歌手们一个个登台亮相,特别是声乐班的学员,都跃跃欲试,展示风采,满车上一时歌声嘹亮、掌声不绝,高手迭出。男低音、女高音,此起彼伏,一个个闪亮登场,哪怕唱跑调的,也同样得到鼓励的掌声。年轻人踊跃,老年人也不甘寂寞,86岁的高广彬,刚从西藏旅游回来,又来到了去苏州的车上,他自告奋勇走到车前头,接过话筒,唱了一曲“夕阳无限好”,又来一段《夕阳红》节目中的主题歌。搏得大家一片掌声。把枯燥无味的旅途变成了娱乐场。几个小时不知不觉的过去了,车子已抵扬州地面,万里长江已经不远了。

长江,对我们北方来说,常常觉得遥不可及,现在近在眼前,自然引来了大家的兴趣和热情。忽然窗外掠过一水,有人惊呼:“长江!”细一看哪里是长江?一条大河而已。按时间距离推算,润杨大桥就在前面,早该到长江了,但我们走的是江阴大桥,所以还有一段距离。

车虽未到,江阴大桥已在我们心里热起来。江阴大桥、江阴要塞、江阴起义,江阴炮台、这些名词勾画了一卷雄浑壮丽的画卷,凭添了无限神奇色彩。及至来到江阴大桥,更引来了一阵惊叹。一条大江在脚下滚滚涌动,长水浩浩,云烟茫茫,岸边长吊排排,水中巨轮行行,灯标点点,船队长长,浪拍驳岸,潮涌帆樯。江中舟船万点,犹如江豚在水中徜徉,南岸几许山岗、几堵高墙,那里是要塞吗?山岗丛林里有碉堡吗?有炮台吗?带着巨大的问号,带着对天堂的想往,车子飞过大桥,前面就要到了,我们心目中的苏州天堂。

天堂橘园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这是白居易著名的《忆江南》词中的一阙。白居易做过杭州刺史，做过苏州刺史，在人间天堂”里走了一遍，能不字称“乐天”吗？他看尽了江南的好山好水，事后自然要屡忆江南好了。就是我们这些去江南旅游仅仅两天的人，也有许多难忘的印象和回忆呢，忆什么呢？

江南忆，最忆是橘园。橙黄圆润橘灯悬，欣赏品味比蜜甜。人人笑开颜。

这次苏州行的第一站就是橘园，导游告诉我们：“在橘园里吃橘子，只准吃，不准带，所以中饭少吃些，留点空好吃橘子。”笑话归笑话，橘园也确实值得一去。

江南的水好山也好，橘园就坐落在一个小山坡里，“藏得深闺人不知”，为了来到这块风水宝地，司机师傅也许路线不熟，真是费尽了周折，车子在群山中转来转去，忽然进入了一个怪石嶙峋的山门，上书“穹窿山”，又七拐八弯的来到了“丁邦寺”，寺庙宏伟、风景秀丽、游人如织。车子稍作停留，却又原路折回，司机迷路了。我们却乐得不花钱“白看”了一个景点。心里正窃喜着，车子又来到一处山下，道旁有“军事重地”字样，又走错了吧？没有错，车子径直绕道山西向里开去，在一片不起眼的山坡下停了下来。路旁是一片沟坡，放眼望去，橘子树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的橙色橘子眨着眼睛友好的看着我们，热情的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顺着梯田的林间斜径往里走，就来到橘林中了。但见千树碧绿、万果飘红，山风送爽、橘香味浓。人们欣喜的在橘林里观赏、拍照、采摘、品尝，左顾右盼、流连忘返，低处的橘子大部采完了，就是大人也必须踮起脚尖、伸长胳膊才能采到高处的，小孩子干脆爬到树上，边摘、边吃、边玩，高兴极了。也有人吃够了，便打开手机拍美景，摄视频，传给亲朋，让大家同乐。专业摄影者捧起相机，调好焦距，进行艺术创作，我们这些不懂摄影的只是乱拍一通，有影就行。一旁的晏老师见状忙提醒我们：“不要逆光拍照，那样效果不好。必须顺着光线拍才行。”

我注意到不少树上都挂着一个塑料瓶子，里面是液体状，我以为是农药或是给果树输营养液，园工说：“里面是蜂蜜等物，捉虫子用的。这里都是绿色食

品,放心食用好了。”橘树约有十年左右的树龄,橘子大小适中,看上去圆润美观,吃起来甜甜的,略带点酸味,可谓酸甜可口,强脾健胃,是个好水果。有人吃足了,又摘上一包,叫园主过秤付款,准备带回送给亲朋好友。

园主人是个中年妇女,身强力壮,看上去是个吃苦能干的女强人。我们问她收入如何,她说:“这块园有 100 多亩,一年收入 60 多万元吧,除去人工费用还是可以的。”真难让人相信,看上去就是这么一点小山坡,也没什么特别,却能有这么好的收入。若不栽果树,恐怕就什么都没有了。江南富,不仅富在山好水好,更富在人的勤劳聪明能干上。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那时不准搞私有制,江南人就创造了个“社队企业”的名词,才得以合法生存。还听说江南人向上级要的是政策,北方人向上级要的是钱物。这就是认识上的差别,这就是江南人的远见和聪明。

吃好了,玩够了,我们将要上车的时候,园主人又热情的给每人送一包橘子,以作留念。你看人家会做生意吧,不是白吃白拿的,是叫你给做广告宣传的呢。作广告也高兴啊,你看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那红色塑料袋装着的红色橘子,在欣喜的离开橘园的时候,还都情不自禁的在心里说:“再见,橘园。”



范公祠与严家花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济世良相”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现在就镶嵌在范公祠堂前的一座牌楼壁上。范公祠和严家花园比邻而立，严家花园就是国民党的政要、台湾前副职领导人严家淦先生的故居。这两个古代和现代的重要人物出自同一个地方，是水土造就了他们？是时事造就了他们？我认为皆然，何也？让我们进去看看吧。严家花园的左前方，离公路不远的地方，矗立一座高大的石碑坊，上书《高义园》，是乾隆十六年辛未三月十八日恩赐，看来严家在前朝就已经是官宦人家了。穿过一大片开阔地和大水塘，便进入了严家花园的府邸。过了门楼，庭院深深，雕梁画栋，曲径回廊，飞檐粉壁，小桥流水。和“拙政园”、“怡园”等苏州园林毫无二致：小巧玲珑，典雅严谨，古朴自然、浑然天成。院内繁花碧草，茂林修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巧夺天工，设计得当，犹如行云流水，了无雕凿印迹。三进院的后院。两层堂楼，中间局部建有三楼，仅一间而已，名曰“棋楼”，专供主人对弈时用，仆人在下边敬候使唤。小院不大，廊柱间各格成方形，每个方形自立成画框，人若置身其间，就成画中之人了。楼的两头均有回廊，是为妇女回避所用。一大家子人住在院里，难免不碰面，为避免媳妇公公见面的尴尬，到时媳妇便自动退到楼两头的回廊里。这自然是官宦富家所为。严家历代为官，室中所陈仅御批圣旨就有七道，可以想见，严家淦先生出自这样的家庭，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要员就不足为奇了。

出了严家花园往右一拐就是范公祠了。毗邻而立两院的前方就是一个大大的水塘，蓝天白云映在水中，成了一幅绝美的水墨画，岸边广植红枫，正是金秋时节，秋风飒爽、枫叶烂漫。斜阳晚照、心旷神怡。高大的枫树多为珍贵古木，不下百棵有余，参天蔽日、蔚为壮观。有一株临水而立的编号 036 的枫树，树龄已达 420 年之久，树皮苍老，华盖如云。高大的树干上积有不少硕大的疙瘩，愈发显得岁月苍桑，弥足珍贵。

范公祠里也庭院深深，古木参天。在后院的正厅里，一尊范仲淹的雕塑像头戴乌纱，危襟正坐，长袍水袖，蚕眉黑须，微笑沉思。沉思什么呢？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找到了答案，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处世情怀和思想境界的古人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今人也是要努力争取的。范公的这些名言警句不仅为世代人民所传颂，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

范公祠也叫“范文正公忠烈庙”，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花草成畦，湖石嶙峋，门前的一株古树下有一块《范仲淹纪念馆》湖石碑，并排而立的还有范公的站立雕塑像，身穿长袍，手握经卷，长袍被风吹成许多皱褶，双目看着远方，老夫子在看什么呢？岳阳楼？洞庭湖？还是门前的大水塘？我想他都看到了，说不定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还有那“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的名句就有这水塘的影子呢。你看那门前的大水塘，在阳光下不也波光闪耀、锦鳞游泳吗？若在月夜不也浮光耀金、静影沉璧吗？对了，还有一说范仲淹写《岳阳楼纪》时，根本就没去过岳阳楼，他受朋友之托，借题抒怀，写下了这千古名作。那就更有理由说，这个大水塘在某些方面，就是他创作《岳阳楼记》的范本和模特。幸哉，我们今天也来到了这里，一睹范公的风采，记起他的名句，传承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许多人在祠前流连往返，不忍离去，好在栩栩如生的范公塑像就在眼前，于是我们便在雕塑像前留影作念，也借以沾沾大文豪的喜气。



走进木渎镇

苏州的名胜太多,数不胜数,就让我这个门外汉也能说出一大摞。“吃在广州,玩在杭州,住在苏州。”谚语所说的住,大概就是指苏州的园林,如怡园、拙政园、严家花园等;苏州的历史名人也多:吴王夫差、孙武子、伍子胥、西施等;苏州的名胜更多:寒山寺钟声、天平山枫叶、香溪花山,还有虎丘塔、唐寅墓、五人墓等。短短的两天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过来的。就是我们这次来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木渎镇,两天时间也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个皮毛。

木渎镇是江南唯一的园林古镇,明清时有私家花园 30 多处,现在对外开放的有严家花园、虹饮山庄、灵岩山馆、古松园、榜眼府第等,其中严家花园是当今台湾政要严家淦的故居,虹饮山庄是乾隆皇帝的民间行宫,内有 20 道清代圣旨,弥足珍贵。我们今天去的山塘古街已有千年历史,早已名闻遐迩了。

可惜来到木渎古镇时,已经暮色苍茫,华灯初上了。朦朦胧胧中走过“山塘古街”的高大石牌坊,一条香溪水把古街隔成两半部分,也可以说古街是沿香溪而建的,我们沿香溪右岸逆水而上,半条街上店铺林立,灯火辉煌,古树参天,花草成畦。“李纪老姜糖”、“木渎特产品”、“丝绸服装店”、“特色小吃铺”,一街两巷比比皆是,花色品种,琳琅满目。第一次看到老姜糖的制作竟如此奇妙,看过剖面,看过拉面,没想到老姜糖的制作竟也有些相似,甚至更胜一筹。一个妇女把姜糖面拉的长长的,再双过来反复越拉越长,双手不够用了,就固定一头,再向外拽拉,循环往复多次,把姜糖拉的长而又细,几股糖反复折叠一起,再次掣着身子用力向后拉拽,老姜糖居然柔韧不断,仍完好无损的在她手里驯服的折来叠去,最后成为一个大把子老姜糖,挂在铺面显眼的地方另售。上面星星点点是芝麻还是姜粒无从分晓,但却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还有那扑鼻的清香,这清香是香溪的味道还是老姜糖的味道已无法辨别了。

天渐渐黑了下來,香溪消失在黑暗中,只見各家店铺的灯火连成一片。忽然在一个店铺里,一树“鲜”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树干粗壮,繁花似锦,正惊叹间,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棵布景树,惟妙惟肖、难分真假。花树下的各色商品、琳琅满目,游人是来赏花还是来购物也难以区分了。只知道我是进店来赏花的,这大概

是老板为吸引顾客而想的妙招吧，真是用心良苦。

丝绸店里更是五颜六色，品种繁多，花花绿绿的长短围巾，各种款式的男女服装，旗袍短衫，成人儿童所需的各色品种应有尽有，看上去华美靓丽，摸起来柔软滑润，让人眼里羡慕，心里舒服，由不得你不想去买。

再往前走是一座跨过香溪的隆起的石桥，天气已晚，跑了一天也感到累了，香溪对面的另一半街也只好忍痛舍弃，还是打道回府吧，回来的路上又看到一条羡园街的石牌坊，里面也是灯光闪烁，店面林立，也无心观赏了，等明天再来吧。不料翌日清晨，迎来了一天的江南雨，冷雨凉风，再无逛街的兴致了。

不去逛街，去参观苏州的丝绸吧。苏缎与杭罗、云锦被称为东南三大丝绸名产。织工精细，色泽艳丽，轻盈柔软，风靡全国，远销海外，现在仍是全国丝绸工业中心之一。“陆上丝绸之路”是陆上连接中国腹地与欧州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正为振兴中华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面秋雨绵绵，我们在室内参观华夏文明的世界遗产，从机器纺织到成品销售，甚至看到了从蚕吐丝到成品的全过程。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人的手中都或多或少的拿着才购得的心仪的丝织等物品。

秋雨下个不停，我们也无心游玩了，登车返回吧。在回来路上的唯一遗憾是在车过江阴大桥时，我竟睡着了，错过了再次观赏大江的机会。车子在黑暗中前进，远处的点点灯火，像撒在原野里的颗颗珍珠，闪闪发光。车过沐阳，前面就是新沂，家越来越近了，人们又开始活跃起来，我们的吴敏导游趁机指挥大家唱起歌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一曲接一曲，车内形成了欢乐的海洋，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吴敏一边领唱，一边娴熟的打着拍子指挥大家，当唱到“越过高山”，她用右手鼓动起右边的人；“越过平原”，他又用左手鼓动起左边的人，把合唱再次推向高潮。豪华大巴在嘹亮的歌声中风雨兼程，呼啸着向前奔去，寒冷的秋雨早已置之度外，不觉新沂已过，邳州——我们温暖的家到了。

神游九华山

2018年老年大学临近放寒假的时候，传出元月5日去九华山旅游的消息，我很兴奋，一听九华山的名字就产生一种无名的冲动，便有了去的意愿，回家一说，却遭到全家一致的反对：“天气这么冷，还能去旅游吗，穿一身棉衣也走不动呀，更别说爬山了，活受罪。”“又不是年轻人，上岁数了，寒冬不宜外出。”我向亲朋好友微信咨询求助，得到的答复是：“天气太冷，千万别去！”众议难违，便平了心气，不去了。

我喜欢外面的世界，过去工作忙没时间，也穷的没钱旅游，于是就在地图上游，地图看久了，你说那个省、那个市在什么方位，哪个洲、哪个国家在什么地方，都胸有成竹，都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来。有时候趁出差机会，也看了不少景点。退休后终于有了条件，国内国外，每年都要出去几次，算是过了一把瘾，后来年龄大了，便不打算再跑了。谁知去年下半年以来，我的旅游兴奋点又被激活了，接连两次的苏州、柬埔寨游，使我尝到了甜头。

过去出去旅游，纯粹的是走马观花，收获寥寥，就像导游常调侃的那样：“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来什么都不知道。”而苏州、柬埔寨游，却有了新收获，游出了新境界，收到了好效果，之所以如此，源自于得到了好的指导和一个好的团队。晏文军老师带旅游课，自然多有心得，旅游知识丰富，线路熟悉，景点的含金量，团费的性价比，都是经过优化选择的，总能得出最佳路线图，这一点毋庸置疑。出于这个信任，出于这两次的出游体验，我的游兴又上来了。所以一听说去九华山，便兴奋不已。虽然最后没报名，但我还是时时关注着这次行程的。因为九华山是座名山，古称陵阳山，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传说因唐朝李白《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诗：“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山九芙蓉。”而更名“九华山”。景区佳境胜景多多，天台寺、百岁宫、万佛塔、华严宝殿、化成寺等是不可多见的景点。因此，这些天老是在为没能去成而心存遗憾，但也只好在心里默默叨念着。

过了元旦，天气一直不好，我想这会给九华山的旅游增添不少困难，好在元月4号虽下了雪，但不大，不会影响去九华山的，落雪后的九华山也一定会更

美,说不定还会因雪得福呢,甚至比李白诗中的意境更好,李白没看见白雪,只见到绿水。

那几天我一直沉浸在九华山中,关注着他们的行程,想象着九华山的模样。元月六日,应该是攀登九华山的日子,一早却看到了吴敏发到群里的早上祝语。老年大学群、汉语言文学群有两个亮点,一个是肖秀美老师的每日天气报告和冯站长 5 分钟新闻报道,另一个亮点是吴敏同学的每天祝福语,让人心里很温馨。看到吴敏的祝语,心里在想,她上九华山还不忘每天的早晨祝福功课,真是热心人。于是我便在她的微信后面说:“九华山风光无限,注意安全。”是羡慕、是问候、也是鼓励,毕竟在这个时候登九华山,是要有一点勇气和决心的。不料她却在微信中说:“哈哈哈哈哈,因天气原因,我们没去九华山呢,几个朋友相约桃花岛。”至此,我才知道她们一行人取消了这次行程。虽然没有去成,但在我的心中倒像真的去了一样,自始至终一直想象着九华山,脑海里不住的翻腾描绘着九华山的丰姿,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感动了佛教圣地的九华山,你看老佛爷真的出来了,亲自打开山门,热情的迎接远道而来的古邳州的客人,把我们请进了百岁宫,稍顷又陪我们攀峰登崖、援藤越障,揽尽了天下奇观,果然是胜景不凡,但见:

山峦峻峭九华峰,华严宝殿烛火明。
天台寺里听暮鼓,化成庵中闻晨钟。
佛光沐浴万佛塔,金阳辉映百岁宫。
九华山上风光好,绿水青山九芙蓉。

游吴哥王国遗址

当下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内游不用说了,处处有芳草,无地不黄金;国外游则言必称新马泰、俄罗斯、欧美诸国。然而我们一行数人却突发奇想:现代社会无人不晓,何不寻奇觅胜,到上古时代看个新奇的古代风情呢?于是乎便打点行装,揣上护照,登上 QD667 航班,拔地而起,腾空远去,穿云破雾,穿越时空,告别万里长城,掠过罗马帝国,眺望金字塔风光,鸟瞰泰姬陵全貌,风尘仆仆来到了吴哥王国,按下云头,进入了暹粒王城。一路上白云伴随,蓝天迎送,在无声世界里享受着清静和太平。

吴哥王朝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是东南亚最强盛的帝国,公元(802—1431)年曾在此崛起,创造了吴哥盛世,至今仍是世界文化的七大奇迹之一,享誉全世界。

我们一行首先来到吴哥王宫,王宫在宽阔的护城河护卫下巍然屹立,五座皇宫大门一字排开,正中间最大的是国王门,由国王专用;左一是王宫大臣门,右一是文武百官门,左二是百姓门,右二是大象门。不言而喻,进出宫门者,必须各行其道,不得逾越。大象门可能是专供大象进出运送给养的吧。我们一行虽为上邦贵宾,但为了邦交友谊,也只能入乡随俗,由导游从百姓门引进了。进入皇城,黛墙石雕,场面宏伟。不禁精神一振,耳目一新。真是异国宫殿,别样风情,名不虚传,大开眼界。再往前走,御道整齐,移步换景,城塔巍巍,宫殿煌煌。连成一片的巍峨王宫,气势雄浑,大气磅礴,令人震撼。整座皇城没有一根木梁,没有一根铁钉,没有一点水泥,就凭着聪明和智慧,用一块块硕大无比的巨雕块石,垒砌成一座座高大的宫殿,每一块巨石上又全部雕有文字、人物、图象,其中人脸面部像最多,有的一个面部像由多块巨石组成,合成一个人面像,有的是一块巨石雕成四面人脸像,均没有半点偏差,不能不让你佩服,其中有一尊人面雕像称为《柬埔寨的微笑》,举世闻名,人们拥挤着纷纷在此拍照留念。

我们进入宫门,沿着长长的御道向后走去。御道两侧的石栏干,是由两条长长的龙雕组成。龙头龙尾均不完整,龙身多处断裂残缺不全,雕文模糊不清,宫殿群则由一进又一进的院落组成,左右有厢房,由券门通道连结,通道里是一尊

尊石佛雕像，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惜佛头均被盗窃，鲜见有完整的存在。那天天气炎热，太阳悬在空中，我们戴上当地赠送的用蕉叶编成的防暑凉帽，仍难挡湿热的侵扰，人人汗流浹背，T恤衫湿湿的粘在身上。我们不时驻足借以寻凉避暑，也好休息一下。此时忽见东厢券道里供奉一尊石佛雕像，身披黄色袈裟，左右设有黄帐，佛前三层台阶上供有鲜花供品，阶下燃有一柱高香，轻烟缭绕，香气四溢。两位身披袈裟的和尚，一左一右坐在那里给人念经赐福，其中一和尚左手腕上还戴着紫檀手串，一对白人夫妻虔诚的赤脚盘腿坐在和尚面前，伸出双手承接僧人的赐福。只见僧人念完经后，又用小刷子沾点佛水洒在祈福者手上，又给抹了点白色的糊状物，再授给一个细细的小手串，遂告赐福结束，白人掏出几张纸币丢下便合掌而退。接着又一白人上来，经察看多时未见一名国人前去，也许我们的同胞不信这些吧，阿弥陀佛，善哉。

起身进入最后的一个大院落，后面一座又高又大的石雕塔耸立面前，时近中午，阳光灿烂，塔身锃亮明净，闪着银光，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伍，准备登上塔顶以观天下。我站在一旁，羡慕的看着巍峨高塔，冷静的望着陡峭阶梯，患有恐高症的我，也想登顶，但心有余力不足，终于放弃了虚荣心，怯步而退，老实地坐在高墙背阴处趁凉休息。然后缓步绕塔一周，随东边院墙返回。

东边院里比较偏僻，游人稀少，不时能见到一堆堆残石断体用绳围拦起来，加以保护。也不时见到工作人员现场值班，注视着游人的一举一动，可能是责任重大吧，还不时来回走动，保护着古吴哥窟的一砖一石。

出了王宫，走下御道，沿东边的一条土路慢慢返回，土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高树长藤缠绕，青枝绿叶点缀，杂草青蔓，虫叫鸟鸣，不时有群猴嬉戏，甚至旁若无人的躺在路上，或走在路边，优哉游哉。据说树林里还有野兽出没，虽不时见有警卫人员来往，也不敢久留，生怕独自一人万一掉队，留在异国他乡可就麻烦了，我急急的向前走去，出了百姓门，赶快左右寻找同伴，忽然看到周伯之老师等几位正坐在护城河边的树阴下休息呢。他们也发现了我，彼此见之大喜，他们说也正在叨念着你呢，不可大意。

护城河围城而建，河宽水深，绕城南北三公里，东西也三公里，气势磅礴，一派皇家气象。护城河只有王宫前一座无孔的石桥通向城里，也许为保护古迹，现已禁止通行。而在桥的另一侧建有一座现代化的浮桥，又宽又长，配有白色的栏杆，铺着乳白色的橡胶样的桥面，质地结实柔软，踩在上面，富有弹性，像走在棉团上想走快而不能。我们走在浮桥上，碧水蓝天，顿感河风清凉，清波荡漾，一大片睡莲开着数朵粉色小红花微笑着，夹道欢迎我们这群远方的来客。

拾元冲关记

送小费,听说过,但在国内却从来没见过。因为我们的理念是帮人做好事、做善事,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心甘情愿的。受助者心存感激的说一句“谢谢”,也就心安理得了。所以说“小费”一词应该是出自外邦的舶来品吧?,正好这次去柬埔寨旅游我就亲身体验了一把这个舶来品。

未出国门,我们就被告知,柬埔寨的习俗之一就是给小费,小费钱不多,无规定,随便给就行。若不给就怕惹麻烦。出门在外,谁想碰到烦心事?给就给吧,花钱消灾,求得安宁。

出了暹粒机场,上了旅游大巴,我们的地陪导游小蔡先给我们上了一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别忘记适时适当的给小费。他毫无掩饰的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很穷,人民收入都很低,请大家进酒店后,在标间(2人)内每天在室内放一张 2000 瑞尔(人民币 4 元)作小费,就算是帮助我们酒店的工人了。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也很辛苦,也请给点小费,不过不要天天给,到最后每个人一共给 10000 瑞尔(人民币 20 元)就行了,权当感谢。

这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听导游正而八经的向游客要小费。这在国内是听不到的。比如我们上次去苏州玩,进酒店登完记,拿到房门钥匙,准备上三楼,因装修暂无电梯,只好走上去,我刚转身想提箱子,一工人模样的服务员,立即主动上来帮我提起箱子,带着我们爬上楼梯,我想这可能是要收费的了,哪有白干的!不然怎么会主动来给你提箱子呢?正狐疑间已来到三楼,他把我们送进房间,安顿好后,转身径自走了,看来刚才是我多想了,我忙大声出自内心地说:“谢谢、谢谢。”但到柬埔寨却不是这样了,导游唯恐你不知道。还要开门见山的一路嘱咐过来。

进了房间,洗漱毕。我和高广彬老师住一室,恐怕忘记给小费,我们便合计一人给一天,千万别忘了这事,叫人家看不起我们。小费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床上?恐怕服务员打扫卫生看不到弄丢了,放在写字台上?那上面东西太乱,不易发觉,观察一番,高老师说:“放在电话机上面吧,这里比较显眼。”我看不出,就照他说的办吧,于是便把一张崭新的有西哈努克头像的 2000 瑞尔整整齐齐

的放到电话机盘面上,生怕滑落,又用遥控器压了一角,才放心睡觉。第二天早上出门时还看了一眼,生怕没给留,晚上回来一看,那钱已没有了,第一次送小费成功,心里怪高兴。此后几天,我们都会如数在话机上留下一张(2000)小费,从未间断。最后一天,在去机场的路上,导游再次提醒我们:“几天来司机师傅十分辛苦,现在我们就要分别了,请大家把给司机的小费准备好,我来收。”因事先讲好的,也不觉突然,于是大家纷纷慷慨大方的掏出早已准备好的 10000 瑞尔(20 元人民币)递到早已来到身边的导游手中,导游小蔡双手持凉帽从车前收到车后,收了一帽头。我们估计这些小费他是会和司机平分的,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过了安检,又到这边排队盖好一个章,下面最后一关是验证,放行不放行就在此一举了。叫你过你就过,不叫你过,他也有理由,但会把你先弄到一旁站着。据说即使签证没问题,到最后也能过,但当你不知所措的被独自弄到一边站等处理时,那是何等的着急?为避免此事的万一发生,领队便嘱咐我们每人拿 10 元人民币夹在护照本里,到时随本递上去就行了,千万别忘了。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曾遇到过这样一幕:当时一名游客被无辜扣下后,语言又不通,无法交涉,情急之下,便使出了“有钱能买鬼推磨”一招,果然灵验,当把 300 块人民币塞到把关人的手中后,把关人立即面带微笑“OK、OK”的把人放了。

我心里想着这个有惊无险的故事,于是在排队时已把两张 5 元的人民币找出放在口袋里,以备到时好用,而且还不时摸摸钱,恐怕到时忘了地方。正想着已经来到了闸口跟前,我慌忙把护照递了上去,脑子里一片空白,边检员一翻本子空空的,脸一沉,他还算给我面子,没叫我站一边去,而是看了我一眼,又微笑着用生硬的汉语小声说:“小费。”我恍然大悟,刚才紧张的竟忘了小费这事,心一急,事前准备好的两张 5 元人民币竟不知放到哪里了,只得又从包里找出 10 元送了上去,边检员接过钱,才把护照交到我的手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离开。回来冷静下来再找事先准备好的两张 5 元人民币,仍好好的放在外衣口袋里没动。我赶快装好护照,匆匆离开海关,向着候机楼奔去。等我坐在候机楼里,闲下没事时一想这事怪可笑的,这海关也真的不好过,甚至可以和关老爷过五关媲美了,于是在心里便胡凑了一联消遣:

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今天众游客过一关损十元
横批:暹粒海关

导游小蔡

写小蔡导游,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不知为什么,从柬埔寨回来,他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是他的亲切热情吗?不是,有时他还显得很冷漠;是他的讲解流畅吗?不是,他的汉语有时还显得生涩僵硬。思来想去应该是他的睿智、憨厚和一颗爱国心让人难以忘怀吧。

蔡导游是典型的柬埔寨人,中文名蔡样,自称小蔡,其实也有 30 多岁了。矮胖的个头,黑乎乎的头发,略圆的方型脸上,小眼睛一眨一眨的,下巴左下方生有一痣,痣上胡乱的长着几根毛发,不时晒露的灵壁齿挂着一脸笑意。在旅行途中,常常斜靠着站在前排的椅臂上,手中的话筒在嘴边晃来晃去,向着全车游客,传递着他的心声。我总结他的导游艺术是:先套近乎,再诉悲情,后送温暖。

“各位好。”在一番的开场白过后,又笑着问大家:“你们知道柬埔寨和哪个国家最友好吗?”生来乍到的我们,谁知道他问的意图何在?我们又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清楚柬埔寨和谁最好。见回应不齐,他便得意的眨眼一笑,提高声音说:“中国呀。”他拿开话筒,咳了一声,一本正经的说:“知道吗?在柬埔寨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帮了我们大忙,西哈努克也一直生活在中国,直到现在他的夫人莫尼克仍住在北京,我们两国是好朋友呵。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仇人越南,越南不仅侵略柬埔寨,还欺负你们中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简直就是外交家,几句话把我们弄成了铁哥们。

拉近了距离,车厢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似乎我们已经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了,他乡遇故知,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这段历史,上点岁数的人都很清楚,但年轻人听起来挺新鲜,也很受用。紧接着他又介绍了柬埔寨的贫穷和落后,“我们国家的人民收入都很低,普通工人以人民币计算,平均月资七、八百元,千元以上已经是很好的了,人民币 4 块钱等于我们 2000 瑞尔。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摆脱贫苦,我小蔡感谢你们了。”看看,人家已把你当成自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为他以后的导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来到酒店,他热情的帮安排就餐,安排住宿,直到最后才离开。到房间里我忽然想起要加酒店的微信密码,回找服务员,他听不懂我的话,似乎听懂了导游两个字,便主动电话联系蔡导,终于沟通,

解决了的题。酒店的设施齐全,服务周到,始终没有发生断电或无热水的情况,这与他先前告诉我们的“由于柬埔寨穷,基础设施不好,若遇到断电、无热水时不要大惊小怪”的话大相径庭。想起来这也是他睿智的一面吧,若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可别说我言而不预,不要再去找他的后账了。

在去崩地裂和洞里萨湖的路上,小蔡满面春风。“知道吗?”他轻快的拿起了话筒。“知道吗”这三个字,成了他一路上挂在嘴上的招牌,我的理解他有三层含意:一是真的要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如柬埔寨没有春夏秋冬,只有雨季和旱季;二是炫耀,“知道吗,我们柬埔寨一年能种三季稻,你看两旁地里的稻茬,就是刚收割过的稻田。”他十分满意的夸道。第三那就是自豪了,这时我们正走在一条比较宽阔的柏油路上,路上有稀疏的车辆和行人,他再次拿起话筒大声说:“请大家往外看,知道吗?这是中国援建我们的金边到暹粒的高速公路。”他又重复一遍,唯恐我们没听清楚,“知道吗?这是一条又宽又平的全国最豪华的高速路。”他话锋又一转:“但不像你们国家走高速要收费,我们柬埔寨政府很大方,所有的汽车、三轮车、人力车、行人走高速都不要钱。”说的我们目瞪口呆。这是高速公路吗?就是一条像我们乡镇之间那种普通的柏油路。双向车道,中间划了道行道线,没有路牌,没有路牙石,更没有隔离网,但他们叫高速路,且是豪华的。不知道他来没来过中国,看没看过中国的高速路,也可能他在书本上知道中国高速路要收过路费的,所以才自豪的称:“我们政府很大方,走高速路什么车都不要钱。”潜台词是:这点比你们中国好。看他那开心满足的样子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在这点上我们不仅感到了他的无知和可爱,同时也非常佩服他的直率和可敬的爱国情怀。

你看他说到这里时,一脸的春风得意,话筒在他嘴边左右晃动,眼睛亮亮的看着前方,似乎其它都不屑一顾了,心中只有他的为之自豪的高速公路。我们也会意的笑了,不须为之争辩,最多也只是在心里说:夜郎自大了。但我还是非常欣赏他的自信和自豪,我想一个人只要有了爱国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从一个购物店出来,小蔡的脸由晴转多云,上了车,更由多云转阴了,且单刀直入的数落起我们的购物无诚信,说好的购八套,却只买了三套,弄得我小蔡挨骂。说了一遍,大家能理解;说了两遍,大家能忍耐;说了三遍,事不过三,有人申辩了:“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买八套,只是说回来商量,结果只有三人买,若店家嫌少不买也就罢了,但店家又愿意卖,这怎么能说我们不讲诚信呢?”几句话把他压了下去,他也自知理亏,就知趣的不作声了。其实他有点飘飘然了,说一遍彼此心照不宣就行了,让大家既有面子也有里子。谁知他却弄巧成拙,尴尬了不是?最后还是得按中国的说法去做:“有理也要让三分”,

模糊处理算了。第二天,临来前的头天晚餐,他给我们加了菜,且每桌送了一小瓶酒,说这酒能提精养神,不能多喝,喝多了就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劲酒,在他的嘴里自然就是无所不能的了。同时又送好的说:“你们今晚若带酒来喝,开瓶费全由我来付。”说的我们好感动。那天晚餐确实也吃的很开心,喜欢喝酒的都聚到一桌,拿出自带的白酒,其它两桌多为女士,不喝酒吃菜就少,把多余的菜都送了过来。就这样,在祖国已是北风呼啸、这里仍然挥汗如雨的柬埔寨,一群来自中国的游客,觥筹交错于异国他乡,尽兴于洞里萨湖畔的五星级酒店,真乃人生一大快事矣,深谙翰墨的晏文军老师焉能不解?因此,虽饭后他也过来助兴,以茶代酒与大家同乐,度过了一个难得的异域良宵。

第五天早起,分别的时刻到了。在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小菜的话筒里又传来热情洋溢的告别词:“今天就要送你们回中国温暖的家了,但请不要忘记柬埔寨,不要忘记小蔡。下次再来,我一定还给你们做导游。到机场后,就不能送你们上飞机了,知道吗?我们国家各种语种的导游就有一万多人那,机场又小,若都送上飞机,机场就盛不下了。”他仍不失时机的宣扬柬埔寨翻译人才之多,无意中再次表露出他的爱国之心。

“知道吗?”这句招牌语再次出现在他的告别辞里,通过这句金字招牌语,也确实让我们认识了过去所不知道的柬埔寨,知道了柬埔寨不少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这应该归功于导游小蔡吧。

再见,小蔡;再见,柬埔寨。

洞里萨湖的水上人家

中南半岛上的千年古国柬埔寨的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它有为之骄傲的世界上第二大淡水湖——洞里萨湖。它像一只硕大的宝葫芦斜嵌在暹粒和金边之间,不仅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更有着世上独特的景观水上人家。

说它是水上人家,那是名不虚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上世界。我们的汽车尚未进入湖区,映入眼帘的已经是一片水乡泽国了。一片片的水产作物接踵而至,一片片的莲荷碧池扑面而来。湖风徐徐,凉爽而惬意。及致弃车登船向湖区驶去,更是楫飞棹影、舟船纵横了。

我们乘坐的是一艘中型游船,船舱坐满后,顶部尚有十个座位,我毫不犹豫的爬到蓬顶,登高望远,饱览湖区胜景。游船沿着宽阔的水上通道向湖的深处进发,通道上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波光粼粼,阳光灿烂,照得沿途的船屋、丛林一片明亮。通道两侧是看不到边的生长在浅水中的弯曲杂树,枝叶茂盛,密不透风。丛林边停满了各种大小小奇形怪状、各有特色的家庭船舶。有一字顺靠的,有丁字顶靠的,有连排结帮拥靠在一起的,无一例外的是均将缆绳往树上一拴,头尾固定,就成家成院的安居乐业了。有一些大型的似船像屋的建筑,看上去是住宿船舶,仔细一瞧,它的底部都是用木桩顶起或用砖石垒成墩子,支撑着上面的木板房或铁皮屋,再涂上红黄绿等颜色,显得十分漂亮,看来那就是永久的家了,你看旁边还饲养着狗和各种家禽,鸡鸭鸣鹅快乐的在小水圈里游来跃去,乐此不疲。各种船舶拥挤在一起,栉次鳞比,看上去像一个村庄,更像一条街道,船来人往,十分热闹,船头堆满杂物,船边拴的小划子,那是一家人出行的交通工具,像我们这里家中的自行车、电动车,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再看那两个孩童正在一只小划子上嬉闹呢。

宽阔的大通道里的游船来往不断,络绎不绝,游客们贪婪的观赏着两边无尽的风光,手机不停的拍照,以便带回来再慢慢欣赏。这时一条快艇掠过,溅起一片水花,打湿了船上的游客,引发一片惊呼。紧接着涌浪又把游船托起来再抛下,晃的人们提心吊胆,这也是最易晕船的时候。

水上人家的交通工具就是小划子、摩托艇，出行的人棹着小划子优哉游哉，犹如闲庭信步，忙着各自的生活，前面一位妇女双手飞棹向游船奔来，仓里一个光屁股黑乎乎六七岁样的孩童，两手攥着一条花蛇频频向游客展示，眼里飘出期待的眼神，可能是在叫卖他的花蛇吧，可惜他找错了对象，我们这些见蛇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哪里还有买蛇的意愿呢？正惊咤间，突然又见一摩托艇掠过，高高的扬着头，挺起绿色白底长长的身躯，劈波斩浪犹如一条勇猛的绿蛇窜来，把我们吓了一跳，倏忽又风驰电掣般的向远方奔去。

我们像是在大街上散步，漫无目标的欣赏沿途风光，一条小舢板驶了过来，似乎是从集市上刚交易返回，年轻妇女一手拿着单棹，坐在尖尖的船头若有所思，是惊喜自己的收获还是遗憾某些美中不足？不得而知，但见她三、四岁光屁股的儿子却在中仓里玩得十分开心，用手里探照灯似的玩具照向远方，笑的合不拢嘴。

穿过长长的水上通道，终于来到了深水区。一望无际的湖面湛蓝湛蓝，在夕阳的余辉里泛着银光，几只白色的水鸥在空中盘旋，一根高高耸立的塔杆惹人注目，那可能是通讯塔吧？联想到刚来酒店住下时，加上酒店微信密码，便立即可与家人微信通讯联系，看来这里也不是与外界隔绝的世界。因为湖的那边，便是赫赫有名的柬埔寨首都金边了。

再往前走，偌大的湖面上没有游船，没有邮轮，也没有航标，因为始终未见浮鼓或灯桩的影子。也许这原始状态下的湖区尚未开辟航道吧？也许水上人家的船民们长年累月的住在这里，虽水域辽阔，但航路熟悉，在自家门口不须什么航标吧？

返回时我们来到一个集贸超市参观，两艘大船并排拼成一个大市场，像超市一样摆满了各色货物，吃喝玩用都能买到，生意红火、购销两旺。一旁有两个年轻小伙悠闲地喝酒聊天，娴熟的使用筷子，面前搁着一个大椰子，不时吮几口椰汁，旁若无人的享受这傍晚的清闲。

我独自走到船舷边，想看看落日的辉煌，迎头碰见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坐在塑料椅上，独自玩着他的蟒蛇，一条粗大滚圆的碣黄色花斑蟒蛇直接盘在他的脖子上，并在脖子上缠了一圈，像围着的花围巾，蛇头和蛇尾落在胸前，孩童一手攥着蛇头，一手攥着蛇尾，低着头平静的和蟒蛇玩耍，似乎还在对话呢。我吓的不敢看，生怕它脱身追来，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里。回来时仍怯怯的看那地方，玩蛇的孩子已经走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放心走过来。

在所谓超市的顶层，有一个观景台，人们趋之若鹜，又窄又陡的梯子上挤满

了人,我吃力的爬了上去,台上已站满了游客,争观这迷人的落日景象。夕阳像一个大火球悬浮在远远的湖面上,慢慢沉落在浩渺的湖水中,一下子溅起了满天彩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里的美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人们纷纷打开手机,无一例外的朝着落日的方向,面对浩瀚的洞里萨湖,对准夕阳,拍下了这难见的美景,留下了这美好的时光。



柬埔寨风情录

柬埔寨国教为南传佛教,95%以上的柬埔寨人信仰佛教,而当地京族和华人以信奉藏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居多,而占族则信奉伊斯兰教,另有小部分人认为原始万物有灵而崇拜,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国家。外出时要注意穿着,不能太暴露,尽量穿长袖长裤,不能触碰他人的头部,见面时要双手合十,举在胸前弯腰打招呼。行前的告知和嘱咐是十分必要的,当我们走进大榕树村的时候就证明了这一点。

大榕树村是一个不大的自然村,村口的一个具有南洋风光的大木质牌楼迎接了我们,牌楼正面并排嵌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列和新国王的画像。大榕树村的文化代表德娜女士上前热情的向我们双手合十弯腰致敬,带领我们走进了民族村,一队盛装的村民载歌载舞、在鼓乐齐鸣的热烈气氛中欢迎我们的到来。穿着条纹花筒裙、紧身黑上衣、戴着银项链、挎着花腰包的德娜文化代表,领着我们首先去敲进村锣,报平安、撞大运。在一个民族宫前面横着的绳索上,悬有一面锣,我们推出代表吴敏持杆上前,黑纱蒙眼,双手举杆原地转了一圈后掣身猛击悬锣,“咚”的一声,悬殊锣翻了两个身垂下,吴敏凯旋。大家报以热烈掌声祝贺今天好运发大财。细心的秋天女士现场录制了视频发到网上引起大家关注,我也凑诗赞曰:

民族村里歌声扬,举棒开锣女红妆。

异国他乡扬汉威,不愧中华好儿郎。

德娜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导游,她是洪森首相亲点的宣扬柬埔寨文化的全国几百名文化使者之一,她自豪的说:“我也有大中国的血统,爷爷是当年国民党老兵,流落越南,后定居柬埔寨,成婚生子,我是第三代啦。”她曾留学中国,拿国家奖学金,在昆明民族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中国,而是选择回到她的贫穷多难的柬埔寨报效国家。她当过翻译,后被选为文化使者来到家乡,回馈乡梓。她说:“我是你们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吃国家饭,但我要回到村里,为改变家乡面貌,把大榕树村建设得像你们中国那样先进和富裕。”德娜一席话说的我们好感动。

大榕树村不大,散落的住有几十户人家,多是两层小楼,他们的习俗是一家吃住生活在一楼,二楼则是供奉神佛的地方。这个村是当年修建吴哥城时工匠们的居住地,所以能工巧匠多,他们的后裔多会“三雕”,即石雕、木雕、银雕。比其它村子好些,但他们的传统是重女轻男,生男的一般化,生女的则要奖励。因为婚姻关系是男嫁到女家,男的还要陪上嫁妆——土地。所以他们喜女不喜男。在家庭里,女主外,男主内,男的只能在家里涮锅洗碗带孩子,唯一重活是盖房子;女主外则是地里收种庄稼农活全包。他们住的是大通铺,全家人住在一起,没有独立房间,只是在大通铺上支起一顶顶不同颜色的蚊帐以示区别,既能防蚊也算隔开。老年人多用黑、灰色的蚊帐,年轻人用彩色的。

他们没有姓氏,没有生肖,有名无姓,属父女联姓,生男孩叫大象,生女孩叫孔雀,这是通叫,个人名则由老佛爷赐给,老佛爷可能就是村里有威望的长辈吧。一名妇女一生平均生有 4—5 个孩子,他们都是自由恋爱,因寿命短而早婚,十四、五岁就结婚了,寿命短是与当地气候有关。柬埔寨属热带地区,天气异常炎热,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每年 10 月到次年 2 月是旱季,其余则是阴雨连绵,因此水质很差,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再加之卫生不好、医疗条件差、贫困看不起病,如看一个感冒仅挂号费就收 2000 美金,若拿药、挂水还要 8000 多美金,这是当地贫穷人家无法承受的,因此全靠自己的土方草药自己治疗,否则只有等死,所以寿命只有 50 岁左右,你根本看不到有白头发的当地人,这是个大悲剧,当然这与当年法国长期殖民和越南的野蛮侵略、滥杀无辜不无关系,仅在越南侵略和波尔布特掌权时代就杀掉数百万人,造成了他们的贫穷和生命短暂。

柬埔寨也是一个农业国,没有什么制造业,所用的工业、生活用品全靠进口,油、气、电不用说了,他们造不出来,就是生活用品如普通的消炎药都要进口,他们的贫穷是我们这里年轻人想象不出来的,似乎就像我们刚解放时的 50 年代那样一无所有。但他们的农业较好,由于天气热,雨水充沛,一年种有三季稻,即水稻、旱稻、辅稻。他们种的一种名叫毛丽花河香米仅在中国就开有八个公司推销。

我们在德娜文化代表家的小楼上听她声情并茂的讲解和介绍,深受感动,看她当场用银梳刮痧的演示及对草药的坚信,深信她所讲的均属真实无误,是不辱使命的标准的文化代表。我们走出小楼,门外一派自然风光,路边一快地里的玉米青翠挺拔,正吐缨育穗,地边一排芭蕉长长的叶子召唤着我们的注意,早茬旱稻已收割完毕,留下长长的茬子,一头老黄牛瘦骨嶙峋,没精打彩的站在那里毫无生气,一只黑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悠闲的在树下草丛中觅食,在另一

户人家小楼旁的棕榈树下放有一只浅紫色长沙发,近前细一看,原来是水泥制作的,光滑而锃亮。噢,那里天气热,正需要这样的凉沙发呢。他门前一口大铁锅里正煮着热气腾腾的白色液体,我没认出来是什么,问主人他只是微笑不答——他哪里听懂我们的话呢。

在返回的路上,经过一个农贸市场,集中在一个大棚里交易,各色食品水果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制造银器的系列作坊,从炼炉到造、修、磨、打一条龙,给我的印象是生意兴隆,很有发展前途。来到村口的时候,德娜难舍的和我们道别,毕竟她是华侨,和娘家人告别,彼此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村头的一株大榕树高高的擎着身子,张开所有的枝叶望着我们远去。

别了,德娜;别了,大榕树村。



卡布伦寺的秘密

我们下一站要去的是卡布伦寺,也叫大吴哥。这时我才知道吴哥还有大小之分,上一站看的吴哥王宫叫小吴哥,规模已经不小了,某些地方甚至可和我们北京的故宫媲美,大吴哥一定更大了吧?不是的,规模反尔比小吴哥小,这就叫小吴哥不小,大吴哥不大。前者是王宫,后者则是家庙——卡布伦寺了。

卡布伦寺坐落在一片森林里,古木参天,环境优美。很难想象在这片大森林里竟藏有如此的稀世珍宝。若不是当年法国探险家偶尔发现,布告世人,说不定至今还躲在这茫茫林海里“藏在深闺人不知”呢。

走过一截土路,在一棵大树旁,看到了东倒西歪的山门,山门不大且摇摇欲坠,若不是几根铁棍支撑早就夷为平地了。

进入山门,庭院很小,道路崎岖,残垣断壁,一片萧条。建筑物破坏的十分严重,没有一间是完整的,梁柱坍塌,门窗歪斜,券门破损,巷道不通。正愁无可去处,却见离山门不远处的一个券门中间,人流不断,香火旺盛,近前一看,令人一震,只见在一个考究的神龛内供奉着一尊彩佛雕像,双目紧闭,鼻大嘴阔,神态自然,若有所思,但她的背部隆起,十分惹眼,显然这是一尊陀背神佛。这是谁呢?怎么陀背还能如此受人朝拜呢?正当百思不解时,导游也只是简单的说:“这是某世国王的母亲,地位显赫。”原来如此,怪不得当地人膜拜有加,香火不断。再问其出身背景及身后隐藏的故事,导游也一问三不知,反而自我解围道:“你问的太仔细太专业了,我也说不上来,就这么回事,知道一点就行了。”看来这秘密留待专家们去探讨吧,我们知点皮毛就行了。

历史不能探讨,再回到现实来吧,于是又继续往里走,一座高大的石窟塔横在眼前,约有七八层楼高,除正门还有点形状外,其余各层门窗完全损坏,歪歪斜斜,残缺不全,顶层坍塌的已无影踪了,左右几座也损坏严重,其中一座已坍塌的还剩半截,突兀的站立着,但仔细一看,在它的底部残壁上,竟还存有一个人面雕像,雕像双目微闭,笑的合不拢嘴。笑从何来?世态炎凉?游客痴傻?反正是笑可笑之人吧,不去管它了。再看另一座窟塔,从上到下成了一个大豁口,分不清几层了,只见右边半壁上悬着一个人面雕像,侧面看上去,有些愁眉苦

脸,眼睛已经脱落,只剩下鼻头还勇敢的伸向前方,面部裂缝纵横,嘴巴紧紧抿着显得十分无奈。在左边的几座窟塔已倒成一片,分不清谁是谁了,只有一个人面雕像还在那里顽强的刷着自己的存在。一个老年女游客犹豫着站在那里,面对此景,她左手抓着后脑勺,似乎在问自己:“还值得向上爬吗?”此时恰巧一阵风来,雨随风至,且越下越大,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转即便风吼雨急。雨伞放在车上,此时只好在一券门处避风躲雨。静下心来,举目远望,古树苍苍,林海茫茫。风雨中,丛林中几处传来悠长的虫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吱吱吱吱”长鸣不止,不高不低,此起彼伏,尖而不细,脆中有柔,只听其声,不见其身,到底是何虫在鸣叫?不得而知。我说像蝉,只是凭声意断,不能肯定,这也算是一个秘密吧。

森林中没见有什么飞鸟,除了树还是树,谈不上鸟语花香了,这里的树,虽没有我们这边的杨柳椿楝槐、松柏衫榆桑,但那里的树都是又高又大,也是品种繁多,大都是名贵树木,什么黄花梨木、油桐树、菩提树、大榕树、棕榈树、小叶紫檀树等,树龄都在几百到千年之久,树木生长缓慢,五年才长一个年轮。最贵的是小叶紫檀,质地坚硬,是做家具的好材料。在破庙中自生自长起来的树,枝叶茂盛,根部发达,由于几百年无忧无虑的疯长,有的树根盘根错节,甚至撑开了窗户,封住了屋门,蔚为壮观。紫藤则爬满了墙,有的像蛇一样缠在树上,又爬到另一棵树上,在两树之间悬起像秋千,人坐在上面荡来荡去很好玩。再看路边的两行树,棵棵高大,枝叶茂盛,树干粗壮,树身上长有许多大疙瘩,那是年久苍老的表现,树根深入土中,有的密密麻麻的就盘生在土上,像一块块带楞的岩山摆在土路上,成了人们坐上休息的板凳。

必须说我们所看到的大、小吴哥古城,建筑风格独特,历史悠久,虽历经千年,仍辉煌大气。但有人不知道,它们的原型却是历史更早的崩祕裂古庙。崩祕裂的意思是神秘的地方。它比吴哥窟还要早,至今已倒塌 400 多年,面积不大,长 1800 米,宽 900 米,是苏利雅二世时所建。四百多年来,由于战乱和自然损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废墟。一堆又一堆塌坍下来的块石条料,残门破窗,比比皆是。原来高大的庙宇早没了踪影,连矮矮的券门通道也塌坍成一条条沟壑,东西南北四个山门也倒塌一片,模糊难辨。庙里的通道更了无踪迹,为了让人游览,只好另用木桩木板在废墟上搭成一条“现代化”的木板路,人们才能从上面走过看个全貌。周围的树木高大,没有人迹,却有豺狼虎豹。只在北门一处地方,有两个穿制服的公职人员在此守候,旁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摩托车,导游说“他们是警察,负责看守这片国宝。”据说有一部名叫《古墓丽影》的电影外景是在此拍摄的。

在返回的路上,又远观了将军庙、十二生肖庙,皇家公园也即姐妹庙,姐妹

是某国王的两位公主,因保卫这块土地有功,后人便建庙纪念。庙的前方三叉路口有一棵特别高大的菩提树,菩提是佛教的象征,菩提是梵语的音译,是觉悟、智慧、道路的意思。这棵树的树冠遮天影日,像一柄巨伞罩盖着人来人往的叉路口,人们在大片树阴下休息乘凉做生意,几个公职人员也在此设岗值班,它给人们带来许多福祉和方便,导游说:“这株菩提树就是两姐妹的化身,她们秉承佛的意旨,仍然在庇护这方人民的平安,所以才长得这么高大茂盛。”啊,原来是这样,真是佛法无边啊,阿弥陀佛。



病友吴新贤

人的一生有多少朋友,恐怕谁也说不清。在社会上统统叫朋友,在学校则叫同学或学友,在工厂叫工友,在病房叫病友,还有什么文友、诗友等等,不一而足。我有许多朋友,脑海里常常闪现他们的音容笑貌,也牢牢记住曾经的友情。但一生中始终不能让我忘怀的,却是我早年在部队医院住院时,一位年轻的吴新贤病友,我们在病房中虽才相处几个月的时间,但却让我想他几十年,后来终因不知其去向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部队服役顺风顺水,三年后正将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体检查出了像现在癌症那样可怕的肺结核,(俗称癆病、肺病)二话没说,住进解放军 116 专科医院。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懵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弄得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躺在病床上精神恍惚,总觉得这辈子完了,前途没有了,再没有一个好身体,今后如何安身立命……

一天下午,午睡醒来,正一个人闲得无聊时,有着一双大眼睛、活泼的彭护士一阵风闯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位军人,她欣喜的叫着:“小王,给你找个伙伴。”可能又来新病人了,我忙从床上起来。“你好,我叫吴新贤,请多关照。”小伙子二十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军帽下一张圆圆的脸显得很精神,眼睛一眨一眨的能说话。把包放在床头柜上,洗了把脸回来便热情的和我交谈,病似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一口的普通话,但加杂着江南的口音。他服役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航模组,入伍时间不太长,但共同的病痛使我们成了同病相连的病友。

小吴年轻乐观,没把病当回事,成天喜喜哈哈,称我老大哥,对我关怀备至。病区每早晨都送来一大桶热豆浆,专供病人喝,他忙着给我倒一杯,加上一勺糖,放到我的床头柜上,再给自己倒一杯,加上糖,喝完后再一同出去散步,上午吊完水后照例一同出去玩,一天到晚常常形影不离,他们调侃说:“王以太打伞,吴新贤不远。”

吴新贤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常引经据典给我讲这说那,知识面广,使我受益匪浅。他有时在病房一高兴,故作深沉张口就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边朗诵,一边摇头晃脑,我也跟进接茬:“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

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在最后一句同声朗诵时，病房门口已有多人在听，有的护士也来凑热闹。也许是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他的病轻，我的病较重，科室在一次病房调正时，想把他调到另一病房，他死活不去，非要和我在一个病房，我也舍不得他走，经我们请求，医护也人性化的满足了我们的愿望。护士事后问他怎么不想走，他说在这里能学不少东西。护士对我说时，我笑着说：“那是他谦虚找理由，别看 he 年轻，知识面很广，厉害着呢，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

在他的感染下，我的心情也好多了，释怀了，乐观了，一切又都变得美好起来，对病也不害怕了。过去一想到肺里有无数结核杆菌，就吓得要命，现在我们对此都戏称是：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以此来蔑视疾病。从此我们天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把病魔抛到九霄云外，反而病好的快了，一个月 X 光一小查，三个月拍片一大查，每次检查，病灶都有吸收，病情都有好转。半年过后，小吴病好要出院了。我们是既高兴又难过，他终于痊愈了，而我仍须继续治疗，分别的时刻到了，我想送他到码头，但长江边的安庆（116 医院在安庆）去南京的客轮（那时没有火车）都是半夜时间，护士不准病人出去，但护士委婉的安慰我：“我为你代劳吧。”多么动听美丽的语言阿。

小吴出院后，我顿感孤单，天天若有所失的过着病号生活，半个月后小吴来信，写的很简单，字里行间似有话想说但又未说出来，只是报个平安而已。直到一年后才又接到他的来信，说他刚从越南战场平安归来，自卫反击战已结束，他们只是扫了个尾，现正驻在无锡。我如梦初醒，他原来出院不久就赴越参加自卫反击战了，怪不得一直没有他的音讯。不久我也病愈出院，在返回部队途中，专去无锡看他，他一身戎装，威风凛凛，他专门向部队请假陪我在无锡玩了一天。给我讲了不少战场轶闻，并给了一张他们夫妻不久前的新婚合影照片。当天我们在吴锡荣巷照相馆也留了一张合影以作纪念。

50 年过去了，又搬了几次家，这张合影留念的照片怎么也找不到，几次翻箱倒柜也无结果，但他那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形象一直呈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激昂雄浑的朗诵声也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多年来我常试图寻找他，一直未能如愿，非常悔恨当时没有互相留下住址，现在后悔晚矣。但又想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总觉得还能得到彼此信息，总觉得还能再次见上一面。我的电话是：13365299972，但愿我的电话能早些响起来。

后 记

也许是喜欢看小说的缘故吧,童年时就有个梦想:将来写本书,当作家。家徒四壁的我偷偷做着黄粱梦,穷怕了的不识字的母亲知道后问我:“那能有钱吗?”我忙安慰母亲:“娘,有钱。”半个多世纪后,有钱了,却没写出一本书,梦想终是一场黄粱美梦。

天无绝人之路。2015年岁在古稀的吕道森老兄赠我一本他出的诗集,我为之一震,我为什么不能写呢!自感功力不够,便随他进老年大学深造。先学诗词,再攻散文,慢慢地动起脑子动起笔,边学边写,不久诗作和文章见诸于老年大学办的两份报纸。这对我很重要:有成就感,心里满足,心情愉悦。

初生犊儿不怕虎,我还想更上一层楼呢!这时我便想求教邳州名气很大的周伯之老师、徐景洲老师。他们都是本地知名作家,硕果累累,还是《邳州日报》主任编辑,培养了许多作者,对邳州文化发展举足轻重。也是有缘,我的同事张淑娟见我好舞文弄墨,便告诉我周伯之老师住她对门。我闻之大喜,真是踏破铁鞋,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遂请她帮忙引见,不日便登门拜访。周伯之老师正在书房用功,我说明来意,并递上《徐州诗词三十年汇编》,书里收了我几首诗。周老师看后很高兴,鼓励我要写熟悉的东西,不仅写诗,也可写散文,并说:“你原在大运河上工作,就写大运河。”经他一点拨,顿觉心胸开朗,热情更高。

心扉一经打开,自有贵人相助。在我心里,徐景洲老师、周伯之老师以及周唯一老师、张士伦老师等等都是邳州文化界泰斗,要学写作,就要向他们学习。于是我向景照打听,问徐景洲老师可否看看我的文稿。很快他就高兴地告诉我:“已和徐老师联系好了,你去见见他吧。”但我不认识,又不知他在何处,只好把稿子托景照转交。哪里想到他家就住在我家附近的文明巷里,还是咫尺之近的近邻呢!这也真是缘分。

运气终于来了。2017年初夏在一次文友聚会中,第一次见到了徐老师。他的年轻态,让我大感意外;他的博学,让我惊叹;他的热情,更让我感动。散席后我们同路返回,一路是上说的都是写作话题,让我倍感新鲜与受益。不知不觉走到了文明巷口,又聊了好一会儿,分别前他用手机给我拍了张照片,第二天便发到

网上,并加了评语,同时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我一篇文章。这让我大受鼓舞,而且还第一次知道网上还能发文章,过去我可只知文章只能在纸媒上发的啊!从此以后,我的文章也大经由徐老师主办的网络刊物上发出。

我的写作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任务,没有压力,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诗词、散文、随笔、尽兴而为。没有想什么高、大、上,我就是草根一个,能发点草气味才好呢。只是想记录人生,记录社会,记录自己,让后人知道曾经的过去,曾经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爱恨情愁、追求与希望。有一次我和徐老师在微信闲聊时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和时间赛跑,尽力而为,尽量把失去的再找回来,在余晖里结伴而行,以蔽风雨的袭扰,以御三九之严寒。没有什么名利追求,只想与笔墨结缘,度过心里的春天,再撒一点希望的种子,留在幸福的华园。”两年过去了,我秉承这个精神,孜孜不倦追求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偏离,没有迷茫。我在这条道路上,一路狂奔,凭着我对往日的记忆,写出了也算文章的文章,一股脑儿把过去亲历亲闻的陈情旧事,从脑海深处打捞出来,风干晒好,留给大家。

我的写作经历是简单的,小时候喜欢诗词,爱看小说,曾幻想能有所建树。杂乱的生活,紧张的工作,家庭的重担,严峻的现实,破灭了我许多理想,只能被历史的风云裹挟着前进,失去了自我的空间与方向。

退休了,有了时间;改革开放了,有了余钱。又奢想走遍天下,饱览名山大川,看看昔日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到的地方。整整八年,北京上海,云南四川,新疆吉林,江西台湾,长城长江,福建海南,俄罗斯等等,四海云游,到处观瞻,饱了眼福,但也留下遗憾,没能把当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下来,传下去。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宝藏,我却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迷上写作之后,在去年两次旅游中,一改过去陋习,随时记下见闻,终于大有斩获,苏州2日游,写了4篇文章,柬埔寨5日游,写了6篇文章,都悉数收到这个集子里。

我写作起步较晚,75岁才去上老年大学学习写作。我的一个老同学说:“晚了。”是晚了,晚了才要急起直追。我不去牌场,不进娱乐场所,不扎堆闲扯,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写我所熟悉的生活,不问写得好不好,权当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求名利,不求发表,没有追求,无欲则刚。徐景洲老师说的好:“写作不分先后,厚积薄发更好。”我一头扎进创作的海洋,迎接狂风暴雨,欣赏碧波荡漾,拥抱潮起潮落,高歌海燕翱翔。往日的的生活也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看不够的白云蓝天,忘不掉的闪电雷鸣,说不完的风霜雨露,道不尽的酷暑严寒,像演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一闪现,我迫不及待地记录着每一个场景,描绘着每一幅画面,录下每一声

惊叹,收集每一束惊雷闪电。

我的习作在网络及报刊杂志上越发越多,渐渐受到亲朋好友及人们的关注。有的好奇,有的不屑,有的鼓励,有的欣赏。因我常在景照办的《陇海书画报》上发表诗作,他比较了解我,所以他不仅支持我写作,且在多种场合提及并鼓励我出书,并提出多种方案供我选择。邳州老年大学张佩蓉校长并不认识我,见我常发文章,便在微信的邳州老年大学群里发声,希望我能将文稿结集出书。我的同事张淑娟从我开始写作,就大力支持。一开始她就给我打印稿件,储存和发稿子,持续多年,直到我能在手机上写作为止。我的孙子祥祥在给我打印和储存稿件,还帮我向报刊杂志发稿子。祥祥还给我买来了新手机,我嫌浪费,硬叫他退了回去。他不放心,过了几个月又把自己的手机给了我,说他自己又买新的。至今我仍用他给我的手机,非常好用,我所有的文章都出自这里。

去年,先后在宿羊山中学、新城中任教的侄孙女响玲来看我,知我有出书意向,大加赞赏与鼓励,并积极帮助做好前期工作。她把所有文章整理好,分类辑录在文档中,给我解决了不少难题。

徐景洲老师更是一帮到底。从指导写作、修改发稿、鼓励出书、拟定书名、分辑名录、撰写序言,直至联系出版、封面设计诸多事宜,都一一帮我打点。这对于一窍不通的我来说,无疑是最及时的东风。

衷心感谢吴敏同学挥毫泼墨馈赠墨宝,热情为我题写书名。

衷心感谢周保忠、王响玲、史培云同志三校书稿的辛勤付出。

由于初学写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多少年前的往事,记忆可能有偏差,行文难免有错讹,敬请识者勘误,更请方家不吝赐教。

二〇一九年六月九日下午